

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

With An Essay on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 B.C. 206-A.D. 1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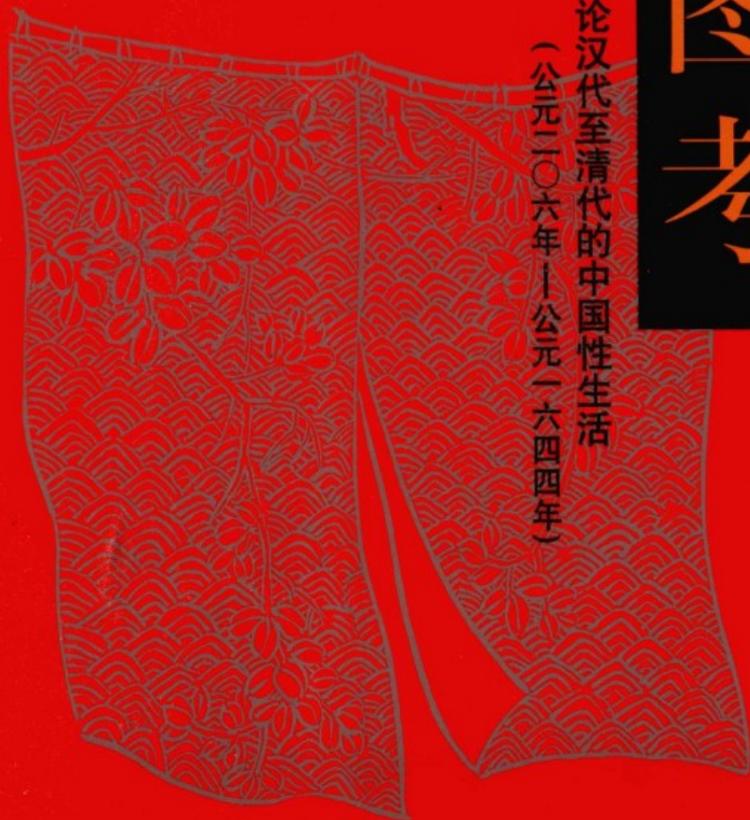
[荷兰] 高罗佩(R.H.van Gulik)著
杨 权 译

秘
戏
图
考

(修订版)

——
附论汉代至清代的
中国性生活

(公元二〇六年—公元一六四四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

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

With An Essay on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 B.C. 206-A.D. 1644

[荷兰] 高罗佩(R.H.van Gulik)著
杨 权 译

(修订版)

秘 戏 图 考

——附论汉代至清代的
中国性生活

(公元二〇六年—公元一六四四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戏图考：附论汉代至清代的中國性生活（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一六四四年）/[荷兰]高罗佩 (R. H. van Gulik) 著.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6

ISBN 7 - 218 - 00952 - 2 / R · 160

I. 秘… II. 高… III. 性知识-研究-中国-古代
IV. R · 160

| | |
|------|--------------------------|
| 责任编辑 | 霓虹古吉 |
| 封面设计 | 方竹 |
| 责任技编 | 黎碧霞 |
| 出版发行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印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 开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
| 印张 | 12.75 |
| 插页 | 10 |
| 字数 | 270,000 |
| 版次 | 2005年6月第2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
| 印数 | 1-5,000册 |
| 书号 | ISBN 7-218-00952-2/R·160 |
| 定价 | 28.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80517 020-83794727)

内部发行

高罗佩（一九一〇—一九六七年）



秘戲圖考



The image shows the title '秘戲圖考' (Mìxì Tú Kǎo) written in a bold, black, vertical calligraphic style. The characters are contained within a decorative rectangular frame with intricate, swirling patterns.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frame, there are two red square seals, likely belonging to the author or publisher.

INTRODUCTION

This excursion into a field hitherto unfrequented by Sinologists was occasioned by a fortuitous occurrence, namely the author's purchase of a set of old Chinese printing blocks. This set, engraved with erotic pictures and poetry, without title or date, was purchased because of its striking artistic qualities. Subsequent investigation disclosed that these were printing blocks for a large-sized Chinese erotic picture album, entitled Hua-ying-chin-chen "Variegated Positions of the Flowery Battle", a type of book which enjoyed great popularity in elegant literary circles near the end of the Ming period.

When studying these and similar prints I found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ir peculiar character, these picture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relation to Chinese studies in general. In the first place, they must be counted among the finest examples of Chinese colour printing, an art that has begun to receive the attention of Western scholars only in recent years. These erotic prints supply valuable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is art because their complete history is confined to a brief period of approximately seventy years. Apparently the earliest album dates from the Kung-ch'ing period (1567-1572); the apex was reached at about 1610, near the end of the Wan-li period (1573-1620), and the last known specimens date from approximately 1640, being produced in South China at a time when the North had already fallen into the hands of the Manchu conquerors. Thus, quite apart from their intrinsic artistic value, these erotic prints occupy a very special place among old Chinese colour prints. On the basis of the specimens preserved we can trace their entire development, from rather diffident first attempts via perfection to final decadence — all encompassed with-

純陽演正子祐帝君既濟真經

門人紫金光耀大仙鄧希賢箋註

既濟者易卦名。為上坎下離。離火也。坎中虛為真陰。三。故男外陽而內陰。坎女卦中滿為真陽。三。故女外陰而內陽。坎離交姤。采真陰以補真陽。則純陽矣。故以既濟名篇。希賢慕道既久。茫然無得。偶遇仙師。曰純陽翁。矢心信從。盤桓數載。見其女色日親。神氣日旺。竊駭駭焉。謂修真者精養煉氣歸根。不謂有此也。呂師笑曰。以人補人。謂之真人。於此未諳道乎。因出肘後既濟經。密示口訣。余方豁然。知道在邇也。經百句。援東說西。因妄箋闡其淵邃。俟修真者嘗之。

上將御敵。工挹吮吸。遊心委形。瞑目喪失。

上將喻修真人也。御行事也。敵者女人也。初入房時。男以手挹女陰戶。舌吮女舌。手挹女乳。鼻吸女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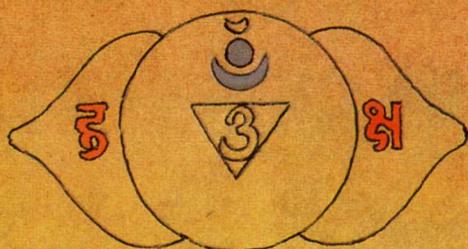
卷首图 唤庄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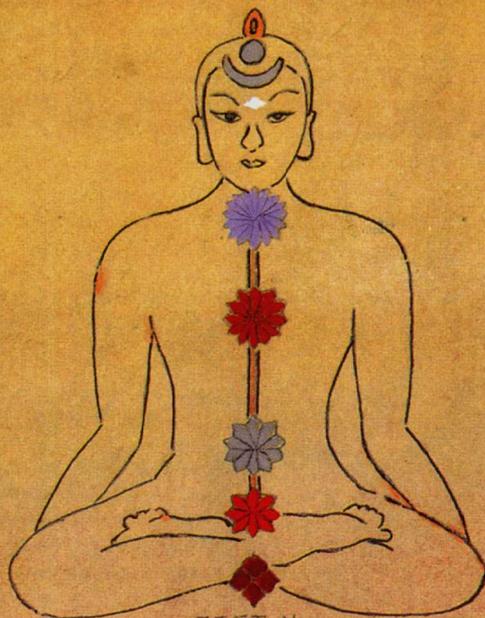
版图一 阴阳平衡



版图二 生命活力之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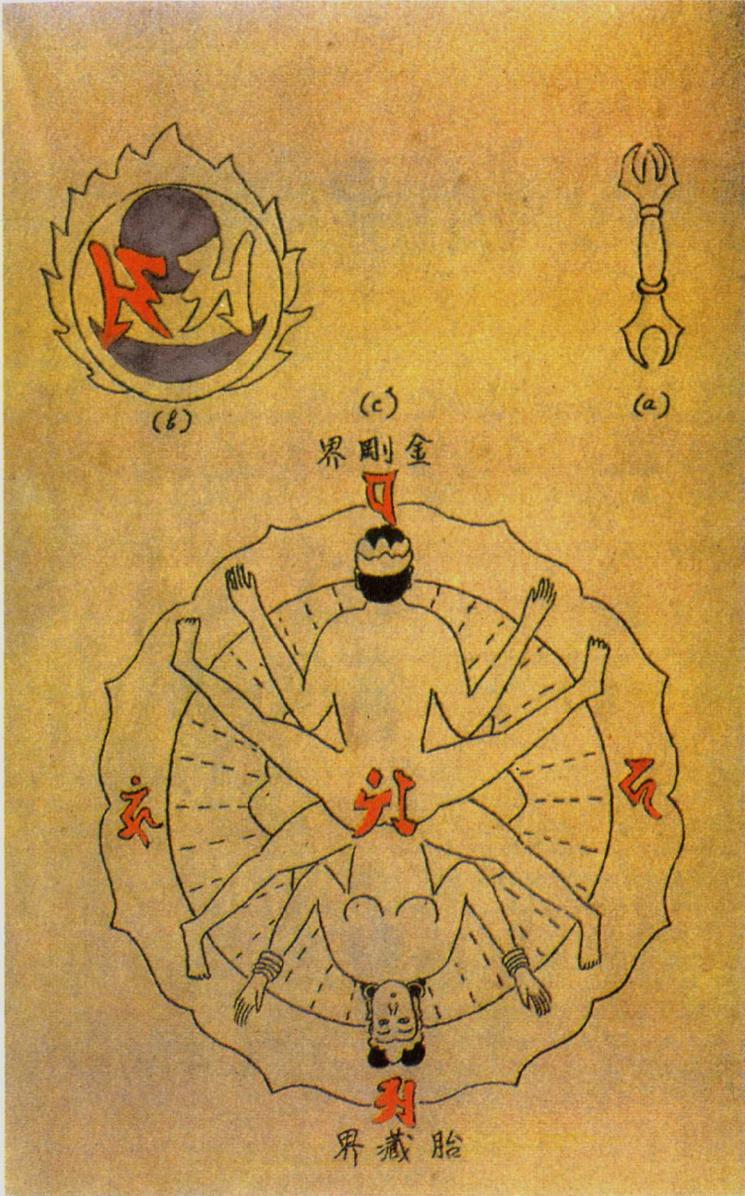


*Detailed picture of the 6th Center
(Sketch after "The Serpent Power," Pl. V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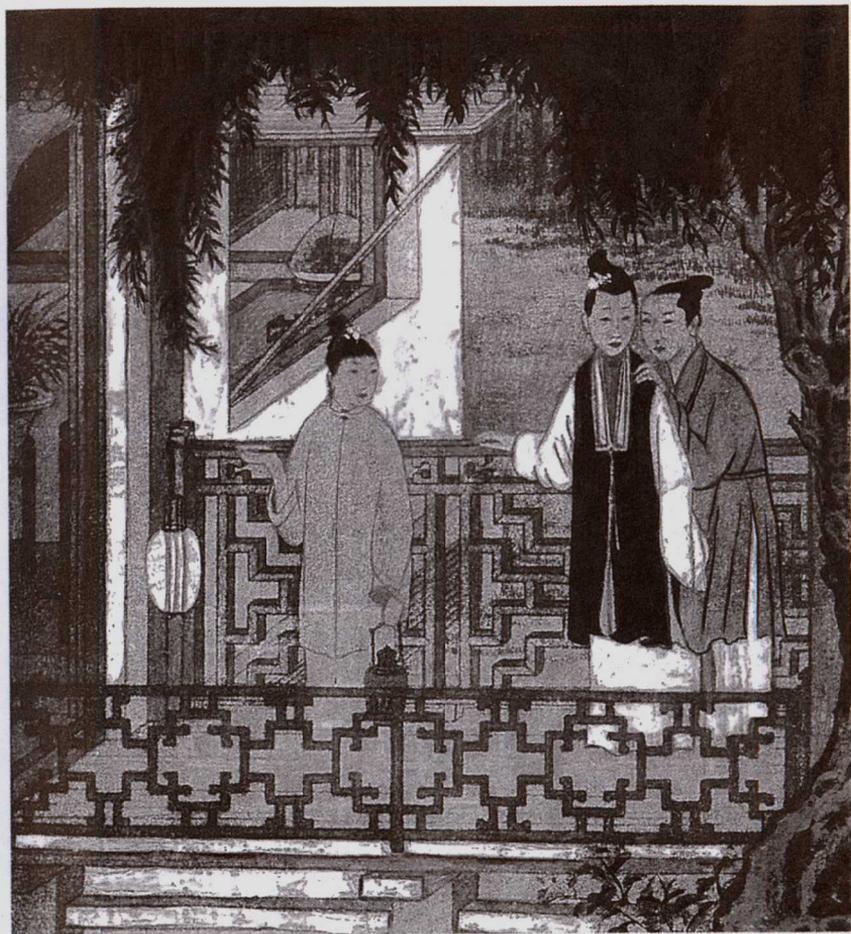


ষট্‌চক্র : ১
*"The Six Centers"
 (Bengal drawing)*

版图三 (之一) 贡荼利尼瑜伽的六个中心



版图三（之二） 立川派的密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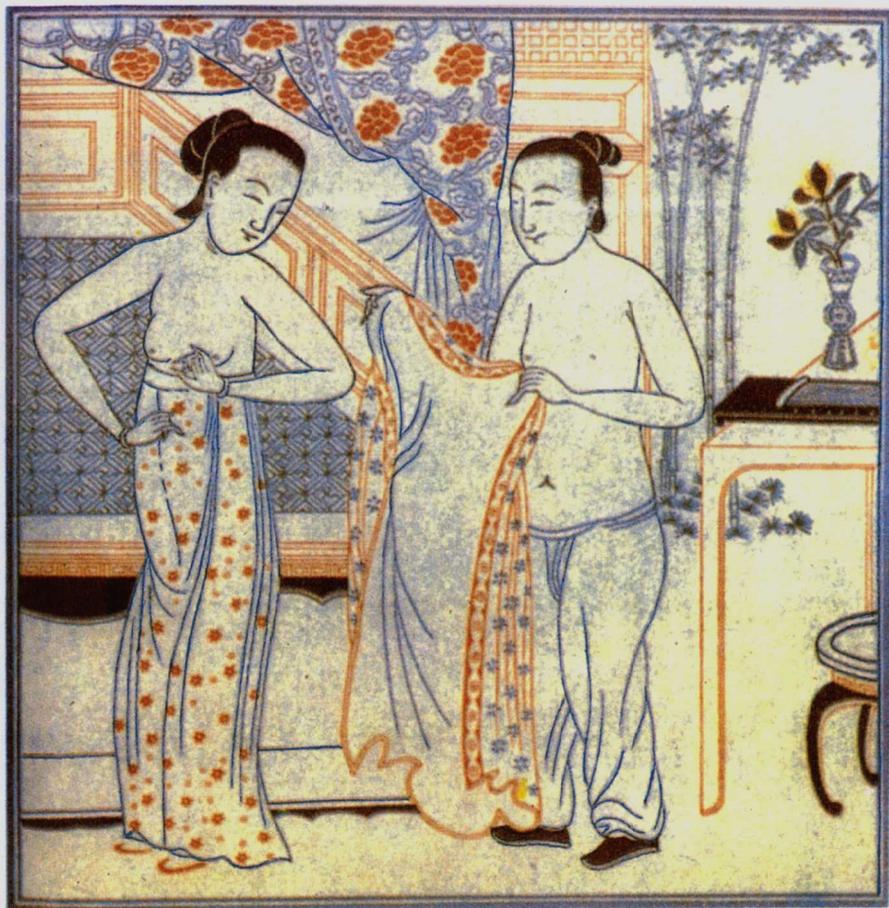
版图五 一对被引向卧室的爱侣



版图六 卧室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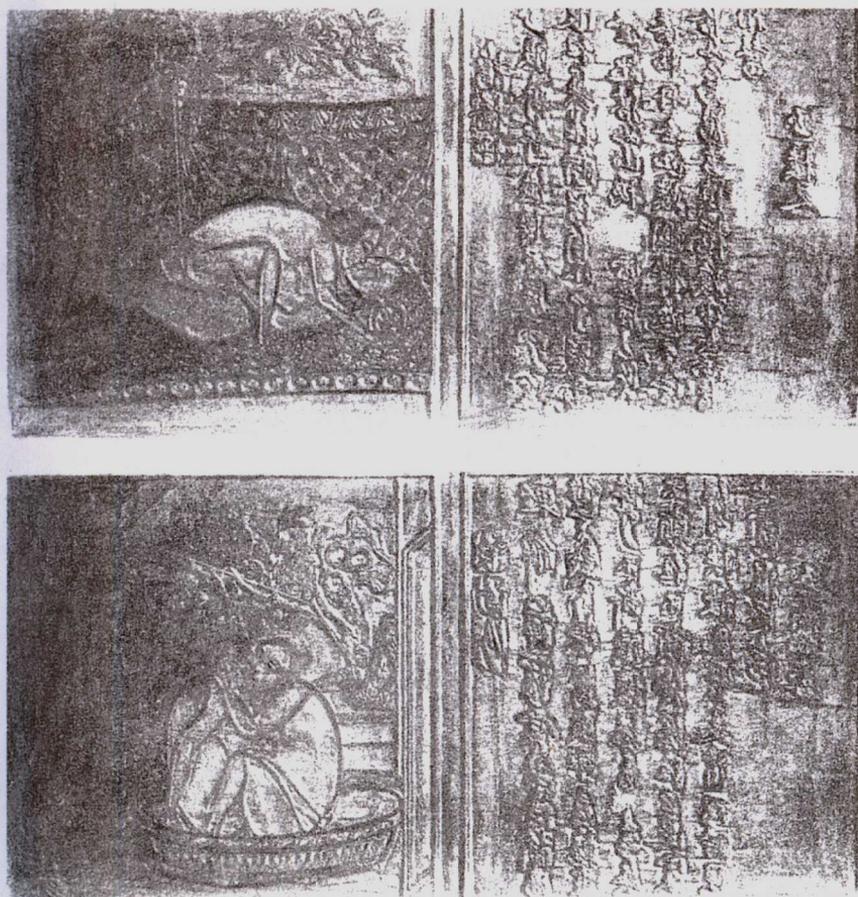


版图七 狎戏





版图十二 《春睡起》的日本改绘本



版图二十一 春宫画册《花营锦阵》第十三和第十五图的印版

高罗佩与中华文化（代译序）

绝大多数的西方汉学家只是把中华文化当作研究客体，而高罗佩则连身心都投入其中。

一九一〇年，这个不寻常的荷兰人出生于祖芬（Zutphen）。高氏本名罗伯特·汉斯·凡·高立克（Robert Hans van Gulik），“高罗佩”是他东来后取的中国名字。“高”系其本姓 Gulik 起首音节的音译，“罗佩”则是其基督教名 Robert 的音译。高罗佩幼随其父、荷兰陆军中将维廉（Willem van Gulik）到荷属东印度住了九年。一九二三年返荷兰，就读于尼梅根（Nijmegen）的一所中学。一九二九年，入荷兰汉学中心莱顿（Leiden）大学学习政治与法律，同时接受系统的中文训练。一九三三年，入乌策特（Utrecht）大学研究院研修中、日、藏文及东方历史文化，因天赋聪颖勤奋好学而提前完成学业。一九三五年，他以一篇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论文《马头明王诸说源流考》（*Hayagriva, the Mantrayanic Aspect of Horse-cult in China and Japan,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horse-cult in India and Tibet*）通过答辩，获博士学位，时年二十五岁。

高罗佩离开大学后，随即进入荷兰外交界服务。在三十余年的外交官生涯里，他先后供职于荷兰驻东京、重庆、南京、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的使领机构，中间曾几度返国服职。一九六七年九月，他在荷兰驻日本兼驻韩国大使任上从东京回海牙度假，卒于癌症，终年五十七岁。

说高罗佩是个“中国痴”并不过分。身为西方人的高罗佩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情有独钟，他不仅穷毕生之力去探讨它、研究它、弘扬它，而且连身心都投入其中，为这种文化所“化”。他像中国文人一般喜欢琴棋书画，爱好吟诗作对，还取字“忘笑”，取号“芝台”，把寓所命名为“犹存斋”、“吟月庵”、“犹存庵”、“尊明阁”等，颇有儒雅之风。他作文写字，多署名“荷兰高罗佩”，为的是提醒别人同时也提醒自己别忘了自己的祖国；可是在行文中他又不自觉地使用“吾华”的字眼。他受中华文化浸染之深，由此可见一斑。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七年，他在荷兰驻华使馆任秘书，与中国名流郭沫若、于右任、徐悲鸿等时有往还。一九四三年，他娶了中国大家闺秀水世芳为妻。

身为职业外交官的高罗佩在学术上具有很深的造诣。他于公务之余，潜心研究中华文化，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撰写了一系列汉学著述，成就令人瞩目。但高氏并不仅仅是一个汉学家，其学术所及，还包括东西方语言、印度历史、日本文化、藏学等。进而言之，其文化贡献也不限于学术，正如下文要提到的，高罗佩还是翻译家、小说家、音乐家、画家。

高罗佩在语言方面有惊人之天赋。早在幼年时期，

他就在荷属东印度学会了印尼语。青少年时代，他拜闻名国际的语言学家——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大学教授吴伦佩（C. C. Uhlenbeck）为师，学习梵文，并于多年后将五世纪印度的伟大文学家伽利达沙（Kalidasa）的梵文诗剧译成了荷兰文。高罗佩还和他的这位老师一起研究北美印第安乌足族（Blackfoot Indians）的民族语言，合作编撰了《英—乌词汇》（*An English-Blackfoot vocabulary based on material from the Southern Peigans*, 1930）和《乌—英词汇》（*A Blackfoot-English vocabulary based on material from the Southern Peigans*, 1934）。在上大学和研究院时期，他兼修中、日、藏、印等多种文字。据说他通晓的文字不下十五种：荷兰文（本国文字），印尼文（幼年时所学），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欧洲学校必修），德文和法文（学校的第二、第三外语），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近拉丁文），中文、日文、梵文和藏文（大学时修），马来亚文（在马来西亚任职时学），阿拉伯文（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任职时学），而最常用的是英文。高罗佩把自己所掌握的众多语言，作为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工具。高罗佩出使东方时已二十五岁，但是他凭借其超人天赋，把外国人通常望而生畏的中文学到了精熟的地步。他作文爱用文言，不使标点，在这方面有点守旧。他的大部分汉学著作都有自作的中文序跋，这些文字用语典雅，颇合体式，可能使不少中国人惭愧。《秘戏图考》的中文自序，就是一个范例。高罗佩说汉语时带有比较浓重的荷兰口音，以至于有人以为他汉语不好。但正如高氏的好友陈庆迈先生所言：“世界上尽有说得一口流利国语的西洋人，但是只有一个高罗佩能作旧诗，

能写得出《东皋心越禅师传》和《狄仁杰奇案》章回小说。”

高罗佩如传统中国文士一般“癖嗜音乐，雅好鼓琴”。他一九三五年出任荷兰驻日本大使馆秘书，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离开。在此期间，他曾多次来华收集乐书琴具，研究琴谱，还延聘中国琴师叶师梦为师，学习演奏。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能奏出“高山流水”之曲。为此他将在日本的书斋易名为“中和琴室”，以示好琴。一九四三年，他出任荷兰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在此期间，他纠合重庆同好组成“天风琴社”，虽在漫天烽火之中，仍演奏不辍。其一琴友曾有文记载当时的风雅场面：

顷者中秋佳夕，月明人静。……嘉陵江畔，瓜果清供。君（高罗佩）鼓宋琴，艾吹铁笛，引吭高歌，麋相酬唱。管弦既协，逸兴遄飞。

他在宛平购有一把古琴，外表虽斑驳不堪，但仍能奏出清音。他视为至宝，置诸厅壁，古色古香。因为好琴，他不时研究琴史乐理，并撰写了一些小品文字，介绍中国古乐。一九四〇年他撰成《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Ch'in Ideology*）一书，由日本上智大学出版。此书七卷，旁征博引，采摘了许多中国琴学的文字插图，并加以注释。书中讨论了音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介绍了多种琴学著述、古籍乐谱，讨论了琴与文学、与艺术、与鹤、与松海、与剑的关系。书末附录讲中国琴学传入日本并最终在日本发展成“琴道”的历史。此书被认为是古代琴学研究方面的权威之

作。高罗佩在书末自撰了一篇后序，称琴之雅（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

夫此者，内也；彼者，外也。故老子曰，取此取彼，蝉蜕尘埃之中，优游忽荒之表，亦取其适而已。乐由中出，故是此以非彼也。然众乐琴为之首，古之君子，无间隐显，未尝一日废琴，所以尊生万物，养其内也。茅萧萧然，值清风拂幌，朗月临轩，更深入静，万籁希声，浏览黄卷，鲜鼓绿绮，写山水于心，敛宇宙于容，恬然忘百虑。岂必虞山自耕，云林清宓，隐长松，对白鹤，乃为自适哉！藏琴非必佳，弹琴非必多，手应于心，斯为贵矣。丙子秋暮，于宛平得一琴，殆明清间物，无铭，抚之铿锵有余韵。弗敢冒高士，选雅名，铭之曰“无名”。非欲以观众妙，冀有符于道德之旨云。

余既作《琴道》七卷，意有未尽，更申之如右，然于所欲言，未罄什一云。

高罗佩在追寻中国琴学东传日本踪迹的过程中，发现明末清初有一个旅日僧人，法号东皋，对日本琴史影响很大，或为中国琴学东传日本之第一人，却不彰于史，于是多方搜求禅师的事迹。如其所称：

余……治日本琴史，始闻禅师名。而征诸中国文献，其名不彰，心窃和憾之。用是发愿，拟辑遗著，汇为一集传刻于世。七年以来，辄于公暇旅游日本各地，遍访禅师遗迹。所至古寺名刹，遇有禅

师手迹，或记载之有关禅师行谊者，虽片纸只字，必予传写；段碑残石，亦加摹榻。其藏于博物院者，既一一著录。更就市肆购求。综合所得禅师遗著遗物，都三百余件。

高罗佩考证出东皋禅师俗姓蒋，名兴俦，字心越，清康熙十六年作为胜朝遗民逃往日本，先后讲学于长崎和水户，于康熙三十四年圆寂。高罗佩把所收集到的材料，分为诗、书、画、印四种，辑成《东皋心越禅师全集》，原拟于一九四一年付梓，旋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荷日交战而事废。高罗佩匆匆离日之时，收集的资料文物散失甚多，但关于东皋禅师的材料大都带到了重庆。在中国陪都，他在友人的帮助下，辑成《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Tung-kao-ch'an-shi-chi-k'an, collected writings of the Ch'an Master Tung-kao*），由商务印书馆线装出版。本书只是高罗佩所集材料的选辑，以诗为主。高罗佩很推崇禅师的诗，因为它们“以韵语宏揭佛法，兼寓机锋，其体裁亦似诗似偈”。高罗佩在书中附了《东皋心越禅师传》和《东皋心越禅师年谱》，考证精详。

除音乐外，对诗、书、画、印，高罗佩也有浓厚兴趣。

高罗佩很早就研究中国诗词。十八岁时，他在荷华文化协会主办的《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诗经》，这是他研究汉学的第一篇文字。后来他又发表了一些著述，讨论《古诗源》、“唐诗”、《赤壁赋》等。深厚的汉学功底，使他对诗词曲赋的形式和特点了如指掌，在《秘戏图考》中，读者可以看到他就“词”、“曲”区别

问题所作的内行讲解。他对中国诗词往往吃得很透，翻译时很少走样。比如他翻译一阙版画题辞，其中有一句“宽褪春衫病转加”，他译为：“Seeing you when you have shed your spring skirt increases my love pain.”但又告诉西方读者，在中国的诗词曲赋中，“病”字含义微妙，不一定指“患病”，也可以指“弱不禁风”，因此，这个句子或应译为“Now you have shed your spring skirt, you look still more slender”。

高罗佩不仅研究诗，而且常与文人骚客吟咏唱和。中国旧体诗词既讲音律，又求意境，中国人尚且难精，何况外国人？然而，酷爱中华文化的高罗佩偏能做到这一点！他天性认真，写诗时总是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推敲个不停，是个“苦吟诗人”。他作出来的诗有模有样，下面这首七律，是他赠给友人徐文镜的，如果不说，你一定想不到会是“老外”的手笔——

漫逐浮云到此乡，故人邂逅得传觞。
巴渝旧事君应忆，潭水深情我未忘。
宦绩敢云希陆贾，游踪聊喜继玄奘。
匆匆聚首匆匆别，便泛沧浪万里长。

高罗佩在中国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任职陪都时，中国书法家沈尹默、郭沫若、于右任常是他的座上客。在西方人中，他的书法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他的字笔力雄健，功底深厚。在青年时代，他就开始收集碑帖，临摹法书。平时他抄录中文资料，多用楷书，字迹工工整整，一丝不苟，体现出细致认真的风格。写字幅时，他

则偏爱行书与草书，笔迹灵秀挺拔，如走龙蛇。他对战后日本的现代派“书道家”们摈弃师承、信笔涂鸦的做法非常不满，不过他的字却有点受日本近代书法的影响，行笔喜用偏锋。

因为研习书画的关系，他又收藏文房四宝，并对砚史发生了兴趣。在上研究院的时候，他就把米芾的《砚史》译成了英文，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材料，于一九三八年由北京法国图书出版社出版。本书附有他写的序言和注释。

高罗佩少年时代学过绘画。他精通中国绘画史，颇能领会中国画的个中三昧。他和中国画家交游很广，像徐悲鸿、齐白石这样著名的中国画家，都有画作见赠于他。他收藏的中国古画有罗两峰的《鬼趣图》和赵子昂的《双马图》等，后者为绢本，是他花了几先令从伦敦的古旧店买来的，他为此甚为得意，常请好友鉴赏。他很喜欢《芥子园画传》、《十竹斋画谱》、《吴如友画宝》之类讲授国画技法的书，并时常仿照中国古籍的式样给自己的著作插图，这些插图做得很有“中国味”。阅读过他的小说《狄公案》的读者，会注意到书中每隔几页便有一幅这种中国式的插图，每幅插图都有他的外文缩写签名“R. H. V. G.”。但高罗佩对纯粹的中国画却不敢轻易尝试，这与那些尚未入门就作云山泼墨的西洋人大不相同。他的琴师叶诗梦一九三七年逝世，他依照照片给自己的这位老师画了一张西洋式样的小像，用的却是中国的纸笔颜料，风格与郎世宁的画相似。

高罗佩对曾给日本浮世绘以深远影响的明代版画——尤其是套色版画——有特殊的偏爱。他收藏有一套

明代版画印版，为了解明代印制版画的技艺，用此印版印出与明代版画无二致的作品来，他邀请了有祖传技艺的日本艺匠来为他操作。由于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关系，他曾寓目《胜蓬莱》、《风流绝畅》等八部春宫版画册。他对它们作了一番研究，认为它们代表了明朝的套色版画从缺乏自信心的尝试经由完美而进入颓废的发展过程。

继上文提到的《砚史》之后，高罗佩又翻译了清代陆时化的《书画说铃》、周嘉胄的《装潢志》、周二学的《赏延素心录》等中国古代美术书籍。一九五八年，他推出了用功十八年写成的英文著作《书画鉴赏汇编》(*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Connoisseur*)，由意大利罗马远东研究社精装出版。此书共五百七十四页，收入插图一百六十幅。书的内容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泛论中、日屋宇的式样和各种形式的书画——如立轴、横幅、楹联、屏风等——的悬挂方法，以及书画装裱技术的发展和演变；后一部分讲毛笔的构造与运用，墨的制作与使用，纸绢的特质与制作沿革，以及书画真贋的辨别等，旁征博引，备极详尽。中国历代有关书画的书汗牛充栋，仅《佩文斋书画谱》纂辑的就有一千八百四十四种之多，但一直没有一部关于书画欣赏的权威之作，高罗佩在这个方面做了可贵的尝试。但本书的内容过分芜杂，且有注重质料之“鉴”而忽视艺术之“赏”的倾向。

高罗佩早年学过治印，自篆自刻，由于天生高度近视，中年以后放弃了此道。他所用的印章，有一些是自镌的，有一些则是故宫博物院的马衡（叔平）等篆刻家为他刻的。他曾将自己历年所治之印汇编成《高罗佩印

谱》，封面由齐白石题笺。在《书画鉴赏汇编》中，他曾以自己所钤的几方印章为例，讲解篆刻的鉴赏问题。

高罗佩还是一个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他写侦探小说，动因出于对西方侦探小说风靡天下的不平。英国作家柯南道尔（Sir Arthur Conan Doyle）所著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于清末被译成汉语后，脍炙人口的西方侦探小说旋即流传国内，并使时人形成这么个印象：只有西方才有破案高手，也只有西方才有一流的侦探小说。一心维护中华文化的高罗佩很不以为然，他说：

果尔，中国历代循吏名公岂非含屈于九泉之下？盖宋有《棠阴比事》，明有龙图等案，清有狄、彭、施、李诸公奇案，足知中土往时贤明县尹，虽未有指纹摄影以及其他新学之技，其访案之细、破案之神，却不亚于福尔摩斯也。

从一九四九年起，他就以狄公（狄仁杰）为主人翁，依靠自己的丰富想像力和对中国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的深刻理解，撰写了一系列侦探小说。这些小说最早的两篇是《中国钟杀案》（*The Chinese Bell Murders*）和《中国迷宫命案》（*The Chinese Maze Murders*）。一九五二年，高罗佩奉调到荷兰驻印度大使馆担任参事，暂时失去了研究汉学的环境。作为业余消遣，他以《狄仁杰奇案》为书名，把《中国迷宫命案》改写成章回体中文小说，于一九五三年交新加坡南洋印刷社出版。这本小说共二十五回，照旧例开篇就有词一首：

运转鸿钧包万有，日星河岳胎鲜。人间万物本天然，恢恢天网秘，报应总无偏。在位古称民父母，才华万口争传。古今多少圣和贤，稽天行大道，为世雪奇冤。

小说每回都有回首，对仗非常工整；回末仿中国古代小说的套路，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关节。西方人写章回体小说，高罗佩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

高罗佩的小说文笔流畅，造意新奇，情节迂回曲折，虚实掩映，纷纭炫目，波澜起伏，出版后立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他以小说创作为调节生活的一种方式，把狄仁杰破案的故事续编了下去。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七年，他用英文撰写了《中国湖中案》(*The Chinese Lake Murders*)、《漆屏风》(*The Lacquer Screen*)等中短篇。以狄公为主人公的中短篇小说共有二十四种，它们分则单珠，合则全璧，组成了一百三十万字的鸿篇巨制——《狄公案》。这部小说把中国公案小说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与西方侦探小说的悬念、推理手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刻画了唐时名相狄仁杰这个栩栩如生的“中国福尔摩斯”的艺术形象。这位“狄公”，不同于包拯、海瑞、施仕伦、况钟一类执法清官，一改旧公案小说的刻板单调形象，成为了一个寻惊弄险的人间豪侠，一个神出鬼没的破案高手，一个才情兼具的东方美男，一个幽默干练的衙门侦探。高罗佩以其独特的理解方式与描写风格，从中国原有故事中创造出来的狄仁杰这个崭新的人物形象，深深地征服了西方读者。“狄公”(Judge

Dee) 从此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小说人物，高罗佩也因此名满天下。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高罗佩不仅处处弘扬中华文化，不带偏见地向西方读者展现中国古代的司法、刑律、外交、工商、教育、文化、宗教、风俗等，而且处处维护中国人，力图让西方人相信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健康的民族。这部小说近年已被译成中文，并被中国的电视台搬上了屏幕。

*

介绍高罗佩，不能不谈他在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领域的贡献。

高罗佩涉足这个特殊领域，与他的小说创作有一番瓜葛。他写出《中国迷宫命案》后，日本的一位教授把它译成了日语。当时日本正兴起“裸体崇拜”热，出版商为迎合读者口味，意欲给此书配上一个裸女封面。高罗佩认为这与中国古代礼教相悖，因为古代中国似乎没有裸画。然而调查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古代的春宫画册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存留。高罗佩从日本京都的一家古董店里买到了一套极为罕见的明代春宫画版，这套春宫画名叫《花营锦阵》。因为它十分珍贵，所以高罗佩打算配上一篇中国古代春册概览之类的文字把它公布出来，以便社会史、文化史、艺术史方面的专家研究使用。然而高罗佩发现这篇概览并不那么好写，因为春宫画与古代的性问题密切相关，如果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习俗和性生活情形一无所知，就无从着笔。而在当时，还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题目。高罗佩只好做了一番认真的探索，并于一九五一年推出了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领域的开山

之作——《秘戏图考》。

《秘戏图考》发表于东京。全书一函三卷，锦面线装，全部文字均系高罗佩自己手刻，封面有高罗佩用中文题写的书名。卷一《秘戏图考》是正文，用英文写成，英文书名为“*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 with an Essay on the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 B.C. 206-A. D. 1644*”，内容分三篇：上篇《性文化的历史概览》从缕析古史旧籍、房中秘书、道家经典、传奇小说、野史笔记入手，勾勒了自汉至明中国人的性生活情形。从内容上看，本篇属于“附论”文字，与秘戏图并无直接关联。作者把他置于卷首，旨在为读者理解中篇和下篇的内容提供一个背景材料。但作者撰写这篇概览时广集史料，一发难收，竟使“附论”膨胀成为本卷的主体。中篇《春宫画简史》与下篇《〈花营锦阵〉注释》都以明代的春宫画为研究对象，前者讨论了套色春宫版画的一般历史、制作方式和艺术特色，并扼要介绍了作者所曾寓目的《胜蓬莱》、《风流绝畅》、《花营锦阵》、《风月机关》、《鸳鸯秘谱》、《青楼剡景》、《繁华丽锦》、《江南销夏》等八部春宫画册的版本情况、画面内容与艺术特色；后者专门介绍作者自己收藏的春宫印版《花营锦阵》的画面内容与艺术特色，还对题跋文字作了注译。卷后有附录《中国的性术语》。

卷二《秘书十种》系中文卷，从性质上来说卷一的附编。本卷收录了卷一所征引的若干中文秘籍的原文。十种秘书实际上只有九种，因为《洞玄子》是从收入日人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二十八的《房内记》中析出而

单独成篇的。这些中国古代文献除《房中补益》以外全部流失在海外，其中《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全文以及《房内记》的内容在清末已由长沙人叶德辉收入《双梅景暗丛书》出版，而《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素女妙论》三篇房中秘文，《某氏家训》一篇残页，以及《风流绝畅》、《花营锦阵》两种春册题辞均系首次发表，是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珍贵史料。除收录了十种秘书以外，本卷还有一个附录，分“乾”、“坤”二部。乾部选录了卷一提到的一些旧籍的段落；坤部为“说部撮抄”，节录了《肉蒲团》、《株林野史》、《昭阳趣史》三部色情或淫猥小说的若干段落。

卷三《花营锦阵》系一部春宫画册，是高罗佩用自己收藏的明代印版按中国传统的制作方法印制的，尺寸与式样均与明代原画相同。

高罗佩当初撰著此书，意在“用备专门学者之参稽，非以供闲人之消遣”（《秘戏图考·中文自序》），因此只印制了五十册，其中一册破例送给了一位对本书的写作有直接帮助的学者，其余四十九册全部赠给了一些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大学或研究机构（收藏情况见书后的附表）。据悉中国没有此书，而外国的收藏单位也多视为善本，因此一般读者难见原本。《秘戏图考》完成后，高罗佩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史，于十年后又在荷兰发表了另一部与《秘戏图考》并称双璧的同类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 C. till 1644 A. D.*）。此书以《秘戏图考》的上篇为雏形，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讨论中国古代的性

与社会问题，既是《秘戏图考》的“姐妹篇”，也是《秘戏图考》的普及本。《秘戏图考》和《中国古代房内考》行世后，以取材的鸿富和见解的精当在西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汉学界视为本研究领域的权威之作。美国学者唐娜希尔（Reay Tannahill）在她的《历史中的性》（*Sex in History*）一书中认为，此书“无论自取材或立意言之，皆为无价之宝”。此书已由李零等先生翻译成中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比较起来，成书晚十年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名气比《秘戏图考》要大一些，主要原因是前者面向广大读者，而后者面向专家；前者广泛行世，后者则深藏密局。当然，说《秘戏图考》的名气比《中国古代房内考》小，并不意味着其学术价值也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之下。事实上两书是互有侧重、互为补充的。而由于附有资料性质的卷二和卷三，《秘戏图考》的文献价值更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之上，这是不言而喻的。

高罗佩对中国古代性文化所做的研究是拓荒性的，在他撰著本书以前，不管中国还是西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空白。在这样的局面下展开研究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高罗佩不畏艰难，像大海捞针似的从浩瀚的中文古籍中钩稽史料，阐微发幽，终于在无前人研究成果可资参考的情况下，大致摸清了中国性文化史的脉络，写出了《秘戏图考》这部填补学术空白之作。作为一个外国人，高罗佩能在一个连中国人本身都感到陌生的领域取得这样的成果，不由得我们不佩服；而其勇于探索的学术精神，尤其难能可贵。

同样难能可贵的，还有他竭诚维护中华文明的精神。

高罗佩撰写《秘戏图考》的重要动因之一，是想纠正西方人在性习俗方面对中国人所持的偏见。由于中国人对性生活一向持神秘的态度，“十九世纪，在中国的西方观察者似是而非地假定它是一个可怕的堕落的粪坑。这种错误观念被有关中国的西方书本广为传播，时至今日，仍流行在相当数量的西方公众的心目中”（《秘戏图考·英文自序》）。而高罗佩在《秘戏图考》中以史实证明，中国人更多地追求的是爱的精神境界；他们的性文明，丝毫不在其他民族之下。他认为，从一夫多妻家庭制度的准则要求来看，“古代中国人的性生活在整体上是健康和完全正常的”（同上）。高罗佩态度鲜明地说，信口雌黄侮辱中华文明的西方新旧论著根本值不得认真对待，“它们简直是一堆地地道道的废物”（《中国古代房内考·序》）。

高罗佩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研究，成就是显明的。对此，《中国古代房内考》的中译者有如下中肯评述：

本书……从材料上讲很薄弱，如果让我们来写，往往就会感到无处下手。然而正是在这种地方，却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洞察力。他能从晚期房中秘书的字里行间体味到它有一种渊源古老、始终一贯的原则，开卷一上来就讲中国人的基本性观念，指出它是以阴阳天道观为基础，这可以说是抓住了纲领。

其次，过去许多研究领域都对性问题避而不谈，搞医学的不讲房中术，搞宗教的不讲密教，搞小说史的顶多提一下《金瓶梅》，搞版画史的也不理春官

版画，致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很多材料都在图书馆中尘封蠹蚀，无人知晓。不但“隔行如隔山”，就连本行都两眼一抹黑。与这种做法相反，在本书中，作者不但把各方面的材料集中起来，而且能够注意各种问题的相互照应，比如房中术与道家炼内丹的关系，道家炼内丹与印度密教的关系，春官版画与色情、淫秽小说的关系，把有关线索串联起来，非常注意问题的整体关联，使后来的研究者可以循此做进一步探索。

作者对他所研究的课题非常讲求科学认真的态度。例如在讨论中国古代的性观念时，作者总是一再强调，要从一夫多妻制的历史前提去理解。提出当时人们对两性关系、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以及他们对婚姻的义务，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都有特定的标准；中国古代房中术强调“一男御数女”的技巧掌握并不是随便提出来的，而是考虑到这种历史前提下男女双方的身体健康、家庭和谐和子孙繁育等实际问题。……书中涉及专门的医学知识，作者总是尽量引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作者在知识不足以作出判断的情况下，总是把问题提出来，留给专家去解决，这也很有“多闻阙疑”的精神。

作者学识渊博，除精通中文史料外，还对印度和日本的文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因此有可能对三种文化的有关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作者还）提出了一个范围更大的问题，即中国房中术与印度的佛教金刚乘和印度教性力派密教经咒的关系问题。

上述评价无疑是公允的。笔者要特别一提的，是有关春宫版画的问题，这不仅因为《秘戏图考》从书名到几近一半的内容都与春宫版画相关（“秘戏图”即春宫画），而且因为对研究春宫版画这件事本身，人们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按照一般的看法，描绘色情或淫猥场面的春宫版画是没有什么研究价值的。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说，在中国，即使搞绘画史的人，对其也不闻不问，更不用说其他方面的研究者了。这种东西真的值得研究吗？高罗佩不这么看。《秘戏图考·英文自序》中的一段话，反映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

单纯作为某一种类的淫猥图画而摈弃它们似乎是不公正的。必须透过它们所特有的背景去看待这些图画，以便对它们的价值形成不偏不倚的观点。

正是这样做，高罗佩经过认真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些图画在中国的套色版画中是屈指可数的精品，它们为中国版画的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史料。高罗佩认为，《花营锦阵》、《风流绝畅》之类的春宫画册，“实为明代套版之精粹，胜《十竹斋》等画谱强半，存六如（即唐寅——译者）、十洲（即仇英——译者）之笔意，与清代坊间流传之秽迹，不可同日而语”（《秘戏图考·中文自序》）。对中国绘画，西人素有偏见，认为中国人只娴写山水花鸟，而不擅长描绘

人物，尤其不擅长描绘人体，高罗佩认为此见大谬。他说，上述画册中的“这些描绘方位不同之裸体男女的技法娴熟的图画表明，尽管中国画家通常对描绘裸体顾虑重重，但这仅仅是因为必须遵从一种故作正经的传统禁令，而当然不是因为受艺术技巧的限制。这些版画也充分证明，与研究中国插图艺术的许多西方学者的流行看法相反，当必要的时候，中国画家的确能够描绘出生活的原型”。

其次，这些图画从一个侧面反映或证明了中华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通过把中国的春宫套色版画与日本同类浮世绘作品做比较研究，高罗佩认为：“这些木刻画清楚地证明了日本套色版画家对他们的中国先生的极端倚赖。早期的日本浮世绘画家不仅采纳中国的彩印技艺，而且紧紧袭用中国的绘画风格，有时甚至限于简单地把一种日本韵味移入中国画来创作他们的作品。”（《秘戏图考·英文自序》）

这些版画对艺术史研究具有意义，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它们若只具这方面的意义，便值不得花如许的笔墨去讨论，因为艺术评价毕竟不是《秘戏图考》的主题。正如高罗佩所指出的，这些图画对社会史、文化史以至医学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它们的产生最初具有宗教的涵义；它们的内容与房中书、色情小说有某种内在联系；它们在特定时代的广泛流传，反映着当时的社会习俗，尤其性风俗。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这些图画可以提供因年代久远而使今人难得其详的古代生活细节，从而给研究者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比如，“这些……版画在内衣方面提供了珍

贵的资料，而它们罕见于普通的中国绘画”（《秘戏图考·英文自序》），能弥补《中国历代服饰》一类著作中的缺陷；又比如，“它们对各式各样的家具、雕绘了花饰的屏风和多样化的装饰物的细致表现，在那个特定时期的内部装饰方面，提供了有趣的资料”（同上）。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高罗佩也认为，这些版画是重要的资料。因为它们所描绘的各式各样的姿势，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的性生活细节——正如房中书所强调的，在古代，性行为与养生有紧密联系。

《秘戏图考》虽开中国古代性文化研究之权舆，但其所做的工作还是草创性的。对此，高罗佩很有自知之明，他说：“拙著不过是首先的试尝——一块在它之后应会有更深入全面的研究著作问世的引玉之砖。”（《秘戏图考·英文自序》）又说：“海内识者，如有补其阙遗，并续之以明末以后之作，固所企盼！”（《秘戏图考·中文自序》）这些话应非谦让之辞。确实，《秘戏图考》的短处和长处同样地明显。首先，由于受史料的限制，本书对一些时代（如汉、唐、明）讨论较详，对一些时代（如宋、元）讨论较略，对一些时代（如先秦、清）则根本未着墨，让人觉得这是一部由几个断代缀合而成的性文化简史，而不是一部一以贯之的通史。而且，从整体上来看，高罗佩所勾勒的线条还很粗。当然，作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缺陷，并在后出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尽量地做了弥补。其次，由于在中医学和性学方面是门外汉，在相当多的地方，高罗佩只是把自己的工作限于简单地陈述事实和翻译中文史料，而未做必要的解释和分析。这固然表现了他对待学术的审慎态度，但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史料消

化不够，研究尚欠深入。而与此相反，有的章节内容与性问题本无直接关联（如版画的制作方法 & 艺术欣赏等），他却花费了许多笔墨去展开讨论，这未免又离题太远。再次，《秘戏图考》虽引用了许多古代材料，但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尚有不少材料可资利用，如南朝陶弘景《养性延命录》中的《御女损益篇》，讨论到房中养生问题，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明代洪基的《摄生总要》收录大量春方春药，极倡“秘精不泄”、“还精补脑”之言，更是房中术的重要秘本；其他非医家类的著作，如《礼记》、《论衡》等等，也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性问题，类似史料，若能广为利用，书的内容将充实得多，可惜作者成书仓促，疏于搜求。此外，明代的色情、淫猥小说存世者数以百计，作者在上篇第四章“小说”的题下，只讨论了《绣榻野史》、《株林野史》与《肉蒲团》三部作品，这是远远不够的；而对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金瓶梅》的色情描写问题未提及，更不能不说是一种疏忽。最后，高罗佩提出的若干论断似乎值得商榷。正如《中国古代房内考》的译者已经提出的：“作者在对中国性观念的评价上使用了‘正常’与‘不正常’的概念，强调中国人比其他古老文明更少反常行为；在对中国性观念发展的估计上也有‘一向开放而突变为压抑’之说。这些提法，作为一种总体性和趋势性的估计也许是成立的，但对具体情况的复杂性似乎缺乏充分估计，线条显得比较简单。”（《中国古代房内考·译者前言》）高罗佩甚至把房中书的编写者视为“中国女权主义思想的先驱”（《秘戏图考·英文自序》）；《某氏家训》的作者是“一个尤为关注妇女幸福与保护的见解独到的思考者”（《秘戏图考》）

上篇第四章)，这都不免牵强附会。当然，虽有所指出的这些缺点，本书的价值仍是毋庸置疑的。

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这个题目，讨论我们祖宗的“隐事”，由高罗佩这个外国人开始而不是由中国人自己开始，而且在高著问世后四十余年，海内仍未有可“补其阙遗”的像样著作出版，这是令人深思的。孟子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食”者，生计之事也；“色”者，男女之事也。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食”投入了巨大的研究力量，成果汗牛充栋；而对“色”却讳莫如深，谈虎色变，真是让人难以理解。高罗佩在讨论清末叶德辉辑录《双梅景暗丛书》时说：“哪个学者胆敢就此特殊题目命笔，就立刻会被人嗤之以鼻。”（《秘戏图考》上篇第二章）这种情形也可能发生于今日，因为高罗佩所指出的“假正经”在许多人的脑子中依旧根深蒂固，要彻底清除，尚待时日。性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其他文化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焉能不闻不问？近年来，坚冰已经打破，中国古代性文化这个研究领域，已有人涉足，成果正在逐步显现，这是可喜的现象。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局面当有大的改观。

译者

一九九八年四月九日

附：高罗佩主要著作一览

《马头明王诸说源流考》(*Hayagriva, The Mantrayānic Aspect of Horse-cult in China and Japan,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Horse-cult in India and Tibet*) (一九三五年, 莱顿)

《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Ch'in Ideology*) (一九四〇年, 东京)

《嵇康及其琴赋》(*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 (一九四一年, 东京)

《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Tung-kao-ch'an-shih-chi-k'an (Collected Writings of the Ch'an Master Tung-kao, a Loyal Monk of the End of the Ming Period)*] (一九四四年, 重庆)

《狄公案》[*Dee Gong An (Three Murder Cases Solved by Judge Dee)*] (一九四九年, 东京)

《春梦琐言》[*Ch'un-mêng-so-yen (Trifling Tale of a Spring Dream)*] (一九五〇年, 东京)

《秘戏图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 with An Essay on the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 B. C. 206~A. D. 1644*) (一九五一年, 东京)

《中日梵文研究中论》(*Siddham,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 (一九五六, 那格浦尔)

《棠阴比事》[*T'ang-yin-pi-shih (Parallel Cases from Shade under the Pear-tree)*](一九五六年,莱顿)

《中国绘画鉴赏》(*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Connoisseur*)(一九五八年,罗马)

《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 C. till 1644 A. D.*)(一九六一年,莱顿)

《长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一九六七年,莱顿)

英文自序

I

英文自序

此番到一个汉学家们向来鲜少涉足的领域漫游起因于一件偶然的事情，即作者购买了一套古老的中国绘画印版。这套雕刻着春宫画和题辞的印版，无书名亦无日期。它之所以被买下，是因为艺术质量极佳。继此之后的研究揭示，它们是一部大幅中国春宫画册，名为《花营锦阵》。这类书在明末备受青睐，在风雅的士人圈中广为流传。

研究了这套印版和类似的版画后，我发现，即使不考虑它们的特色，这些图画对于通常有关中国的研究也是相当重要的。首先，它们在中国套色版画中肯定是屈指可数的精品，这种套色版画艺术最近几年始获西方学者注意。这些春宫版画为这种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材料，因为它们的全部历史被限定在大致七十年的短暂时间里。显而易见，最早的画册出自隆庆年间（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年），至晚不过一六一〇年，接近万历（一五七三～一六二〇年）的末期；现知最晚的样本大致在一六四〇年前后出版于中国南部，此时北方已落入满洲征服者的手中。因此，就算撇开它们的内在艺术价值

不谈，这些春宫版画在古老的中国套色版画中也占据着相当特殊的位置。在这些保存下来的样板的基础上，我们可追踪其全部发展：从颇为缺乏自信心的试尝经由完美而进入最后的颓废——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七十年的短暂时空里。

而且，这些木刻画在提供大尺寸的全裸体画方面有着独特的艺术重要性。其他同时期的色情书籍插图只有非常小的裸体，很少超过三厘米高，绘画技法拙劣，而在这些画册中，人体有二十厘米高，或者更高。这些技法娴熟、方位不同的裸体男女画表明，虽然中国画家通常对描绘裸体顾虑重重，但这仅仅是因为必须遵从一种故作正经的传统禁令，而当然不是因为受艺术技巧的限制。这些版画也充分证明，与研究中国插图艺术的许多西方学者的流行看法相反，当必要的时候，中国画家的确能够描绘出生活的原型。

其次，有社会学方面的意义。这些以各式各样的裸体场景展示明代的人们的版画，在内衣细节——例如衬衣、短袜、护胫等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它们罕见于普通的中国绘画。因此，这些版画给许多人提供了进入明代散文和诗歌中的晦暗通道的钥匙。此外，它们对各式各样的家具、雕绘了花饰的屏风和多样化的装饰物的细致表现，在展示那个特定时期的内部装饰方面，提供了有趣的资料。

再次，这些版画从医学观点上来说也是重要的资料。它们描绘了各式各样的姿势，按这类姿势进行的性行为或许能臻于完美——如同其他关于性生活的细节一样。因为它们被相当具体地描绘下来，这些版画就成为研究

中国的性生活和性习俗的有用史料。

最后，这些木刻画清楚地证明了日本套色版画家对他们的中国先生的极端倚赖。早期的日本浮世绘画家不仅采纳中国的彩印技艺，而且紧紧袭用中国的绘画风格，有时甚至局限于单纯地把一种日本韵味移入中国画来创作他们的作品。近年已为日本研究者所承认的这一点，打开了一条通向研究也是通向日本套色版画的起源的途径——这是一个值得密切探索的课题。

既然一个幸运的机会把这部明代春宫画册的印版放到了我的手中，我觉得有责任使这些极其罕见的资料成为严肃的研究者所可利用的材料。

*

最初，我只打算配上一篇中国春宫画艺术概览出版这部画册。然而，我发觉若无一些中国性生活和性习俗的知识，要写出这样一篇概览是困难的。当我开始选定这个题目时，我发觉实际上没有资料可采，不管是中国清朝的书面史料，还是西方的汉学文献。

关于性事资料缺乏原因的一项研究证明，就中文史料而言，这一空白是传统的中国式的虚情矫饰的结果。实际上任何人类活动形式都寻得到通向在清王朝时期编纂并在帝国赞助下出版的许多巨大规模的文献资料库的道路——即使暂时还寻不到，总有一天也会寻得到——唯有性是一种例外。当然，中国人希望在艺术与文学中尽可能回避爱的色欲外表，这一点本身是值得赞许的。既然东西方都有一种在文字和绘画中宣扬爱的色欲外表^{IV}的明显趋势，而其程度又使性行为的基本精神意义含混

不清，上述观念对打击这种作为当前时髦的东西是有用的。但不可否认，中国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西方关于中国的书中，中国的虚情矫饰已成为一句套语。

与许多清代作家的断言相反，这种情形并非从来就是如此。当代的文献证据说明，虚情矫饰在唐代（六一八～九〇七年）和唐以前实际上并不存在。虚情矫饰可溯源于宋时期（九六〇～一二七九年），当时，在古老的儒家经典的再检验下，男女有别之古义，被头脑狭隘的学者们所误解。这种固执的态度在元朝（一二八〇～一三六六年）期间有所松弛。中国人在战争中的失败和在蒙古人奴役下的苦难生活，引起了一种喜好轻浮娱乐的反应，于是中国的剧本和色情小说繁荣起来。其次，明朝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中包括它的许多与性有关的禁忌和习俗的复兴。但到这个时代的晚期，大约自一五七〇年始，南方的都城南京沉溺于风流浮华中。风雅学者的一切文化生活情形，包括他们的性风尚，成为文士画家交口谈论的题目。这就是这一时期春宫画产生的缘故。

一六四四年的满族征服在这种快活场景中放置了一块黑幕。从那时起中国人显示出一种近乎疯狂的愿望去保持他们小心翼翼隐藏起来的所有性生活面貌。两性的分隔被迫走向了其最终结局，中国官员们劝告他们那原本很少为性风习费心的满洲主子把以前明代的色情篇章放入存目，而在此期间，满洲统治者在这个方面甚至比中国人本身还谨小慎微。在这部分中国人中，是不是有一种从强化了这种极端的假正经的外来征服者的四处窥探的眼睛下，至少拯救其闺阁隐秘的愿望？那个接受满

洲人关于中国女人可继续保留原有的发饰、服装，而中国男人必须剃发留辫、穿满洲服装的命令的中国将军洪承畴（公元一五九三～一六六五年）的著名故事，似乎证实了上述这一点。

尽管如此，清朝士人的固执态度和西方学者在获取可用于工作的可靠中文资料方面所碰到的重重困难，还是说明了有关中国性生活的西方论著缺乏的原因。当梵文专家理查德·史克密蒂（Richard Schmidt）以古印度的性生活的复杂述说提出其研究成果时，^①当中国的东方邻邦日本的性生活获克劳斯博士（Dr. Krauss）和一批日本学者的充分描述时，^②对中国的性生活的探索仍或多或少地处在秘密状态中。这幕帷幔被颇为悲哀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si Maspéro）撩起了些许，^③而马提哥诺博士（Dr. Matignon）则在十九世纪末把其对中国的观察细节公诸于众。^④此外，中国色情小说《金瓶梅》^⑤的英、德文翻译对此论题亦有所帮助。然而，还没有研究中国性生活的复杂著述问世。

清代士人夸张的假正经不仅妨碍了学术研究，而且导致了西方对中国性生活产生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由于中国人对待他们的性生活的神秘态度，十九世纪，在中国的西方观察者似是而非地假定它是一个可怕的堕落粪坑。这种错误观念被有关中国的西方书本广为传播，时至今日，仍流行在相当数量的西方公众的心目中。

对古代中国文献史料的检索清楚地证明了这一流行观念的严重不当。正像对中国人这么个有思想性的民族所可期望的一样，自古以来，他们就对性事投入了大量的注意。他们的观察结果收入在“房中书”中，这种书

在公元初就已经存在。直至明末为止，这些房中书仍或多或少地自由流传于中国。在接踵而来的清朝时期，这种书的绝大部分因政府之禁而被付诸一炬。

毫无疑问，这些书本证实，古代中国人的性生活在整体上是健康和完全正常的——所谓正常，是说其合乎一夫多妻家庭制度的准则要求。这些房中书是夫妇做爱的手头备用手册，它们不是为取悦读者而写的，而是为引导和指导性生活而写的。这些书本传授基本的性卫生和优生学规则，传授能使男女双方从性行为里获得高度快感的方式，从而在对产前护理给予足够关注的同时增进他们的健康。而且，它们劝导家长如何满足其妻妾的性需要而不损害自己的健康和元阳。尽管现代医疗科学可能不赞成“止精法”和其他一些被推荐的方法——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虽然这些方法已被应用了二千年以上——它们并没有对健康和中国种族的繁殖产生明显的危害。

VI 后来道家的一些左道旁门把这些房中书的原理融入其性修炼和性实验中，以提炼“长生不老药”。然而，这种误用并不反映前置在这些房中书中的原理。道家的炼丹士把女人当作一种纯粹的实验工具，当作等级不同的炼鼎和坩埚而进行残忍的性榨取，而这些讲夫妇之爱的房中书则对妇女的健康快乐给予充分的关注。在某些方面这些房中书的编写者甚至可被视为中国女权主义思想的先驱。他们的基本目标是一个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成员健康的增进和幸福性生活的实现。

翻开出自他们之手的房中书和春宫画册，这一点会变得相当清楚，即编者力求送上一份包括了全部可能

有的花样的详目，间或带有一些他们的奇思异想。但这些医学的研究者对有关性病理的单一事实疏于注意。没有任何鞭打或类似虐待狂特征的痕迹，的确找不出受虐待狂或其他与性相关的病态失常的征象，尽管古代中国社会的封建结构这么个事实，意味着在妻妾奴婢之上的家庭主子的绝对权力会赋予他在性越轨中纵欲的充分机会。既然春宫画通常倾向于给现实的性习俗以夸张的表现，而在这种画中欲望的念头又可无拘无束地表达，那么，在春宫画中见不到这类病态现象，就更加意味深长了。

上述考察表明，中国人并没有必要对他们的性生活羞愧。事实上，举例而言，他们的古老春宫艺术和文学大可与古印度的同类东西相媲美。诸如《爱摩经》（*Kāmasūtra*）之类的梵文史料充满了虐待狂的特色，我们西方自己的色情作品就更不用讲了！

证明这特别的一点的愿望构成了一股力量强大的个人冲动：把我在中国人的性生活这个题目上所拥有的资料，连同我对春宫画册的研究公诸于众。我这样做的另一个动因是，要通过诸如公众图书馆、博物馆和其他学术机构之类的普通渠道获得这些资料极端困难。这些逃脱了明朝顽固者查封和清朝检查官抄禁的罕见的明代春宫画册和房中书，现在成为了中国和日本的私人收藏物。图册《花营锦阵》的印版的幸运发现，以及和一些藏有古书古画的慷慨的中、日私人收藏家的接近，给我提供了一个直接研究这些罕觐资料的不寻常的机会。因此我想，我有义务在中国性生活方面做出对西方学者有用的研究成果。

上述考虑使我决定延期公布《花营锦阵》图册，直

至我完成汉代至明末（一六四四年）中国性生活的历史概览的笔记为止。这篇本来只打算作为春宫画册简介的概览膨胀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使我怀疑是不是单独出版更合适些。然而，经再三思考，我发现中国性生活史与春宫画册的背景是如此的盘根错节，以至于只能把它们组成合理架构出版。

*

本书包括相对独立的三卷：英文卷、中文卷、画册。

卷一系英文，分为三篇。上篇提供一个中国色情文献的历史概览，始自古代房中书的范围和内容，终于对明朝最后几年间的色情与淫猥文学的讨论。我不打算涵盖清朝和当代，因为以我的观点，这类研究应由具有医学资格的人来进行，例如由有广泛的城乡医疗经历而受过西方训练的中国医生来进行。对使用这些古老的资料，医学和性学知识的贫乏产生不了多少障碍，尤其是自从我努力把自己限定于事实的陈述后。我只记录我从书本和图画中见到的事实，而把解释这些资料和理解其他地方的相似现象的工作留给社会学和性学领域的专家。

卷一的中篇，包括一个简明的中国春宫画史概要，以及一个稍为详细的明末春宫版画述说。这后一节包括关于那个时代的套印技术的讨论和八部春宫画册的简介。

卷一的下篇是对翻印于卷三的画册《花营锦阵》中的题跋的注释性翻译。

卷二全部是中文资料。在这卷中，汉学家们可以看到卷一中提到的大多数中文著作的全文。其中少数可从中国或日本的翻印本中见到，但绝大多数只见于珍贵的

明版，据悉其中的一些还是海外孤本。

最后的卷三是春宫画册《花营锦阵》的翻印本，是我收藏的那套古印版印刷的。

希望本书能在特定的范围内填补西方汉学文献的一个空白。理所当然，拙著不过是首先的尝试——一块在它之后应会有更深入全面的研究著作问世的引玉之砖。卷二所提供的中文史料将为其他宋、元资料所补充（在本书中这两个朝代仅偶被提及）；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的原文将全部被翻译，其内容将被放到中国社会结构的背景去分析、考察；研究成果最终要受到医学观点的再检验。在这样一部标准著作问世之前，拙著对于满足参考和普通指南的要求也许会有些用处。

读者会原谅我把我的工作限定在这个简要概述中，仅仅翻译需要我的议论去说明的卷二中的某些中文段落。对于那些像我自己一样在性学方面不是专家的人而言，在性领域方面的旷日持久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白费脑汁。一种为同样性质的题目所限制的文献很快就会成为单调的读物，并最终使译者厌烦，不管这类内容表达得怎样优雅，或在多大程度上被丰富的想象所修饰。

*

理所当然，有关这个特殊专题的书，只适宜于有资格的研究人员阅读。因此，本书只印制了五十个本子发表。而且，为了避免它们落入未经认可者之手，这五十个本子——破例送给热心修改本书卷一的英语文体的卡尔·贝奇梅惹先生（Mr. Kazl H. Bachmeyer）的一册除外——已专赠给各个国家的图书馆和博物馆。

数量有限的本子已可满足对这些图画复制品的专门需求，也使本来难于做到的装饰成为可能。本书以及其他十二个珂罗版图例，全部是手制的。

首先一点，因为这数量有限的本子似乎难于证明有排印英文和中文的必要，故我把它们刻在蜡纸上。如果在阅读卷一的英语原文时注意一些简写特点（如“幾”写作“凭”，“與”写作“與”，等等），我深信读者会发现我的手迹是易认的。

至于插图、卷首图和卷一的九幅版图，以及整个卷三，都是木刻印制的。卷一的十幅彩色木刻画的印版是日本的专家们根据一位希望隐名匿姓的上海收藏家诚心送给我的明版摹本刻制的。随心所欲接近东京浮世绘方面的著名权威涩井清先生收藏的中国套色版画，使我的校色和处理技术细节成为可能。这些版画在我的指导下印刷于手制的日本纸上。这里提供的套色版画缺少古本的醇厚风味，然而它们是按照超过三百年以前的图画的样子忠实地复制的，但无论如何它们是新制的。卷三用我收藏的中国单色原版印制。

卷首图和卷一的版图三是蜡印后手工上色的。卷一各篇起首处的红色半身图饰是用一块木印版印制的，这块木印版是我根据画册《花营锦阵》的第十二图设计的。

三卷书俱印制在手工制造的日本纸上。封面上的中文题签是用双色版印制的。装订由一位中国古籍的装订行家进行。最后一点，现在公布的图画版式与明代春宫画册的版式完全一致，为的是春宫版画能按原尺寸复制。

*

为了避免所有可能的误解，我希望重点说明这一点，即本书独自和专门讨论了中国人爱情生活的肉体情形。这个事实丝毫不应被误解为暗含有这样的意思：在中国，两个性伴侣之间的爱的精神情形被黜贬到了次等重要的地位。相反，涉及颂扬爱的最高理想这个主题内容的新旧汉语文献异常丰富。那些要求获取一种真挚伴侣之间的高尚而富有诗意的爱情生活感受的读者们，可参阅《美化文学名著丛刊》（第一卷由上海世界书局于一九三六年出版），这套从一五八〇年至一八八〇年按年代编排的丛刊，重印了此类最具典型性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十一种。这类书的一本，《浮生六记》，被优秀的英语翻译家林语堂以“*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为题翻译出版，成为了易于西方人阅读的读物。

*

最后，讲一些有关春宫套色版画艺术欣赏的余话。

单纯作为某一种类的淫猥图画而摈弃它们似乎是不公正的。必须透过它们所特有的背景去看待这些图画，以便对它们的价值形成不偏不倚的观点，即在大约一五七〇年至一六四〇年的这么个渐进的时期，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高度的富于文化和深涉人世的文学和艺术环境。

一四二一年明都迁往北京后，旧都南京及其整个地区通常被称为“江南”，并逐渐成为精英文化的中心。南京的南方，是像徽州、休宁那样的著名墨漆生产中心，歙县附近的著名砚坑，还有遂安——手艺娴熟的雕匠和

漆匠之乡。东边是坐落在西湖之滨的杭州，她自从一一二七年成为南宋的都城后，就一直是来自帝国各地的技艺超凡的画家和艺匠的家园。此外还有像苏州和扬州这样的艺术爱好者的中心，这种中心在从运河漕运和盐专卖中获得巨利的大商豪贾的赞助下，各种精美而值钱的艺术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十六世纪末，南京，这个地区的中枢，成为帝国无可争辩的文化之都。

南京成为对中央政府高官而言的退隐乐园可谓一个小小的奇迹。正如歌德（Goethe）中肯地指出“厌倦官场，赋于朝政”^⑥，在南京，他们可以生活在一种平静而优雅的闲暇中，远离北京这个北方的大都会及其复杂的政治纠葛，还有宫禁里权倾天下的宦官们的阴谋。南京也荟萃了画家与艺人，云游四方的诗人和巡回讲学的哲学家，木刻匠和漆器匠，剧作者和戏子，以及一大批在歌舞方面训练有素的美丽标致的姑娘。他们当中没有谁难于觅到一个有钱的主顾，这类主顾给予他们食物与赞助，从而使他们能专注于各自的艺术，而不用为日常的饭碗担忧。

这多种多样的本事在一个单一地区的集中，连同富有的艺术主顾的慷慨，导致了一种合作艺术作品的产生，它们构成为什么这个特殊时代成为一大批不很拔尖的艺术作品创作的见证的主要原因。一个技艺高超的漆匠能配制出一种混合了墨的精美漆浆；一个诗人可写出一首赞颂柔和的黄昏的诗词；一个画家可以绘出一幅袖珍风景画以与诗词相配；最后，一个雕匠能把诗词和装饰设计雕刻在一块使油墨成型的印版上。

同样不寻常的环境促进了套色版画的制作。才华横

溢的画家绘出图画，随之著名学者加上诗词和题跋，手艺极其高超的雕匠把作品翻刻在木印版上。这种情形不仅适合于像《十竹斋画谱》那样的著名套色版画，也适合于春宫画册。

这些附有讲解性诗词的描绘各式各样的性行为的大幅套色版画册，是居住于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过份风雅而稍微无聊的士人群的嬉戏实验。正是他们设计了图画，创作了诗词和序言，并私下印成画册，只署上各种笔名^{IV}或编造的斋号。他们让最好的艺匠来制作作品，不惜工本。因为这些画册不是商业性的出版物，虽然常有职业性的出版者出于获利目的而翻印它们。

这些画册基本上仅用于满足设计它们和赞助它们出版的那些悠闲人士的趣味。他们意欲窃取一些快乐的瞬间，并把其固定在印版的精美线条上。蛮族威胁北边、行政版图分裂以及明帝国正在接近寿终正寝的预感，加上了一种非长久的怀旧感触，这种感触对形成制作这些版画的心境是必要的。被那个时候的中庸人士广为研习的佛教禅宗（中国的“can”，日本的“zen”）提供了极端的肉欲和对世间欢娱的严厉排斥两者之间的锁链。“愁只愁，苦海无边；喜刹那，善根种遍”，这是翻印于本书卷三的春宫画册《花营锦阵》的结语。由春宫套色版画表现出来的艺术是非常精致的，当然也是十分肉欲的。但它也常成为富有表达力的精致绘画的萌芽，正是它使这些版画列入春宫艺术的最佳样板中。

在过去的若干世纪中一直是寻花问柳者出没之地的南京秦淮区，如今除了灰暗阴郁的穷街陋巷外已一无所有。今天，富有青春活力而精神旺盛的人们，脑子里思

考着当前与未来的问题，无意识地从这个三百年前悠闲的土人造就了一种情散时尚的地方匆忙来往。今天的人们放眼于未来，他们无暇回首往事——也许本来就该如此。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假若谁偶尔希望休息片刻，以便从这个时代的沸腾生活的紧迫中获得短暂的安宁，他可能会浏览一下这些纸上的年轻女子和她们那热情的爱侣。他们被如此精致地刻画在木印版上，就像他们在其奢华宅第的隐蔽卧室里相互寻欢作乐时的情形一样。于是，甚至这短命的美，这失落的春宫彩色版画艺术，也能够获得一种更持久的意义。

高罗佩（大使馆参赞）

一九五一年秋

【注 释】

- ①《瓦兹耶耶那的〈爱摩经〉，等等》（*Das Kāmas Ūtram des Vātsyā yana, etc.*），见《梵文选译》（*Sanskrit Übersetzt und herausgegeben*），柏林，一九一二年。同一作者：《印度性爱文集》（*Beiträge zur Indischen Erotik*），柏林，一九一一年。
- ②《日本人的性生活》（*Das Geschlechts leben der Japaner*），克劳斯（F. S. Krauss）、伊姆（H. Ihm）和佐藤·托密斯（Sato Tomis）著，维也纳，一九三一年。
- ③马伯乐（Hensi Maspéro）：《养生之法》（*Les Procédés de Nourrir le Principe Vital*），《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第二百二十九卷，巴黎，一九三七年。尤其第二部分：《阴阳交合之养生法》（*Les Procédés d'union du Yin*

et du Yang pour nourrir le principe vital) 第三百七十九~四百一十三页。

- ④ 马提哥诺博士 (Dr. Matignon): 《迷信、犯罪和中国之贫困》(*Superstition, Crime et Misère en China*), 巴黎, 一九〇二年第七次重印。
- ⑤ 最好的译本是埃哥顿 (Cl. Egerton) 的 “*The Golden Lotus*”, 这是小说《金瓶梅》的中文全译本。分成四卷, 伦敦, 一九三九年。
- ⑥ 《中—德 季日 即 景》(*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und Tageszeiten*) (一八二七年) 之一:

厌倦官场，赋于朝政。
 春和日丽，辞离北国。
 驻足江南，退隐泽乡。
 游山玩水，舞文弄墨。
 开怀畅饮，杯复一杯。
 自在若是，夫复何求！

中文自序

中国房中术一道由来已久，《易》论一阴一阳，生生化化，其义深矣。其为教也，则著之于书，道之以图，自汉以来，书图并行，据张衡《同声歌》可知也。盖此术行而得宜，则广益人伦。故古代希腊、罗马、印度皆有其书，至今欧美医士立房中术为医学一门，编著夫妇必携儿女必读之书，而中土则自汉已然，海外知之者鲜矣。夫男女构精，亘古不易，而人之所以视之，则代有同异。《汉书·艺文志·方伎略》特著房中八家，可知两汉之时对于此道，视为医术之一，初不视为猥褻之行也。其后六朝道家之行房益寿、御女登仙等说，复为人所诵习，不以为讳，观《徐陵与周弘让书》可证也。隋唐之时，佛教密宗之仪轨传来中国，交媾觉悟之说与道家合气成仙之旨融洽为一，马郎妇观音故事即其一例。自尔以来，此类著述浸多，敦煌出土《大乐赋》注所引，足备一隅。其后赵宋之时，程朱学兴，据男女有别之义，遂谓房中一切均是淫事，以房中术为诱淫之具。胡元肆虐中土，文士无所施展，乃多放纵于酒色艳词。媒戏流行海内，而房室之讳得以稍宽，可谓此道不幸之幸也。及夫有明，

宋学复兴，儒家拘泥亦甚，故此类书籍一时不振。明末，高人墨客多避阉势，卜居江南，殚精于燕闲雅趣，多改编《素女》、《玄女》等经，并加讲解，颇极一时之盛，暨满清入主，制度服色为之一变。但闺门之内，卒不肯使满人窥其秘奥。且清之奖励宋学，又甚于明，儒者遂于此种图书深藏不宣，后竟遭毁禁之厄。乾嘉之际，所存者什一而已。

十八、十九世纪，访华西人考察风俗，书籍既不易入手，询人又讳莫如深，遂以为中国房内必淫污不堪，不可告人，妄说误解因之而生。甚至近世西人所传中国房室奇习，大抵荒唐无稽。书籍杂志所载，茶余酒后所谭，此类侮辱中华文明之例，已不胜枚举。一则徒事匿藏，一则肆口诬蔑，果谁之罪欤？

此种误谬，余久所痛感，但以无证可据，订正莫由。客年于日本，搜罗佚书，偶得明刊房中术书数种，并明末绣梓春宫若干册。康、乾间，此类图书多流入日本，为彼土文士画家所珍。浮世绘版画实多取材于此，而德川幕府亦未严禁，故得保存至今。本年夏，余于西京旧家购得万历雕《花营锦阵》春册版木，尤为难能可贵，至是而资料略备矣。

余所搜集各书，除《修真》、《既济》二种外，殆可谓有睦家之实、无败德之讥者。可知古代房术书籍，不啻不涉放荡，抑亦符合卫生，且无暴虐之狂、诡异之行。故中国房室之私，初无用隐匿，而可谓中华文明之荣誉也。至于《花营锦阵》、《风流绝畅》等图，虽是轩皇、素女图势之末流，实为明代套版之精粹，胜《十竹斋》等画谱强半，存六如、十洲之笔意，与清代坊间流传之秘

迹，不可同日而语。外国鉴赏家多谓中国历代画人不娴描写肉体，据此册可知其谬也。

此类图书，今已希若星凤，窃谓不可听其埋没，因不吝资劳编成本书，命曰《秘戏图考》，分为三册。首册所辑，乃中国房术概略，自汉迄明，并记春册源流。中册手录各代秘书十种，并撮抄古籍中记房中事者附之。下册则《花营锦阵》，用原版印成，俾留真面。

盖本书自不必周行于世，故限于五十部，不付市售，仅分送各国国立图书馆，用备专门学者之参稽，非以供闲人之消遣。海内识者，如有补其阙遗并续之以明末以后之作，固所企盼；而外国学者得据此书以矫正西人之误会，则尤幸矣。编纂既竣，特缀数言，以似（俟？）中国学者大雅君子庶明余意云尔。

西历一九五一年孟夏
荷兰高罗佩书于吟月庵

目 录

| | |
|----------------------------------|-----|
| 高罗佩与中华文化（代译序） | 1 |
| 英文自序 | 1 |
| 中文自序 | 16 |
| 卷一 秘戏图考 | 1 |
| 插图目录 | 3 |
| 上篇 性文献的历史概览 | 6 |
| 第一章 汉朝（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二〇年）： | |
| 性交媾的基本中国概念 | 6 |
| 第二章 六朝和隋时期（公元二二〇～六一八年）： | |
| 房中书的概念 | 17 |
| 第三章 唐、宋和元时期（公元六一八～一三六八年）： | |
| 性关系方面的医书，色情文字的开端 | 62 |
| 一、医学文献 | 63 |
| 二、色情文献 | 74 |
| 第四章 明朝（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 | |
| 房中书与色情文学的兴盛 | 90 |
| 一、严肃文献 | 91 |
| 1. 家训 | 91 |
| 2. 房中书 | 94 |
| 二、小说 | 108 |
| 中篇 春宫画简史 | 129 |

| | |
|------------------------|-----|
| 第一章 迄明为止的早期开端与发展 | 129 |
| 第二章 明代的春宫艺术 | 134 |
| 一、春宫画 | 134 |
| 二、色情书插图 | 141 |
| 三、套色春宫版画 | 143 |
| 1. 普通特征 | 143 |
| 2. 套色春宫画册和画卷 | 150 |
| (1) 《胜蓬莱》 | 152 |
| (2) 《风流绝畅》 | 154 |
| (3) 《花营锦阵》 | 161 |
| (4) 《风月机关》 | 162 |
| (5) 《鸳鸯秘谱》 | 163 |
| (6) 《青楼别景》 | 167 |
| (7) 《繁华丽锦》 | 170 |
| (8) 《江南销夏》 | 177 |
| 下篇 《花营锦阵》注译 | 183 |
| 附录 中国的性术语 | 215 |
| 索引 | 220 |

| | |
|----------------------|-----|
| 卷二 秘书十种 | 243 |
| 校点说明 | 245 |
| 卷上 (汉至唐) | 247 |
| 《洞玄子》 | 247 |
| 《房内 [记]》 | 255 |
| 《房中补益》 | 285 |
|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 291 |
| 卷中 (明代) | 299 |
| 《某氏家训》(残叶) | 299 |
| 《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 | 300 |

| | |
|------------------------------|-----|
| 《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 | 303 |
| 《素女妙论》 | 314 |
| 卷下（明末春册题辞） | 329 |
| 《风流绝畅图》 | 329 |
| 《花营锦阵》 | 336 |
| 附录 | 344 |
| 乾（旧籍选录） | 344 |
| 《前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房中一条） | 344 |
| 《同声歌》 | 345 |
| 《抱朴子内篇》卷六（二条） | 346 |
| 《徐孝穆集》卷七《答周处士书》 | 347 |
| 《广弘明集》卷第九《笑道论》（一条） | 348 |
| 《鸳鸯秘谱》（《锦春图》）（题辞三则） | 349 |
| 《敝帚斋余谈·春画》 | 351 |
| 《檐曝杂记》卷三《碎蛇编铃》 | 352 |
| 坤（说部撮抄） | 353 |
| 《李卓吾先生批评绣榻野史》卷之一（略） | 353 |
| 《株林野史》卷之一（上段）（略） | 353 |
| 《新编出像赵飞燕昭阳趣史》卷上（一段）（略） | 353 |
| 《肉蒲团》第三回（一段）（略） | 353 |
| 卷三 花营锦阵（略） | 355 |
| 本书收藏简表 | 357 |

【卷二】

秘
戏
图
考

插图目录

- 卷首图 《唤庄生》
据自春宫画册《风流绝畅》，出版于一六〇六年
原版木刻
- 版图一 《阴阳平衡》
道家医书《性命圭旨》中的雕版插图，出版于一六二二年
作者收藏
- 版图二 《生命活力之流》
来源与版图一同
- 版图三 之一：贡荼利尼瑜伽的六个中心
之二：立川派的密符
- 版图四 《使用双头淫具的一对同性恋女子》
一幅绢本彩色春宫手卷，约作于一六四〇年
作者收藏
(略)
- 版图五 《一对被引向卧室的爱侣》
据自绢本彩色画册《燕寝怡情》，约作于一六〇〇年
故宫收藏，北京
- 版图六 《卧室景象》
来源与版图五同

版图七 《狎戏》

据自绢本彩色手卷《退食闲宴》，约作于一六〇〇年
作者收藏

版图八 色情书插图

据自明版色情书《昭阳趣史》，出版于一六二一年
作者收藏

(略)

版图九 《幽会于芭蕉树下》

据自春宫套色版画册《胜蓬莱》；约出版于一五七〇年
涩井清收藏，东京

(略)

版图十 《暗渡陈仓》

来源与版图九同

(略)

版图十一 《春睡起》

据自春宫套色版画册《风流绝畅》，出版于一六〇六
年

原版木刻

版图十二 上题的日本改绘本

约出版于一七〇〇年

版图十三 《射雉莺》

据自春宫套色版画《鸳鸯秘谱》，出版于一六二四年
上海某氏收藏

原版木刻

(略)

版图十四 《品甘露》

来源与版图十三同

(略)

版图十五 《采花》

版图十六 《在躺椅上》

- 版图十七 《浴室情景》
版图十八 《书斋情景》
版图十九 《后花园的盛宴》
版图二十 《阳台上》

上述六幅版画出自春宫套色版画册《江南销夏》，约
出版于一六四〇年

上海某氏收藏

原版木刻

(全略)

版图二十一 春宫画册《花营锦阵》第十三和第十五图的印版
作者收藏

版图二十二 套色版春宫画册《花营锦阵》第十五图的翻印本
(略)

性文献的 历史概览

上 篇

第一章* 汉朝(公元前二〇六~公元二二〇年): 性交媾的基本中国概念

中国房中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〇六年至公元二四年统治中国的前汉。该朝的正史卷三〇《艺文志》在“房中”的标题下著录了八部性典(《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一页)。它们是:

一、《容成阴道》二十六卷》古籍“一卷”通常相当于后代印制的书籍的一章)

二、《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

三、《尧舜阴道》二十三卷

四、《汤盘庚阴道》二十卷

五、《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

六、《天一阴道》二十四卷

* 原书只有标题，章序是译者加上的。——译者

七、《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

八、《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上列诸书俱已失传。然而，这些书目连同其假托的作者，提供了了解其内容的某些线索。

首先必须指出，上列书目一至六所用的“阴道”²这个概念代表性交。在古文献中，“阴”代表男、女生殖器。后来，“阴”专用于女子一方。“道”，照字义解是“道路”，在这里意思是“教义”或“法则”。因此，上述书目中的概念“阴道”，可以翻译为“性生活法则”。

书目七显然载有增强男人性功能的药方。“养”，意思是“滋养”、“养育”；“阳”，意思是“维持生命力的要素”。这些书的原作者被假托为传说中的黄帝和分别缔造了殷*（约公元前二〇〇〇～前一五〇〇年）、商（约公元前一五〇〇～前一一二二年）和周（公元前一一二二～前二五六年）朝的三个帝王。

书目八肯定包括有对妇女最易怀孕的日期及有益于怀胎的交媾方法的介绍。“三家”所指不详。

书目二至六的作者传为神话人物或中国的上古帝王。尧和舜（书目三）是史前的神话帝王；务成子（书目二）据说是尧的老师；汤和盘庚是商朝的帝王；天老（书目五）和天一（书目六）是星辰。

现在谈谈我们较多的材料可资利用的书目一的作者容成。《后汉书》卷一一二的第二部分提供了生活在公元二〇〇年前后的著名医生华佗的传，** 这篇传的末尾有一个

* 应为夏。——译者

** 《华佗传》在《后汉书》卷八二，作者误记。——译者

关于三个与华佗同时的道士的传。他们中的一个叫冷寿光。
附传云：“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行容成公御妇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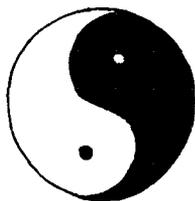
对这段话的注解可引述《列仙传》（作者传为汉代学者刘向，公元前七七～前六年）的如下记载：

容成公者，能善补导之事。取精于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养气者也。发白复黑，齿落复生。御妇人之术，谓握固不泄，还精补脑也。

这个附传简要地阐明了若干世纪中支配了中国的房中书并可推定支配了中国人的日常性生活的基本原则。上列八部书已佚，但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它们的内容是这些完全同一的原则的产物。

*

这一原则建立在古老的中国二元宇宙观之上。宇宙因两种原始力量——“阳”（肯定的方面）和“阴”（否定的方面）的持续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和发展。“阳”代表天、日、火、光和雄性；“阴”代表地、月、水、暗和雌性。阴和阳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成为宇宙基础的恒久的变化和更新。这种作用被认为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循环运动：阳衰归阴，阴盛转阳。后来这一思想被著名的太极图表述出来：左半边表示包含了阴的萌芽的阳，右半边表示包含了阳的萌芽的阴。*



* 原文在表述太极图的含义时左、右错位。——译者

男人和女人是这一宇宙概念的人类形态。体现了阳的定律的男人需要女人——阴气的载体，以便在后代身上完成自我，使之永存；女人需要男人，以便让阴阳交感，从而怀孕。这种男女双方都需要的阴阳交感，通过性结合来实现。

这种思想奠基于中国经典《易经》的古老观念。众所周知，此书的基础由成为系列的六十四卦构成。其中第六十三卦“既济”（意思是“已完成”）被看成是性结合的象征。它由两个八卦符号重叠而成，上面的一个叫“坎”，卦形为☵，上下两阴爻中间一阳爻；下面的一个叫“离”，卦形为☲，上下两阳爻中间一阴爻。“坎”代表水、云、月和女；“离”代表火、光、日和男。*

“既济”卦表现男女之间的完美交融，这种交融是双方相互完成的。类似情形在后来的房中书中常常被提到。对于实现这种交融来说，这个卦象被认为是快乐与健康的性关系的基础。出自《性命圭旨》（十七世纪的一部道家医书）的一幅插图（版图一），表现的是正在研究由八卦符号“坎”和“离”所象征的男女元素的精美平衡的道士。

为了强调两性的宇宙吸引，后来的书本常常把“阳”描述成“火”或“日”的变种，而把“阴”描写成“水”或“月”的变种。房中书常常把男人的性体验比作“火”，而把女人的性体验比作“水”。火易于燃起，也易于被水熄灭；水要很长时间才能被火烧热，而冷却也很慢。无疑，这是一幅关于男女性高潮前后体验的实际差异的真

* 按《周易》说卦，坎为中男，离为中女，高氏说反了。——译者

实图像。

《易经》进一步阐述：阴阳交感以生命的精神“气”——一种充满于宇宙的神秘力——为基础。运用于人类，“气”意指存在于每个男人身上并构成其生命元素的宇宙精神的微粒。这种元气循环于全身，而特别多地存在于“鼻息”和“阴精”中。后者因此也被说成“血气”；《论语》（孔子的论集）把这个术语应用于“气数”的意义（sense of “potency”）。女人也伴有这种“气”，但它处于否定的、静态的形式中。

古中医学认为，这种“气”的主流沿着督脉——即从脑部至会阴——运行。后来道教的哲学家把这一生命活力之流称为“黄河”。参见来源与版图一相同的版图二，在此图中，这道生命活力之流的位置描绘得很清楚。

《易经》强调这么个事实，性交是宇宙生命的基本元素之一，因为它是阴阳的宇宙交感的一种显现。此书的《系辞下》第四部分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上》第五部分注意到：“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也”。出自《易经》的这些段落常常被房中书引用。在房中书中，“一阴”和“一阳”分指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两个性伴侣的交合被认为是宇宙生殖循环的一种方式，好比日夜的变换和四时的更替。

到目前为止，古代中国的性关系概念并无任何特别之处，也许除了性行为紧密地与自然的平常运作相关联这一事实以外。然而，从这里，我们进入了一个古代中国特有的思想领域。

首先一点，中国人对女性生殖器的生理功能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不知道受孕是男子的精子与女子的卵子结合的结果。他们不能分辨普通的阴道分泌物和卵子，而把阴道的所有分泌物、分泌液和子宫统称为“阴气”——一系列让男子的精液发展成胚胎的子宫必需物。所以，“精”几乎专指男人的精液，而卵子则被看成是“气”或“血”。进而言之，古代中国人经过哲学的思考，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男子的精液需严格地限制排泄数量，而女子是一个取之不竭的阴气宝鼎。

性交被认为具有双重目标。首先，性行为是为了使女子怀孕生子，传宗接代。一个男人不仅通过此完成其在上天的安排中所负的作用，而且通过此履行其对祖宗的神圣责任。因为冥界死者的安宁要靠其阳间后裔的定期祭祀来获得保证。其次，性行为又通过男子从女子身上采阴而起到增强男子活力的作用，同时，女子则从其潜在的阴气的激发中达到强身健体。

当然，这两个目的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为了得到健康的男孩，男子射精时，阳气应达到最盛；而为了增强阳气使之处于最充盈的状态，他应该经常和不同的女子性交而不射精，用她们的阴气来补充自己的阳气。

由此可见，男人应在女人最可能受孕时射精，或者，按中国的说法，在女人的子宫阴气最盛、最易着床时同房射精。古代中国人认为，月经后五天是最佳时机。在其他日子里，男人应设法让女人达到性高潮而自己 not 射精。通过这样的方式，男人从每次性交中获得好处，因为处于性高潮顶点时的女人的阴气增强了男人的阳气；而女人的阴气被激发和强化，在随后男人也达到性高潮

的时刻，也增加了受孕的机会。此话包含这样的意思：男人必须学会尽量延长性交过程而不达到高潮，因为阴茎留在阴道中的时间越长，男人所能吸取的阴气就越多，阳气也就越强。

8 因此，房中书要求，在达到高潮前，男人应自我克制。他应当用控制意念的方法或者用诸如以手指按压精道这样的方法来防止射精。然后，他那通过与阴气感应而充盈的阳气，会沿着脊柱“上行”而使身体机能增强。或者，用出现在上文提到的有关容成公的注解中的术语来说，做到“还精补脑”。如果男人能控制到女人最容易受孕的日子才射精，那么他在这么些时刻失去的阳气就会因生下身心俱健的孩子而得到补偿。因此，这些理论不仅与父母的健康密切相关，而且与后代的健康密切相关。这就是中国优生学概念的起源。

上述理论，千百年来构成所有中国房中书的根本原则。而令人惊奇的是，二千多年来，这种一直在中国广为传习的“止精法”，并没有给该种族的繁衍和后代的健康带来明显不利的影响。

无疑，在过去的若干世纪中，一夫多妻的家庭制度对这种原则的维持起了作用。通过习行这种“止精法”，一个男人可以满足其妻、妾们的性欲而又不损害自己的健康和性功能。无论如何，从我们的时代开端上溯到十七世纪，没有一本中国的房中书不再强调以下两个基本事实：第一，男人的精液是他至为宝贵的财产，是他的健康甚至生命的源泉；每次射精都会损伤元气，除非获得等量的阴气来补偿。第二，男人每次与女人性交都应给女人以充分的满足，但他只能在特定的场合使自己

达到高潮。

上述的基本观念说明了古代中国人对为古代和后世，的有关著述所阐释的所有性现象的态度。对于一个男人而言，手淫是被断然禁止的，因为这意味着徒失精液。至于女人的自慰和同性恋则被看得比较宽容，因为女人的阴气被认为是取之不竭的。与男根口交（Penilinctio）是允许的，但它只能作为性交的预备和辅助，且绝不能引起男人射精。在这一行为中，男子因阴茎遗出分泌物而导致的轻微的阳气丧失，可以通过阴茎自身从女人的唾液中吸取阴气而获得补偿。同样的原则适合于操行与女肛交。因为是吸取阴气的一种方式，与女阴口交（Cunnilinctio）是被认可的，这种行为常被提及。房中秘籍从未提到过男子同性恋，因为这种书只涉及婚姻性关系，文献史料通常对它持中立态度。男子同性恋既不被推荐也未受尖锐谴责。一些史料含糊地暗示两个男人的亲密接触不可能导致阳气的完全丧失，因为双方互为元阳的容器。

上述原则也提供了一种解释：为什么古代房中书把那么多的注意力放在各种可使性行为臻于圆满的姿势上。要男人在合乎法则的性行为体验中保持充分兴趣而又不让自己达到高潮，这些变化显然是必要的。

*

《汉书》在著录了本章开头罗列的八部房中书后，附加了以下的注释（《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一页第九～十一行）：

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隕性命。

《汉书》以特别的篇幅讨论房中术的事实说明，在汉代，这个题目是被广为传习的。无疑，当时讨论房中术的书要比已著录的多。这类房中书肯定不是用于取悦人的，它们是为已婚者而写的严肃的指南读物，其主要目的是教育。把这类带有各种性交姿势图例的房中书放在新娘的嫁妆中，在当时似乎是一种惯例。参见翻译于中篇第一章的《同声歌》，它是大约公元一〇〇年时由诗人张衡创作的。

作为在性交中注重阴阳感应的有益效果的这么一种理论的结果，房中术发展成为医学的一个分支。房中书把特殊的性交姿势作为各种疾病的疗法来描述，而不适当的性接触被说成是众多烦恼的原因，有时甚至被归结为死亡的原因。

例如，据说汉武帝（公元前一四〇～前八七年）经常在柏梁台献祭一个神女。有一次他的著名将军霍去病病了，这个皇帝劝他去向这个神女祈祷以求康复。她在年轻的将军前显灵为美丽的少女，并邀他与其共享欢娱时光。他拒绝了神女之邀，不久即英年早逝。于是女神告诉皇帝，将军阳气衰竭，她本打算通过与他交媾而以自己的阴气去补充它。

虽然房中书以增进性伴侣双方的健康为目标，注意性行为与后代生育的关系，但道家方士不久开始注重养

阳方法，而完全无视妇女的健康和忽略性交的深层意义，即孩子的孕育。道家的炼丹士把房中术看成是延年益寿的方法之一，最终目标则是长生不老。这种偏颇的观点反映在对上文提到的容成公的陈述上：他因娴熟于从与其交接的女子身上采阴而返老还童。因此，这种技巧在道家方术和长生不老法中达到了占据重要地位的地步。

这些修炼者视女人为“敌”，因为她通过激发男人射精来掠取其珍贵的阳气。这种概念导致女人被贬黜成一个提供子乌虚有的阴气的纯粹的源泉。按照炼丹士的解释，房中术是一种残忍的性榨取。^{*} 他们相信，不仅从与他们交接的女人身上采吸大量的阴气能够使自己延年益寿返老还童，而且长生不老药存在于“元牝”中。这种被他们描述成聚集在一起而无活性的阴气的神秘物质，尤其易于从年轻处女的阴道分泌物中抽出。这种物质可以通过操行特定形式的性行为而释放，或者通过人工的手段从女人身上提取。因此，炼丹士们从事各种令人发¹²呕和残忍的实验，这类实验常使不幸的受害者致死。

这些相同的道教教派鼓吹在男女教徒中或者在教主与女弟子之间群交。这些在汉代已经存在的非法行为，自密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获得了刺激。

所有这些越轨行为是颇为罕见的。道家的主要教派为教徒规定了一种苦行的生活，他们传授以练气、服食、入静来调养本元的方术。因此道家炼丹士的性试验不仅

* 在后出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中，作者对“性榨取”的说法做了修正。——译者

违背房中书的精神，而且也违背他们信奉的基本教义。

显然，由于炼丹士的滥用，汉代的文献有时把房中术指为“邪教”，它也说明了为什么这种方术招来许多学者的非议。哲学家王充在其《论衡》中说：“素女对黄帝陈五女之法，非徒伤父母之身，乃又贼男女之性。”当代的中国历史学者顾实认为房中术在汉都长安的兴盛是汉朝的一个污点（《汉书艺文志讲疏》第二五〇页，上海，一九二七年），这无疑指的是他耿耿于怀的道家房中术的堕落。

道家炼丹士的性榨取理论在与后来的儒家学者的主张相反的房中术中被认为占相当的部分，但性榨取理论并非道家所特有。这种方术之根深植于古代中国的宇宙观和远古的生殖习俗中。性行为被认为是天地交感的再现，这种交感在云兴雨作的雷暴场面中进行。事实上，时至今日，“云雨”一词仍是使用最广的性交隐语。它出自一个古老的故事（参见附录：《中国的性术语》），但其自身的思想必然早于这一著名的故事，它的起源藏涵在这个黄色人种的史前史中。

不错，道教哲学家给有关“调元”与“养生”的沉思带来了道家的韵味，但这些观念远在道家和儒家形成体系之前就已经流行。房中术并不比中国的乡间节庆更加道教化，作为一种生殖习俗，在这些节庆中，参加者无牵无挂地沉迷于性放纵中。这类节庆基于中国人的古老信仰，它们隐存于经典性的《诗经》而残留在“守庚申”和其他乡村节庆中。

第二章 六朝和隋时期（公元二二〇～六一八年）：房中书的概念

汉朝崩溃以后，接着是一个持续将近四个世纪的内部争斗和政治混乱时期。在这期间，至少有六个王国，即所谓“六朝”，存在于这个国家的不同部分。最后，在公元五九〇年，帝国重新统一在统治持续到公元六一八年的短命的隋朝之下。

六朝这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艺术和文学很发达。在哲学领域，尤以道教的巫术与炼丹术为繁盛，四至五世纪，在其信徒中，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学者。

这个时期的道家著述者十分重视各种强元增年之道。其中房中术占据重要地位。

道家哲学家葛洪（以“抱朴子”的名号而闻世，大约公元三〇〇年前后在世）常常谈到房中术。他认识到这种方术是长生之道之一，但否认它是修真的唯一办法。他也反对一些主张性交是治疗所有疾病和痛苦的灵丹妙药的道家炼丹士的夸大其辞的主张。《抱朴子内篇》卷六有下列段落（《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三页，第一～八行）：

或曰：“闻房中之事，能尽其道者，可单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灾解罪，转祸为福，居官高迁，商贾¹⁶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书妖妄过差之言，由于好事增加润色，致令失实。或亦奸伪造作虚妄以欺诳世人，藏隐端绪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规世

利耳。夫阴阳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其理自有极，安能致神仙而却祸致福乎！”

在《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三页的第九行到一百六十四页的第三行，抱朴子进而继续下列论辩：

17 而俗人闻黄帝以千二百女升天，便谓黄帝单以此事致长生，而不知黄帝于荆山之下、鼎湖之上，^①飞九丹成，乃乘龙登天也。黄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单行之所由也。凡服药千种、三牲之养而不知房中之术，亦无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轻恣情性，故美为之说，亦不可尽信也。玄、素谕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于能用与不能耳。大都知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两人足以速死尔。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经多烦劳难行，而其为益不必如其书。人少有能为之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葛洪时代，显然已有某些诬称房中术能够有助于官运，甚至有益于商务的江湖术士！

在卷一九，葛洪列举了一份被推荐来研究的道书目录。从中可以查找到下列房中术书目：

《容成经》

《玄女经》

《素女经》

《彭祖经》

作为著录在《汉书》中的房中书之一的第一部书已在本书的开头部分讨论。其他三部书在上引《抱朴子》

的第二个段落间接提到。这三部书在此处须详细讨论。

上文提到的汉代哲学家王充曾提及素女对黄帝陈五¹⁸女之法之事。“素女”，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人物，她常常与“玄女”和“采女”并提。既然王充提到“五女”，显然除了素女、玄女、采女以外还有二女，但存世的文献只提到上述三女之名。对三女无详细资料可考，也许她们是中国上古的女法师，亦即在古代中国宗教中发生过重要作用的所谓的“巫”。写成于公元五世纪或六世纪的道书（见下文）《汉武帝内传》称，性秘术应由一个女人传授给另外一个女人。这一陈述连同素女及其伙伴被描述成黄帝的性事老师的事实，让人追寻到母权制社会盛行的史前时代。

可能正惟其如此，从汉时期开始，这三个少女就被认为是性隐秘的护佑神。若干世纪以来，房中书把它们自身的见解说成是这三个少女的陈述。

彭祖是远古的另一个神话人物，据说他寿至八百岁。房中术的研习者相信，他因精于此道而活到这么个令人敬慕的年纪，因此他成为一本特殊的房中书的假托作者。绝大多数的房中书写成对话的形式，在对话中，黄帝或向素女直接提问，或遣她和其他少女向彭祖进一步求教。

葛洪称为《素女经》、《玄女经》和《彭祖经》的三部房中书三个世纪后见载于《隋书》。

此书有一个涵盖了先前的四个世纪的《经籍志》。与¹⁹《汉书》的相应部分不同，《隋书·经籍志》并未为房中书立一专目。然而，“医籍”类的末尾，著录了若干部书，它们不是与道家的一般养生之道有关，便是专门的房中术著作。后一类，我可以指出以下八部：

- 一、《素女秘道经》一卷（并《玄女经》）
- 二、《素女方》一卷
- 三、《彭祖养性》一卷
- 四、《序房内秘术》一卷（葛氏撰）
- 五、《玉房秘诀》八卷
- 六、《徐太山房内秘要》一卷
- 七、《新撰玉房秘诀》九卷
- 八、《养生要集》十卷

此外，卷三五在“道经”的标题下提到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但这些书名未著录。

上列八部书的原始本子在中国已失传。²⁰然而，由于一个幸运的机会，书目一、二和五的大部片断和书目八的一些段落，连同六朝和隋唐时期的其他中国房中书的引文，在日本被保存下来。因此，我们能以实际的本子为基础把对房中书的讨论进行下去。

²⁰ 这些片断可以在日本的著作《医心方》中找到，这是一部分为三十卷的长篇医学概要。这部由唐及更早期时期的几百种书籍的摘要组成的著作，由中国血统的著名日本医师丹波康赖收集并分类。他九八二年开始编纂此书，九八四年成书。在许多世纪中，此书仅有抄本传世。一八五四年，供职于幕府宫殿（Shogun's seraglio）的日本医师多纪元坚（一八五七年卒）以老抄本为基础，出版了一个考究的大开本雕版本子。

在本书中，我们只讨论分为三十个部分的《医心方》卷二八《房内》。该卷全是有关房中术的引文，它们摘自一大批中国古籍，包括房中书、古医典、相书、医方等等。由于这些书的大部分已失传，所以此书具有无法估

量的价值。

丹波康赖是一个极认真的学者。他按购自中国的原始抄本的样子复制了他精心挑选的段落。即使是明显的讹误、脱文和重出也不加改动。后来的日本翻印者继承了这种对待古代文献的审慎态度。作为一种值得赞扬的学术传统，这一文本保持了原始的唐代抄本的特色。这一点可通过比较发现于敦煌的同类文本如《大乐赋》（见下）来加以证明，这些文本可互证互释。

《医心方》的“房内”部分被翻印在《秘书十种》的第十三至六十三页。为了读者的方便，我附加了临时的句读（interpunction），并改正了明显的错误。然而，这个版本并不意味着是定本。它应在受到精于中国药物学²¹（*materia medica*）的汉学家的细致再检验后，连同详尽的注解出版。

研究本文献的开山之作出自近代中国学者叶德辉（一八六四～一九二七年）之手，他用的是多纪元坚刻印的版本。叶德辉发现，有五种古代的中国房中书被广为引用，于是他认为在散布于《医心方》卷二八的这些片断的基础上复原这些原始文献的主要部分是可能的。所以在一九一四年，他出版了著录于《隋书》的下列四部著作：

《素女经》，包括《玄女经》（参考上第十九页，第一种）

《素女方》（第二种）

《玉房秘诀》（第五、六种）

《玉房指要》（可能与第七种同）

此外，叶德辉还辑出一种叫《洞玄子》的书，此书

以前的史志未载。它最早在《唐书》的文献书目中被提及。^{*} 然而，从其风格和概念看来，虽然它可能编纂于唐代，但文献本身属于六朝时期。

这五部房中书发表于叶德辉的《双梅景暗丛书》（始纂于一九〇三年，一九一四年付梓）。他因此大大地触犯了当时的旧式士人，自己的学者声望立刻扫地以尽。既然中国学者对学术问题一向持豁达的观点，这种偏执的态度更加意味深长。他们通常以质量去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水平，而不在意其道德缺陷或政治过失，但性是一种例外。哪个学者胆敢就此特殊题目命笔，他立刻就会被²²人嗤之以鼻。这些事实再好不过地证明清代的中国士人为他们自己的性禁忌所束缚多么深。富于讽刺意味的是，叶德辉也像指摘他的士人一样守旧。他在这本由他辑录的书的序言中声称，他意欲通过这些佚文表明，许多世纪以前，中国人就已经晓得了近代性学著作中的一切——甚至更多。

除去对近代科学的蔑视，叶德辉的书证明，他是一个博学谨严的学者。这也体现在他对这里讨论的五种书的处理中。

他假定《医心方》卷二八的三十个标题的次序大致表示某本古代房中书的内容安排。因此，在他的辑本中，他按此次序排列引文。似乎绝大多数的房中书都被分为六个部分，即：

一、绪言。论性结合的阴阳之道及其对男女双方的健康和谐关系的重要性。

^{*} 《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俱未见著录此书。——译者

二、对交合前的爱抚行为的描述。

三、性行为本身。交合技巧，包括各种可使交合臻于圆满的姿势。

四、性行为的疗效。

五、性选择、孕期护理与优生。

六、各种食谱和药方。

在叶德辉的辑本中，出自同书和相同论述的各种引文均按此框架排列。当然，要说出原本在多大程度上为这些辑本所采录是不可能的。《洞玄子》让人觉得是个足本²³，《素女经》和《素女方》也显得比较完整，不过有少量的缺文。这三种书皆著录为一卷，其现有篇幅规模正与古籍的一卷大致相当。然而《玉房秘诀》肯定只保留了原本的一小部分，根据《隋书》，它至少有八卷（新撰本九卷，《新唐书》著录为十卷）。假若《玉房秘诀》与《隋书》中的《房内秘要》相同，它应只有一卷，但《医心方》中的几段引文甚至还不足一卷。

尽管文献志偶书撰者名号（葛氏、张湛、徐太山等），但这些房中书并不是某个人的作品，所谓“撰者”更确切而言是“编者”。这些房中书是论辩汇编，常写成韵文，采辑自各种古老的论述，也许是汉代以前的作品。依笔者之拙见，我们可以小心假设，如果著录于《汉书》的房中书能保存下来，它们的内容实际上与引用于《医心方》中的房中书的内容相一致。

除了叶德辉所辑的五部书以外，《医心方》还引述了下列各书：

一、《养生要集》，著录于《隋书》，参上第八种。此书或已佚。卷帙浩大的宋代类书《太平御览》（成书于公

元九九七年)的引书目录中提到它。

二、《千金方》，唐代医典，参见下文。

24 三、《抱朴子》，上文所引的葛洪的著作。

四、《太清经》，即《太清神鉴》，著名的古相书。

五、《华佗针灸经》，此医书见上第二页。

六、《[黄帝]虾蟆经》，内容与上书同。

叶德辉的辑本较流行而易得，而《医心方》则颇为罕见。况且，《医心方》提供了许多出自别的古籍的内容，这些内容对古代中国性生活的研究意义重大，可是并没被叶德辉利用，所以本书翻印了《医心方》卷二八。然而，为了那些希望了解叶德辉的方法而手头又没有《双梅景暗丛书》印本的读者的方便，我把叶氏的《洞玄子》辑本单独抽印于此(《秘书十种》第一~十二页)。

以下是《洞玄子》的译文。细阅此书可令读者对中国古代房中书的内容和风格获得一个印象。

*

洞 玄 子

[一]

洞玄子曰：“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上，莫过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悟其理者，则养性延龄；慢其真者，则伤神夭寿。

[二]

“至于玄女之法，传之万古，都具陈其梗概，仍

未尽其机微。余每览其条，思补其阙，综习旧仪，纂此新经。虽不穷其纯粹，抑得其糟粕。其坐卧舒卷之形，偃伏开张之势，侧背前却之法，出入深浅之规，并会二仪之理，俱合五行之数。其导者则得保寿命，其违者则陷于危亡。既有利于凡人。岂无传于万叶？”

[三]

洞玄子云：“夫天左旋而地右回，春夏谢而秋冬²⁶袭，男唱而女和，上为而下从，此物事之常理也。若男摇而女不应，女动而男不从，非直损于男子，亦乃害于女人。此由阴阳行悞，上下了戾矣。以此合会，彼此不利。故必须男左转而女右回，男下冲而女上接。以此合会，乃谓天平地成矣。

[四]

“凡深浅、迟速、拐掇、东西，理非一途，盖有万绪。若缓冲似鲫鱼之弄钩，若急蹙如群鸟之遇风，进退牵引，上下随迎，左右往还，出入疏密，此乃相持成务，临事制宜，不可胶柱宫商，以取当时之用。

[五]

“凡初交会之时，男坐女左，女坐男右。乃男箕坐，抱女于怀中。于是勒纤腰，抚玉体，申燕婉，叙绸缪，同心同意，乍抱乍勒，两形相薄，两口相嚙，男含女下唇，女含男上唇，一时相吮，茹其津液。²⁷

或缓啮其舌，或微齶其唇，或邀遣抱头，或逼命拈耳，抚上拍下，嚙东呕西，千娇既申，百虑竟解。乃令女左手抱男玉茎，男以右手抚女玉门。于是男感阴气，则玉茎振动，其状也，峭然上耸，若孤峰之临迥汉；女感阳气，则丹穴津流，其状也，涓然下逝，若幽泉之吐深谷。此乃阴阳感激使然，非人力之所致也。势至于此，乃可交接。或男不感振，女无淫津，皆缘病发于内，疾形于外矣。”

[六]

洞玄子云：“凡初交接之时，先坐而后卧，女左男右。卧定后，令女正面仰卧，展足舒臂。男伏其上，跪于股内，即以玉茎竖拖于玉门之口，森森然若偃松之当邃谷。洞前更拖碾勒，鸣口嚼舌，或上观玉面，下视金沟，抚拍肚乳之间，摩挲璇台之侧。于是男情既惑，女意当迷，即以阳锋纵横攻击，或下冲玉理，或上筑金沟，击刺于辟雍之旁，憩息于璇台^③之右。以上外游，未内交也。”

[七]

“女当淫津湛于丹穴，即以阳锋投入子宫，快泄其精，津液同流，上灌于神田，下溉于幽谷，使往来拼击，进退措磨，女必求死求生，乞性乞命。既以帛子干拭之，后乃以玉茎深投丹穴，至于阳台，岩岩然若巨石之拥深溪。乃行九浅一深之法，于是纵柱横挑，傍牵侧拔，乍缓乍急，或深或浅，经廿一息，候气出入，女得快意。”

[八]

“男即疾纵急刺，殄勒高抬，候女动摇，取其缓急，即以阳锋攻其谷实，捉入于子宫，左右研磨，自不烦细细抽拔，女当津液流溢，男即须退。不可死还，必须生返，如死出大损于男，特宜慎之！”

[九]

洞玄子云：“考核交接之势，更不出于卅法，其间有屈伸、俯仰、出入、浅深，大大是同，小小异，可谓括囊都尽，采摭无遗。余遂象其势而录其名，假其形而建其号。知音君子，穷其志之妙矣。”

“一、叙绸缪

“二、申缱绻 不散也。

“三、曝鳃鱼

“四、骐驎角 已上四势之外游戏，皆是一等也。

“五、蚕缠绵 女仰卧，两手向上抱男颈，以两脚交于男背上，男以两手抱女项，跪女股间，即内玉茎。（参见卷三《花营锦阵》第二图。——高注）

“六、龙宛转 女仰卧，屈两脚，男跪女股内，以左手推女两脚向前，令过于乳，右手把玉茎内玉门中。

“七、鱼比目 男女俱卧，女以一脚置男上，面相向，噤口嚼舌，男展两脚，以手担女上脚，进玉茎。（参见卷三《花营锦阵》第十六图。——高注）

“八、燕同心 令女仰卧，展其两足，男骑女，伏肚上，以两手抱女颈，女两手抱男腰，以玉茎内于丹穴中。

“九、翡翠交 令女仰卧拳足，男胡跪，开著脚，坐女股中，以两手抱女腰，进玉茎于琴弦中。

“十、鸳鸯合 令女侧卧，拳两脚，安男股上，男子女背后骑女下脚之上，竖一膝置女上股，内玉茎。

“十一、空翻蝶 男仰卧，展两足，女坐男上正面，两脚据床，乃以手助力，进阳锋于玉门之中。（关于这一复杂姿势，请参见卷三《花营锦阵》第十二图。——高注）

“十二、背飞鳧 男仰卧，展两足，女背面坐于男上，女足据床，低头抱男玉茎，内于丹穴中。（参见卷三《花营锦阵》第三图。——高注）

“十三、偃盖松 令女交脚向上，男以两手抱女腰，女以两手抱男腰，内玉茎于玉门中。

“十四、临坛竹 男女俱相向立，喙口相抱，以阳锋深投于丹穴，没至阳台中。

“十五、鸾双舞 男女一仰一覆，仰者拳脚，覆者骑上，两阴相向，男箕坐着玉物，攻击上下。

“十六、凤将雏 妇人肥大，用一小男共交接，大俊也。（原文未记述具体姿势。——高注）

“十七、海鸥翔 男临床边，擎女脚以令举，男以玉茎入于子宫之中。（参见《花营锦阵》第七图。——高注）

“十八、野马跃 令女仰卧，男擎女两脚，登左右肩上，深内玉茎于玉门之中。

“十九、骥骋足 令女仰卧，男蹲，左手捧女项，右手擎女脚，即以玉茎内入于子宫中。

“廿、马摇蹄 令女仰卧，男擎女一脚，置于肩上，一脚自攀之，深内玉茎，入于丹穴中，大兴哉！

“廿一、白虎腾 令女伏面跪膝，男跪女后，两手抱女腰，内玉茎于子宫中。

“廿二、玄蝉附 令女伏卧而展足，男居股内，屈其足，两手抱女项，从后内玉茎，入玉门中。

“廿三、山羊对树 男箕坐，令女背面坐男上，女自低头视内玉茎，男急抱女腰磳勒也。

“廿四、鷓鸡临场 男胡蹲床上坐，令一小女当抱玉茎，内女玉门，一女于后牵女衿裾，令其足快，大兴哉！

“廿五、丹穴凤游 令女仰卧，以两手自举其足，男跪女后，以两手据床，以内玉茎于丹穴，甚俊！

“廿六、玄溟鹏翥 令女仰卧，男取女两脚，置左右³²膊上，以手向下抱女腰以内玉茎。

“廿七、吟猿抱树 男箕坐，女骑男脍上，以两手抱男，男以一手扶女尻，内玉茎，一手据床。

“廿八、猫鼠同穴 男仰卧，以展足，女伏男上，深内玉茎；又男伏女背上，以将玉茎攻击于玉门中。

“廿九、三春驴 女两手两脚俱据床，男立其后，以两手抱女腰，即内玉茎于玉门中，甚大俊也！

“卅、秋狗 男女相背，以两手两脚俱据床，两尻相拄，男即低头，以一手推玉物内玉门之中。”

[十]

洞玄子云：“凡玉茎，或左击右击，若猛将之破阵，其状一也；或缘上蓦下，若野马之跳涧，其状二也；或出或没，若游波之群鸥，其状三也；或深筑浅挑，若啄白之鸦雀，其状四也；或深冲浅刺，若大石之投海，其状五也；或缓耸迟推，若冻蛇之入窟，其状六也；或疾纵急刺，若惊鼠之透穴，其状七也；或抬头拘足，若鸽鹰之擒狡兔，其状八也；或抬上顿下，若大帆之遇狂风，其状九也。”

33

[十一]

洞玄子云：“凡交接，或下捺玉茎，往来锯其玉

理，其势若割蚌而取明珠，其势一也；或下抬玉理，上冲金钩，其势若剖石而寻美玉，其势二也；或以阳锋冲筑璇台，其势若铁杵之投药臼，其势三也；或以玉茎出入，攻击左右辟雍，其势若五锤之锻铁，其势四也；或以阳锋来往，研磨神田、幽谷之间，其势如农夫之垦秋壤，其势五也；或以玄圃、天庭^④两相磨搏，其势若两崩岩之相欹，其势六也。”

[十二]

洞玄子云：“凡欲泄精之时，必须候女快，与精一时同泄。男须浅拔，游于琴弦、麦齿之间。阳锋深浅，如孩儿含乳。即闭目内想，舌柱下腭，踞脊引头，张鼻歛肩，闭口吸气，精便自上。节限多少，莫不由人。十分之中，只得泄二三矣。”

[十三]

洞玄子云：“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经断后则交接之。一日、三日为男；四日、五日为女；五日以后，徒损精力，终无益也。交接泄精之时，候女快来，须与一时同泄，泄必须尽。先令女正面仰卧，端心一意，闭目内想受精气。故老子曰：‘夜半得子为上寿，夜半前得子为中寿，夜半后得子为下寿。’”

[十四]

“凡女怀孕之后，须行善事，勿视恶色，勿听恶语，省淫欲，勿咒诅，勿骂詈，勿惊恐，勿劳倦，勿妄语，勿忧愁，勿食生冷醋滑热食，勿乘车马，勿

登高，勿临深，勿下坂，勿急行，勿服饵，勿针灸。皆须端心正念，常听经书。遂令男女如是，聪明智慧，忠真贞良，所谓‘教胎’者也。”

[十五]

洞玄子云：“男年倍女损女，女年倍男损男。”³⁵

“交接所向，时日吉利，益损顺时，效此大吉。春首向东，夏首向南，秋首向西，冬首向北。

“阳日益 只日是，阴日损 双日是。

“阳时益 子时已后、午前是，阴时损 午时已后、子前是。

“春甲乙，夏丙丁，秋庚辛，冬壬癸。”^⑤

[十六]

洞玄子云：“秃鸡散。治男子五劳七伤，阴痿不起，为事不能。蜀郡太守吕敬大年七十，服药，得生三男。长服之，夫人患多玉门中疹（疼），不能坐卧，即药弃庭中，雄鸡食之，即起上雌鸡，连日不下，啄其冠，冠秃，世呼为‘秃鸡散’，亦名‘秃鸡丸方’。

肉纵容 三分

五味子 三分

菟丝子 三分

远志 三分

蛇床子 四分

右凡五味物，捣筛为散，每日空腹酒下方寸匕，日再三。无敌不可服。六十日可御册妇。又以白蜜和

丸如梧子，服五丸，日再，以知为度。”

又云：“鹿角散。治男子五劳七伤、阴痿不起、卒就妇人、临事不成、中道痿死、精自引出、小便余沥、腰背疼冷方。

| | | |
|-----|-----|-----|
| 鹿角 | 柏子仁 | 菟丝子 |
| 蛇床子 | 车前子 | 远志 |
| 五味子 | 纵容 | 各四分 |

右捣筛为散，每食后服五分匕，日三。不知，更加方寸匕。”

洞玄子云：“长阴方。

| | | | |
|-----|----|----|----|
| 肉纵容 | 三分 | 海藻 | 二分 |
|-----|----|----|----|

右捣筛为末，以和正月白犬肝汁，涂阴上三度，平旦新汲水洗却，即长三寸，极验。”

洞玄子云：“疗妇人阴宽冷急小交接而快方。

| | | | |
|-----|----|-----|----|
| 石硫黄 | 二分 | 青木香 | 二分 |
|-----|----|-----|----|

| | | | |
|---------|----|-----|----|
| 山菜黄（茱萸） | 二分 | 蛇床子 | 二分 |
|---------|----|-----|----|

右四味捣筛为末，临交接，内玉门中少许，不得过多，恐撮孔合。

“又方，取石硫黄末三指撮内一升汤中以洗阴，急如十二三女。”

*

附言之，读者可以从《医心方》卷二八找到上述选段。它们是从该卷的三十个标题的内容中辑出的。

在《医心方》的原文中，所有引文均在起首处加注原书的题目。在翻译中，最重要史料（所有的房中书）的题目按以下形式简写：

SNC 《素女经》
 YFPC 《玉房秘诀》
 YFCY 《玉房指要》
 HNC 《玄女经》

*

房 内

38

《《医心方》卷二八》

目录：一、至理；二、养阳；三、养阴；四、和志；五、临御；六、五常；七、五征；八、五欲；九、十动；十、四至；十一、九气；十二、九法；十三、卅法；十四、九状；十五、六势；十六、八益；十七、七损；十八、还精；十九、施泻；廿、治伤；廿一、求子；廿二、好女；廿三、恶女；廿四、禁忌；廿五、断鬼交；廿六、用药石；廿七、玉茎小；廿八、玉门大；廿九、少女痛；卅、长妇伤。

至理第一

黄帝问素女曰：“吾气衰而不和，心内不乐，身常恐危，将如之何？”素女曰：“凡人之所以衰微者，皆伤于阴阳交接之道尔。夫女之胜男，犹水之灭火。知行之，如釜鼎能和五味以成羹臠，能知阴阳之道，悉成五乐；不知之者，身命将夭，何得欢乐？可不慎哉！”

素女云：“有采女者，妙得道术。王使采女问彭

祖延年益寿之法，彭祖曰：‘爱精养神，服食众药，可得长生。然不知交接之道，虽服药无益也。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天地得交会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夭折之渐。能避渐伤之事而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采女再拜曰：‘愿闻要教。’彭祖曰：‘道甚易知，人不能信而行之耳。今君王御万机治天下，必不能备为众道也。幸多后宫，宜知交接之法。法之要者，在于多御少女而莫数泻精，使人身轻，百病消除也。’”

（《秘书十种》第十三页第八行起）

紧接着，是一段有关汉武帝的文字，叶德辉未收入其辑本，也许因为他认为这是一段后代窜入的文字。值得注意的是，五至六世纪期间，道家学者撰写了一大批论著，他们声称这些书是汉时的作品，以便提高这类书的⁴⁰声望。这些伪作的大部集中在汉武帝时代（公元前一四〇～前八七年）。这个皇帝沉迷于炼丹术，希冀长生不老，邀请了一大批自称的仙人和有神通的方士到其宫廷。

这类伪书的最出名之作是《汉武帝内传》。此书传为著名的汉代学者班固的著作，而实际上写于六世纪。这本书以典型的六朝时期的绮丽文风，记述汉武帝如何受访于道家女神西王母，这个女神授予皇帝长寿秘诀。这次访问被记在元封元年，即公元前一一〇年。虽然本书未直接提到房中术，但常常暗示它，并称这类秘术四千年里一度只由一个女人传给另一个女人。

贯穿至明朝末年（公元一六四四年）的若干世纪，

房中书把上面提及的事件说成为性交秘术由汉武帝本人再传布给男人的事件。除了西王母之外，它们还把武帝的一个臣子说成是传授这些秘方的先生。为《医心方》所引述的《素女经》中的这段话描述了一个后代传说的事例，它说：

汉驸马都尉巫子都年百卅八。孝武巡狩，见子都于渭水之上，头上有异气，匆匆高丈余许。帝怪而问之。东方朔相对曰：“此君有气通理天中，施行阴阳之术。”上屏左右问子都，子都曰：“阴阳之事，⁴¹公中之秘，臣子所不宜言。又能行之者少，是以不敢告。臣受之陵阳子，时年六十五矣，行此术来七十二年。诸求生者，当求所生。贪女之容色，极力强施，百脉皆伤，百病并发也。”

（《秘书十种》第十四页第八行起）

紧接在这段历史传说之后，《房内记》引述了《玉房指要》的一段话，这段话与翻译在上文十六页的葛洪关于黄帝和他的许多嫔妃的话极其相似。

彭祖曰：“黄帝御千二百女而登仙，俗人以一女而伐命，知与不知，岂不远耶？知其道者，御女苦不多耳，不必皆须有容色妍丽也，但欲得年少未生乳而多肌肉者耳。但能得七八人，便大有益也。”

（《秘书十种》第十五页第一行起，《玉房指要》）

黄帝问素女曰：“今欲长不交接，为之奈何？”

素女曰：“不可。天地有开阖，阴阳有施化，人法阴阳随四时。今欲不交接，神气不宣布，阴阳闭隔，何以自补？练气数行，去故纳新，以自助也。玉茎不动则辟死，其舍所以常行以当导引也。能动而不施者，所谓‘还精’。还精补益，生道乃著。”

（《秘书十种》第十五页第八行起，《素女经》）

此后是上文第十六页引述的《抱朴子》的段落，接着是《洞玄子》的第一条和第二条。

养阳 第二

在此题下，文献采辑了若干强调与众多女子交接以增益男子阳气的必要性的语录。我仅仅翻译一段。

青牛道士曰：“数数易女则益多，一夕易十人以上尤佳。常御一女，女精气转弱，不能大益人，亦使女瘦瘠也。”

（《秘书十种》第十八页第十~十二行，《玉房秘诀》）

养阴 第三

这是一个论及道家性秘术的罕见的部分。它晦暗不明地解释一个女人如何在交合中通过采阳而改变性别。这段文字在本章末尾将被分别翻译和讨论。

和志 第四

本篇以《洞玄子》的三、四、五条开头，随接是其他房中书的语录。

黄帝曰：“今欲强交接，玉茎不起，面惭意羞，⁴³汗如珠子，心情贪欲，强助以手，何以强之？愿闻其道。”素女曰：“帝之所问，众人所有。凡欲接女，固有经纪，必先和气，玉茎乃起。”

（《秘书十种》第二十一页第三～六行，《素女经》）

以下是有关性交准备的论述，与《洞玄子》第三条相似。

道人刘京言：“凡御女之道，务欲先徐徐嬉戏，使神和意感，良久，乃可交接。弱而内之，坚强急退。退进之间，欲令疏迟。亦勿高自投掷，颠倒五藏，伤绝络脉，致生百病也。但接而勿施，能一日一夕数十交而不失精者，诸病甚愈，年寿日益。”

（《秘书十种》第二十一页第十～十四行《玉房指要》）

黄帝曰：“交接之时，女或不悦，其质不动，其液不出。玉茎不强，小而不势，何以尔也？”玄女曰：⁴⁴“阴阳者，相感而应耳。故阳不得阴则不喜，阴不得阳则不起。男欲接而女不乐，女欲接而男不欲，二心不和，精气不感。”

（《秘书十种》第二十二页第一～四行）

临御第五

本题的主体由《洞玄子》的第六、七、八条组成，其余是《素女经》的内容，这里不译。

五常第六

这是一篇关于玉茎特性的颂辞。在文中，玉茎被拿来与美德相类比。出自《玉房秘诀》，此处不译。

五征第七

作为显然的开放段落，本题与第八、第九题构成一个整体。这三个部分描述女子性体验的征象，全文翻译如下。

黄帝曰：“何以知女子之快也？”素女曰：“有五征、五欲，又有十动，以观其变而知其故。夫五征之候，一曰面赤，则徐徐合之；二曰乳坚鼻汗，则徐徐内之；三曰啞干咽唾，则徐徐摇之；四曰阴滑，
45 则徐徐深之；五曰尻传液，则徐徐引之。”

（《秘书十种》第二十四页第二~七行，《玉房秘诀》）

五欲第八

素女曰：“五欲者以知其应。一曰意欲得之，则屏息屏气；二曰阴欲得之，则鼻口两张；三曰精欲烦者，则振掉而抱男；四曰心欲满者，则汗流湿衣裳；五曰快欲之甚者，身直目眠。”

（《秘书十种》第二十四页第八~十二行）

十动第九

素女曰：“十动之效，一曰两手抱人者，欲体相薄阴相当也；二曰伸其两肱者，切磨其上方也；三

曰张腹者，欲其浅也；四曰尻动者，快喜也；五曰举两脚拘人者，欲其深也；六曰交其两股者，内痒淫淫也；七曰侧摇者，欲深切左右也；八曰举身迫人，淫乐甚也；九曰身布纵者，支体快也；十曰阴液滑者，精已泄也。见其效以知女之快也。”

（《秘书十种》第二十四页第十四行～第二十五页第五行）

四至第十

黄帝曰：“意贪交接而茎不起，可以强用不？”玄女曰：“不可矣。夫欲交接之道，男注四至，乃可致女九气。”黄帝曰：“何谓‘四至’？”玄女曰：“玉茎不怒，和气不至；怒而不大，肌气不致；大而不坚，骨气不至；坚而不热，神气不至。故怒者，精之明；大者，精之关；坚者，精之户；热者，精之门。四气至而节之以道，开机不开妄，精不泄矣。”

（《秘书十种》第二十五页，《玄女经》）

九气第十一

黄帝曰：“善哉！女之九气，何以知之？”玄女曰：“伺其九气以知之。女人大息而咽唾者，肺气来至；鸣而吮人者，心气来至；抱而持人者，脾气来至；阴门滑泽者，肾气来至；殷勤咋人者，骨气来至；足拘人者，筋气来至；抚弄男乳者，肉气来至。久与交接，弄其实，以感其意，九气皆至。有不至者，则容伤。故不至可行其数以治之。”今检诸本无“一气”。

（《秘书十种》第二十五页，《玄女经》）

九法第十二

玄女曰：“九法，第一曰‘龙翻’。令女正偃卧向上，男伏其上，股隐于床，女举其阴，以受玉茎，刺其谷实，又攻其上，疏缓动摇，八浅二深，死往生返，势壮且强，女则烦悦，其乐如倡，致自闭固，百病销亡。

“第二曰‘虎步’。令女俯俛，尻仰首伏，男跪其后，抱其腹，乃内玉茎，刺其中极，务令深密，进退相薄，行五八之数，其度自得，女阴闭张，精液外溢，毕而休息，百病不发，男益盛。

“第三曰‘猿搏’。令女偃卧，男担其股，膝还过胸，尻背皆举，乃内玉茎，刺其臭鼠，女烦动摇，精液如雨，男深案之，极壮且怒，女快乃止，百病自愈。

“第四曰‘蝉附’。令女伏卧，直伸其躯，男伏其后，深内玉茎，小举其尻，以扣其赤珠，行六九之数，女烦精流，阴里动急，外为开舒，女快乃止，七伤自除。

“第五曰‘龟腾’。令女正卧，屈其两膝，男乃推之，其足至乳，深乃玉茎刺婴女，深浅以度，令中其实，女则感悦，躯自摇举，精液流溢，乃深极内，女快乃止，行之勿失精，力百倍。

“第六曰‘凤翔’。令女正卧，自举其脚，男跪其股间，两手据席，深内玉茎，刺其昆石，坚热内牵，令女动作，行三八之数，尻急相薄，女阴开舒，自吐精液，女快乃止，百病销。

“第七曰‘兔吮毫’。男正反卧，直伸脚，女跨其

上，膝在外边，女背头向足，据席俯头，乃内玉茎，刺其琴弦，女快，精液流出如泉，欣喜和乐，动其⁴⁹神形，女快乃止，百病不生。

“第八曰‘鱼接鳞’。男正偃卧，女跨其上，两股向前，安徐内之，微入便止，才授勿深，如儿含乳，使女独摇，务令持久，女快男退，治诸结聚。

“第九曰‘鹤交颈’。男正箕坐，女跨其股，手抱男颈，内玉茎，刺麦齿，务中其实，男抱女尻，助其摇举，女自感快，精液流溢，女快乃止，七伤自愈。”

（《秘书十种》第二十六页第十行起，《玄女经》）

卅法第十三

参见《洞玄子》第九条。

九状第十四

参见《洞玄子》第十条。

六势第十五

参见《洞玄子》第十一条。

八益第十六

素女曰：“阴阳有七损八益。

50

“一益曰固精。令女侧卧张股，男侧卧其中，行二九数，数卒止。令男固精，又治女子漏血。日再行，十五日愈。

“二益曰安气。令女正卧高枕，伸张两胫，男跪其股间刺之，行三九数，数毕止。令人气和，又治

女门寒，日三行，廿日愈。

“三益曰利藏。令女侧卧，屈其两股，男横卧，却刺之，行四九数，数毕止。令人气和，又治女门寒，日四行，廿日愈。

“四益曰强骨。令女人侧卧，屈左膝，伸其右肱，男伏刺之，行五九数，数毕止。令人关节调和，又治女闭血，日五行，十日愈。

“五益曰调脉。令女侧卧，屈其右膝，伸其左肱，男据地刺之，行六九数，数毕止。令人脉通利，又治女门辟，日六行，廿日愈。

“六益曰畜血。男正偃卧，令女戴尻跪其上，极内之，令女行七九数，数毕止。令人力强，又治女子月经不利，日七行，十日愈。

51 “七益曰益液。令女人正伏举后，男上往，行八九数，数毕止。令人骨填。

“八益曰道体。令女正卧，屈其肱，足迫尻下，男以肱跨刺之，以行九九数，数毕止。令人骨实，又治女阴臭，日九行，九日愈。”

（《秘书十种》第二十九页，《玉房秘诀》）

上述段落为中国数字术提供了一个例子。在与《易经》有关的古代文献中，阳被看成奇数，阴被看成偶数。因而一些房中书说，月经后第一、第三或第五日怀胎为子，而第二、第四日怀胎为女。所有的奇数都属于阳，但数字“九”尤其代表阳，因为它是十以下最大的奇数。数字八十一或九九相乘往往被称为“全阳”。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译段落的中文原文中，玉茎戳

刺女阴的次数是九的倍数。如二十七写为三九、三十六写为四九等等，直至八十一或九九——到达全阳。此外，戳刺的次数还与每天应交接的次数对应：日再行，行二九（十八）数；日三行，行三九（二十七）数，等等。

在房中书中，戳刺的节律通常表述为九的“循环”（例如八浅一深），这一点也可被数字九所固有的特殊阳气所说明。

七损第十七

本题与上题的大意略同。在此翻译第六段以示其例。

六损谓百闭。百闭者，淫佚于女，自用不节，⁵²数交失度，竭其精气，用力强泻，精尽不出，百病并生，消渴目冥冥。治之法：令男正卧，女跨其上，前伏据席，令女内玉茎，自摇，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十日愈。

（《秘书十种》第三十一页第十四行～第三十二页第三行）

还精第十八

采女问曰：“交接以泻精为乐，今闭而不泻，将何以为乐乎？”彭祖答曰：“夫精出则身体怠倦，耳苦嘈嘈，目苦欲眠，喉咽干枯，骨节解堕，虽复暂快，终于不乐也。若乃动而不泻，气力有余，身体能便，耳目聪明，虽自抑静，意爱更重，恒若不足，何以不乐耶？”

（《秘书十种》第三十二页，《玉房秘诀》）

又云：“黄帝曰：‘愿闻动而不泻，其效何如？’素女曰：‘一动不泻，则气力强；再动不泻，耳目聪明；三动不泻，众病消已；四动不泻，五神咸安；五动不泻，血脉充长；六动不泻，腰背坚强；七动不泻，尻股益力；八动不泻，身体生光；九动不泻，寿命未央；十动不泻，通于神明。’”

（《秘书十种》第三十三页第一行起）

“能一日数十交而不失精者，诸病皆愈，年寿日益，又数数易女则益多，一夕易十人以上尤佳。”

（《秘书十种》第三十三页第六行起，《玉房指要》）

又云：“《仙经》曰：‘还精补脑之道，交接精大动欲出者，急以左手中央两指却抑阴囊后、大孔前，壮事抑之，长吐气，并啄齿数十过，勿闭气也，便施其精，精亦不得出，但从玉茎复还，上入脑中。此法仙人吕相授，皆饮血为盟，不得妄传，身受其殃。’”

（《秘书十种》第三十三页第八行起）

本题以引自《千金方》的膏火之喻作结，见下章。

施泻第十九

黄帝问素女曰：“道要不欲失精，宜爱液者也。即欲求子，何可得泻？”素女曰：“人有强弱，年有老壮，各随其气力，不欲强快，强快即有所损。故男年十五，盛者可一日再施，瘦者可一日一施；年廿，

盛者日再施，羸者可一日一施，年卅，盛者可一日一施，劣者二日一施；卅，盛者三日一施，虚者四日一施；五十，盛者可五日一施，虚者可十日一施；六十，盛者十日一施，虚者廿日一施；七十，盛者可卅日一施，虚者不泻。”

（《秘书十种》第三十四页第三行起，《玉房秘诀》）

道人刘京云：“春天三日一施精，夏及秋当一月再施精，冬当闭精勿施。夫天道冬藏其阳，人能法之，故得长生。冬一施，当春百。”

（《秘书十种》第三十四页第十四行起，《养生要集》）

本题还引有《千金方》的一段文字（翻译于下章）和《洞玄子》的第十二条。

治伤第廿

冲和子曰：“夫极精逞欲，必有损伤之病，斯乃交验之著明者也。既以斯病，亦以斯愈，解醒以酒，足为喻也。”

（《秘书十种》第三十五页第六行起，《玉房秘诀》）

以下紧接着是有关如何通过特定方式的性交来治愈身体疾病的几个段落。原文颇多讹脱，以至于译文在很大程度上靠臆测。在此译出一段，略示其意。

巫子都曰：“令人目明之道，临动欲施时，仰头⁵⁵闭气，大呼，嗔目左右视，缩腹还精气，令人百脉

中也。”

（《秘书十种》第三十七页第十三~十四行）

题末，原文略为完整。这里翻译倒数第二段的一部分。

夫阴阳之道，精液为珍，即能爱之，性命可保。凡施泻之后，当取女气以自补。复建九者，内息九也；厌一者，以左手煞阴下，还精复液也；取气者，九浅一深也。以口当敌口，气呼以口吸，微引二无咽之，致气以意下也。至腹所以助阴为阴力。如此三反，复浅之，九浅一深，九九八十一，阳数满矣。

（《秘书十种》第三十八页第八行起，《玉房秘诀》）

求子第廿一

本题以《千金方》的两段引文开头，然后是同书的第十五、十六和第十七条，此书将在下章讨论。这里翻译《产经》的一段。

56

黄帝曰：“人之始生，本在于胎合阴阳也。夫合阴阳之时，必避九殃。九殃者，日中之子，生则欧逆，一也；夜半之子，天地闭塞，不暗则聋盲，二也；日蚀之子，体戚毁伤，三也；雷电之子，天怒兴威，必易服狂，四也；月蚀之子，与母俱凶，五也；虹霓之子，若作不祥，六也；冬夏日至之子，生害父母，七也；弦望之子，必为乱兵风盲，八也；醉饱之子，必为病癩，疽痔有疮，九也。”

（《秘书十种》第四十页第九行起）

以下两段进一步论证这么个观点：气候状况与父母的身体状况如何影响胎儿的未来发育。再下去是有关如何交接以受孕的引文。

素女曰：“求子法自有常体，清心远虑，安定其襟抱，垂虚斋戒。以妇女月经后三日，夜半之后、鸡鸣之前，嬉戏，令女盛动，乃往从之，适其道理，同其快乐，却身施泻下精，欲得去玉门入半寸，不尔过子宫，千万勿过远至麦齿，远则过子门，不入⁵⁷子户。若依道术，有子贤良而老寿也。”

（《秘书十种》第四十二页第十三行起，《玉房秘诀》）

彭祖曰：“求子之法，当蓄养精气，勿数施舍，以妇人月事断绝洁净三五日而交。有子，则男聪明才智老寿高贵；生女清贤配贵人。”

（《秘书十种》第四十三页五行起）

本题末尾为《洞玄子》第十三、十四节。

好女第廿二

本题以《玉房秘诀》的一小段引文开头，然后再引述下列段落：

欲御女，须取少年，未生乳，多肌肉，丝发小眼，眼精（睛）白黑分明者；面体濡滑，言语音声和

调而下者；其四支百节之骨皆欲令没，肉多而骨不大者。其阴及腋下不欲令有毛，有毛当令细滑也。

（《秘书十种》第四十四页第九~十二行）

接下去引述古相书《太清经》的如下文字：

黄帝曰：“入相女人，云何谓其事？”素女曰：“入相女人，天性婉顺，气声濡行，丝发黑，弱肌细骨，不长不短，不大不小，凿孔欲高，阴上无毛，多精液者，年五五以上、卅以还，未生产者。交接之时，精液流漾，身体摇动，不能自定，汗流四通，随人举止。男子者虽不行法，得此人由不为损。”

（《秘书十种》第四十四页第十三行起）

恶女第廿三

若恶女之相，蓬头醜面，槌项结喉，麦齿雄声，大口高鼻，目精浑浊，口及颌有毫毛似鬓发者；骨节高大，黄发少肉，阴毛大而且强，又多逆生。与之交会，皆贼损人。

（《秘书十种》第四十五页第十三行起，《玉房秘诀》）

女子肌肤粗不御，身体羸瘦不御，常从高就下不御（“常从高就下”未必确译——高注），男声气高不御，* 年过卅不御，心腹不调不御，逆毛不御，身体常冷不御，骨强坚不御，卷毛结喉不御，腋偏臭不

* 《医心方》原文在“男声气高不御”之后还有“胫股生毛不御，嫉妒不御，阴冷不御，不快善不御”一段文字，作者漏译。——译者

御，生淫水不御。

（《秘书十种》第四十六页第三～六行）

相女之法，当详察其阴及腋下毛，当令顺而濡泽，而反上逆、臂胫有毛粗不滑泽者，此皆伤男，虽一合而当百也。

（《秘书十种》第四十六页第七～九行，《太清经》）

接下去是同书的一段引文，讲阴阳人。根据古代中国的说法，有的女子阴蒂随月盈而增，至成男根之形，这时如果不和女人交接，他们就会死掉。交接之后，他们的阴蒂随月亏而缩，直至复原，这时得靠与男人交接才能活着。因此，这类人两周为男，两周为女。这与日本的说法很相似，日本人将之称为“二形”（fatanari）。

女子阴男形，随月死生，阴雄之类，害男尤剧，赤发赙面，癯瘦固病无气，如此之人，无益于男也。

（《秘书十种》第四十六页第十～十一行）

禁忌第廿四

冲和子曰：“《易》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礼》云：‘雷将发声，生子不成，必有凶灾。’斯圣人作诫，不可不深慎者也！若夫天变见于上，地灾作于下，人居其间，安得不畏而敬之？阴阳之合，尤其是敬畏之大忌者也。”

（《秘书十种》第四十六页第十三行起，《玉房秘诀》）

彭祖云：“消息之情，不可不去，又当避之大寒大热，大风大雨，日月蚀，地动雷电，此天忌也；醉饱喜怒，忧悲恐惧，此人忌也；山川、神祇、社稷、井灶之处，此地忌也。既避三忌，犯此忌者，既致疾病，子必短寿。”

（《秘书十种》第四十七页第三～六行）

彭祖云：“奸淫所以使人不寿者，未必鬼神所为也。或以粉内阴中，或以象牙为男茎而用之，皆贼年命，早老速死。”

（《秘书十种》第四十七页第十～十二行）

然后是与其它禁忌相关的几段引文。这些禁忌包括在经期、重病后、憋尿时与女子交接等等。书中还引述了《洞玄子》第十五条的第一行。在此翻译以下一段奇特的提示：

素女论曰：“五月十六日，天地牝日，不可行房。犯之，不出三年必死。何以知之？但取新布一尺，此夕悬东墙上，至明日视之必有血。切忌之！”

61

（《秘书十种》第四十九页第十三行始）

在引述了《洞玄子》的其他内容之后，本题以《千金方》的下述引文收结。这段引文必然会使人类学家感兴趣，因为与阴毛的治疗效能有关的类似信仰亦见于其他许多国家。

凡热病新瘥及大病之未滿百日，气力未平復，西以房室者，略無不死。热病房室，名为阴阳之病，皆难治多死。近者有士大夫，小得伤寒，瘥以十余日，能乘马行来，自谓平復，以房室，即以小腹急痛、手足拘拳而死。

治之方：取女禠衣附毛处烧，服方寸匕，日三。女人病，可取男禠如此法。

（《秘书十种》第五十页第三～八行）

断鬼交第廿五

采女云：“何以有鬼交之病？”彭祖曰：“由于阴阳不交，情欲深重，即鬼魅假象与之交通。与之交通之道，其有胜自于人。久交则迷惑，讳而隐之不肯告，以为佳，故至独死而莫之知也。若得此病，⁶²治之法：但令女与男交，而男勿泻精，昼夜勿息，困者不过七日必愈。若身体疲劳，不能独御者，但深按勿动，亦善也。不治之，煞人不过数年也。

·“欲验其事实，以春秋之际，入于深山大泽间，无所云为，但远望极思，唯念交会阴阳。三日三夜后，则身体翕然寒热，心烦目眩，男见女子，女见男子，但行交接之事，美胜于人，然必病人而难治。”

（《秘书十种》第五十页第十一行～第五十一页第六行，《玉房秘诀》）

用药石第廿六

本题开列了许多治疗五劳七伤、阴痿不起及其他与

房事有关的病痛的药散方剂。由于这些处方和指定的药味与《洞玄子》末尾开列的极为相似，所以这里只译出其中特别有趣的一段。

这是一段出自古医书《录验方》* 的奇异引文。该书逐字引用了一篇审判文书，即一个贵族妇人杀死一名男奴的供状。因为它提到了一种使男人返老还童和强身健体的方子，是以被采入此医书。要断定这一文书的实际用意是困难的，也许这个妇人在招供时提及此方是想引起官家的好奇，从而获得对其案情的特别宽赦。

益多散

“女子臣妾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妾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愚闻上善不忘君，妾夫华浮年八十房内衰，从所知得方。方用：

生地黄 十分洗薄切一廿，以清酒渍，令泆。
泆乃千捣为屑

桂心一尺 准二分

甘草 五分炙

术 三分

干漆 五分

凡五物，捣末下筛治合后食，以酒服方寸匕，日三。

“华浮合此药，未及服之，没故。浮有奴，字益多，年七十五，病腰屈发白，横行伛偻。妾怜之，以药与益多，服廿日腰申，白发更黑，颜色滑泽，状若卅时。妾有婢，字番息、谨善二人，益多以为妻，

* 原文作《银验方》，据《医心方》改。——译者

生男女四人。益多出饮酒，醉归，趣取谨善。谨善在妾傍卧，益多迫得谨善，与交通。妾觉，偷益多，⁶⁴气力壮，动又微异于他男子。妾年五十，房内更开，而懈怠不识人，不能自绝断女情，为生二人。益多与妾、番息等三人合阴阳无极。时妾识耻与奴通，即煞益多。折胫视中，有黄髓更充满，是以知此方有验。陛下御用膏，髓随而满，君宜良方。臣妾死罪，稽首再拜以闻。”

（《秘书十种》第五十六页第三行~第五十七页第五行）

本题以若干令男子阳痿方收结，这些药方可使正常男人变成丧失性功能的人。在这些药方中，麋脂显得最突出。据说此种脂膏对男子的阳力影响甚大，切不可近之。

玉茎小第廿七

此题包括《洞玄子》第十六条的处方和一些出自其他书的类似引文。

玉门大第廿八

论与上题同。

少女痛第廿九

包括三个治疗处女初交血流不已的方子和两个治疗少女性交期间和性交后疼痛不已的方子。

长妇伤第卅

包括几个医治妇女性交后阴户疼痛红肿的处方，以

及治疗因性行为引起的头痛与阴道出血方。

*

上述材料组合在一起反映了流传于纪元初始的五个或六个世纪的比较重要的房中书的横断面。少数引书可能编撰于八世纪，但这对其内容并无影响。医书《千金方》写于八世纪，* 它在下章将被详细讨论。我在上面翻译了此书的一段，因为其内容与其他引文相应。

这些资料证实了我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出的论断，即看来这些房中书是正常的夫妻性关系的基本指南。重复一遍，我说“正常”，指的是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结构来说的正常。这些资料中提到的夫妻性关系，必须放到一夫多妻的家庭制度的背景上去考虑，在此制度下，一个中等阶层的家长有三四个妻妾，而一个封建贵族的成员有三十个以至更多的妻妾。例如，这些房中书一再告诫男人，应在同一夜里与若干个女子交合——这在一夫一妻制社会里是对放荡的怂恿，而在古代中国却丝毫未出婚内性关系的范围。房中术极力提倡更换性伴侣的必要并非单纯基于健康因素。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平衡性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宠爱会在闺阁中导致争风吃醋，并时常造成悲悲切切的幽怨。

⁶⁶ 古代中国的房中书回应了一种现实的需要。从整体而言，它们在那些对男人和其妻妾的幸福与健康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提出了健全的劝导。

* 此说有误。《千金方》的作者孙思邈生卒年为五八一～六八二年。据考《千金要方》约成书于六五二年，《千金翼方》约成书于六八二年，均在七世纪。——译者

这些房中书对男人理解女人的性需要和性行为的必要性予以很大的关注。它们以质朴的水火之喻，向家长讲解男女性高潮前后体验的基本区别。然后，这些房中书把此譬喻运用于性结合前的预备中，向男人介绍如何逐渐地引导女子做好每次性交准备。这些书一再反对在性伴侣双方情绪完全调和之前强迫自己或女方性交。

在对性行为本身的描述中，读者会注意到，这些书总是强调使女子每次达到性高潮的重要性。同样富有意义的是，书中介绍了供男子在被描述得细致入微的性行为中估测女子的性快感程度的征象。参见《医心方》第七、八、九题的引文。确实，如上所述，在性高潮时产生的阴道分泌物有益于用阳物吸取这些分泌物的男人；而同时，那些制定这些规则的人也理所当然地考虑到了女子获得性满足的权利。

当然，性行为的治疗功能大多是子虚乌有的。这种迷信与其说基于生理学的事实，不如说基于方术的思维。但是现代医疗科学将同意其基本原则，即融洽和谐、相互满意的性关系对男女双方的健康与幸福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因性压抑或性放纵引起的五花八门的疾病可以被一段时期的正常性交治愈的原则似乎含有真实的胚胎，尤其是当这一原则被应用于神经性疾病的时候。

天道观的因素渗透于房中书，就像其渗透于整个中⁶⁷医学领域。在此我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有关优生学的引文，注意有关男子应根据四时的变化调整其性生活的反复告诫。交合的吉利时辰表和有关特定季节的交合所需选定的四周方向的指导（参见《洞玄子》第十五条）也都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即男子的身体机能是与自然的运行紧

密相联的。

《医心方》引文的第二十五题——如何医治鬼交之病，是相当有趣的，因为在西方的民间传说中有许多与此很相似的地方。应当注意的是，这些古代文献尚未提及炼形作祟的“狐狸精”。众所周知，这种迷信传说在后来的许多世纪中广为流传，在中国小说和短篇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读者可参阅吉尔士（H. A. Giles）翻译的《聊斋志异》，书中此类传说随处可见。

药物学的部分有待于古中医研究者的进一步考察。书中提到的大部分药物在今天中医和日医药店中均可找到，因此可用于化学分析。依拙见，这些古代的壮阳之类的药方并无有害成分。似乎这些成分被选入药，要么是因为它们有一般的滋补效用，比如高蛋白质含量；要么是仅仅因为它们的暗示性的外形，如肉苁蓉（*Boschniakia glabra*）——一种会让人联想起勃起的阴茎的植物，鹿角也属于后一类。相反，明代书籍中提到了有害的春药，如用斑蝥配制的药。这类药物会引起慢性尿道感染。

最后，我不妨再指出一遍，书中没有提到性倒错。⁶⁸甚至常见于后代的文学作品中的近乎反常的现象——如与男根口交、与女阴口交和肛交之类——在这些早期著作中也未发现。

*

在《医心方》中的引文里，存在着一些与婚内性关系毫无关系的片断。它们显然出自一部道家的丹法论著，在此论著中，性行为被单纯看成是一种延年益寿的手段。

在上文中我指出过这类败坏风气的修炼是“性榨取”。

这类道家文献鼓励性伴侣之间的交锋。男人和女人被分别看成两个对立阵营的战将。他们的性结合被指为“战”，“胜利”属于在性交中成功地吸取对方的元气以补充自己的一方。

确实，就是在普通的房中书中，性行为被指为“战”也不是罕见的。这个比喻借自有关著名的战略家孙子（公元前六世纪）的一则轶事，这则轶事出自司马迁《史记》的卷六五。吴王命令孙子向其宫中的一百八十名宫女示范其战略原则。孙子把她们分成两队，各以吴王的宠姬为“率”。操练开始时，众宫女嘻嘻哈哈大笑，不听孙子的命令。孙子不顾吴王的激烈反对，当众把二“率”斩首。这使吴王懂得了在军队中铁的纪律的必要性，并任命孙子为帅。用指性行为的谑语“花阵”和“吴营”都是借自这则轶事。它们带有滑稽色彩，但并不意味着性伴侣双方应互相仇恨和伤害。

然而，与此专题相关的道家说教确带有敌视异性的特征。它们一点也不关心爱，甚至不关心肉体需要的满足，不关心性的快乐。这些说教传授一种性秘术，目标是在性伴侣的消耗中求取超自然的力。

首次提及这类邪教的是《医心方》卷二八第一题的一段引文：

素女曰：“御敌家当视敌如瓦石，自视如金玉。若其精动，当疾去其乡。御女当如朽索御奔马，如临深坑下有刃，恐堕其中。”

（《秘书十种》第十五页第五～七行）

此外还有两段出自《玉房秘诀》的引文，引用的都是冲和子的话，显然他是一部关于“性修炼”的论著的作者。

冲和子曰：“养阳之家不可令女人窃窥此术，非但阳无益，乃至损病。所谓利器假人，则攘袂莫拟也。”

又云：“彭祖曰：‘夫男子欲得大益者，得不知道之女为善。’”

（《秘书十种》第十七页第十行起，《玉房秘诀》）

70 冲和子曰：“非徒阳可养也，阴亦宜然。西王母是养阴得道之者也，一与男交，而男立损病，女颜色光泽，不着脂粉，常食乳酪而弹五弦，所以和心系意，使无他欲。”

（《秘书十种》第十九页第九行起，《玉房秘诀》）

又云：“主母无夫，好与童男交，是以不可为世教，何必王母然哉！”

又云：“与男交，当安心定气，有如男子之未成。须气至乃小收，情志与之相应，皆勿振摇踊跃，使阴精先竭也。阴精先竭，其处空虚，以受风寒之疾。或闻男人与他人交接，嫉妒烦闷，阴气鼓动，坐起悁恚，精液独出，憔悴暴老，皆此也，将宜抑慎之！”

（《秘书十种》第十九页第十四行起）

又云：“若知养阴之道，使二气和合，则化为男子。若不为子，转成津液，流入百脉。以阳养阴，百病消除，颜色悦泽，肌好，延年不老，常如少童。审得其道，常与男子交，可以绝谷九日而不知饥也。”

（《秘书十种》第二十页第五～九行）⁷¹

有证据表明，这类说教实际上习行于汉代期间。道教的黄巾教派——其反叛是导致后汉王朝崩溃的因素之一——在其信徒中传播杂乱的群交，他们把之称为“合气”，并声称这可以使人长生不老、刀枪不入。

在唐代僧人道宣编纂的佛教文集《广弘明集》中，有一篇题为《二教论》的文献。这篇文献的作者是佛僧道安（公元二九二～三六三年）。在本书的第九条，道安引述并驳斥了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公元一〇〇年前后）的某些说教。在讨论“含气释罪”（“含”当读为“合”）的问题时，道安批评说：

（道家）妄造《黄书》，咒癩无端，乃开命门，抱真人，婴儿回，龙虎戏，备如《黄书》所说，三五七九，天罗地网。士女溷漫，不异禽兽，用消灾祸，其可然乎？

（《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五页第十三行起）

《黄书》是有关黄巾性秘术的某种道家经籍。“三五七九”的数列也许与交合中所应用的深浅交替的刺插次数有关，就像古代的房中书所传授的一样。

也有证据表明，这类性修炼也常常在道观中进行。

72 这一点可为《笑道论》所证明——这篇文献也收入在上面提到的《广弘明集》中。《笑道论》共三十八条，* 是道士甄鸾皈依佛门后所作的，作于公元五七〇年。其中第三十五条云：

臣年二十之时，好道术，就观学。先教臣《黄书》合气，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两舌正对，行道在于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妇，唯色为初，父兄立前，不知羞耻，自称“中气真术”。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诤。

（《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五页第八~十二行）

上述有关道家性左道的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这些说教对明朝的情诗和春宫文献有重大影响。在性交过程中，“采阴”是明代色情小说特别感兴趣的题目。正如读者下面将要看到的，明代小说《株林野史》和《昭阳趣史》总是围绕这样的情节来展开。

73【注 释】

- ①《史记·封禅记》载，黄帝在秦山（在陕西省）脚下投下一鼎，一龙从天而降，把他带到了仙界。靠近秦山之湖后来被称为“鼎湖”。
- ②关于《素女经》和《素女方》，只有一个被完全删改过且残缺不全的版本保存下来，其内容不外是讲一系列疾病和医治它们的药物。本书由著名的古籍校勘家孙星衍辑编于一八一〇年，而发表于一八八五年出版的《平津馆丛书》。

* 原书只有三十六条，此误。——译者

孙氏还编过一本名为《玄女经》的书，这是一种讲宜婚娶的吉日的历书。同书还以《太乙经》为题见载于文献集《说郛》。《说郛》还收入了《玄女房中经》。《玄女房中经》无其他内容，只不过开列了一张宜于行房的日期表，录自《千金方》（见下章）。在孙星衍辑编的《素女经》中，某些片断可能是原书的衍文，但其他所谓与素女相关的书却与原本《素女经》毫无共同之处。

- ③ “琼台”等指女阴的哪个部位不详。作为一般性的讨论，可参考附录《中国的性术语》。
- ④ 据称组合成昆仑山并被想象为神仙们的居所的两座虚构的山峰。
- ⑤ “五行”与行星、颜色、身体的组成部分及罗盘的位置等⁷⁴等有密切关系。本段涉及年代学上的“相应”甲乙日属“木”，同样春也属木；因此甲乙日在春为吉。丙丁日和夏属“火”，庚辛日和秋属“金”，壬癸日和冬属“水”。

75 第三章 唐、宋和元时期（公元六一八～一三六八年）：性关系方面的医书，色情文字的开端

虽然在唐朝（公元六一八～九〇七年）儒家获得了组织上的增强，其教义并未获广泛接受从而对中国百姓的生活产生影响。

同时代的艺术和文学作品证明，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并没有被严格遵守，看来那时的家庭主妇常常参加节庆和聚会，这些节庆和聚会常有其丈夫的朋友和熟人出席。严肃文学和诙谐文学的作者对讨论性问题看来都没有什么顾忌。

上述的各式各样的古代房中书依然自由流传，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作。《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和像《洞玄子》和《素女经》一样著名的房中书一起被引述，此外还有《交接经》——此书的详细内容不详。房中术此时被看成是医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新唐书·艺文志》在医艺术类中提到了著录于《隋书》中的两部房中书，即《房中秘术》与《玉房秘诀》，此外还提供了一批其他书的目录，这些书俱已不传，但它们讨论的无疑是同样的题目。

性关系成为了医学的一门被认可的分支，绝大多数的唐代医籍都包含有一个专门讨论房中术的篇章。不过，在同一时期，也有许多作家以戏谑的笔调把性内容融入其诗文中以逗趣。唐代文学的这种流派与房中书的严肃讨论毫无关系，但它开了中国色情文学之先河。

在此期间，北部佛教的密宗教义（Tantrik teachings）被从印度介绍进来，从而给上章末提及的道家性“秘术”以新的刺激。如众所周知的，道教从其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开始，就无拘无束地借用佛教的学说和概念，^①因此，有一种共同的因素在助长这种更新的接触。

一、医学文献

一位唐代的医生就其所知的性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内容见于医学著作《千金要方》（意思是“值一千两金子的重要药方”*），有一节的标题为《房中补益》，似可直译为“*Healthy Sex Life*”。

该书的作者是著名的道家医生孙思邈，他卒于公元六八二年。孙氏的原稿分为三十卷，刻印于宋朝（一〇六六年），重印于一三〇七年，当时是元代。一个新的九十三卷本出现于明代，由学者兼官僚乔世宁于一五四四年出版，重印于一六〇四年。翻印于此（《秘书十种》第六十五~七十四页）的原文抄录自明版，这个版本仍为中国和日本所共用。

以下是《房中补益》一题的内容概述，为了读者的方便，兹分为十八段。

[一]

论曰：人生四十以下，多有放恣；四十以上，即顿觉气力一时衰退。衰退既至，众病蜂起，久而

* 此为作者臆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序》中说：“人命至贵，重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译者

不治，遂至不救。所以彭祖曰：“以人疗人，真得其真。”故年至四十，须知房中之术。

（《秘书十种》第六十五页第四行起）

[二]

夫房中术者，其道甚近，而人莫能行。其法一夕御十人，闭固为谨，此房中术之毕矣。^{*}非欲务于淫佚，苟求快意，务存节欲，以广养生也；非苟欲强身，力行女色，以纵情意，在补益以遣疾也。此房中之微旨也。

接下去的一段提出年轻时节制房事的好处以及保养阴精的重要性。第四段描写适于与之性交的女子的品格，与古代的房中书一脉相承。书中说：

凡妇人，不必须有颜色妍丽，但得少年，未经生乳，多肌肉，益也。

（《秘书十种》第六十六页第六行）

第五部分指出性交前的准备活动的重要性和以峻急的方式仓促交接的危害。第六部分强调应频繁更换作为性交对象的女子。

人常御一女，阴气转弱，为益亦少。阳道法火，

^{*} 据《四库全书》本《备急千金要方》卷八三《养性·房中补益第八》，此处之后还有“兼之药饵四时勿绝，则气力百倍而智慧日新。然此方之作也”等文。——译者

阴家法水，水能制火，阴亦消阳，久用不止，阴气逾阳，阳则转损，所得不补所失。但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

第七和第八段对这一点做了进一步的详论。第九段是特别有趣的，因为它详细讨论了“还精法”。

[九]

凡欲施泻者，当闭口张目，闭气握固，两手左右上下，缩鼻取气。又缩下部及吸腹，小偃脊脊，急以左手中两指抑屏翳穴（见下文第八十一页。——高注），长吐气，并琢齿千遍，则精上补脑，使人长生。若精妄出，则损神也。

《仙经》曰：“令人长生不老，先与女戏，饮玉浆。玉浆，口中津也。使男女感动，以左手握持，思存丹田中有赤气，内黄外白，变为日月，徘徊丹田中，俱入泥垣^②，两半合成一。因闭气深内，勿出入，但上下徐徐咽气，情动欲出，急退之。此非上士有智者不能行也。

“其丹田在脐下三寸。泥垣者，在头中，对两目直⁷⁹入内。思作日月，想合径三寸许，两半放形而一，谓日月相掬者也。虽出入，仍思念所作者勿废，佳也。”

上面这段话下文还要更详细讨论。先继续我们对原文的概述。我们以寥寥数语对上段做了总结。第十一段列举了控制射精的益处，然后是与《医心方》第十九题

的引文（《秘书十种》第三十四页）相仿的一个表。第十二～第十四段讲述了一个变得很著名且常为中国的医学文献所引述的故事。

[十二]

凡人气力，自有盛而过人者。亦不可抑忍，久而不泄，致生痼疽。若年过六十强，有数旬不得交合，意中平平者，自可闭固也。

昔贞观（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年）初，有一野老，年七十余，诣余云：“数日来阳气益盛，思与家姬昼寝，春事皆成，未知垂老有此，为善恶耶？”余答之曰：“是大不祥。子独不闻膏火乎？夫膏火之将竭也，必先暗而后明，明止则灭。今足下年迈桑榆，久当闭精息欲。兹忽春情猛发，岂非反常耶？窃为足下忧之，子其勉欤！”后四旬发病而死。此其不慎之效也。如斯之辈非一，且疏一人，以勸将来耳。

[十三]

所以善摄生者，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若一度制得，则一度火灭，一度增油；若不能制，纵情施泻，即是膏火将灭，更去其油，可不深自防！所患人少年时不知道，知道亦不能信行之，至老乃知道，便已晚矣。病难养也，晚而自保，犹得延年益寿。若年少壮而能行道者，神仙速矣。

[十四]

或曰：年未六十，当闭精守一，为可尔否？曰：不然。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无女则意动，意动则神劳，神劳则损寿。若念真正无可思者，则大佳长生也，然而万无一有。强抑郁闭之，难持易失，使人漏精尿浊以致鬼交之病，损一而当百也。

第十五段列举了行房日期和地点的禁忌，与《医心方》第二十四题的引文（《秘书十种》第四十六页）相似。第十六段讲优生，第十七段提供了一个利于妇女受孕的极详细的日期表。本文以第十八段收结，这一段讲一些其他禁忌。它提出水银不可靠近女阴；男子应避免接触鹿猪二脂，以免造成阳痿等等。此处不引述，参见上文第六十四页。

上述语录表明，从整体而言，孙思邈的考察与旧房中书的内容相同。不过，在其文中，他提出了三点全新的内容。

首先，孙氏对男人年届四十这一点极为看重，他把此看成是男人的性生活和其总的身体状况的转折点，我在旧史料中未见过这个观点。

其次，我们从上文已经看到，房中书建议在性交中用压迫精道的方法来止精，然而孙氏用按压“屏翳穴”的方法来取代压迫精道。“屏翳穴”是从古代针灸学借用的一个术语。针灸学方面的书列举了遍布于人体表面的数百个“穴”，在穴位上刺以细针或敷以一片燃烧的干艾

草可以缓解病痛。“屏翳穴”位于右乳头上方约一英寸*。另一个被认为与男人的性反应有直接关系的穴位是“三阳穴”，位于内踝上八英寸。《秘书十种》第六十页第三行提到灸此穴可治男子阳道衰弱。对这种古代中国医术和现代医生对它的看法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伊尔雅·维斯(Ilza Veith)的《黄帝内经·素问》(*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 (巴尔的摩，一九四九年版，第五十八~七十六页)。

82 再次，孙思邈对“还精法”的论述与其他同类论述也有重要的不同点。这里，肉体的性结合首次被认为可导向同时发生的雌雄二素的精神结合。——它以日月为象征，而作用于男人的脑海。孙氏对这个过程的描述，与印度的密教文献和一些似以梵文史料为基础的文献的说法有明显的相似性。事实上，通过性行为达到长生不老的已作必要调整的中国概念与真言乘(*Mantrāyana*)佛教密宗和印度教瑜伽密宗所提出的理论十分相似。篇幅不允许在此对这些相似性做详细检讨。但我以为这个题目重要得足应插入一些关于这些极为惊人的相似性的简要评论。

*

在古代印度，“精”被认为是男人的真正生命，这与中国的观点很相像。“精”的梵文名词是PRĀNA，照字义理解是“breath”，相当于中文词“气”。最重要的是

* 此说有误。屏翳穴即会阴穴，位于肛门与前阴之间。作者大概是把它与屋翳穴(位于乳上三寸二分)相混淆了。——译者

PRĀNĀYĀMA，即有益于入静的呼吸练习，相当于中文的“练气”。

这些相应当然是偶然的，它们体现了中、印之间长期接触的特征。我所以提及它们，仅是想表明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思想上的相似性，当印度的色情与道家的性修炼相会时，这种相似性助长了同化。在唐朝时期，上述相会导致了印度的密教被引进中国。

印度教的密宗文献显而易见是梵文文献的一个较后的分支，其发源通常被放置于公元五〇〇年前后。^③密教建立在萨克蒂 (ŚAKTI)* ——宇宙间的阴性元素崇拜的⁸³基础上，这种元素被认为是所有生命的源泉。由崇拜者和一个或一个以上适合于入门的女人操行，并伴有特定的性行为仪式，被认为可导向“*moksha*”，即拯救。因此崇拜者将与体现于其女性性交对象身上的神达到完全的同一。

在密教瑜伽的比较低级的形式中，这种概念常常导向十分接近于道家性榨取的修行。就像其中国同道的看法一样，印度瑜伽师认为自己的阴精是甚为重要的东西，正如阿瓦隆 (Avalon) (参见上文第八十二页脚注三) 引述的《珂陀瑜伽灯明》(HA ṬHAYOGAPRADĪPIKĀ) 所云：“通瑜伽者善保精。耗其精者死，保其精者生。”(见前引书第一百八十九页脚注二) 当讨论把空气与液体吸入尿道然后又排出的瑜伽术时，阿瓦隆注意到：“除了其作为一次膀胱清洗的暗示性的医疗效用外，它还是一种用于性交中的结印 (mudra) (也就是肉体技巧)。凭借

* 即印度教所指的“女性活力”。——译者

于此，珂陀瑜伽师吸入女子的气力而不射出自己的任何气力和物质。这是一种被判定有害于女子的修行，经过这样的折腾，女人会‘衰萎’。”（见前引书第二百〇一页脚注一）而且，功夫深厚的瑜伽师被认为已经“无所谓好坏”（“beyond good and bad”），他可以自由自在地耽于“五事”（PAÑCATATTVA）的欢娱中。“五事”通常叫做“五摩事”（PAÑ-CAMAKĀRA），亦即酒（MADYA）、肉（MĀMSA）、鱼（MATSYA）、结印（MUDRA）和二根交会（MAITHUNĀ）。

在高级的瑜伽中，男女的交合作用于男人自身的意念中。阿瓦隆再引述说：“我何需任何外在的女人？我身自有一个内在的女人。”（见前引书第二百九十五页）熟习这种技巧的人被叫做“还精者”（ŪRDHVA-RETAS，使精气上流的人）。阿瓦隆说：“按照印度教的观念，精以一种难以捉摸的方式遍布于人的全身。在性欲的影响下，它变成浓缩的状态聚于性器官。要成为‘还精者’，不仅要阻止已经形成的浓缩精液外泄，更要防止它形成⁸⁴浓精的状态，防止它在普通的系统中吸入。”（见前引书第一百九十九页脚注一）

最后提及的还有贡荼利尼瑜伽（KU ṆḌALINĪ-YOGA）的密教戒律——大概是“还精者”概念的较后的详尽阐述。讨论这类瑜伽的文献把脑脊椎（即后来道教所说的“黄河”）划入性中心。这个中心在意守莲花的人静状态中可以感觉得到（参见下页的插图*）。这些性中心被描述为如下的样子：

* 即版图三（之一）。——译者

一、一朵深红色的四瓣莲花，位于生殖器与肛门之间。这朵莲花里面包容有一根环绕着一条蛇的林伽 (*linga*) (代表男性生殖力的柱子)。这条蛇是贡荼利尼 (*Kuṇḍalinī*) ——存在于所有男性身上的潜在的女性元素。

二、一朵朱红色的六瓣莲花，位于生殖器的根部。

三、一朵灰色的十瓣莲花，位于脐后。

四、一朵红色的十二瓣莲花，位于心区。

五、一朵紫色的十六瓣莲花，位于喉后。

六、一朵白色的两瓣莲花，位于双眉之间。

瑜伽师通过入静首先唤醒蛰伏于最下面的一朵莲花中的贡荼利尼，然后逼它上行，以让它穿过成为系列的五朵莲花，最后进入在脑的中心点的第六朵莲花。在那里，以日神湿婆 (*Shiva*) 和其配偶月神雪山神女 (*Parvati*) 为象征的阴阳二素交合为一。崇拜者凭此达到整个俗界的解脱，即印度教所说的“涅槃”。

密教的经典在北方佛教的中期传至中国。大约公元七世纪，瑜伽派的印度教教义被大乘 (*Mahāyāna*) 佛教继承过来并成为盛行于西藏、蒙古、中国和日本的真言⁸⁵乘 (*Mantrayāna*) 和金刚乘 (*Vajrayāna*) 的基础。在这些佛教的经文中，性行为被认为象征着结合“空”和“善”的法力，这种法力能把崇拜者导向极乐。因此，几乎北方佛教众神中的每一个神都有其女性配偶。像众所周知的，这些神通常被描绘成以相投于怀、二根交会的方式拥抱其女性配偶的样子。这种样子叫“雅雍” (*YAB-YUM*)，或“父母”，是喇嘛教的表现式样。

北方佛教密宗在八世纪中被僧人善无畏*（*Śubhakarasiṃha*）和不空（*Amoghavajra*）这样的印度行家介绍进中国。这些僧人及其门徒把一大批密宗经卷译成了汉语。无论如何，这些译经的绝大多数涉及法咒和特殊的仪式。据我所知，没有一部现存梵文经卷的唐译本把性行为描述为达到觉悟的手段。

但必须假定孙思邈曾见过这样的经书。确确实实，日、月的形象大量存在于道教和佛教著述所要求的冥思中。而孙氏对那影响阴阳二素在意念中交合的冥思过程的描述与贡荼利尼戒律的最后状态——日、月会合于大脑是如此之相像，以至于人们会猜想二者同源。然而，为了证实这种猜想是正确的，我们需要一份说明这种特别冥思在性交时受到性行为影响的唐代文献。

这里再有一份能填补唐代中文译本空白的日本材料。在平安（*Heian*）和镰仓（*Kamakura*）时代，密教在日本极为繁盛。十一世纪，任观（*NIN-KAN*，也作仁观，一〇五七～一一二三年）法师创立了立川派（*TACHIKAWA SECT*），作为真言宗（*Shingon*）的一个新分支。他布道说性交是现世间直接取得佛陀身份——即所谓“即身成佛”——的法门。立川派的文献只有一小部分可供研究，但这已足以显示其仪式与色情的密教仪式十分相似，包括信徒与女魔（*dākinī*）交媾、在可怕的仪式中降神等。这个教派也鼓吹无拘无束地放纵于“*Five M's*”（翻译成中文是“五摩事”），或者说“酒”、“肉”、“鱼”、“结印”和“二根交会”。这一教派极为流行。因为

* 原文作“施无畏”。——译者

其门徒常常会集在一起搞性狂欢，这一教派受到了官方的禁止。不过，教派的活动仍在秘密进行。因为到一六八九年，仍有一位正统的日本佛教僧人认为有必要抵制立川派的修行。

第八十五页前的插图*揭示了立川派最重要的密符中的三个。图(a)是“五钻金刚”——该派特有的仪式节杖。佛教仪式中常用雷杖有六节，每端三节。这里省略了一节，以便让上面的一端代表女阴，下面的一端代表男根。图(b)可称为“生命的火花”。它代表女阴中的肉体概念，也同时代表阴阳二素在修行者意念中的精神结合。白色的梵文字母a(ॐ)象征阳性元素精，红色的那个象征阴性元素卵。这两个真言相对于日月之间。图(c)是基本的曼荼罗(maṇḍala)，即立川派的法轮，它表示男女信徒在性行为中交合为一，显然与《素女经》介绍的第六个姿势相似(参见上文第四十八页)。男人的头上标示法音“va”(ॐ)，女人的头上标示法音“a”(ॐ)。他们的性器官的相交处标示有法音“am”(ॐ)，这个符号在有色欲色彩的神秘教派中被认为是万物起源的象征。

立川派的教义主张性冲动是主要的宇宙力量。性交使蛰伏于每个男人身上的阴性元素活跃起来(参见“贡荼利尼”)。这些阴性元素上行到脑后，便与男人的阳性元素交合。这种以日月相聚为象征的交合，实现了门徒与住持的认同。

佛教专家们假定立川派的大多数密本是任观及其信⁸⁷

* 即版图三(之二)。——译者

徒以摘录大日如来 (*Mahāvairocana*) 和其他北方佛教箴言集片断的手法伪造的。不过, 即使这寥寥无几的可供研究的立川派秘本和秘本残卷也已经足以显示, 并不是没有一些翻译于唐代并于十世纪传入日本的真正的中文译本。后来这些译本在中国失传了, 而日本的佛寺因为珍贵而把它们藏诸高阁, 秘不示人。依拙见, 孙思邈从同样的唐代译文中移植了其理论, 就像任观及其门徒为了拼凑立川派的教义而利用它们一样。无疑, 唐朝首都中的世界性的知识生活导致了来自印度的密教僧人和道士的接触。这种接触是在他们交流彼此的性交法力理论的过程中进行的。因此, 像孙思邈这样的道家医生, 能够通过直接利用密教经文的中译本, 或间接研习受密教教义影响的道教著述来使自己了解密宗的性戒律。

在这个领域的进一步研究, 包括立川派秘籍与近年来在印度发现的密教色情文献的比较, 将可能导致发现唐朝期间密教与道教的性戒律相互影响的让人感兴趣的细节。

88 二、色情文献

看来直至唐朝, 通常色情文献都有一个说教的意图。不管是房中书还是道家的炼丹著作, 都不是出于取悦读者的目的而写的。

不过, 在唐朝期间, 对色情文献却有这么个要求, 即以一种快活的方式对待性话题。有一个色情传奇的作者, 叫张鹭 (号文成, 约六六〇~七四〇年), 似乎很有名。他写的传奇故事之一, 叫《游仙窟》, 在中国早已不存, 但被中国的藏书家和地理学家杨守敬 (一八三九~

一九一五年)重新发现于日本。

这是一本颇平淡无奇的爱情故事。它提到一个年轻的书生如何迷失于一所山居,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位美丽聪明的姑娘,并和她共度良宵。全书十分之九是这对情侣的诗歌唱和。故事结尾处对他们的性结合描写很简洁,但所用的术语足以说明作者一定对房中书十分熟悉。

这类短篇故事和传奇广为流传。它们的绝大部分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不是被删改,就是遭禁毁。

敦煌的发现使我们对这一时期色情题材书籍的多样性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些手稿中的一部分,现存不列颠博物馆〔斯坦因(Stein)藏品〕和巴黎,参见吉尔士(L. Giles):《敦煌的六个世纪》(*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第四十页(伦敦,一九四四年);一部分收藏于中国与日本的私人手中。

不过,这些十分重要的文书中的一件,可以从一部制作精良的印本中见到,这就是《大乐赋》。

这个本子是伯希和教授(Prof. P. Pelliot)发现的,⁹⁹现存巴黎的敦煌藏品。中国的巡抚端方(一八六一~一九一一年)把它拍照了下来。一九一三年,著名的古物收藏家罗振玉(一八六六~一九四〇年)把它作为《敦煌石室遗书》的一部分在北京出了一个珂罗翻印版。一个学者以“骑鹤散人”的笔名加了一个跋。

这件文书保存不佳。显然,誊抄它的唐代抄手是一个文化素养不高的人,他并不懂得自己抄写的东西的涵义。因此,文中讹误、残缺、衍文、遗漏比比皆是。最后的部分已不存,但显然只缺一页左右。

近代学者叶德辉(见上文第二十一页)对这个珂罗

版进行了细致研究，并于一九一四年在《双梅景暗丛书》中发表了一个加注的版本。他订正了许多讹误，但原文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翻印于此（《秘书十种》第七十五～八十七页）的版本结合了叶氏的修订，我也附加了一些我自己的订正。为了读者的方便，我进而根据其内容，把原文分为十五段。

这篇文章的全名是《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上有著名的唐代诗人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年）的弟弟白行简（卒于公元八二六年）的署名。我看没有充分的理由像跋的作者那样去怀疑白行简是否真的作者。白行简名气并不大，值不得二三流的作家去借用他的名字，以提高他们的文学作品的身价。

这篇文章文风优美，且提供了许多与唐代的生活风俗、习惯和俚语有关的材料。自我限制是让人不心甘的，就像我在这里所做的一样。我只能提供一个其内容的概览。不过，我希望有一天会有一位同行发表一篇这份不寻常的文书的完整而加注的译文。

大 乐 赋

第一、二段：一个讲天地阴阳交会之道的前言。男女交接构成人之大乐，官爵功名徒增伤悲。故作者意欲不避繁缛，畅述性交之乐。“始自童稚之岁，卒乎人事之终。虽则猥谈，理标佳境，具人之所乐，莫乐如此。所以名《大乐赋》。至于俚俗音号，辄无隐讳焉，唯迎笑于一时”。（《秘书十种》第七十五页第十～十三行）

第三段：叙述男女从在胎中、出生到青春期的生理

变化。“忽皮开而头露 男也，俄肉亓而突起 女也。时迁岁改，生戢戢之乌毛 男也，日往月来，流涓涓之红水 女也。”（《秘书十种》第七十六页第三～四行）请注意，注释系作者的原注，用小字直接书写于相应的段落下。在翻印于《秘书十种》第七十五～八十七页的原文中，我把这些注释标为“原注”；那些关于难字发音的注文省去了。叶德辉加上的注释标为“叶注”。

男孩和女孩因此发育成熟，于是择配和交换聘礼。

第四段：描述洞房花烛夜的情景。“于是，青春之夜，红炜之下”（《秘书十种》第七十六页第十二行），“乃出朱雀，揽红褙，抬素足，抚玉臀。女握男茎，而女心忒忒；男含女舌，而男意昏昏。方以精液涂抹，上下揩擦。”含情仰受，缝微绽而不知；用力前冲，茎突入而如割。观其童开点点，精漏汪汪，六带用拭（意不详。“六”也许是讹字），承筐是将。然乃成于夫妇，所谓合乎阴阳。从兹一度，永无闭固”（《秘书十种》第七十六页第十三行～第七十七页第四行）。“六带”和那个特别的“筐”所指不详，也许洞房之夜染有破身之血的拭巾要保留下来以为新娘是处女之证——这是一个在人类学文献中经常提及的习俗。

第五段：为对性行为的更为详尽的描写。“或高楼月夜，或闲窗早春，读素女之经，看隐侧之铺。”（《秘书十种》第七十七页第十行）本段给这一事实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明，即房中书是供已婚夫妇使用的指南性读本。它还说明了，在唐朝期间，《素女经》的插图抄本是使用很普通的。往下读去，本段中有一个特别的字“廛”（《秘书十种》第七十七页第十四行第二十一字），从尸盖声。显

然这是一个唐朝时用得很普遍的俚语。见于《医心方》（《秘书十种》第五十九页第六行第七字）而构造稍异的“屙”字亦指阴茎，无疑也是一个相关的词。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男女性器官的各式各样的动作的描写中，有许多出自《洞玄子》和《素女经》的直接引文。最后，注文证引了一部《交接经》和《素女经》的话，以便解释一些称呼性器官的某个部分的术语。附录《中国的性术语》对此有讨论。

第六段：描述男子与其姬妾性交的情形。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另一个用指阴茎的俚语“屙”（《秘书十种》第七十九页第十一行第十四字），和用指阴门的俚语“屎”（第七十九页第十二行第三字），两个字也都从“尸”。本段最后一行云：“回精禁液，吸气咽津。是学道之全性，⁹²图保寿以延神。”（《秘戏图考》第七十九页第十二～十三行）这段特殊的文字插进与姬妾交媾的描写中而没有插进与妻子的交合行为的描述中，这个事实暗示，男子与姬妾交媾主要是为了壮阳，以保证他与妻子性交时射精，使妻子怀上健康的孩子。见我在下文第八段的注释。

第七段：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是本文的最美妙的部分。它盛赞性交的四时之乐，并描绘了闺阁的内部情形。《秘书十种》第八十一页第五行第八字“胤”是阴户的俚称。这个字也以“尸”为偏旁构成。

第八段：专写帝王的性欢娱。注意到这一点是很有趣的：在唐朝，为各种不同等级的妃嫔界定侍奉帝王寝席的优先权的古代礼仪形同虚设。《秘书十种》第八十二页第一～四行写道：“然乃夜御之时，则九女一朝；月满之数，则正后两宵。此乃典修之法，在女史彤管所标。

今则南内西宫，三千其数，逞容者俱来，争宠者相妒。矧夫万人之躯，奉此一人之故。”“典修之法”——作者为其废弛而痛心疾首——明白无遗地记载于《周礼》卷七与“九嫔”相关的论述中。书中说：“卑者宜先，尊者宜后。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母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亦十五日。”如果不考虑中国的“还精强阳”的理论，这一礼仪会让人莫名其妙。皇帝与一大批低级别的妃嫔交媾，定当尽可能防止精液泄出，以使他和皇后交合时阳气处在最旺盛的状态，从而保证怀上健壮的帝位继承人。我已特别提请读者注意数字“九”的重要：九嫔，二十七（三乘以九）母妇，八十一（九乘以九）女御。参见上文五十一页有关“阳数”的述评。

第九段：描写嫖居和漂泊在外的男子的性压抑。由于不能满足正常的性要求，他们寝食俱废，形销神散。

第十段：叙述有时淫荡的男子如何秘密潜入陌生屋宅的闺房去偷香窃玉。《秘书十种》第八十三页第五行用以下讥诮的口吻评论女子对这类偷花贼的不轨行径的反应：“未嫁者失声如惊起，已嫁者佯睡而不妨。”本段以一段对户外的非法野合的描写收结：“或有因事而遇，不施床铺，或墙畔草边，乱花深处，只恐人知，乌论礼度！或铺裙而藉草，或伏地而倚柱，心胆惊飞，精神恐惧。当忽遽之一回，胜安床之百度。”（《秘书十种》第八十三页第八～十行）

第十一段：颇有贺雷斯（Horace）* 的诗句“爱婢又

* 古罗马诗人。——译者

何羞”（Ne sit ancillae tili amor pudori）的笔意。它援引几位迷恋其家中婢女的古代名人的例子，赞美与婢女交欢之乐。

第十二段：以史为证，描绘丑女。

第十三段：讲佛寺中的非法交合。由于正常的性要求未获满足，年轻的尼姑和中、印和尚不免有苟且之事。《秘书十种》第八十四页第十二～十四行：“口虽不言，心常暗许。或是桑间大夫，鼎族名儒，求净舍俗，髡发剃须，汉语胡貌，身長廋粗，思心不触于佛法，手持岂忘乎念珠。”

第十四段：以著名的历史人物为例讲男子中的同性恋关系。原文讹误颇甚。

第十五段：这是抄本的最后部分，只残留数行，显然是讲农民和乡间的性关系。

叶德辉的珂罗版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出自此抄本的使用于男女做爱的呢词一直沿用于后来的几个世纪。例如，他提到女子称男子为“哥哥”，男子称女子为“姐姐”。参见第八十六页注六。

在这个珂罗版之末，叶德辉提到两部伪色情书，即伪托为汉代作品的《杂事秘辛》和伪托为唐代作品的《控鹤监记》。我同意叶氏的看法：这两部书系贗品，是以本书未提及它们。据信前书出自明代学者杨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年）之手，后者是清代作家袁牧（一七一六～一七九七年）写的。

*

⁹⁵ 唐朝崩溃于公元九〇七年。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中国再次分裂为一批割据国家。这段被称为“五代”的混乱时期结束于九六〇年，版图统一在宋王朝之下。

在宋朝的后半期，儒家学说或多或少成为了官方的信条，这个地位维持了近乎千年。哲学家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年）给这种“官方儒学”以最后的形式。他以一种独特方式解释儒家经典，大量借用道、释二家的理论。因其体系被认为与古代儒家的教义有异，故它通常被称为“理学”（*Neo-Confucianism*）。

朱熹的道德观是极端顽固的。经典提出男女有别，理学把这类或与之相似的信条解释为在日常生活中男女授受不亲，所有与两性关系相关的事情都必须严格禁止。就像我们在上文看到的，这种讲法与古代中国的性概念和旧有的社会结构是相悖的。因此，理学不得不离开经典中涉及性爱和涉及两性自由交往的所有原文去自圆其说。理学牵强附会地解释古经的突出例子，表现在对《诗经》中的情诗的注评上，在注评中，这些诗歌竟然被解释为复杂的政治寓言！

在若干世纪里，这些极端正统的道德观影响与日俱增，最后导致了清朝士人的谈性色变。

不过，与朱熹同时，性修炼依旧很兴盛。多产的作家曾慥（字端伯，号至游居士，主要生活于一一五〇年前后）在其《道枢》^⑦中设立了《容成篇》，书中痛斥了道家炼丹士的性修炼。曾氏的批评特别针对其同代人崔希范所写的《入药镜》。《入药镜》的一个经过完全删改的⁹⁶本子见于一四四四~一四四七年之间刻印的《道藏》。这个本子重印于《道藏辑要》，由道士王道渊（号混成子）、著名作家李攀龙（一五一四~一五七〇年）和明代学者

彭好古作注。这个糟糕的残本只有八十行，用三种字体刻印，内容含糊不清，难解其意。不过曾慥了解此书的原貌。他的引文——在删改本中已荡然无存——证明，《入药镜》是一部道家性秘术手册。曾慥说：

吾尝得崔公《入药镜》之书，言御女之战，……红雪者，血海之真物，本所以成人者也。在于子宫，其为阳气，出则为血。若龟入时，俟其运出而情动，则龟转其颈，闭气饮之。

宋朝统治至一二七九年。此后，蒙古入侵者征服了整个国家，建立了元朝。

元朝的建立者，著名的忽必烈，是喇嘛教的忠实信徒。在这一时期，北方佛教兴盛，尤以其密宗传布最广。忠君的宋朝学者郑思肖（字所南，主要活动于一二九〇年）在其《心史》（《大义略叙》篇，一九三六年北京印刷，第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页）中提到，北京镇国寺中耸立着一座“佛母殿”，在殿中，有许多大型的喇嘛神像，俱作与其女性配偶拥抱性交状。郑氏生动地描绘了在那里发生的可怕的性放荡和血腥的妇女牺牲场面。当阅读这些文字时，读者当然必须注意郑思肖很憎恨蒙古人，其笔下难免有夸大成分。况且，他的喇嘛教知识也
97 十分贫乏，以至于把那些拥抱着其裸体配偶的牛头魔王（*bull-headed Bhairava vajra*）和其他有动物头形的神像看成是在那些仪式中进行兽奸。但他的这段话证明，密教在蒙古人的统治下确实很兴盛。

明代学者田艺蘅（主要活动于一五七〇年）作注的

杂集《留青日札》对此专题做了更详细的记述。在此书的卷二八，他在《双修法》的题下指出，最后的蒙古统治者惠宗（一三三三～一三六七年）对性秘术极感兴趣。田艺蘅说：

元西番僧伽璘真菩秘密法谓顺帝曰：“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现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帝习之，名“双修法”；又有运气术，名“演揲儿法”，华言“大喜乐”，皆房中术也。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今之夫妇双修法祸起于此。^⑧

田艺蘅关于中国的性修行起源于喇嘛教的仪式的断言，当然是完全不成立的。

预计我们对明朝的讨论，将成为这里的补充。密教的“双神”崇拜被中国人继承了下来，并在元朝崩溃后延续了几个世纪。

在《留青日札》的卷二七（在“佛牙”的题下），田⁹⁸艺蘅描述了明皇宫“大善殿”中的密教塑像。他说，一五三六年，学者夏言（一四八二～一五四八年）曾上书皇帝，请把这些“淫褻之像”拆毁。田氏接着说：“其所谓男女淫褻之像者，名曰‘欢喜佛’。传闻欲以教太子。盖虑长于深宫之中，不知人事故也。”

夏言的上书似乎未引起注意，因为在明末，这类塑像在皇宫的典礼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可在明代学者沈德符（一五七八～一六四二年）的《敝帚斋余谈》中得到证明。他说：

余见内庭有“欢喜佛”，云自外国进者，又有云故元所遗者。两佛各璎珞严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根可动，凡见数处。大珙云：帝王大婚时，必先导入此殿，礼拜毕，令抚揣隐处，默会交接之法，然后行合卺。盖虑睿稟之纯朴也。

（《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九页第十二行
~第一百七十页第二行）

回到元代来，必须指出，蒙古军事统治者的铁腕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那时，蒙古人发现，其王朝中的许多厌恶于在多不学无术的蒙古上司手下任事的胜朝遗老离开了行政层。大多数为了仕途而受教育的年轻中国士人并不谋求被任用，他们宁愿隐逸山野，也不愿加入到让人难以忍受的蒙古统治中去。

作为这种反常形势的结果，不久产生了一种尤其存⁹⁹在于更年轻的士人当中的浮薄的娱乐倾向。在此之前被认为是平民的娱乐之所的剧院，此时成为了文化人士的消遣场所之一。知识渊博的学者把古老的爱情故事改写成戏剧脚本，杰出的诗人则为戏剧撰写风雅的艳诗。

因此，这个时期，被称为“曲”和“词”的两种诗歌类型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它们以在中国戏剧中的作用而显得很突出。二者非常相似，合在一起可称为“词曲”（*chanted verse*）。曲和词都被认为至宋始有固定音调，它们受到格律形式、韵脚、用词的对仗和平仄的严格规定的限制。从技巧的角度而言，填词作曲要比做普通的诗难得多。不过，另一方面，曲和词不写成书面风格，它

们允许自由使用口语化的词语甚至俚语。因此，这些特殊形式的诗甚为适合于春宫题材。就像将要在下文看到的，几个世纪以后（明朝末期），对于春宫和艳体韵文而言，曲和词依然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

【注 释】

- ① 道教研究领域的屈指可数的西方专家之一、著名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清楚地证明了佛教对道教教义和术语的影响。作为例证，请参见其《道教》（*La Taoïsme*）〔《盖米特博物馆流通部藏书》（*Bibliothèque de Diffresion du Musée Guimet*）第五十八卷，巴黎，一九五〇年〕，这是一部作者死后由德尼利尔教授（Prof. P. Derniérille）出版的论文集。
- ② 泥丸字面意思是“泥的丸”，这样译法毫无意义。马伯乐（见前引书第九十三页）认为此概念是梵文“涅槃”（*nirvāna*）的音转，这无疑是正确的。这也为其异写“泥垣”所暗示。总之，道士们把这个概念用为“脑中心点”之意。
- ③ 近人约翰·沃德罗夫爵士（Sir John Woodroffe）以亚瑟·阿瓦隆（Arthur Avalon）为笔名出版了一系列以这一题目为对象的极有见地的著作和原始的梵文文献，充分研究了印度教的密宗。他被引述于此的著作是《蛇力》（*The Serpent Power*）（马德拉斯，一九五〇年重印），此书对贡荼利尼瑜伽和密教在大体上给予了广泛地描述。当阅读阿瓦隆的书时，读者必须记住，作者本身几近排他地去注意密教的哲学内容，而很少提及它的历史发展。他的《女性活力与男性活力》（*Shakti and Shākta*）（马德拉斯，一九二九年）有一章题为《道教中的女性活力》

(*Shakti in Taoism*), 在这一章中他拿《道德经》的道教和密教进行了比较。从历史的观点而言, 这样的比较当然是没有价值的。

佛教密宗已由巴达恰亚 (B. Bhattacharya) 和瓦利·鲍辛 (L. de la Vallée Poussin) 介绍给西方读者。有意于进一步了解此题目的内容者请参考这两位学者发表的著作和论文。

在此要补充一点, 诸如《爱摩经》(*Kāmasūtra*)、《阿南伽林伽》(*Anaṅgarāṅga*) 等等的古代印度房中书从未讨论过性行为的哲学与宗教的情形。这些房中书持一种完全实用的态度。它们既不涉及《广林奥义书》(*Bṛhadāraṇyaka Upanishad*) 和其他古代梵文文献所传教的性行为的仪式意义, 也不涉及解释于密教经卷中的“与萨克蒂交合”的秘术意义。显而易见, 印度的作家们并未把性行为实用方面的内容和法术方面的内容联系起来。

- ④ 参见西冈秀雄的《日本的生殖神崇拜史》(日本における性神の史的研究), 第一百一十五页; 东京, 一九五〇年。日本的佛教研究者总是不情愿发表有关立川派的资料, 梅尾祥云甚至在其独具特色的优秀论著《秘密佛教史》(京都, 一九三三年) 中大肆鞭挞这个教派。对这个专题的屈指可数的严肃论著之一是《邪教立川派的研究》, 此书是水原尧荣于一九三一年发表的。在与第一百三十页相对的地方, 读者可以看到一幅比发表在这里的一幅 [版图三(之二)] 详细得多的立川派曼荼罗 (Tachikawa maṇḍala) 图画。后者摹印自我收藏的后期立川派资料。立川派曼荼罗结合了真言宗的两个基本的曼荼罗, 即“金刚界”(VAJRADHĀTU)(此处指男)和“胎藏界”(GARBHADHĀTU)(此处指女)。如果水原尧荣的论著第六十二页中的图解适用于这个曼荼罗, 那么法音“va”(“ ॐ ”,

“𑖀”为真言草体)意指“父亲”，法音“a”（“𑖀”，“𑖀”为真言草体)意指“母亲”。右边是法音“HA”，左边是法音“HŪM”，都是真言的形式。在其著作的附录，水原尧荣提供了四十多页立川派抄本的题目。希望有朝一日会有日本佛学家收集并出版现存的立川派抄本，现在这些抄本密藏于日本的许多寺庙里，多半题有“禁止翻阅”的字样。一旦这些文献能够被利用，它们就可拿来与“阿瓦隆”和其他人在印度发现的密教文献相比较。

- ⑤ 周一良的论文《中国密教》(*Tantrism in China*)〔载于¹⁰²《哈佛东亚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八卷，一九四五年五月〕虽然在整体上是一篇不错的文献性文章，但其中有关中国密宗的色情成分的内容是令人很不满意的。这一论题的这个重要方面被降黜到一个附录(R)去，在这个附录中，作者扫描了《马郎妇观音》主题〔观世音(Avalokitesvara)变成一卖身的美女从天下凡以便传布天书知识〕的密教来源。甚至一个本民族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的色情文献也所知甚微，这是对清朝士人删改了所有关于中国性生活的资料的这么个事实的雄辩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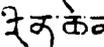
注意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当讨论中国的性修炼史时，周一良与马伯乐犯了同样的错误——基于对一夫多妻制的含义的不正确认识。马伯乐在他的文章《养生之法》(*Les Procédés de Nourrir le Principe Vital*)〔《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第二百二十九卷，一九三七年〕中说：“这些(道教的性)修行与性分隔的礼仪和只欣赏昙花一现的成功的中国人所流行的道德宗旨是如此相悖”(前引书第四百一十一页)。接着，马伯乐继续在第四百一十三页说，公共的性仪式消失于七世纪以后，而私人在这些修行中的放纵则消失于十四世纪以后。而正如上文所证明的，这些论断是不正确的。周一良甚至做了更严重的误

述，他做出了“女性活力崇拜从未在儒家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流行过”（前引书第三百二十七页）的夸大其辞的结论。马伯乐和周一良都没有认识到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儒家有关性分隔的宗旨仅适用于家庭外的生活而不适用于丈夫与其妻妾之间的关系。引于本书的中国文献清楚地证明：以增年和疗疾为目的的性修炼直至十七世纪中期仍为家长们所践行，显然，甚至更后这类修炼还在继续。作为例子，我可以举出一七九八年由道教哲学家刘一明撰著的道家著述《修真辩难》（重印于《道书十二种》，上海，一九一二年）。执政者一再强调“阴阳交媾”与性行为无关，“元阴”并不存在于女阴内部，性行为并非增寿的手段。这些武断的否定恰恰说明，在刘一明的时代，显然许多人的确相信这些事情。

说到性修炼的共行，诚然，儒家趋向于阻拦佛寺与道观中的性混交，但这种乱交从未像马伯乐所说的那样在十七世纪以后即完全绝迹。一九五〇年底北京当局镇压了一个叫做“一贯道”的道家秘密派别，原因是他们的活动主要是政治性的，不过当局也反对其道众所沉迷的性放纵。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光明日报》说，“荒淫无耻的一贯道首领”用其女道徒“赛美”，并在“讲道”时许诺参与者长生与免病，使众道徒乱交。

- ⑥ 日本的社会学家宫武外骨综合考察了女子达到性高潮时的叫喊情形。他证实这些叫喊几乎总是涉及死，并因此给他的文章起了《寂灭为乐考》的题目。我在此提到这篇文章，是因为把有关此专题的中文与日文材料收集在一起，它可能是精神分析学的学生所能见到的独一无二的一篇。
- ⑦ 《道枢》的前七卷作为一部叫做《至游子》的抽印本重印于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中，谓“撰人不详”。显然照推这七卷书流行于明朝期间（参见姚汝循的序，题记的时间为一五六六年）。明代的学者固因治学疏漏而声名狼

藉，而让人吃惊的是现代的中国编辑家们竟然辨不出此书是《道枢》的一部分。

- ⑧ 写完此段后，我发现田氏的叙述系出自载于《元史》卷二〇五的皇帝宠臣哈麻的传记。原文“善”误印为“菩”，僧人的名字为“伽璘真”。考虑到喇嘛的称号 ，我不怀疑“菩”字，且插入我所知道的文字以补充明显的脱漏。《元史》记曰：

亦荐西蕃僧伽璘真于帝。其僧善秘密法，谓帝曰：“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帝又习之，其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儿”，曰“秘密”，皆房中术也。帝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褻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

上文显示哈麻把两个密教僧人介绍给了皇帝，一个来自印度，一个来自西藏。他们俩各自都获得了一个官衔，一些良家女与其一起操行他们的修炼法。皇帝在其堂弟和一批朋友（“倚纳”=蒙语“inak”？）的助兴下，与宫女一起从事这些性修炼，他还使这些人与裸女在他面前如法表演。操行这些猥事的密室称为“皆即兀该”（《续弘简录》），“皆”写作“些”。《中华大字典》说“些”是一个不知发音的罕用字。

105 第四章 明朝（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房中书与色情文学的兴盛

明朝期间，文学艺术的兴盛连同物质文化的非凡发展，产生出一种精致的生活艺术，特别是这个时期的后半期，自从都城迁徙到远在北方的北京后，在南京及其周围地区，生活的艺术成为了一种真实的崇拜。正是在这时，博学而聪敏的学者们为一种风雅的生活方式撰写了若干指南书。像文震亨（一五八五～一六四五年）写的《长物志》、屠隆（活动于一五七〇年前后）写的《考槃余事》和高濂（活动于一五七〇年前后）写的《遵生八笺》这样的书，教人如何品尝茶酒，如何欣赏绘画和其他古董，用什么家具，什么样的花好看。

因为男子与其女子的关系构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房中术获得适当的注意是很自然的。江南领导潮流的名人，是具有风雅和脱俗气质的士人，他们置理学的性禁忌于不顾。因此，老的房中书被重印，还有一些新的被写出来。除了严肃的性事文献外，社会上还有一种对调子轻松的色情文学的很大的需求，于是色情小说、短篇故事和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因此，明代的春宫文学为研究当时的性生活和性风尚提供了广阔的田野。

在本文中，这些文献资料被分为两组，即：一、严肃文献，如“家训”和房中书；二、文学作品，包括色情小说与诗歌。

一、严肃文献

106

卷一
秘戏图考

1. 家训

按照一种古老的中国习惯，家长在其暮年时，往往致力于记录其毕生心得，以训导子孙。虽然这些通常被认为是“家训”的文件主要是供作者自家使用，但有几篇这样的文件在中国文献中却很出名。我可以举出颜之推（公元五三一～五九一年）写的《颜氏家训》、儒家学者朱用纯（一六一七～一六八九年）写的《治家格言》和著名的政治家和将军曾国藩（一八一—～一八七二年）写的《家训》。

除了这些正式的家训外，家长们有时也草拟一些秘不示人的文书，其中包含他们对家庭性生活的看法。不过，知此者不多。这些文书密扃深藏，也许到儿子要娶亲了，才拿出来给儿子看。当然，这种特殊的家训是极为罕见的。

出于偶然，我获得了一页这种文书的复制件，文书标示的时间是万历时期。这件残页附在内容包括下文要讨论的道家房中书《既济真经》的图册之末。残页的开头是一条手写的标题：《某氏家训》。原先此文肯定系长篇卷帙，现存部分似是从中间撕下的。残页无头无尾，作者日期俱阙。然而，其印刷风格是万历时期的典型风格。作者认为这篇文书有必要以印刷扩大传播量的事实，也表明他是一个人丁兴旺、家况繁荣的家庭的尊长。因

其文字平庸，可以断定，他是一个未受过专门文字训练或不擅长于写作的地主或富商。不过，他必然是一个具有非凡机敏的心理眼光的男人，一个尤为关注妇女幸福与保护的见解独到的思考者。假若这篇文件的全文被保存下来，这位不知名的作者无疑将证明是中国女权主义思想的一个先驱。

保存下来的四段文字如下：

□□□□（阙四字，大概是“妻妾日劳”。——高注），督米盐细务，首饰粉妆，弦素牙牌，以外所乐，止有房事欢心。是以世有贤主，务达其理，每御妻妾，必候彼快□□□□□□□□也。

街东有人，少壮魁岸，而妻妾晨夕横争不顺也；街西黄发伛偻一叟，妻妾自竭以奉之，何也？谓此谕房中微旨，而彼不知也。

108

近闻某官内妾，坚扃重门，三日不出，妻妾反目，非也。不如节欲，姑离新近旧。每御妻妾，令新人侍立象床，五六日如此，始御新人，令妻妾侍侧。此乃闺阁和乐之大端也。

人不能无过，况婢妾乎？有过必教，不改必策，而策有度有数也。俯榻解裤，笞尻五下六下，下不过胯后，上不过尾间是也。间有责妾，每必褪裸束缚挂柱，上鞭下捶，甚至肉烂血流，是乃害彼害我，以闺门为刑房，不可不慎也！

（《秘书十种》第八十九~九十页）

对这篇稀有的文书不妨做一些评论。第一段文字指

出，一个家长所拥有的女人只有很少的机会去自娱。她们生活的绝大部分时光是在家中度过的，她们的消遣不过是聚在室内弹琴下棋、玩骨牌和各种纸牌——所有这些娱乐方式在明代期间非常流行。因此性生活对她们来说，远比起其主人重要。她们的主人有其“外面生活”的种种乐趣，诸如工作、交友等等。就我所知，这是有关当时及其社会结构的一种新的想法。其他同时期和以前的作者认为妇女的隔绝、单调生活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段文字指出，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男人在性行为上的技巧，要比他的年轻漂亮更重要；同样，性受挫会使女人喜欢吵架难以驾驭。类似的观点亦见于其他史料，但都没有这里讲得清楚。

第三段文字证明作者心理揣摸的敏锐。男人娶纳新妾时，应避免其他女人疑心她有什么可能争宠夺爱、篡主家政的神秘魅力。这种疑心会导致妒忌和争吵。故家长一开始就应申明：他决不至于被新妾弄得神颠魂倒。新妾破身时，应让其他妻妾在场，以让她们亲眼看到，新妾并没有什么长于她们之处。

最后一段文字表明，作者很替女人着想。他对过度的肉体惩罚提出告诫，体罚应稍施辄止，鞭笞应施于无关紧要的部位。人们或把那行关于过度体罚害被害我的文字解释为这样做会引起男人的虐待狂倾向，但这无疑是牵强附会的解释。作者的意思更可能是怕男人在家里摆出刑堂问罪的样子会有损声望。不过，同时他关于惩罚女人时不要剥光她的衣裳的忠告可能表明，他下意识地感到了唤起潜在的虐待本能的危险。

总之，这篇文书对研究明代的道德风尚是甚有价值

的。但愿有朝一日，人们能获睹这篇文书的全文。

2. 房中书

在卷二，读者将可以看到印于明朝晚期的三种房中书的全文。它们中的两种《既济真经》和《修真演义》，重述了道家修炼者的理论。第三种题为《素女妙论》，尤其不属于任何流派。

110 这三部手册的内容主要以上文讨论的古房中书为基础。就我们现今的目的而言，翻译这些书的全文并无必要。下文只引述一些典型段落。

《既济真经》的全名是《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参见《秘书十种》第九十一页第一行）。“纯阳”这个名字代表道家的神仙吕洞宾，据传他生活在宋时，后来名列家喻户晓的道家“八仙”。本书的著作权归属当然是伪托的，笺注者邓希贤是何人不详，他自称是吕洞宾的“门人紫金光耀大仙”，参见《秘书十种》第九十一页第二行。

我参阅了：（一）一种用蓝色印刷并订成蝴蝶装的小刻本，未署出版地点与日期。从印刷风格看出自万历中期，系上海某氏的收藏品。（二）一种带有“返点”（*kaeriten*）（日本的阅读符号）的刻本，在《百战必胜》的总题目下与《修真演义》印在一起。小开本，出版地点与日期俱不详，大致印于一八七〇～一八八〇年。由东京的斋藤延收藏。（三）第二种本子的日本活版翻印本，既无出版地点亦无出版日期，大约印于一九一〇年。收藏者相同。这三个版本的文字相同。

正文本身很短，只有九段，用一种古奥的、半格律

的文体写成。这种文体像是唐代甚至更早期的。由于此书通篇使用军事术语，所以它容易被误以为是兵书。它也许是由《黄帝问玄女法》的片断组成的。^{*}后一部书著录在《新唐书·艺文志》兵书类之首，我怀疑它实际上不是兵书，而是一部古老的道家房中书——其全文早佚。我假设《新唐书·艺文志》的编纂者只知道此书的题目与若干片断，遂错误地假定它与兵家谋略有关，于是把它著录于兵书类书目。然而，这不过是基于别的性事方面的著作被误为兵书这一事实之上的臆测。参考下文第一百五十八页的例子。

虽然正文本身显示出许多古老的特征，注文却有后期道家房中书的印记，我判断是晚明的作品。题目中的术语“既济”，此处可译为“Complete Union”，字面上的意义是“Already Completed”（已经完成）。正如上文第四页指出的，它是《易经》的第六十三卦，被认为是性交的象征。在一篇简短序文中（第九十一页，第三～十二行），邓希贤声称他是从仙师吕洞宾那里获此真经的。吕纯阳口授此经的真谛，邓氏采以入注。

此文是道家炼丹士的性秘术的典型例子。男子应自我控制，固精勿泄，同时激发女子的性欲，使之达到高潮，以分泌出供男子吸取的“阴气”。用此法，男子即可在性“战”中“败敌”。

这些说教易于以军事术语表达，因为道家的性修炼术与古兵法有两个根本点是一致的：第一，都要借用对

^{*} 在后出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中，作者认为它是由《玄女战经》的片断组成的。——译者

方的力量而节省自己的力量；第二，都先佯服于对方，尔后出其不意后发制人。这些原则在中国拳术中发挥重要作用，后来被日本人采用，成为其柔道的基础。

第一段（《秘书十种》第九十一页第十二行）如下：

[正文]

上将御敌，工挹吮吸，游心委形，瞑目丧失。

[笺注]

上将，喻修真人也。御，行事也。敌者，女人也。初入房时，男以手挹女阴户，舌吮女舌，手挹女乳，鼻吸女鼻中清气，以动彼心。我宜强制而游心太清之上，委形无有之乡，瞑目勿视，自丧自失，不动其心。

接下去，正文中有“龟蟠龙翕，蛇吞虎怕”（《秘书十种》第九十三页第十～十一行）之语。注文说，这句口诀包含了“败敌”之术的精髓。它形象地说明了男子防泄与“还精”所应操行的四个动作。

[笺注]

瞑目闭口，缩手蹙足，撮住谷道，凝定心志，龟之蟠也；逆吸真水（即女子的阴道分泌物。——高注），自尾间上流，连络不已，直入泥丸，龙之翕也。蛇之吞物，微微衔噬，候物之困，复吞而入，必不肯放。虎之捕兽，怕先知觉，潜心默视，必持先得。

（《秘书十种》第九十三页第十四行～第九十四页第四行）

正文的倒数第二段（《秘书十种》第九十五页第七～113九行）描写了“战”的最后场面：

[正文]

我缓彼急，势复大起。兵亦既接，入而复退。又吮其食，挹其粒，龟虎蛇龙，蟠怕吞翕。彼必弃兵，我收风雨。是曰既济，延安一纪。收战罢兵，空悬仰息，还之武库，升上极。

[笺注]

大起，兴浓也。彼兴既济（即性高潮。——高注），我当复入，深浅如法，间复少退。又必吮其舌（《秘书十种》第九十四页第十行正文中的“食”当作“舌”。——高注），挹其乳（《秘书十种》第九十四页第十行所说的“粒”当作“乳”。——高注），依行前番功夫，则彼真精尽泄，而我收翕之矣。既济者，既得真阳也。一纪，十二年也。一御既得真阳，则可延寿一纪。武库，髓海也。上极，泥丸也。战罢下马，当仰身平息，悬腰动摇，上升泥丸，以还本元，则不生疾病，可得长生。

此处要讨论的第二种道家著述通常称为《修真演¹¹⁴义》，其全称是《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秘书十种》第九十七页第一行），被认为系上文讨论的《既济真经》的笺注者邓希贤所作。

我见过以下版本：（一）日本的翻印本，与《既济真经》一起发表。上文已提到，附在第二、第三种本子中。附于这些本子的题署所标记的时间是一五九四年。（二）

明代原版，用蓝色油墨印刷在一个长幅横轴上，像上一种本子一样有题署，但题署者不同，而标示的时间是一五九八年，由东京涩井清先生收藏。后一种本子显然是前一种本子所据原文的修正本，翻印于此处（《秘书十种》第九十七～一百一十四页）的文字即抄录自后一种本子。

序文（《秘书十种》第九十七页第二～七行）的内容如下：

汉元封三年（公元前一〇八年。——高注），巫咸进《修真语录》于武帝，帝不能用，惜哉！书传后世，微谕其术者，亦得支体强健，益寿延年。施之种子，聪明易养。然有当弃，有当忌。先知弃忌，方可次第行动。余演其义为二十章，分功定序，因序定功。序固不可紊，功亦不可阙也。修真之士，当自得之。

邓希贤识

115 第一节与第二节讲述在性交中应弃舍什么样的女子，以及不宜行房的各种状态，诸如连日醉酒、久病方痊等等。第三节解释房中之事为何既能使知其义理者获益，又能使误行者殒命。第四节形容理想的女性配偶，此处用特殊的道家术语“宝鼎”来称之。

第五、六节和第七节列举了已宜和合的各种征象，很像《医心方》引文的第五和第六部分（参见《秘书十种》第二十五页）。

第八节讲激发女子性欲的各种方法和女子的性反应。本节以一玩世不恭的段落开头，这段话说明了道家术士

们对他们所玩弄的女子之轻蔑。

妇人之情，沉潜隐伏。何以使之动？何以知其动？欲使之动者，如嗜酒则饮以香醪，多情则饴以甜语，贪财则赠以钱帛，好淫则欢以伟物。妇人之心，终无所主，能见景生情，无不动也。

（《秘书十种》第一百页第十二行起）

第九节用很长的篇幅讨论如何主要地运用一种复杂的按摩法使男子的玉茎强壮。文末指出：

若行采战，先用绢带束固茎根。

（《秘书十种》第一百零二页第六～七行）

这种保持阴茎挺拔的辅助器具或类似器具在色情小说中常被提及。这一点在本章的文末将详细讨论。 116

第十节是道家对待女人态度的又一典型。文中说：

初下手时，务遏除欲念。先用宽丑之炉演习，庶兴不甚感，亦不至于欢浓，易制御也。

（《秘书十种》第一百零二页第十行起）

第十一节是这一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其文曰：

凡得真美之鼎，心必爱恋。然交合时，须强为憎恶，按定心神。以玉茎于炉中缓缓往来，或一局，或二三局，歇气定心，少顷，依法再行。俟彼欢浓，

依觉难禁，更加温存，女必先泄也。其时可如法攻取，若自觉欲泄，速将玉茎掣退，行后锁闭之法，其势自息。气定调匀，依法再战，战不厌缓，采不厌迟，谨而行之可也。

（《秘书十种》第一百零三页第二行起）

第十二节介绍防止射精的方法，像别的房中书讲的一样，意念控制与压迫精道的生理手段相结合。

奇怪的是，尽管在实际上所有房中书都讨论“回精法”，但对性交前元精的“下降”却只字未提。为补此缺陷，这里插入泛论道家修炼的明代史料中的一段引文。这是一篇题为《听心斋客问说》的短文，作者署名万尚父。该书于一九三六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印于上海，收入《丛书集成》卷〇五七五。第三十节云：

客问：“元精及交感之精何以异？”曰：非有二物。未交之时，身中五脏六腑之精并无停泊处，却在元气中，未成形质，此为元精；及男女交媾，精自泥丸顺脊而下，至膀胱外肾施泄，遂成渣滓，则为交感之精矣。

回到对《修真演义》的概述来。读者会看到特别有趣的第十三节，它似乎显示了印度密教教义的影响。这一奇特的段落在明末一定广为人知，色情小说《怡情阵》第三章的末尾逐字逐句引用了这段话（参见下文第一百二十九页）。

三峰大药

上曰“红莲峰”。药名“玉泉”，又曰“玉液”，曰“醴泉”，在女人舌下两窍中出。其色碧，为唾精。男子以舌舐之，其泉涌出华池，啞下咽之重楼，纳于丹田，能灌溉五藏，左填玄关，右补丹田，生气生血也。

中曰“双茅峰”。药名“蟠桃”，又曰“白雪”，曰“琼浆”，在女人两乳中出。其色白，其味甘美。男子啞而饮之，纳于丹田，能养脾胃、益精神，吸之能令女经脉相通，身心舒畅，上透华池，下应玄关，使津气盈溢。三采之中，此为先务。若未生产女人，无乳汁者，采之更有补益。

下曰“紫芝峰”。号“白虎洞”，又曰“玄关”，药名“黑铅”，又名“月华”，在女人阴宫。其津滑，其关常闭而不开。凡媾合会，女情姘媚，面赤色颤，其关始开，气乃泄，津乃溢。男子以玉茎掣退寸许，作交接之势，受气吸津，以益元阳，养精神。

此三峰大药也。

（《秘书十种》第一百零四页第十二行起）

第十四节是关于男子“回精术”的要点的长篇讨论。描写分为五个部分，每部分解释一个特殊的字，因此这一节题为《五字真言》，这是典型的密教术语。

第十五节再述性行为的各个阶段，始之以爱抚动作，¹¹⁹而终之以男子的采阴技巧。本节末尾云，后面的技巧“在彼不甚损，在我大有益。阴阳相得，水火既济”。

剩下的各节重复和引申前头的讨论。第十六节再次

解释“回精”术。这里文中使用了一个关于这个过程的新术语，即“黄河逆流”（《秘书十种》第一百零九页第八行）。第十七节讨论性行为的总意义。第十八节详细说明男人从性交中所可获得的益处，它把交媾比为树木之接朽回荣，用以说明此论点：只要男人自我控制，每次性交都会赋予他新的生命。第十九节再列举从“回精术”中所可获得的益处。

最后，第二十节讲种子安胎之法：性交应在月事后的头几天进行；男女应同时达到高潮，等等。此节显然是作为余话附加上去的，因为道家炼丹士通常对这个专题没什么兴趣。

文末附有一个跋，同时提到《既济真经》与《修真演义》。其文曰：

世宗朝（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高注），余受廩燕京。于时陶真人以术见幸，迹其所为，皆幻怪不经，独采补为有实际，故朝庙之享有遐龄，皆由于此。余慕其术，赂近侍，购所藏秘诀，得纯阳子帅徒经义二书，遵而行之。初若难制，久出自然。六十年间，御女百余，育儿十七，身历五朝，眼见五代。今虽告老，房中不厌，间一媾合，必敌数人。虽天逸我以年，而采补之功亦不可掩。语云：擅巧者不祥。且人生不满百，倘一旦先朝露，不忍二书失传，爰付梓人，用广大仙之德，愿以斯世同跻彭老之年也。如曰此荒唐无稽，是自弃其寿也。其于余也何尤？

万历甲午春壬正月越人九十五岁翁
书于天台之紫芝室。

（《秘书十种》第一百一十三页第四行起）

上文提及的涩井清藏本也有同样的跋，但落款作“庚戌孟夏月陵人百岁翁书于天台香阁”。（参见《秘书十种》第一百一十四页第三～四行）

除了上述两种房中书之外，必然还有一大批类似的道家文献。浏览《道藏》，可以找到《黄帝授三子玄女经》、《吕纯阳真人沁园春丹词注解》等书，这些书原来无疑包含有讨论性榨取的内容，但重印时所有这些段落都做了细致删改。

121

翻印在卷二（《秘书十种》）中的第三种房中书，是分为八篇的《素女妙论》。

此处提供的原文（《秘书十种》第一百一十五～一百三十九页）本自保存于日本的两种版本。第一种是出现于文禄年间（一五九二～一五九六年）的带图解的刻本。此本副题为《人间乐事》和《黄素妙论》，正文前面附有一批小幅春宫画，采自明代色情小说中的插图，参见涩井清《元禄古版画集英》卷二，一九二〇年东京出版。这是一个中国原本的日本改编本。

第二种是中国原本的日本抄本，大约抄于一八八〇年左右。凡四十二页，每页十行，每行二十一字，全部是中文。

此书由《素女经》、《洞玄子》等一类古房中书的片断组成，经改写而连缀成篇，不时增补有编者自己的见解。全文以黄帝与素女问答的形式写成。文字带有典型的明代风格，拖沓重复，不过总体上还算晓畅易懂，编排得当。显然，编者打算使此文编成可为成家者指南的

实用房中书。尽管它也像其他房中书一样强调保精与性行为的治疗作用，但对性榨取与道家修炼者的秘术却未予提及。就我所知，这是保存至今的最完整的房中书真本，有朝一日应把全文翻译出来。

序文（写于一五六六年）的作者自署为“摘红楼主¹²²人”（《秘书十种》第一百一十六页第二行）。他称此书不知何人所著，或云传自“茅山道士”（同上书第一百一十五页第十一～十二行）。茅山地处江苏省，在汉代就是因为是道众的云集之地而驰名遐迩。正文前有编者的自署：“洪都全天真校”（同上书第一百一十七页第二行）；文末是一个写于一五六六年阴历十一月的跋，题识云：“丙寅十一月西园主人书于暖香阁中”。此跋体现了一种集句的试尝，集句是一种奇特的中文花样，即从著名的文学著作中缀句成文。追求尽善尽美的士人用此法常取得与众不同效果，作为例子，可参见翻译于下篇的图册《花营锦阵》叙。不过在此处这个例子中，这种方法应用得如此笨拙，以至于文理不通，难以卒读。我猜想它是后来的某些中国或日本编者加上去的，所以在第二卷中没有翻印它。

此文的前五篇涉及以下内容：（一）《原始篇》，讨论性行为的意义和益处。（二）《九势篇》，是《医心方》的第十二节所引述的“九法”（《秘书十种》第二十六页）的发挥和润色。（三）《浅深篇》，大体上据自古房中书对此类技巧的描述；《秘书十种》第一百二十四页第九～十三行罗列了若干关于女阴各部位的术语，此页在附录《中国的性术语》论及。（四）《五欲五伤篇》，据自《医心方》第七、第八两节（《秘书十种》第二十四页）及同书的第

十七节（《秘书十种》第三十页）。（五）《大伦篇》，也据自古房中书的相应段落。

第六篇，题为《大小长短篇》，包含了新资料，其文节译于此：

帝问曰：“男子宝物，有大小长短硬软之别者，¹²³何也？”

素女答曰：“赋形不同，各如人面，其大小长短硬软之别，共在禀赋。故人短而物雄，人壮而物短，瘦弱而肥硬，胖大而软缩。或有专车者，有抱负者，有肉怒筋胀者，而无害交会之要也。”

帝问曰：“郎中有大小长短硬软之不同，而取交接快美之道，亦不同乎？”

素女答曰：“赋形不同，大小长短异形者，外观也；取交接快美者，内情也。先以爱敬系之，以真情按之，何论大小长短哉！”

帝问曰：“硬软亦有别乎？”

素女答曰：“长大而萎软，不及短小而坚硬也；坚硬而粗暴，不如软弱而温藉也。能得中庸者，可谓尽美尽善焉矣。”

（《秘书十种》第一百三十二页第三行起）

本篇以讨论如何用药物使短小的阳具变长大收结。素女告诫人们切勿滥用药。她说：“两情相合，气运贯通，则短小者自长大，软弱者自坚硬也。”（《秘书十种》第一百三十三页第五行）

第二种版本在本篇的文末附加了关于阴户的不同位¹²⁴

置的一段话。因为其内容不在本篇题目之内，也因为第一种版本没有这段话，所以我以为这段话是由后代的某个中国或日本编者造成的窜文，并因此在翻印于卷二的原文中省略了它。然而，复思之，我又似乎觉得这段话确实是原文。在这篇文献中，并不乏文不对题的例子。此外，这段文字与其他文字在风格上也甚相似。因此我把这段话译出在此，并附以中文原文：

帝问曰：“女子玉门有上中下之异，何也？”素女答曰：“牝户之美，非在位而在用也。上中下者各有其益，要之顺利而用之耳。中者（大概居于阴蒂与肛门之间。——高注）四时均宜，百势无防，以不偏为贵是也；上者宜冬，匡床绣被，男伏其上是也；下者宜夏，竹荫石榻，隔山取火是也。斯乃御女器使矣。”

125 第七篇题为《养生篇》，文中讨论了保精的重要性，并开列了一个不同年龄的男人适宜射精的次数表。第八篇也是最后的一篇，叫《四至九到篇》，内容与《医心方》的第五、第六节（《秘书十种》第二十五页）酷似。至此全文结束，不像古房中书那样附有医方。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把旨在壮阳滋阴的性交与旨在使女人受孕的性交区分得很清楚。前者需要性嬉戏来润色，通过一系列令人身心舒畅的花样提高兴致；而后者相反，应在一种庄严的自觉献身精神中达到圆满。为说明作者对待性交的这两种不同方面的态度，在此我从第二篇与第五篇中各翻译一段。前一段是九势中第八势的

说明，后一段讲述应采取何种性交姿势才能获得子嗣。前者尤其有趣，因为它讲述了一男在同一时间里如何御二女。这类姿势有时被描绘于春宫画册，但就我所知，从未在房中书中被描述过。

八、鱼咬势。令二女一仰一俯，互搂抱以为交接之状。牝户相合，自摩擦则其鱼口自开，犹游鱼咬萍之形。男子箕坐其侧，俟红潮喘发，先以手探两口相合处，将茎安其中间，上下乘便，插入两方交欢。大坚筋骨，倍气力，温中补五劳七伤。其法¹²⁶如游鱼戏藻之状，只以咬清吐浊为要。

（《秘书十种》第一百二十二页第十三行～
第一百二十三页第四行）

帝问曰：“若人无子，取之以何术乎？”

素女答曰：“求子之法，按阴合阳合之数，用黄绫黄绢黄纱之属，造衣被帐褥之类。以黄道吉日，取桃枝书年庚，放之卧内。又九月三日，取东引桃枝书始名（此处“东引”的翻译未必尽当。——高注），插之床上。须察妇人月经已止，过三四日，各沐浴柱香，祈天地鬼神，入帐中而为交合。其时子宫未合闭，故有子也。御法，进退如法，洗心涤虑，勿戏调戏弄，勿借春药，勿见春官册。若犯之，损父母，不利生子。”

（《秘书十种》第一百三十页第六～十二行）

《素女妙论》的末段云：

帝斋戒沐浴，以其法炼内丹八十一日（即“全阳”数，参见上文第五十一页。——高注），寿至一百二十日，而丹药已成，铸鼎于湖边，神龙迎降，共素女白日升天。

（《秘书十种》第一百三十九页第五～七行）

二、小说

存世的明代色情小说和情诗艳词集并不见得比那些与性相关的严肃类文字更为稀罕。小说和诗词都曾大量印刷，因为它们对普通的读者有广泛的吸引力。虽然许多这类书上了清朝的禁书目录，相当数量的作品还是逃脱了查禁，并在今天中国的大学图书馆里寻到了藏身之所。

然而，更大量的明代色情文学作品保存在日本。碰巧在公元一七〇〇年前后，正当明代的色情印刷物仍然大量存在于中国的时候，一种对此类印刷品的稳定需求也存在于日本。元禄（一六八八～一七〇四年）和正德（一七一—一七一六年）年间，一种放荡的、非常世俗化的文化兴盛于这个国家，而得到新兴的富商阶层的赞助。那个时代的日本的通俗小说，从中国的色情小说中找到了灵感；而著名的日本彩色版画浮世绘的画师们，也仔细研习中国的春宫版画与书本插图。德川幕府的监察官严格管理所有由在长崎（Nagasaki）的中文作坊传
128入日本的中文图书，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兵法和基督教书籍上，对色情读物持非常宽容的态度。

因此，当日本汉学家高安芦屋于一七八四年发表其《小说词汇》时，他有可能利用的作品不下一百六十部，

这些作品被列举于他的书的开头。它们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色情作品，这些书在日本几乎全保存了下来，不管是以原始的中国明版的形式还是以日本抄本的形式。

甚至对最重要的明代色情小说作一简单的概述也会使我们离题百里。这里所讨论的仅是那些对明代的春宫画册有直接影响的小说，和那些包含有讲解春宫画册的特色和使用的文字段落的小说。

有两部小说对春宫画册有重大影响，即《绣榻野史》和《株林野史》。这两部书在其作者在世时就已经在中国甚为流行，然而现在它们事实上已默默无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很出名的色情小说在它们出版的时代却无人知晓。例如，伟大的色情小说《金瓶梅》，直至一六一〇年，仍知者甚少，此后不久才在其首印之地苏州流传开来，而直至康熙时期才举国闻名。原因在于，活着时就出了名的明代色情小说家们是编造粗俗、淫猥故事的行家里手，这些故事是按他们的真正的猥亵心理写成的，这种心理迎合万历时期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士人的淫荡口味。因为这些书仅有那么点文学价值，它们的名声当然是非常短命的。它们逃不过清朝检查的劫难，并迅速湮没；而像《金瓶梅》这样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的色情小说则益发出名，成为了屈指可数的中国文学杰作。

然而，在当时，《绣榻野史》和类似的淫猥小说风靡¹²⁹中国，同时，它们也构成春宫绘画和春宫图册的设计者的“枕边之书”。然而，它们对我们现在的题目特别重要，其历史价值不容低估。《金瓶梅》和后来的色情小说的作者们深受惠于《绣榻野史》以及类似的色情故事，正是这类色情故事给他们提供了性的主题和艳词的样式。

而且，这些用一种在后来的中国文学作品中鲜少见到的直接的语言去做现实主义描述的书，对于我们现在了解当时的性生活是无比珍贵的史料。

《绣榻野史》（以下缩写为 HTYS）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诗人写的。他名叫吕天成，字勤之，号棘津、郁蓝生；约生于一五八〇年，约卒于一六二〇年。他是浙江余姚人，但似乎一生的大半时光是在苏州和南京度过的。吕天成其名主要以词曲传（参考上文第九十九页）。事实上，只有吕氏的朋友、诗人王骥德（字伯良，号方诸生，卒于一六二三年）编的一部关于曲的流派的篇幅不多的笔记集《曲律》，才稍为详细地提到了他的生平。王骥德说，吕氏年轻时曾写过两部淫猥小说，即《绣榻野史》和《闲情别传》。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北京，一九三二年）第二百一十四页称后者已佚。然而我有一个中文抄本，约抄于一八〇〇年前后，是一部题为《怡情阵》的淫猥小说，四卷十回，每页八行，每行二十二字，署江西野人编演。因为此小说从风格到内容都与《绣榻野史》极为相似（包括指男根的“𦍋”字和指女阴的“𦍋”字），我猜想这部小说实际上就是《闲情别传》，它因更名为《怡情传》而得以保存下来。

130 在明代的最后几十年中，《绣榻野史》出过不少于三个单行本。初版未闻有存世。此版重梓时附有离经叛道的著名学者李贽（一五二七～一六〇二年）写的评点，同样出名的小说家冯梦龙（卒于一六四四年）也校订了此书。这个重印本有一个孤本存世，孙楷第《日本东京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北京，一九三一年）第一百二十六～一百二十八页对其版本情况和内容

有记述，因为他曾在东京的著名的中文书店“文求堂”见过它。第三个版本是“江离馆”重印的本子，著录在一部中文书籍的日文书目上，一七五四年传入日本。参见孙氏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二百一十四页。江离馆本以活字版的形式于一九一五年重印于上海，印成洋装书的式样，也许本自日本的一种抄本。这个版本的文字有别于文求堂本，所有的词和注评都不见了。故事不分回而分成三部分，每部分的文字首尾相贯。

一九五〇年我购到了万求堂本。此书卷一印成一种古老的日本抄本式样，卷二和卷四印成原始明版的式样，卷三已不存，但我在东京借鱼返善雄教授收藏的上海翻印本抄全了散失的文字。这部小说的卷一的前九回重印于本书的卷二《秘书十种》第一百七十三~一百九十一页。

小说的情节极为简单。它讲的是一个名叫姚同心的秀才，号“东门生”（人们会因此联想到《金瓶梅》的主人翁西门庆）。他和一个叫赵大里的年轻同事有同性恋关系。姚氏的妻子死后，他又娶了一个漂亮而淫荡的年轻女子，叫做金氏。赵大里的母亲叫麻氏，是一个年轻的寡妇。小说的内容没有别的，全是详细描写这四个人之间的性淫乱，姚家的两个年轻丫鬟偶尔也掺和其中。最后，金氏、麻氏和赵大里皆早夭，姚同心幡然悔悟，遁¹³¹入佛门。

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在于其生动的口语风格，当时当地特有的俚词俗语在书中俯拾皆是。每回结尾处的词（见上文第九十九页）写得精巧娴熟，是明朝最后几十年间广为流传的一类淫猥诗词的典型。

这些词对我们现在讨论的题目尤为重要，因为正是这些词把《绣榻野史》和同时代的三部最好的彩色春宫版画册联系了起来。这些画册是《风流绝畅》（缩写为 FLCC）、《花营锦阵》（缩写为 HYCC）和《鸳鸯秘谱》（缩写为 YYPP）。这三部画册将在中篇充分描述。它充分表明，在这些画册中，每幅色情画都配有一篇题跋，通常是一阕词。词有某种格式，根据词谱这些格式不同的词每种都有特定的词牌。春宫画册的编者通常为每幅图选择一种能用来表现描绘在版图上的色情场面的词牌。例如，画册《花营锦阵》第九图描绘的是一对男女在柳树下性交，与之相配的词牌是“风中柳”。画册的编者还进而在每阕词的后面署上虚构的名号，《风流绝畅》和《鸳鸯秘谱》而且附有与名号相同的印鉴。

现在，把这三部画册中的词与印在《绣榻野史》每回文末的词加以对照，可以看出一个奇特的事实：这些词中有好几阕完全或大致相同。

见下表：

132 《风流绝畅》（印于一六〇六年）：

署名“眉山居士”的第十四图配词 = 《绣榻野史》卷一第七回*文末的配词

《花营锦阵》（印于一六一〇年）：

署名“桃源主人”的第一图配词 = 《绣榻野史》卷一第四回的配词

署名“秦楼客”的第三图配词 = 《绣榻野史》卷一第十一回的配词

* 应为第八回。——译者

署名“忘机子”的第八图配词 = 《绣榻野史》卷一第九回的配词

署名“醉月主人”的第十二图配词 = 《绣榻野史》卷一第十回的配词

署名“侠仙”的第十八图配词 = 《绣榻野史》卷一第十三回的配词

署名“醉仙”的第十九图配词 = 《绣榻野史》卷二第十六回的配词

署名“有情痴”的第二十一图配词 = 《绣榻野史》卷二第十二回的配词

《鸳鸯秘谱》（印于一六二四年）：

署名“探春客”的第四图配词 = 《绣榻野史》卷二十回的配词

署名“玉阳子”的第十二图配词 = 《绣榻野史》卷二第三回的配词

正如上述对照所显示的，并非所有画册中的词都和《绣榻野史》中的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有许多微小的差别存在。作为例子，可把《风流绝畅》第十四图的配词（《秘书十种》第一百四十六页）与《绣榻野史》卷一第七回文末的词（《秘书十种》第一百八十四页）加以比较。但无可否认它们是同一阕词。

因为王骥德说吕天成在其年轻时写成《绣榻野史》，我们可以推定这部小说的初版发表于大约一六〇〇年，即春宫画册《风流绝畅》发表的前几年。因此，有证据表明，《风流绝畅》和其他两部画册袭用了吕天成小说中的这些词。

然而，如何解释这些由画册的编者附在词中的虚构

的署名呢？这些署名显然是随心所欲选择的，可以说并无特别的意义。编者加上它们，旨在增加词的趣味。¹³³属于这类情况的署名有“醉仙”（《秘书十种》第一百五十八页第四行）、“情痴”（《秘书十种》第一百五十八页第十二行）等等。

不过，其他署名间接与吕天成的友人或别的因写作艳词的本领而有名于时的词家有关。《花营锦阵》第三图配词的署名“秦楼客”（《秘书十种》第一百五十三页第七行），字面意思是“妓院中的客人”。不过，吕氏的朋友王骥德的名号之一是“秦楼外史”，所以“秦楼客”这个署名更可能指王骥德。进一步说，图册《鸳鸯秘谱》中的名号“王阳子”本身并无一定使人选作一首艳词的署名的特别意义。然而，“玉阳仙史”是陈与郊的号（字广业，生活于一六〇〇年前后），陈氏是一个学者式的官员，他作为戏曲和情歌的作者而略有声望。一个更加显著的例子是图册《花营锦阵》第二十图配词的署名“适适生”（《秘书十种》第一百五十八页第八行）。“适适”这个奇异的读音见于哲学家庄子的文中。“适适生”在字面上可以翻译为“胆怯的学生”，当随意地为艳词选择虚构的署名时，有人会选这么个离奇古怪的名号，这也同样让人难于相信。这个署名显然指学者兼政治家陈玉耀*，他的书房叫“适适斋”。陈玉耀一六〇一年考中进士，大约一六一五年在南京任御史。除了精于剑术之外，他在诗歌方面也享有一些声望。

* 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一年版《中国人名大辞典》第一千零六十八页载为陈玉辉。——译者

画册的编者不敢恣意把这些同时代而知名度很高的人的显而易见的名号附到配了春宫画的艳词上去。也不可想象，上面提到的学者们会从《绣榻野史》中剽窃诗词。因此，唯一可能的结论是，当吕天成创作其色情小说时，像王骥德、陈玉耀（辉）等等这样的人物为他写了这些词。也许他们大家都属于一个文学圈，这类圈子¹³⁴当时在南京、苏州、杭州和那个地区的其他文化中心为数众多。人们可以设想，在圈子的聚会上，进过一顿丰盛的正餐后，因秀色可餐的名妓的在场而灵感如泉，吕天成于是向其朋友们出示他正在写作中的小说的一些部分，他们遂为书中描述的场面配上合适的词。然后，他们品评这些词的优劣高下，上品被采入小说中，当然，没有作者的名号。相同的程序也可用指画册《风流绝畅》的图引，这个画册叙述了画册的题跋产生的缘起：“中原词人墨客，争相咏次于左。”（《秘书十种》第一百四十一页第六行）

后来，《绣榻野史》发表后，王骥德和其他人改写了他们为小说创作的一些词，把它们配到套色春宫版画册上，并署上了不同的名号。这证明这些人与那些春宫画册的发表有密切关系。奇怪的是，几近四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一真相才被揭示。不过与此有关的这些人大概并不把这些游戏文字当一回事！

第二部与春宫画册有关的小说是《株林野史》（“株”指竹竿）。此书下文缩写为 CLYS。这部小说尽管也是一部极为淫猥的小说，但它没有《绣榻野史》那么粗糙，并且有一个精心安排的情节。对其作者我们一无所知。这部书带有明显的道家味道，有可能是一个对道家炼丹

士的性秘术兴趣浓厚的学者写的。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二百二十三页提到此书，并特别提到这么个事实：在清朝后半期，即在一八一〇年和一八六八年，这本书两次列入禁书目录。高安氏的目录也提到它，但据我所知日本并无此书。上海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藏家有一个我未见过的康熙版本，据收藏者介绍，这个版本印制不精。我拥有的一个本子是民国初年出版于上海的一种小型平版翻印本，每页十四行，每行三十二字。小说共十六回，第一回的上段和第七回的一段将重印于卷二《秘戏图考》第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八页。

小说的场景被置于遥远的古代，约公元前六〇〇年，即所谓的“春秋”时期。郑穆公有一个美丽的女儿，名唤素娥，正当青春妙龄。一日她梦见一个道士向她传授性交秘术——这使人联想到十八世纪著名的小说《红楼梦》开头宝玉的云雨梦。这个道士对素娥说：“（我）在终南山修炼一千五百年成仙，道号普化真人。风流生成，阳亦不泄。我还有一术，能吸精导气，与人交媾，曲尽其欢。又能采阴补阳、却老还少，名‘素女采战之法’。”（《秘书十种》第一百九十六页第七~十行）经历了此梦之后，素娥开始其风流历程。她先勾引年轻的表弟，也让他与她的丫鬟荷花胡搞，她曾授荷花以道家秘术。不久表弟精竭而亡，而两个姑娘则因从他身上采了阳气而更为漂亮。不久素娥嫁与邻邦陈国灵公之子，在他的宅中，有一所叫做“株林”的竹园，素娥和其年轻丈夫常在其中寻欢作乐。不久她给他生了个儿子，而她的丈夫则精竭而亡。临终前他把孀妻幼子托付给他的朋友、大

臣孔宁。素娥与孔宁以及孔的朋友、大臣仪行父建立了性关系。为了固位，孔宁安排素娥与其公公陈灵公幽会。从此这位国君也加入了株林的性淫乱，荷花在其中亦扮演活跃角色。二十年以后，素娥与荷花看上去仍像年轻姑娘，而她们的三个情人已变得老弱不堪。有一天，素娥那已长成雄赳赳的勇士的儿子偶偷听到灵公和他的两个大臣开玩笑，问他们谁是孩子之父。年轻人冲进去杀了灵公。两个大臣出走敌国楚国寻求避难。楚王早有图陈之心，现在灵公被弑正好授之以柄。素娥之子亡于战阵，素娥自己被俘。孔宁与仪行父图谋让她去勾引楚王，但素娥之子的阴魂缠住了他们。在他们实施其计划前，孔宁发了疯，在杀了妻儿后自杀。绝望中的仪行父自溺而死。

在楚国的宫廷中有一位大臣名叫巫臣，在采阴补阳的道家房术方面是行家。他立刻看出素娥亦精于此道，遂决意娶其为妻，以便同操此术。然而楚王在此期间已把素娥许配给一个普通士兵，而且她与其丫鬟荷花也分开了。下文主要涉及各诸侯国的连横合纵，巫臣背弃了楚王，素娥与其丫鬟荷花也历尽艰难风险。最后，巫臣成为了秦国的大臣，并与素娥、荷花结合。这三位道家性榨取方面的行家里手都需要年轻的受害者去补充他们的元气。巫臣勾引秦国的一位年轻贵族及其妻子加入他们的淫乱。因此，株林又重建于秦国——不过这次加入株林的淫乱者有二男三女。一个仆人背叛了他们，向秦王告发，秦王使众兵包围了巫府。贵族与其妻被捕，但素娥、荷花和巫臣已经吸取了足够的元气，炼成了“内丹”。他们腾云驾雾，化于空中，变成了神仙。

上海某收藏家告诉我，春宫版画册《鸳鸯秘谱》中的词有六阙与《株林野史》中的词相同。不幸的是，在他赠给我一份关于那部画册的内容和署于词后的名号的完整目录之前，我们的通信中断了。这些名号可能会提供一条有关这部小说的作者和画册《鸳鸯秘谱》的相关者的线索。

《绣榻野史》和《株林野史》都没有插图。这里要讨论的第三部色情小说《昭阳趣史》却有不下于四十八幅的全页插图，这些插图大部分描绘的是色情场面。这些插图中的一幅复制于图版八。

这部小说由“有况居”印于一六二一年。作者不详，文中只署有一个笔名：“杭州艳艳生”。它包括两部分，不分回，每部分各配有一首词，形式像《绣榻野史》中的词一样。小说的情节围绕着道家的性榨取展开。

这部小说的主要角色是一只雌狐，她生活在一个山上的洞穴里，是群狐的首领。她修炼道术不计年，希冀获得仙丹，但始终缺少“元阳”——纯正的男人元气——来补足其阴气。她因此化形为美丽的少女，下降人间，寻找合适的男性牺牲品。她遇到了一个少男，他其实是一只燕子，在道家的性修炼方面也颇有造诣，但仍然缺少“元阴”。他们进行了交合，在此期间，雌狐在偷取雄燕的元气方面得手。燕子发现其配偶的真实本性后狂暴不已，当即召集众燕与之大战。整个仙界都为燕群与狐群之间的一场巨大冲突所震动。道家天堂中的玉皇大帝乃出面干涉，把两个肇事者贬为下界凡人，以示惩戒。他们作为一对孪生姐妹而降世，是一位夫人和其丈
¹³⁸夫的孪童万金的私生子。燕精和狐精都长成了漂亮的姑

娘，经过许多艳情波折后，他们都进入了皇宫，成为了汉成帝的妃子。皇帝因与其睡榻上的这两个淫荡的配偶纵欲而得病，最后以服用了飞燕（燕精）喂给的过量春药而丧命（参见小说《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之死）。小说以燕、狐二精再次受到玉皇大帝的惩治而结尾。故事中涉及两个姑娘的艳史的部分，源自唐代传奇《赵飞燕外传》。

《秘书十种》第一百九十九~二百页选录了这部小说的一节，讲的是书童万金——两个孪生姐妹的后父——在与其女主人通奸前如何被女主人的女仆勾引。这段文字可为这种类型的小说的样本，同时，也提供一个春宫画册被导入色情小说的例子。

至此，我们脱离用于明代的色情小说中的性榨取这个题目，转入春宫画册在这类文学作品中所起的作用这个题目上去。

*

对春宫画册描述的淋漓尽致莫过于另一部晚明的色情小说《肉蒲团》。为了骗过检查官，这部小说也以其他各式各样的书名出版过，其中最常见的一个书名是《觉后禅》。

从文学的眼光来看，这部小说是《金瓶梅》之后最好的一部色情小说。小说流畅优雅，以优美的诗词、机智的对话和灵巧的人物勾勒来点缀。虽然它不乏淫猥段落，但这些段落常被归并到关于人性弱点的色情讨论中¹³⁹去，这有软化色情场景那僵硬的现实主义的倾向。基于风格和思想上的相似，我认为把此小说的作者归为有名

的作家、戏曲家李渔的传统看法是正确的。李渔，以号笠翁行，生于一六一一年，卒于约一六八〇年。关于这个才华横溢的天才人物的传记，读者可参阅哈缪尔（A. W. Hummel）主编的《清代名人传》（*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中的佳作（第四百九十五页以下），此书一九四三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版。

正像《金瓶梅》一样，这部小说也以其文学价值而存世。在一八一〇年的禁书目录上，它榜上有名，但虽然如此，它还是被反复重印。

最近的版本是收入《写春园丛刊》的活字翻印本。这套丛刊也收入了另外两部色情小说，即《控鹤监记》（参见上文第九十四页）和《痴婆子传》，后者讲的是一个老妪的“忏悔”，她叙述了其年轻时的罪过。这个故事在日本流传极广，并给日本色情小说家井原西鹤（一六四二～一六九三年）提供了灵感，使他写出了《好色一代女》。《写春园丛刊》既未署编者姓名，也未署出版时间和地点，从印装风格判断，它显然出版于一九二〇年前后。

《肉蒲团》的翻印本加上了一个由丛刊的匿名编者加上的前言。该编者称，其本子以癸酉的活字插图本为底本。他进而提及了一个印于一七〇五年的日本翻印本。照他的说法，其印本中的“癸酉”代表一六三三年，因此他断言这是原始版本，而日本的翻印本则本自后出的清代版本。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我没有见到过癸酉活字本，也没有在公私收藏目录上看到过有关它的介绍。比较丛刊本和一七〇五年的日本本可知，毫无疑问，前者是后者的“改进”本。况且，我认为明末的出版者为

了印刷一部色情小说而采用活字版也是不可思议的——当时的活字版既昂贵又麻烦。就我看来，丛刊本印于清朝的后期，当时用活字版印刷的色情小说并不罕见（参考孙氏《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二百一十六页，《浪史》条）。而且，插图印得很糟糕。日本的一七〇五年翻印本带有明朝原版本和清朝前期版本的忠实翻版的品质印记。这部日本刻本每页十行，每行二十一字。它于一八八〇年以平版翻印本的形式重新出版。几年以后，又出了一个小型的活字本，每页十行，每行二十五字。三个日本版每个都有日本的阅读标记。孙氏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第二百一十七页提到，有一个由“醉月轩”出版的无日期的中文刻本，每页十行，每行二十五字。我收藏有一个小型的、也无出版日期的刻本，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八字，显然出版于清朝的后半期。黄色的书名页云，此版本曾由“步月主人”校订，而由“凤山楼”印刷，这个版本与日本的版本实际上相同。因为要补足原文的缘故，我还买了一个很小的平印本，每页十六行，每行三十七字，民国初年以《耶蒲缘》的假名由东亚书局出版。

小说描写一个叫做未央生的年轻有才的读书人的艳史。他娶了一个美丽而有教养的姑娘玉香为妻。未央生有很强烈的性娱乐要求，在他的影响下，原本纯洁本分的姑娘玉香不久成了一个荡妇，她沉溺于在其家组织的性放纵。小说以通常的方式结束：未央生和他的酒肉朋友、窃贼赛昆仑幡然悟罪，遁入空门。

《秘书十种》第二百零一页～二百一十页选录了本书¹⁴¹第三回的一节。未央生和玉香已成亲好些日子了，他虽

然欣赏她那高雅的美丽，却对她那过分的一本正经感到恼火。她只同意在黑暗中与他效鱼水之欢，且拒绝任何有悖常规的行为。他注意到她在性交中从未达到过高潮，接着故事如此发展：

未央生见他没有一毫生动之趣，甚以为苦。“我今只得用些淘养的工夫，变化他出来。”明日，就书画铺中，买一副绝巧的春官册子，是学士赵子昂（一二五四～一三二二年，著名的元代画家。——高注）的手笔，共有三十六幅，取唐诗上“三十六宫都是春”的意思。《佩文韵府》从宋代作家邵雍写的诗《观物吟》中引用了这行诗。参考《伊川击壤集》第十六章。——高注）拿回去，与玉香小姐一同翻阅，可见男女交媾这些套数，不是我创造出来，古之人先有行之者，现有程文墨卷在此取来证验。（一七〇五年版的日本编者不知道“程文墨卷”这个词，提出“程”当为“赵”，这个看法被采入日本活字翻印本。——高注）起初拿到之时，玉香不知里面是甚么册，接到手中揭开细看，只见开卷两页写着“汉宫遗照”四个大字。玉香想：“汉宫之中，有许多贤妃淑媛，一定是些遗像，且看是怎生相貌。”及至揭到第三页，只见一个男子搂着一个妇人，精赤条条，在假山石上干事，就不觉面红，发起性来道：“这等不祥之物，是从哪里取来的？玷污闺阁，快叫了丫鬟拿去烧了！”未央生一把扯住道：“这是一件古董，价值百金，我问朋友借来看的。你若赔得百金起，只管拿去烧；若赔不起，好好放在这边，待我把玩一两日，拿去还他。”玉香道：“这样没正经的东西，看他何用？”未

央生道：“若是没正经的事，那画工不去画他，那收藏的人也不肯出重价去贾他了。只因是开天辟地以来第一件正经事，所以文人墨士拿来绘以丹青，裱以绫绢，卖于书画之肆，藏于翰墨之林，使后来的人知所取法。不然阴阳交感之理渐渐沦没，将来必致夫弃其妻，妻背其夫，生生之道尽绝，直弄到人无噍类而后止。我今日借来，不但自己翻阅，也要使娘子知道这种道理，才好受胎怀孕、生男育女，不至为道学令尊所误，使我夫妻后来没有结果的意思。娘子怎么发起恼来？”

又说了一会儿，玉香最后同意看画册。未央生让她坐在他的膝上一起浏览画册。书中继续写道（《秘书十种》第二百零七页第三行起）：

那副册子，与别的春意不同，每一幅上，前半页是春官，后半页是题跋。那题跋的话，前几句是解释画上的情形，后几句是赞画工的好处。未央生教他存想里面神情，将来才好摹仿。就逐句念与他¹⁴³听道：

第一幅乃纵蝶寻芳之势

跋云：“女子坐太湖石上，两足分开。男手以玉麈投入阴中，左掏右摸，以探花心。此时男子妇人俱在入手之初，未逢佳境，故眉眼开张，与寻常面目不甚相远也。”

第二幅乃教蜂酿蜜之势

跋云：“女子仰卧锦褥之上，两手着实，两股悬

空，以迎玉麈，使男子识花心所在，不致妄投。此时女子的神情近于饥渴，男子的面目似乎张惶，使观者代为着急。乃画工作妙处也。”

第三幅乃迷鸟归林之势

跋云：“女子欹眠绣床之上，双足朝天，以两手拔住男人两股，往下直桩，似乎佳境已入，犹恐复迷。两下正在用工之时，精神勃勃。真有笔飞墨舞之妙也！”

第四幅乃饿马奔槽之势

跋云：“女子正眠榻上，两手缠抱男子，有如束缚之形。男子以肩承其双足，玉麈尽入阴中，不留纤毫余地。此时男子妇人俱在将丢未丢之时，眼半闭而尚睁，舌将吞而复吐，两种面目，一样神情。真化工之笔也！”

第五幅乃双龙斗倦之势

跋云：“妇人之头欹于枕侧，两手贴伏，其软如绵。男子之头又欹于妇人颈侧，浑身贴伏，亦软如绵。乃已丢之后，香魂欲去，好梦将来，动极近静之状。但妇人双足未下，尚在男子肩臂之间，犹有一线生动之意，不然竟像一对毙之人，使观者悟其妙境，有同棺共穴之思也。”

玉香看到此处，不觉骚兴大发。未央生又翻过一页，正要指与他看，玉香就把册子一推，立起身来道：“甚么好书，看得人不自在起来。你自己看，我要去睡了。”

正如在本书的中篇将看到的，此处描述的画册与通

常的颇有不同。按例这类画册的跋文只有一阙解释性的词。与之相配的图画，与艺术价值无关。图画的数目，即三十六幅，也不寻常，通常这类画册只有二十四或三十幅图。

*

最后，有必要加上一段关于男用人工性辅助器物和女子自慰方法的简要讨论。淫具在后来的文字中常被提及，但通常说得含糊其辞，在明代的色情小说和春宫画册的图画中亦无附加材料提供，要了解这些器物的构造与用法很困难。

上文第一百一十五页有一个句子译自明代的文献《修真演义》，句子中提到一种性交时用于束固阴茎根部从而使之勃起的绢带。《株林野史》讲述了一种不同的器具。《秘书十种》第一百九十七页第十一~十二行：“（仪行父）遂向衣带取出了一包淫器，打开拿出一个圈儿，名唤‘销阳圈’，套在玉茎根上。”这个套圈的名称会让人猜想，除了使阴茎保持挺拔以外，它还可以通过压迫精道而起到防止早泄的作用。版图十三是一幅出自春宫画册《鸳鸯秘谱》的木刻画，描绘了一个这种类型的颇为精心制成的器具。它由显然是翠玉做成的扁平套环组成，正与勃起的茎根一般大小。下方固定这个套环的，是两根丝带。它们绕过阴囊，然后在男人的双臀之间伸延，牵紧后缠在腰部，并在后背打结。因为套环只把压力施向阴茎的上部，所以这套器具显然只有保持阴茎勃起的作用，而不能防止射精。无疑，《金瓶梅》在第七十二回近结尾的地方（参考埃哥顿的译本第三百一十九页）¹⁴⁶

和第七十三回（见前引书第三百四十页）的结尾提到了这种器具。书中的这两个地方说，潘金莲，西门庆的诸妾之一，用自己的发缕做成这种器具，把它放置在床架的抽屉里。

至于女子自慰的方法，在上文第六十页我们看到，在六朝时期，女人就已经偶尔用男根模具来手淫。这种淫具即古希腊的 OLISBOS 或 BAOBON，用象牙或装满粉的布囊制成（《秘书十种》第四十七页第十~十二行）。《绣榻野史》在第三部分讲到金氏如何乘麻氏睡着时把一根假阴茎插入其阴户而撩起麻氏的性欲。书中说那东西叫“缅甸”，但未提供更多的细节。小说《株林野史》提供了更多的材料。上面引证的关于仪行父的淫具的那段话接着继续说：

（他）又拿出一个东西，有四五寸长，与阳物无异，叫做“广东膀”，递与荷花，说道：“我与你主母干事，你未免有些难过，此物聊可解渴。”荷花接过来道：“这东西怎样弄法？”行父道：“用热水泡泡，他便硬了。”荷花用热水一泡，果然坚硬如玉茎一般。往牝口一插，“秃”的一声便进去了。荷花又问道：“怎样掣出他来？”行父笑道：“不是如此弄法。你将□那上头红绳绑在脚上，往里抽送就好了。”荷花果然如法拴在脚上，凑对牝口，用手拿着往下一按，便进去了，往上一抬，就出来了。一抽一送，甚觉有趣。

（《秘书十种》第一百九十七页第十三行~
第一百九十八页第七行）

就像在欧洲一样，在中国，这类淫具多被冠以暗示¹⁴⁷某个外国发源地的名称，这是奇怪的。OLISBOS 通常被归为“缅甸”一类；而引自《株林野史》的一段话暗示广东是那淫具的发源地，这部小说的作者显然生活在中部中国，当时广东省被认为是一个边远的、半外国化的地区。

清代学者赵翼（一七二七～一八一四年）的《檐曝杂记》有一段关于“缅甸”的简要笔记。他说：

又缅甸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术。有得其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谓之“缅甸”。余归田后，有人以一铃来售，大如龙眼，四周无缝，不知其真伪。而握入手，稍得暖气，则铃自动，切切如有声，置于几案则止，亦一奇也。余无所用，乃还之。

（《秘书十种》第一百七十一页第六～十一行）

《株林野史》中提到的淫器显然由一个塞满湿了水就膨胀的植物干梗的袋子做成。在德川幕府时期这类器物也普遍使用于日本。赵翼描述的器具也许充入了水银，就像日本妇女从前作为一种自慰方法而塞入阴道的圆银容器。

最后，在明朝时期，还存在一种双头淫具，一个女人可以用来自慰，同时也使其同性恋伙伴获得性快感。这种双头淫具描绘在版图十七里，底端插入阴道，器具被系在腰部的两条绶带固定在适当的地方。一个女人可以用伸出的一端像男人一样动作去满足其同性恋伙伴，¹⁴⁸而同时留在其自己阴道的器具底端的摩擦也给她带来快

感。版图四是绘在绢上的一幅晚明春宫画卷的一部分，表现两个正在使用这种双头淫具的女人。

就像可以想见的一样，在一个大量的女子被迫生活得很近的社会里，女子同性恋似乎相当常见。明代的作家李渔（见上文第一百三十九页）就以此主题创作了一出戏剧，题为《怜香伴》。小说《绣榻野史》在下列这段文字中提到了女子同性恋：

金氏笑道：“实不相瞒，我家爹爹有两个小老婆，一个是南院的小娘，一个是杭州私窠子出身的。长长在家里和婶婶、嫂嫂、姑姑、姐姐们说笑话儿，也卖弄女人本事，我尽晓得些。”

正如上文已指出的，女子同性恋被认为是可容忍的，有时甚至是被鼓励的——就像我们在上文一百二十五页看到的一样。除了出自《医心方》的一段呼吁自慰有害女子健康的引文外（参考上文第六十页），对女子自慰和同性恋的尖锐指责是很罕见的。

中
篇

春宫画简史

第一章 迄明为止的早期开端与发展

149

原先，中国的性行为表现有一种宗教的涵义。因为这种行为是生命的生殖力和光明的显示，所以它被认为有辟除黑暗和腐败的邪恶力量的功能。这是表现性行为的汉墓砖刻^①的确实无疑的意义，且性的主题也存在于葬礼中。

这种观念自古以来就并存于中国与日本。直至近年，尤其在华北，在裹在小孩肚子上的三角巾“肚兜”上描绘与性相关的图画仍是一种风俗。这些风俗被认为有禳灾去祸的作用。一小片放置在衣橱或书柜里的春宫画被认为能去蠹防霉^②。

不过，对于文字引证来说，《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九页第三行的材料和别的中国史料留下了春宫图起源的痕迹，这就是《汉书》卷五十三的一段文字。本卷的广

川海阳王（公元前五〇年前后在世）转载：“（海阳）坐画屋为男女裸交接，置酒请诸父姊妹饮，令仰视画。”

最早涉及用为新婚夫妇指南的春宫画者是写于公元一〇〇年前后的一首诗，这就是《同声歌》。这是由生活于公元七八～一三九年的著名诗人张衡写的颂歌。这首诗（全文录于《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二页）以新娘向其丈夫倾诉衷肠的形式写成，兹译于下：

同 声 歌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
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
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
思为莞蒹席，在下蔽匡床。
愿为罗衾裯，在上卫风霜。
洒扫清枕席，鞞芬^③以狄香。
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
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
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
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这首颂歌包容了许多重要的结论。第一，描绘有各种性行为姿势的图画手卷构成新娘嫁妆的一部分。第二，公元初年，《素女经》和其他房中书就已经以插图手抄本的形式存在。《素女经》对“九法”的描述以及《洞玄子》对“三十法”的描述可能就是加上了此类图画的解释性

读本。这首诗第二十二行提到的星辰“天老”，见于《汉书》的房中书题目中（参见上文第一页）。

就我所知，把这样的图画提供给新娘的习俗，未见¹⁵¹提及于后代的中国文献。然而，在保留了大量中国古代习俗的日本——这些习俗中的某些在中国已废弃，上述习俗仍保留着。甚至晚至十九世纪，春宫图卷仍是新娘嫁妆的一部分。

六世纪的一条史料，提到绘有各种性交姿势的图画成为房中书的一部分。这就是大诗人徐陵（五〇七～五八三年）答其友人周弘让（五五〇年前后在世）的一封信，我把这封信的开头部分翻译于下（原文收在《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四页，第六行起）：

仰披华翰，甚慰翹结。承归来天目，得肆闲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无孟光之同隐。优游俯仰，极素女之经文；升降盈虚，尽轩皇之图艺（一些版本“艺”作“势”。——高注）。虽复考槃在阿，不为独宿。

弄玉是传说中的乐师萧史的女伴之名，他教她吹笛，后来双双乘鸾凤仙升。孟光是汉代隐士梁鸿之妻。

《同声歌》与此信公开谈论性行为的事实证明，在公元开始的六个世纪里，中国人几无性禁锢之苦楚。这些文字进一步显示，带插图的房中书广为传习，不仅是新¹⁵²娘们的性指南，而且是普通已婚夫妇的性指南。

无疑，这种带插图的房中书在唐朝期间自由流传。在上文的第九十一页我们已经看到，唐代史料《大乐赋》提到《素女经》的插图本。然而就愚见所及，没有任何

这样的唐代春宫画传世。就连常填补中国物质文化史空白的日本材料在这方面亦无所作为，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春宫画卷是《灌顶之卷》，它又以“小柴垣草纸”而闻名。这是由十六幅图画组成的套画，画的是平安时期（七八一～一一八三年）的一个朝臣和一个妇人性交的各种姿势和环境，有日文题跋。最古老的摹本出自十三世纪的画家住吉庆恩之手，但据说其摹本据自九世纪的原本。这一画卷纯为日本风格，包括带有日本古代和后期春宫画特点的反常地夸张的性器官。而且，题跋对古代中国的房中书只字未提。因此，虽然在平安时期许多唐朝风格的绘画为日本人所摹仿，但是这个特殊题目构成例外。对唐时期中国春宫画的风格与特征，我们只能够猜想。

宋代儒家伦理的兴盛可能会使人以为春宫画在当时并不很常见。然而，据明代学者杨慎（参见上文第九十四页）称，这个时期的职业艺术家们画有“春宵秘戏图”（《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四页第十一～十二行）。“秘戏图”这个词成为描绘性行为的各种姿势的画册、手卷的通用文字称呼。

据说以传神地描绘人物特征而出名的元朝画家赵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年）也长于绘春宫画。在上文第一百四十一页我们看到，明代小说《肉蒲团》提到一个出自他的手笔的套画，由三十六幅春宫画组成。一部明代的春宫彩色版画集的小引说，他还绘了另一套十二幅春宫画（《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七页第五行）。不过，这些明朝以前的春宫画卷似乎一种也没有保存下来。

【注 释】

154

- ① 参见《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九页第十一～十二行。这条明代史料所提及的同性恋图画题目值得进一步探讨。
- ② 日文称呼春宫画书的词“篋底本”似乎指这一习俗，因为它的字面含义是“放在箱底中的书”。不过，其他人解释说，这样的图书压在箱底，用衣服和其他书隐匿着，是为了避免它们落入家中的年轻人之手。
- ③ “鞞芬”是一个罕见的用语，确切含义不详。显然它应指一种香炉。

155 第二章 明代的春宫艺术

一、春宫画

明朝的后半期，春宫画尤其普及。有名的画家常常试笔于这种特殊的风俗画，但他们在此领域的作品罕有权威性范本。

近年来出现在中国市场的几乎所有的春宫画卷，都有以善画人物而闻名的两个明代画家中的一个的落款。他们是仇英和唐寅。然而，在大多数的情形中，这些绘画都制作得很粗糙，以至于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它们是十八或者十九世纪的赝品。除此而外，明代春宫画卷真迹几乎没有画家的落款。版图四是明代最后几十年的二流春宫画的例子，出自一个匿名画家之手。此图复制自彩绘在绢本手卷的一套十二幅春宫画中的一幅。虽然这一画卷没有特别的艺术价值，但它也没有绝大多数清代春宫画所带有的粗俗。当然，其水平在仇英和唐寅的作品之下。

仇英，主要活动于一五五〇年前后，字实甫（“甫”也写作“父”），号十洲。他偏爱画长着鹅蛋脸、覆盖着拖曳至地的长裙的纤弱美女。仇英擅长于绘宫廷场面，从中他可以占有广阔的厅堂和露台，其中有为精雕细凿的建筑背景所衬托的漂亮朝臣和宫女。这种有仇英之落款的图画保存在许多西方的中国艺术收藏家之手。

他的春宫画是罕见的。一部明代春宫图册的小引说¹⁵⁶他绘有已不传世的“十荣”（性行为的姿势图，参见《秘

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七页第五行)，但我从未见过他这方面作品的真迹。

不过，在北京的故宫藏品中，保存有一套二十四幅被认为出自仇英之手的绢画，虽然它们本身并没有描绘性行为，但有很浓的暗示性。这套绢画，题为《燕寝怡情》，近年已可购得其出色的珂罗版翻印本，那是由上海的艺苑真赏社出版的。就像从这套图画中的两幅（复制于版图五和版图六）所看到的一样，这些画是优雅的艺术作品。这套图画无落款。不过如果不是仇英自己画的，也一定是他的某个弟子的作品。除了它们的内在艺术价值外，这些图画对研究明代的风俗、家具和内部装饰也很重要。

版图五画的是一对在拿着丝制灯笼的小丫鬟的导引下走向卧室的爱侣。女子似乎有点踌躇，男子催促她快点走。在版图六中，这对爱侣已经登床，床帐严覆。床前男人的卧鞋和女子的一双细小的绣花莲鞋随意地并陈在一起，丫鬟似在偷听他们的窃窃私语，极富挑逗。

也许这套图画还包括有别的更加现实而在复制中删去了的画面。不过，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这类套画通常只有二十四幅。

虽然对仇英的生平我们所知不多，对唐寅（一四七〇～一五二三年），我们却能掌握不少有价值的细节。他字伯虎，用得最多的号是六如。唐寅生于苏州，而在江南地区度过了一生的大半时光。他本出身寒门，因在乡试中成为解元而一夜成名。然而，在京师的会试中，他¹⁵⁷却名落孙山。此后他定居苏州，放浪形骸，与当时的一批著名作家和画家在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然而，他的

嗜酒贪杯和他的风流韵事对其艺术创作似无大碍；他留下了卷帙不小的文学作品和一大批出色的绘画。

要了解唐寅对性题材的浓厚兴趣，人们可浏览他那收入了大量情诗艳词的文集。其色情描写当然已经从文集中剔除。通常认为，明代的色情故事集《僧尼孽海》出自唐寅的手笔。此书似乎只在日本存有抄本。我的本子是一个大约一八八〇年的抄本，书名为《新辑出相批评僧尼孽海》，作者署为唐寅：“南陵风魔解元唐伯虎选辑”。这个故事集写得很不错，有一些艳词点缀其间。此外，多产的明代作家陈继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年）撰写的笔记集《太平清话》说：“唐伯虎有《风流遁》数千言，皆青楼中游戏语也。”但此书显然已不存。

唐寅描绘的是壮实一类的女子，线条肉感，脸蛋圆熟，有唐代绘画中的美女的韵味。他几乎总是运用行中称为“三白”的手法，即额头、鼻头和下巴各有一白点。这些特征在两幅这种风格的唐寅绘画的复制品中看得很清楚，它们载于著名的日本出版物《唐宋元明名画大观》的第二百六十三和第二百六十四页，此书一九二九年出版于东京。

同样的特征也显示在我收藏的绢本手卷中，此画卷¹⁵⁸的一部分复制于版图七。这个画卷题为《退食闲宴》，作者黄声，他为何人不详，可能是唐寅的弟子之一。用浓重的色彩描绘在此手卷上的场面，与上文提到的仇英的那些画特征相似：富于暗示性，而未描绘实际的性行为。版图七是画卷的一个局部，图中穿红袍的男子正在与两个衣着优雅的女子嬉戏，她们显然是名妓。

《风流绝畅》的图引（见下文）说，该图册的木刻以

唐寅的一部描绘性行为的各种姿势的题为《竞春图》的春宫画卷为蓝本（《秘书十种》第一百四十一页第三行）。

而且，春宫图册《鸳鸯秘谱》（见下文）的小引提到唐寅的另一类似作品（《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七页第五行），题为《六奇》（六种奇特的姿势）。这与唐寅一幅题为《花阵六奇》的画卷必然是同一作品。清代大鉴赏家卞永誉（一六四五～一七〇二年）编纂的综合性古书画描述目录《式古堂书画汇考》对此画有介绍。这个学者显然自己没有见过这幅画卷，是以把之误说为古兵家孙子（见上文第六十八页）的“妇人战阵图”。卞永誉一字不改地抄录了一首高度双关的词，这阕词是作为题署附于画卷的。因为使用了不少军事术语，这阕词看起来似乎真的是讲作战。词的开头几行如下：

吴营新宴起。
唤两队娇羞，
粉营红垒。
阿平轻掉苏家舌，
旋把灵犀，
参透兵符半纸。

照字面这几行词句可翻译为：

在吴国的王宫里，新宴开席。两队后宫娘子军，带着温柔的羞涩对面而站。这是一个由脂粉组成的兵营。将军陈平温和地效仿苏秦的口气训话。依靠¹⁵⁹高超的才智，他看穿了敌方的阴谋。

而实际上，这阉词讲的是绘在唐寅的春画上的性行为。它的意思是：

在性对垒中他们试尝一种新招数，男女双方都不无羞涩。她用脂粉来防御，但她的爱侣先温柔地吸吮她的舌头，然后用玉茎贯穿玉门。

“两队”一词显然指性行为的双方。然而应该注意，在色情术语中，“两队”或“两军”指女子的双乳。例如，参见《秘书十种》第九十四页第五行。陈平（约公元前二〇〇年前后在世）是一个大将军，尤以其“六奇”（六种奇特的战略）出名。因为据传他是一个身材魁岸、英俊潇洒的男子，所以诗人用他的名字来代表唐寅画中的爱侣（词中用昵称“阿平”）。苏秦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一个机敏的外交家。“苏秦之舌”是能说会道的代名词。“灵犀”是敏锐的象征，所以这种动物总是被画在掌刑官案桌后面的屏风上。而同时，它也是一个常用的色情词语，指男子挺拔的阴茎。参见《秘书十种》第一百五十七页第五行。“兵符”是一种两相对合的器物，在战场上指挥官把军令写在上面发给他的下属，它们被破成或撕成两半，当必要时其真实性可以通过彼此的对合来证明。

这个由像卞永誉这样的学问精深的士人造成的错误是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到正统的学者们面对所有与性相关的事物是怎样地稀里糊涂。

160 唐寅在苏州的西北部选了一块叫做“桃花坞”的有名的历史遗址作为他的居所。在后来的若干年中，这个场所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书画雕匠的中心。虽然此地

本身的真正名声产生于雍正（一七二三～一七三五年）和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时期，但很有可能，在明朝末期，一些雕匠就已经在这里定居。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假定，大概在那些作坊中流传着唐寅的春宫画“草图”，这些“草图”在一六〇〇年被春宫木刻画册的编者所利用。“草图”，我的意思是指“底本”，即在中国绘画艺术中起重要作用的画家摹样。因为在下文春宫画的底本常被提及，就其特征多谈几句并非多余。

底本是这么产生的：一个有才能的画家创作出一幅画，例如，画的是一个老头儿坐于溪畔，用溪水凉自己的脚。后来的画家为这个主题的原始之美所震撼，于是临摹这幅图，临摹时常常改变其细节和一般的特征，而细心地保持把生命带到画中的本质笔触。这样，这幅特殊的复制品就成为“老翁濯足图”的底本，从而成为明清时期图画雕刻的依据。

这样的底本没有上千幅也有上百幅存在。它们借助于画家画室中的草图和中国画家惊人持久的视觉记忆而流传了好几个世纪。毋庸赘言，底本的使用一点也不能与剽窃相提并论。底本属于像“画谱”一样的范畴，所以本杰明·马兹（Benjamin March）在其《中国画的若干术语》（*Some Technical Terms of Chinese Painting*）（巴尔的摩，一九三五年）第十一～十二页以图示形式对之进行了介绍。底本和“画谱”之对于中国画家，犹如汉字之对于书法家或砖块之对于建筑师。换言之，对于一幅艺术作品的创作来说，这些素材是必要的。

在此需要补充的是，春宫画一般装裱成横式的手卷，¹⁶¹或者装裱成册。因为不打算悬挂于墙上，所以它们从不

装裱成竖式手卷。那些绘裱成手卷的，看来大多数是连环画，大约八或十英寸高，二十英尺长。那些打算装裱成画册的，由内容各别的一套图画组成，大约八或十英寸见方，图的正面通常衬以方绫或装饰纸，上面有题跋。

这类画卷和画册的主人不惜花费去装饰它们。画卷用绫衬边，并有一个古色古香的锦缎护套，配以牙雕或玉雕别针；画册有白绫边框，并配有有用经过雕刻的木板或者覆以锦缎的厚纸板做成并以糨糊粘贴的封面。小说《金瓶梅》在第八回的结尾描述了故事的主人翁西门庆收藏的一幅春宫画卷。书中用下列这首诗称赏了那幅画卷的价值：

内府镶花绫裱，牙签锦带妆成。大青小绿细描金，镶嵌十分干净。女赛巫山神女（见附录。——高注），男如宋玉郎君（见附录。——高注），双双帐内惯交锋。解名二十四，春意动关情。

162 上面从文字上介绍了色情图画，即“秘戏图”。秘戏图的另一个名称叫“Picture of the Vernal Palace”（春宫画）。这个名称与这类场面常表现为发生在汉朝皇帝宫殿中这么个事实有关。“春画”一词——在日本是用来指色情手卷的用得极普遍的词——可以作为春宫画的简称。另一方面，“春”本身常指性交。这可以从“春意儿”体现出来。“春意儿”是一个用来指春宫画的俗语，在色情小说中用得很泛（参考《秘书十种》第一百九十九页第八行）。裱成蝴蝶装图册的这类套图被称为“春册”。

二、色情书插图

从万历初年开始的明代的最后一百年，是中国插图书的全盛时期。在本文的前言中，我描述了使版画的这种惊人发展成为可能的各种不同的本事结合的历史背景，特别讲了江苏省的情况。

大多数的中国史籍把版画的主要流派区分为三派，而以其最繁盛的省份来命名。它们是：（一）福建流派，以建安为中心；（二）安徽流派，以新安和歙县为中心；（三）江苏流派，包括南京、杭州和苏州。

色情插图书籍的最大部分出自江苏流派，这类书的出版获得生活于南京和周围地区的风雅士人的赞助。创作这些书的插图的画家们无疑受到仇英和唐寅的春宫画的影响，但他们的作品比他们先生的作品远为差劲。 163

书籍插图者们创作的图样在描绘裸体人物方面并不以实际的观察为基础。他们先画出着衣人体的底本，然后试图在此轮廓上造作出一个裸体来。结果是，绘出的裸体人物姿态笨拙，他们大都有长得不合比例的上身。这些插图作者不敢试手于大幅裸体人物是可以理解的，书籍插图中的裸体人物很少大于二英寸。版图八是明版小说《昭阳趣史》（见上文）中的一幅插图，从此图看来，虽然人物的脸部画得还不算太离谱，他们的身体在解剖上却让人不敢恭维。由于图里背景中的家具和别的内部装饰细节画得很有水平，这一点缺陷就显得更加突出。

书籍插图作者通常比画家更能发挥底本的用途。后者以作曲家利用固定的旋律模式创作交响乐一样的方式去使用底本，而书籍的插图作者则根据语词的文字意义

去临摹底本。他把某一既定人体的底本摹在一张薄纸上，变换一下胳膊和手的姿势，把头部形状改变少许，修饰一下衣褶，根据每个表现这一特定人物的不同场景的要求补上别的变化。这么个程序是甚为有用的，因为小说的插图者必须把同一人物或同一组人物描绘在一批不同的图上。

这种绘画方法实行得如此娴熟，以至于只有极为细致地审视才能发觉。查检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做一个实际试验，摹出某部明代插图本书籍的某幅插图中某一突出人体的轮廓，然后把摹样放在本书的所有其他插图中的相同或类似的人体之上。读者可把此试验应用于有仇英一派衍生出的插图的明版书《列女传》上。此书有一¹⁶⁴日本翻印本可采，收入图本丛刊会出版的套书中，一九二六年出版于东京。你会发现所有最普通类型的人物，诸如少女、老妇、少男、老头、国王、战士等等，都能够被还原为几个基础底本。

依拙见，这解释了为什么带插图的明代印刷物通常只提及镌者之名，而不提及创作了这些插图原型的画家之名的原因。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画家只提供底本，把它留给编者使用，而镌工像使用建筑材料一样把之用于插图。

色情小说的插图者描绘裸体，只有数量有限的画面不同的底本可加利用。加之，由于对改变这些图形缺乏自信，他们陈陈相因地摹画同样的人物，仅改变背景和人物组合。因此，色情书插图变化甚少。

版图八是较好一类的色情书籍插图的代表作。其他作品大多数比这幅糟，几无可看之处。然而，我一直认

为，不管裸体人物画得如何蹩脚，这类插图终归为明代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习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材料。例如，在版图八中，读者会注意到放置在桌上的一个特别的锦垫上的官帽，典型的衣架（参见版图八和复制在卷三的画册《花营锦阵》的第六图），精心制成的床帐，以及富丽堂皇的吊灯。

最后，由于雕匠的娴熟刀法，色情书籍插图总是有令人满意的清晰刻线效果。这是即使最劣拙的木刻也存有的魅力。然而，从通常的艺术眼光看来，色情书籍插图不能与套色春宫画相比拟。套色春宫画册兼容了春宫画的壮健色欲和木刻的细腻魅力。

165

三、套色春宫版画

1. 普通特征

中国套色版画的研究者一般都同意这种艺术是由诗笺发展而来的。诗笺是一种用来写信和题诗的装饰性纸张。远在明朝以前，士人就使用贵重的纸张——诸如五颜六色的蜡纸——来盖印各式图案，尤其用于这个目的。在日本，至今还保存着华丽的唐朝诗笺的样本。这些诗笺被精心地保存了许多世纪，因为平安时代（七八一～一一八三年）的著名贵族用这些进口纸张来题诗作对。

在明朝时期，风雅的业余爱好者开始用多色图案盖印诗笺，每一单片纸张由好几个不同的印版印出。众所周知，用于印制图画和书籍的老式中国和日本印刷方法与西方所采用的方法是相反的。他们把印版雕刻面朝上放，用滚子或大刷子上油墨，然后把纸展铺在印版上面，

使之与上了油墨的表面相合。着墨的适当方法，以及如何在纸上适度施压——这都是中国印刷匠的诀窍，唯有经过许多耐心的试验和长期的实践才可能掌握。

166 印套色版画，同一张纸得连续盖印于不同的印版，一版一色，颜色的差别就形成于版画上。这里版画匠面临着让颜色平坦均匀地散布于更大的表面的问题。当然，其主要困难是各种色块的适当调整。为了达到这种调整，印刷匠通常在每个印版的两个斜对角做一个直角，然后细心地把纸张放在印版上，使纸角正好与版上的直角吻合。由于诸如纸张在不同湿度的伸展率、纸浆结构的不规则等等因素的影响，微误总是在所难免。这样的微误通常并不影响版画的美观。普通的中国套色木刻画含有一种用单色印出的“大样”（master design），多为黑色，勾勒图案的四边和被表现物体的主线。这种单色的大样先印出，然后补以许多色块，直至全画印成。即使这些色块与大样不十分吻合、到处重叠或留下狭细的白轮廓线，画面的整体性也不会被破坏。以色块比“骨”（即墨样）更重要的“没骨”式绘画形式画出的图案，制成套色版画并不十分困难。有名的《十竹斋画谱》中的许多版画，就是用这种方式印成的。

春宫木刻画册的编者选择了一种甚至比普通的套色版画更加困难的制作形式。读者会注意到，在这些春宫版画中，并没有控制整个画面的单色大样。而且，满实的色块也很少。图案几乎全系线描的，图画是好几种线条的复合结果，每种线条的颜色相异。万一对版不准，图案就严重走样，画面被破坏。

我通过看我的日本印刷匠印制插入本卷的套色版画

而了解了这一点。他是日本遗留下来的屈指可数的老练印刷匠之一。他是明治（Meiji）年间从他父亲那里学会这种工艺的。然而老练如他，欲使纸张对正不同的印版也困难重重。他做了许多试验，以获得满意的结果。这位印刷匠断然对我说，印制这些画要比他印制古代浮世¹⁶⁷绘作品或为当代日本版画家做过的任何工作都困难得多。

套色印刷的线描技术使春宫图册的印制获得了普通的色块套版技术所未曾获得的灵妙质量。显然，这些版画的设计者认识到，线描技术将使他们免于粗俗，增加图案的优雅。至于正确的配色方法，似乎很快就发展成一种传统。被描绘者的脸孔头发，男人的鞋帽，以及身体裸露部分的轮廓，通常都印成黑色。其次突出的是蓝色，用于印衣饰、若干家具以及画面的框线。再次是红色和绿色，前者多用于印桌椅以及衣服的装饰图案、席子和屏风的花边、花草等等。最后是黄色，仅用于印小什物，如茶杯、香炉、花瓶等等。这种技法的术语叫“绣梓”。

一五八〇年前后印制的早期春宫画册用四色印刷，以黑、蓝二色为主，红色和绿色用得较少，不用黄色。有三部印制于一六〇六～一六二四年之间的较出色的版画册，即《风流绝畅》（一六〇六年）、《花营锦阵》（一六一〇年）和《鸳鸯秘谱》（一六二四年），是用五种颜色印制的。这三套画册表现了只维持了二十年的春宫套色版画的全盛。此后这些五色画册又被印成廉价的单色版，或为黑色，或为蓝色。而新的画册，像《繁华丽锦》和《江南销夏》，只用一色印刷。一六四四年清朝统治后，这种艺术就销声匿迹了。

显然，是精神因素与实际因素的结合，导致了大幅
168春宫套色版画艺术陷于绝迹。首先，给这种版画提供了
精神背景的轻佻快活的生活方式被政治上的动乱带到了
突如其来的尽头。其次，五色套印技术的极端困难使那
些对这种生活方式仍留恋不已而想把一种已无人问津的
艺术发展下去的人感到气馁。

说到这些画册的风格，以本自唐寅的绘画者为最佳。
因为宋元时期的裸体画已无法取得，所以要断言唐寅式
的绘画是否派生自更早的模式是不可能的。然而，对其
裸体人物的密切研究使人倾向于认为，他以生活中的人
物为原形，创立了自己的风格。尽管图画为中国艺术的
习惯所规定而形成了定式，但人物的身体姿态和四肢位
置如此自然，很难想象它们是单凭想当然画出的。众所
周知，中国画家——肖像画家除外——的笔下人物通常
并不用生活中的模特儿。人们应当假定，唐寅保持了在
其令人眼花缭乱的风流艳遇中所做的心理观察记录，然
后把这一切作为参考资料记在纸上，以用于其春宫画。
既然他是一个放浪不羁睥睨习俗的人，可以想见，他可
能会不时哄一个女人赤条条地为他弄姿摆态。

一旦像唐寅这样的富有才气的画家绘出一套这种姿
态各异的大幅裸体画，其他画家就加以临摹，以底本
的形式存档。假如谁把翻印于现在的出版物上的春宫木
刻画加以比较，他一定会发现各种裸体人物的某些部分
实际上是相同的。

因为这类春宫底本不像其他绘画题材底本那样易得，
春宫底本就格外地长命，在后来的两三个世纪中被一再
169临摹利用，以资色情表现。甚至在清朝最后几十年间印

制的技法粗劣的春宫画卷上，人们也能发现为数不少的摹自明代春宫套色版画底本的题材。靠近天津的村庄杨柳青直至新近仍是一个春宫画的产制中心。那里的许多店铺通过临摹晚明和清初的老底本产制出上百种便宜的春宫画。一九五一年春，我曾到此村做过探访，以了解这些底本的确切材料与出处，但被告知，在新政府的管治下，这种行业已废止，艺人们已被遣散。

对于讨论这些独特的套色版画的次要的艺术特征，读者可参考本篇后面部分的春宫画册介绍。这里我只限于讨论两点一般的目的要求。

首先，必须围绕裸体人物的质量来对这些版画的设计做艺术评估。花木、衣褶、屏风上的风景、各式家具等等都本自在这些版画制作前的好几个世纪就已存在的常见底本。唯一的例外也许是描绘在组画《江南销夏》中的精心制作的黑木家具。然而，构成新因素并提供比较这些画册的各自价值的准绳的，通常是全裸人物。

其次，对这些版画的正确评价以通晓中国的艺术风习为前提。除了像散点透视和缺乏阴影这样的众所周知的特色外，我尤其要指出中国人对表现女性裸足的传统厌恶。古代中国人对女足的性联想，以及这与女子缠足的关系，直到如今尚未获满意解释。俞正燮（一七七五～一八四〇年）在其文《书旧唐书·舆服志后》（参¹⁷⁰《癸巳类稿》十三）中收集了丰富的材料，文中的细致分析或对这个复杂论题有所发明。就我们现在的目的来说，只要让读者知道女子的裸足完全是禁忌就够了。即使最淫猥的春宫版画的描绘者也不敢冒犯这种特殊禁忌。大多数春宫版画把男女画得精赤，连性器官也纤毫毕露，

但我从未见过有一幅画上的女子是裸足的。在正统的中国人眼里,《花营锦阵》的第二十二图无疑是彻头彻尾地猥亵的:因为图中那个女子的右脚裹脚布半散——对此连配图艳词也做了特别提示。西方的观察者一定认为不必有此禁忌,认为绘在版画中的女子那畸形的、蹄子似的双足也十分难看;同样,在老式的中国鉴赏家的眼里,我们的经典艺术中的那张用于遮羞的无花果叶也是没有必要的。*

说到这些版画的社会学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有关明朝末年的男人与女人所穿着的内衣方面提供了有价值的概念。

男人穿又宽又大的裤子(版图十一和版图十八),通过拉紧宽松的上围和卷起折缝间留出的衬头而把之收束在腰部。上身着大袖的宽衣(版图五),领口打开,通过结束附于领上的两条带子而使前襟合拢。另外,他们脚穿软卧鞋,头戴乌纱帽。男子把乌纱帽戴在头上,往往狎戏于闺阁甚至性交时也不摘除(版图十五和版图十九)。不过,后一个特征可能是故作诙谐,就像图册《风流绝畅》中穿在某些裸体男子脚上的长靴。

女人也穿又长又大的裤子,用与男子相同的方法把之收束在腰部(《花营锦阵》第十八图)。裤子无裆,从一根腰带上悬下,像是在清朝期间穿用的,明朝末期显然没有这种式样。这种裤子是女人的贴身亵衣,色情小说

* 作者在书末的勘误页补充说:“在有关女足禁忌的讨论中,应更清楚地说明,这种禁忌仅适用于小脚。表现女子裸露的天足是常有的事,参见画册《花营锦阵》第四图中的姑娘——显然是一个丫鬟——的裸足。女子裸足也见于道家和佛家的绘画中。”——译者

没有提到性交前还有什么别的内衣要脱下。读者可参阅《花营锦阵》第十八图；还可参阅《列女传》（见上文第一百六十三页）卷七第十五页的图画，图中一个女子撩开裤子，露出隐处。女子上身着“抹胸”（版图十五和版图十八），这是一种缠绕乳房的宽布条或绣花的绸片，上抵腋下，下至肚脐。抹胸用一根绕过乳房的绢带系紧，绢带下不过胸。上面提到的《列女传》中的图画，上有一种式样略为不同的抹胸，这种抹胸显然是在前面扣紧的。抹胸似乎是女子最贴身的上衣，许多春宫画显示女子性交时赤裸着下身，但仍穿着这种胸衣，参阅版图十五和版图十八。

在这两种内衣外面，女人穿一种用绳子系紧的宽裙（版图十一），上身着一种带大袖的宽松短衫（《花营锦阵》第一图）。这种上衣式样与男子的往往不同，它有一条盖住喉颈的高领。在卷首图和版图五中，从女子上衣下露出的这种高领显得很突出。

女子的双足不穿我们所着的长袜，而是用一种绑带紧缠着。在画册《花营锦阵》第二十二图上，这种绑带条的一根松散了。本画册的大多数图中的女子，都只缠绕这种紧绑带，脚上穿一双绢鞋。在日常生活中，这些中国人眼中的“隐处”被一种裹腿严遮着，裹腿是一块丝质的宽松垂布，下面的一边镶有花边，用一根带子系在腿肚子上，悬下来直拖至脚上，只露出莲鞋尖。参见版图五和《花营锦阵》第九、第十九和第二十三图，以及被描绘于一边的第十六图。这些裹腿有时被裤腿遮着，有时又覆盖着裤腿。别的版画描有一种不同式样的裹腿，¹⁷²仅及半腓，被一根带子紧系在踝部（版图十三~二十）。

应该注意的是，男人把长发盘成一髻。当然，剃发是一六四四年以后才有的事。已婚妇女把头发高盘成几个发卷，用长玉簪固定在适当的地方，并饰以鲜花或花状饰物。年轻的女仆把头发低垂在颈部，分成两扎（版图二十，蹲着的少女）。女人还戴玉耳环和玉手镯。版图十五中的年轻女子所戴的重颈环不常见，也许有特殊意义。

要补充的是，男人和女人在上面描述的内衣的外面，通常要穿两件、三件或更多的外衣，以应季节与不时之需。在正式的服饰中，男人系一根镶玉皮带；女人把一根丝带绕在腰部，丝带松散的两头一直飘垂至地（版图七）。另外，他们从带上悬下一根长长的、编成丝绳的垂饰（版图十三）。

这些春宫套色版画系列的装裱与春宫画的装裱方法是相同的，即不管是画卷还是图册，用的都是一样的装裱法。当这些画卷或画册重裱时，图画的顺序常会改变，或者文字与图画在无意中被搞乱。更有甚者，许多古董商有把一个画卷或一部画册裁成两三个部分的恶习，以便把它分开来卖，从而赚更多的钱。这就说明为什么大多数存世的春宫画卷和图册要么不完整，要么品相不佳。

173 2. 套色春宫画册和画卷

以下按年代顺序讨论八种春宫画卷和画册。这些画册、画卷中的四种，每种都代表了艺术发展的特定阶段，因此被选绘在版图中；而其中的一套，即《花营锦阵》，整个地被复制于卷三。

能在这类极为稀罕的材料中找出不下于八种的样本

来供这里讨论，实赖中国和日本收藏家的慷慨襄助。在此对我所获得的帮助鸣谢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版图九和版图十是画册《胜蓬莱》的两幅版画的照相复制件。原件的主人，是好意地让我研究这部珍贵画册的东京的涩井清先生。

卷首图和版图十一是在我的指导下重制的套色版画。这两幅画都属于涩井氏收藏的画册《风流绝畅》的复制件，印制效果不佳。因为在整个画册中这两幅最好，所以我特别希望复制它们。上海的某收藏家藏有此画册，印刷精良，我于是请求他给我两个复制件。他把底图的墨摹样送给了我，通过该摹本我可以修正涩井氏版画中的毛病。我又请一位富有经验的日本工匠把这些图画翻刻在木印版上，用矿物颜料把它们印了出来。我所采用的工艺是好几个世纪以来中日匠人所采用的工艺。涩井清先生曾把本书中用作卷首图的那幅图画加以复制，用作其大作《板画记》的配图，此文收入定期出版于东京的《三田文学》的“精英艺术专号”（一九四二年）。第二幅画涩井清先生也曾在定期出版于东京的《浮世绘艺术》上发表过（一九三二年）。把这些复制品与收入当代出版物的印刷品加以比较可以看出，校版不精会怎样地损坏一幅套色木刻的艺术效果。

涩井清先生还让我研究其收藏的画册《青楼刳景》¹⁷⁴的印本。

版图十三和版图十四是在摹本的基础上重制的套色版画，该摹本是上海某收藏家好意送我的。他每幅图都让一个中国行家备制了六个摹样，一个表现全图，另外五个是每种不同颜色的线条的合成。他还送给我一个配

图文字的摹本，以示书法风格。这两幅版画在东京我都做了雕刻和印制。我尤其要感谢这一慷慨的襄助，因为《鸳鸯秘谱》这部在所有画册中最为精美的画册，可能只有一个印本存世。

版图十五~二十也都本自原始版画的摹本，这些版画的收藏者也是那位收藏家。这些版画原有许多蠹眼，有些地方有墨污。虽然大多数缺陷可以通过参考版画的完好部分而轻而易举地弥补，但是无论如何，这种修描或多或少有臆测成分。这些疑点被适当地记录在版画述说中。

有关画册《风月机关》的材料是著名的日本汉学家和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先生提供的，他曾有机会研究九州白杵的毛利家族所收藏的这套画册。

有关《繁华丽锦》的材料，是此画册目前的主人——大阪（Osaka）的田边五兵卫先生诚心地提供的。资深的茶道家和鉴赏家细野燕台把这部画册的全部题跋文字的本子都交由我处置。

175(1) 《胜蓬莱》

十五图，用蓝、黑、红、绿四色印制。每图均配有解释性的七绝诗，草书写成。装订成一卷。

参见版图九和版图十。

东京涩井清收藏。

这部画册是没有书名页和序文的残册，原先无疑包括二十四幅或者更多的图画。题写在画册封面上的书名，是以前的一位收藏者随意选择的，出自第一图配诗的最

后一行：“此宵会合胜蓬莱”。

虽然这部画册产生的年代没有外在证据，但内在证据说明，它属于早期尝试阶段的春宫画的一种。首先，人体矮胖，头与上身相对于腿而言比例过大。其次，画家在描绘全裸人物方面尚缺乏自信，在大多数画面中男女实际上都穿着衣服，常常只露臀部和私处。版图五是这部画册中罕见的一幅，绘的是全裸的女子。除了裸体以外，此图技法尚算娴熟。我暂把此画册定为隆庆年间（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年）的产物。风格与福建流派的相似。画中的诗平庸，书法质量也不高。

版图九复制自画册的第四图，画的是一个裸体男子在一棵蕉树下拥抱一个全身着装的女子。场景显然是花园的一角，位于小溪边。右边是一座假山，以及红漆篱笆的一部分。配诗与图画无关，一定是装裱时配错了地方。

版图十系第十三图的复制品。画面上一个裸体女子¹⁷⁶睡在床上，头垫了一个筒枕。一个裸体男子站在床后，用手捅揉她的肛门。左边是一扇折叠式屏风，上面绘有一幅风景画。一件外衣挂在屏风上面。右边是一个大理石栏杆，外面的花园里鲜花吐艳。地下有一把硬扇。画的右缘被撕烂了。

配诗云：

佳人睡去一团娇，
偷将玉手暗轻摇。
可惜多情睡未稳，
巫山十二梦魂销。

诗的第三行暗示男子打算乘女子熟睡而操行肛交。关于“巫山”的色情含义参看附录。

177(2) 《风流绝畅》

二十四图，用黑、蓝、红、绿、黄五色印成。每图都用富于变化的行书配诗或配词一首。

参见卷首图、版图十一和《花营锦阵》第四图。

合为一横卷，上海某氏收藏。

东京涩井清藏有三部残册。

画册中的裸体绘得很不错，与前一部画册比较，绘画者的技法显得略高一筹。就像其编者在图引中指出的那样（见下文），这些图画本自唐寅的春宫画，其风格是易于辨认的。不过，文字则稍为逊色。参见《秘书十种》第一百四十一～一百四十九页。在二十四首诗作中只有七首是词，其余的是格律不同的诗。所有的诗词都很平庸，多数似为粗俗的业余诗人的作品。

画册的图引云：

不佞非登徒子流（登徒子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一个官员，被认为是好色之徒。——高注），何敢语好色事。丙午春读书万花楼中，云间友人持唐伯虎先生《竞春图卷》来，把弄无倦。时华南美荫主人至，谓不佞曰：“《春意》一书，坊刊不下数十种，未有如是之精异入神者。俊丽盛满，亦曲尽矣！”因觅名绘手临之，仍广为二十四势。中原词人墨客，争相咏次于左，易其名曰《风流绝畅》，付之美剞劂。中秋始落

成，苦心烦思，殆非一日也。不佞强之印行于世，以公海内好事君子。至若工拙，或与寻常稍有所差别耳，惟鉴赏者自辨云。

东海病鹤居士书

新安黄一明镌

（《秘书十种》第一百四十一页）

图引中提到的号和署名者系何人俱不详。雕印这套印版的艺匠黄一明，是安徽省歙县著名的木刻世家黄氏家族的成员。

本书的卷首图翻印自这套画册的第七图。从图中可见一个戴乌纱帽的年轻男子夜里在书斋的窗前打盹。他趴在书上，睡意正浓。一个女子站在他身后，手按在他肩上。男子坐在一个蓝色的瓷鼓上，左边是一个大青铜烛台，桌上有一个小香炉、一个花瓶和一杯茶。背景是折叠式屏风的一部分，上有一幅山水画。配图诗云：

唤 庄 生
陇西布衣

花暖春销夜，
书窗睡足时。
独来应有意，
未去岂无私？
俯背情知重，
推身事亦奇。
唤醒蝴蝶梦，
山头乘彩凤。

恨杀那人儿，
魂飞身不动！

（《秘书十种》第一百四十四页第十二行起）

这首诗的题目和第六行诗*出自周代哲学家庄子的一个著名典故。以其名为书名的著作《庄子》第二篇的结尾云：“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第七行似乎用的是萧史和他所爱的女子同乘鸾凤升仙的典故（见上文第一百五十一页）。可能这诗句的意思是，这个女子怀疑她的情人在梦中正想着另一个女人。

版图十一复制自此画册的第二十图，画的是“云散雨收”后的情景。画中的男人和女人穿了半身衣服，正站在一张精雕细凿的卧榻前。女人在系裙带，男人拿着她的外衣，正准备帮她穿上。床席织成卍字形图案，显然是传统的床席式样。参见版图十五和版图十六。右边是一张桌子，上面有一个古代的青铜花瓶和一把七弦古琴。注意重彩锦缎做的床帐。配诗云：

春 睡 起
陌上柳乡

云收巫峡中，

* 此为英译的行数，中文原为第七行；同样下文的“第七行”，即中文原文的第八行。——译者

** 见《庄子·齐物论》。——译者

雨过香闺里。
无限娇痴若个知？
浑宜初浴温泉渚，
漫结绣裙儿。
似嗔人唤起，
轻盈倦体不胜衣。
杏子单衫懒自提。
春山低翠悄窥郎，
朦胧犹自忆佳期。

180

（《秘书十种》第一百四十八页第八行起）

关于“云雨”和“巫山”的性含义，读者请参见附录。诗的前两行意指性行为达到了极度圆满。第四行提到了唐朝的杨贵妃，白居易在其著名的《长恨歌》中赞颂过她的美丽，他写道：“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

在德川时代的早期，这整部画册被用单色翻印于日本。卷首图，还有这里印制的第二十图，翻印自涩井清的著作《元禄古版画集英》的第一部分（东京，一九二六年）。在这个版本中，每幅画都以日本风格重绘，并被分印于两页纸上。右半部分的天头印有配诗的中文原文，并附日文读音符号；左半部分的天头则有日文意译（见前引书版图十六）。涩井氏称改编者系早期的大版画师菱川师宣。这部画册尤受到其他日本版画家的认真研究。通过对第二十图的修改所体现出的对原作的轻慢也见于别的无配诗的日本春宫版画中。这些画的一种翻印在版图十二。从这幅版图可以看出，日本画家如何改制中国

版画，使之形成日本味道与习俗：卧榻不见了，头饰变了样，七弦琴这种日本人几乎闻所未闻的典型的中国乐器被一顶日本薄纱帽所代替。这是受到中国直接影响的一个例子。然而，如果拿早期的日本版画与这里讨论的画册中的图画比较，人们还将发现许多间接影响的例子，在这方面以早期的浮世绘画师所描绘的女子的脸孔和姿态最为明显。

181 在涩井氏收藏的画册《风流绝畅》印本中，有一幅图有著名的日本汉学家和中国珍本书籍收藏家木村兼葭堂（一七三六～一八〇二年）的藏书章，注意这种联系是有意思的。木村氏和木刻画师与雕匠过从甚密，精美版画册《唐土名胜图会》（出版于一八〇六年）的编纂获得他的赞助即可为证。这些版画所显示出来的北京的著名宫殿是如此出色，以至于在一九三五年，这些版画被收入阿灵顿（L. C. Arlington）和刘易逊（W. Lewisohn）的《古北京探胜》（*In Search of Old Peking*）一书中。可惜编者没有说明史料出处。

《秘书十种》第一百四十三～一百四十九页翻印了此画册的全部诗词，文字与涩井本一致。由于这些本子不完整，正确的顺序难于编定。而且，若干阙佚的图画显然被从别的画册中嵌入的图画所补填。例如，这里有一幅佚画“翰林风”（参见《花营锦阵》第四图），版画的绘画与书法风格证明，它无疑本为画册《风流绝畅》中的一幅。因为没有对应的配图参考，诗词的含义往往含混不清，所以我在这里对绘在这部画册里的色情场面加以扼要说明。

第一图《折芦苇》：一叶扁舟停泊在碧波荡漾的湖

畔。一个赤裸的女子手、膝着地趴在船尾，一个跪在她双腿之间的裸体男子从后面与其交合。第二图《挥麈柄》：一个裸体男子坐在床缘，一个全身着装的女子站在他面前摸弄他那勃起的阴茎。第三图《刺花心》：花园场景。一个女子仰卧于垫上，男子压在她身上，左手助阴茎插入。第四图《两头槌》：女子仰卧于席上，一个裸体和尚蹲伏于她身上。场地显然是寺观中的净室。题目把和尚剃光了的头与他发亮的龟头相类比。第五图《玉山歆》：一个裸体男子坐在床缘，双足安放于地板。一个裸¹⁸²体女子背倚着他坐在他的膝上。男子的头在她的左腋下前伸，嘴在吸吮她的左乳头。一个女丫鬟站在榻边。第六图《婴儿态》：一个裸体男子坐在一张矮凳上。一个女子站在他面前，罗衣半解，双手按在男子的肩上。男子一边吸吮她的左乳房，一边用手摸弄她的阴户。第七图《唤庄生》：上文已述。第八图《花前约》：男女俱全身着装，站在一座假山和一株开花的灌木前相互亲吻。女子手持圆扇。第九图《巫山近》：一个裸体男子坐在床上，右手紧握举起的阴茎，站立于跟前的女子正在褪裤。第十图《帐中惧》：一对男女蹲踞着正欲性交，就像图册《花营锦阵》第二十四图的样子。女子握着男子的阴茎，男子则摸弄她的阴户。男子是赤裸的，但脚穿长靴，头戴官帽。女子只穿一件短衣。第十一图《春夜游》：图与《花营锦阵》第一图相同。第十二图《出世心》：图佚。第十三图《懒铺茵》：一对男女交合于花园的角落。男子藏于女子身后，女子双腿盘在他的腰部。第十四图《石点头》：一个只着一件短衣的女子在一个葡萄架下，抬着腿坐在一座假山上。一个裸体男子站立在跟前，一边亲吻

她，一边把阴茎插入。第十五图《自在车》：一个裸体男子双腿伸开坐在一把折椅上，脚跟放在地上。一个裸体女子跨坐在他的腿上，右腿弯屈，左腿则悬下。她抱着男子的头亲吻他。第十六图《乘骏马》：与《花营锦阵》第十七图同。第十七图《翻身戏》：一个裸体女子双肘倚在桌上站立，一个脚穿长靴头戴官帽的男子站在她后面与之肛交。一个丫鬟隔窗窥望。与版图十九很相像。第十八图《等不得》：一个只着抹胸的女子坐在一张高榻上，抬起双腿，让一个站在床前的裸体男子把阴茎插进她的阴户。男子透过肩膀看着另一个女子，她正跪在他后面的地板上。第十九图《倦行云》：男女裸体躺在床上，男子伏在女子身上。女子把一根白练盘在男子的茎根，以使其保持挺拔。第二十图《春睡起》：已在上文第一百七十九页介绍。第二十一图《洁冰肌》：一个裸体女子坐在一个圆形的浴盆里，与画册《花营锦阵》第十三图的情景相似。一个男子站在盆边，阴茎挺举，右手摸弄着女子的乳房。第二十二图《射雏莺》：一个带髯老年男子伏在一个裸体少女身上，正欲插入阴茎。姑娘手里拿着一块小毛巾。参见版图十三。第二十三图《吸霞翥》：一个裸体女子坐在被子上，双腿展开，身体倚在一个枕头上。她的左手按着一个裸体男子的头，这个男子正蹲跪在她的两条腿之间，倚着双肘与她口交（practises cunnilinctio）。参见版图十四。第二十四图《吹凤箫》：一个裸体男子坐在一张被子上，正在抚摸一个蹲伏在他后面的裸体女子的阴部。另一个裸体女子跪在男子的面前，双手握着他的阴茎口交（practises penilinctio）。

(3) 《花营锦阵》

全套二十四图，印成蓝、黑、绿、红、黄五色。每图以草书配词一阙。装饰性的书名页和未署年月的叙写的是行书。

这部画册翻印于本书的卷三。画册中的题跋用楷体抄录于卷二《秘书十种》第一百五十一～一百六十页。本卷的下篇将全译这些文字。这里只做一些一般性述说。

这些图画的艺术质量与《风流绝畅》中的图画质量相当，绘画风格也相同（唐寅风格）。不过，另一方面，《风流绝畅》中的词写得不太好，而这部画册中的词写得很出色。因此，这部画册是春宫画册发展的次一阶段的代表作，绘画题跋俱妙。

每阙词都有与词谱相应的词牌作为题目，词牌的选择同时对与该词相配的色情画面起暗示作用，参见上文第一百三十一页的讨论。这些词写得很巧妙。其风格混合了雕饰的文字语言与非常通俗的口语，依靠这种结合，词人取得了一种诙谐的幽默，这种幽默是第一流艳词的识别特征之一。就像上文第一百三十三页所阐述的，毋庸置疑，其作者是著名词人。

除了借自《风流绝畅》的第四图为例外以外，所有的词都是用同样的书法书写的，这是一种笔触错落有致轻重交替的草书。这种独特的书法系从画家唐寅的朋友、有名的文士与画家文璧（即广为人知的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年）¹⁸⁵的书法发展来的。在明朝的最后几十年间，他的书法被广为传习。对照卷三的原文和卷二的

录文会发现印版的雕刻者造成了一些讹误，但并不严重，且易于改正。

据书名页的题署，这部画册是杭州养浩斋刻印的，对这个名号我一无所知。至于这部画册的出版年月，当在《风流绝畅》之后、《鸳鸯秘谱》之前，定为一六一〇年前后想来不至于太离谱。

186(4) 《风月机关》

二十图，四色印刷。每图俱配有一首诗。有一篇未署年月的序文。

九州毛利家族收藏。

见过这部画册的长泽规矩也教授告诉我，这部画册有不少图画是剽窃《花营锦阵》的。他抄录了序文的开头部分，兹转录于下。这部画册可能系前一部画册的商业翻印本。

男女维异，爱欲则同。男贪女美，女慕男贤。鸽子创家，威逼佳人生巧计；撮丁爱钞，势催女子弄奸心。且如寻常识见，皆由绳准之中。设若奇巧机关，更出筌蹄之外。若不进筹，定遭设网。调情须在未合之先，允物不待已索之后。若要认真，定然着假。对新妓勿谈旧妓之非，则新妓生疑；调苍姬勿怜雏姬之小，而苍姬失意。痛酒勿饮，寡醋休尝。（以下未写。——高注）

根据这篇写得不无拙劣的残文判断，这篇文字主要

谈的是妓家风月。“男女维异，爱欲则同。……鴛子创家，威逼佳人生巧计；撮丁爱钞，势催女子弄奸心。……对新妓勿谈旧妓之非，则新妓生疑；调苍姬勿怜雏姬之小，而苍姬失意”等等。注意词语“撮丁”（淫媒）、“苍姬”（老娼）和“雏姬”（幼妓）。

(5) 《鸳鸯秘谱》

三十图，以蓝、黑、绿、红、黄五色印刷，每图都配有一首词，用隶书的变体书写。装裱成折叠式画册，木质缎面封皮。

参见版图十三和版图十四。

上海某氏收藏。

书名中“鸳鸯”的字面意思是“Mandarin Ducks”，这种鸟在中国传统中是夫妇恩爱的象征。

这部画册也许是这类特殊画册的上品。图画和题跋的质量都很高。画册有一面淡红色蜡纸的书名页，上面印有李树开花的图案。书名题在书名页的中部，印成隶体大黑字。右上角为副题“青春图”，印成小楷体。左下角为一个大红印，印文为“牡丹轩绣梓”。

小引印成蓝色，其文曰：

《易》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见上文第六页。——高注）至哉斯言也！奈何世人不能惩欲，竟以此为欢娱之地，而使生我之门为死我之门。噫！赵翰林为《十二钗》，暨六如《六奇》、十洲《十荣》等图，其亦欲挽末流之溺耶。空空子为《陈欲集》，

溺者其几于振乎。好事者大搜诸集，得当意者次列如左，命之曰《锦春图》。仅三十局，庶几乎不滥竽自耻也。至若态度之精研、毫发之工致，又已饶之矣。且也悟真者披图而阅之，导欲以惩欲，生生不息（引自《易经》，参见上文第六页。——高注），化化无穷，岂徒愉心志、悦耳目而已哉！故曰：满怀都是春，舍兹其奚辞。

天启四年岁次甲子牡丹轩主人题

（《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七页）

这篇小引暗示，作者描绘这些图画，意在用作从其他画册中选择版画的样板。“牡丹轩”这个轩号不详。《禁书总目》这部颁布于一七八八年的官方违禁书籍目录（咫进斋版的第十五页）提到一部叫《鸳鸯谱》的书，作者是明朝的“阴化阳”。显然这是一部色情书。也许它是此画册的翻印本，书的编者“牡丹轩主人”被改换成更为含糊的“阴化阳”。

我未发现有关空空子《陈欲集》的材料，也许这是一部房中书，或者是一部色情文集。

似乎“使生我之门为死我之门”这一性放荡的明喻¹⁸⁹成为了口头禅。米田佑太郎在其《支那猥谈集》（一九二七年，东京）中引述了一部在其他方面完全无用的书——一部发现于北京的妓院墙中的诗词集。从书中他引用了以下这首诗：

生我之门死我户，
几个惺惺几个悟？

夜来铁汉自思量，
长生不老由人做。

版图十三复制自此画册的第四图。这幅版画描绘了一个卧室的情景。一个身上盘结着一根带套环的丝带以使阴茎保持勃起（参见上文第一百四十五页）的老年男子正欲梳弄一个年轻姑娘。床架绘得很详细，包括金帐钩。床铺上覆盖着一床垫被，床边帐上有一幅李花怒放燕子飞舞的装饰画。左边一个年轻丫鬟端着茶具站立着。引人注意的是左边的大床架和右边的一对石凳。这些表现题材，连同青铜大烛台，在同类绘画中是很常见的。参见版图八的衣架和石凳、卷首图的烛台。

与此图相配的词是按“画堂春”的词谱填写的（《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八页），词曰：

射 雉 鸡

从来未解闲风月，
临事不禁心热。
清泉流出玉沟咽，
也难休歇。

仙翁甚是无情，
绑带煞地强烈。
恨命不肯听伊说，
无端流血。

这阕词采自《绣榻野史》第二部分第二十回的回末附词，这一回讲东门生如何梳弄丫鬟阿秀。词曰：

从来未解闲风月，
偷观不禁心热。
清泉流出御沟咽，
也难休歇。

狂且甚是无情，
凭空煞地强烈。
恨命不许听娘说，
无端流血。

这部画册的第十二图，复制于版图十四。绘的是寺院的一个角落。一个裸体和尚正在与一个斜倚在一张圆木大椅上的女子口交。女子的侍女站立在右边，侍女旁边的圆形瓷鼓上面放置着和尚脱弃的袈裟。大型石桌上有一个花瓶、许多用黄布裹着的经文、一个立起来的大铜钟以及敲击它的槌子、一个小木鱼。木鱼是一种外形似鱼的可发声的木制击器，供颂经时敲打。女子的打扮像个云游四方的尼姑。她穿着带花格的平常法衣，脖子上挂着一串翡翠念珠。她的大沿笠和拐杖靠在椅子背后。不过她裹着脚，这是此画的微瑕，因为尼姑是不裹脚的。也可能这是暗示这个女子假扮成一个尼姑，以与她的和尚情郎幽会。

这幅画的配词的词牌叫“卜算子”，词曰：

品 甘 露

有意弄春情，
春情锁不住。
无那狂僧忒煞情，
甘霖如雨澍。

牡丹心欲开，
游蜂恣择采。
一采酿来清且香，
甘甜好滋味。

这阙词也是从《绣榻野史》第二部分第三回的回末附词移植来的：

有意弄春情，
春情锁不住。
无那狂郎忒煞情，

……

其余全同。

(6) 《青楼剺景》

192

二十图，以蓝、黑、红、绿、棕五色印成。书名页有蓝饰边。每图配词一阙，书法楷行相间。装裱成横式手卷。顺序混乱，有的地方词不对图。

东京涩井氏收藏。

本画卷显然是一部商业性出版物，本自好几部非卖品。序文是《鸳鸯秘谱》小引的改头换面，在所有版画中，有五幅是《花营锦阵》的图画的翻版，有四幅取自《风流绝畅》。其他版画也许亦剽窃自早期的春宫书。涩井清先生曾考出有一图系剽自万历时出版的《京院秘传洞房春意册》。参见上文第一百七十三页提到的他发表在《三田文学》的文章。

这个手卷的标题页的左下角盖有一个红印，印文为“群玉斋梓”。“群玉斋”为何人之斋号不详。

至于版画风格，这个画卷代表了套色春宫木刻的颓废的最后阶段的开端。裸体人物缺乏《风流绝畅》、《花营锦阵》和《鸳鸯秘谱》诸画册所具有的原始的、生气勃勃的绘画气韵。胳膊和大腿往往反常地长，身体的姿态画得很糟糕。版画是本自第三流的底本印成的。不过雕刻技术尚可。

虽然这个画卷的大多数版画只有二流水平，编者在配图词上还是显示了一些独创性，显然画卷上所有词都¹⁹³是新作的。下面我抄录四阙，原图的第一阙词是《花营锦阵》第二十四图配词的改写。

玉 连 环

两体相亲成合抱。

圆融奇妙。

交加上下互扳缘，

亲罢嘴儿低叫。

凑着中央圈套。
乐何须道！
滋花雨露洒清凉，
出腰间孔窍。

两 情 欢

鸳帏接战阑时，
喜孜孜。
两下恩情难舍，
更娱嬉。
身轻转，
将玉茎当箫吹。
使过探花手段，
舐盘儿。

探 春 令

晚妆初罢出幽闺，
向万花丛里。
正倚栏、点检红和紫。
蓦地里狂狙至。

无端强欲谐连理。
把金钗几坠。
奈从来、不惯风情，

险把我胆儿惊碎。

诉 衷 情

佳人无语怨多才。

兀坐泪盈腮。

何事把人耽阁，

故使信音乖？

低控诉，

跪尘埃。

求怜乞恕，

转喜回嗔，

贵手高抬。

194(7) 《繁华丽锦》

六十二页，有图有文。用蓝色印刷。分四部分而装裱成一手卷。无出版地与年月。约略是崇祯（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前半期的作品。

田边五兵卫收藏。

本画卷与上边讨论的画册（卷）有相当的不同。原先，它被印成书的式样，即通常的各页对折的中国线装本。而现存本子，线装卷帙已被拆开，所有的书页俱被并排装裱在一个连接的横式手卷上。第一部分系房中书的原文。其他三部分书页分成上、下两半，上半部有行线，内容是文字；图画印在下半部。

图画中等大小，介于其他大幅裸体画册与小幅春宫书插图之间。绘画者水平较平庸，背景的细节绘制草率。这套画卷的价值主要在其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它把一部道家的房中书与一套春宫画合在一起出版这件事本身。

虽然现存于日本的所有明代春宫画都是十七和十八世纪进口的，但这个手卷进入日本的时间却很晚，迟至十九世纪。当日本画家天野方壶（一八二八～一八九四年）来到上海，在中国画家胡远（字公寿，一八二三～一八八六年，尤以绘大幅桃花画出名）的指导下研习中国画的时候，他在胡氏的收藏品中见到了这部书，并在返回日本之前把它购了下来。

在下文第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页，读者将会看到本书内容目录。第一部分有一条通常的标题《修术养身》。这是一部由十五章组成的道家房中书，题目为《黄庭秘要修养法》，这是上文第一百一十四页介绍的房中书《修真演义》的改编本。在一百九十八～一百九十九页，我翻印了第一节，这是关于汉武帝和巫子都的故事的扩充（参见上文第四十～四十一页）。

第二部分题为《风花雪月》，这个题目当译为“*Erotic Scenes of the Four Seasons*”（四时的色情景象）。这部分提供了十四幅关于性行为的不同姿势的图画。每图配有两首诗词，前一首为曲（见上文第九十九页），后一首为七绝诗。

第三部分题为《云情雨意》，有三十六势，每图配解释性的诗曲两首，就像第二部分。

第四部分《异风夷俗》共十二图，俱有与之相配的曲。虽然画卷中的图画非常平庸，曲却写得不错。它们

当中的四阙录于第一百九十九~二百页。这里要补充的是，虽然曲律与词律相似，但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中国戏剧中的歌的原始特征。填词照例要书面语与口头语并用，而在曲中，方言熟语用得更多。随时光的流逝，曲发展成一种独立的诗歌类型，实际上从决定着它们的格律的音乐旋律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曲又保存了配乐歌的原始特征，使用了所有的方法，尤其是在舞台上演唱的歌所使用的方法，诸如插入的感叹语、额外韵律附加等等。词成为士人们所喜爱的诗歌表达方式，¹⁹⁶而曲则被认为粗俗和缺乏文雅。虽然曲确实难于使用文字典故，但它们简明易懂，而正惟其如此，它们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作为例子，在此我翻译转录于第二百零二页中的第二首曲。它是按《驻马听》的曲谱填写的。男人唱道：

想起娇佳，
宽腿春衫病转加。^{*}
想着你腰肢似柳，
气味如兰，
颜色如花，
并无半点一毫差。

* 作者在书后的勘误页中说：“‘佳’应为‘娃’。这一更正对译文并无实质性影响。‘腿’可能应为‘褪’，这样译文应为‘Seeing you when you have shed your spring skirt increases my love pain’。还要补充一点，我把‘病’译为‘love pain’是值得怀疑的，‘病’也暗指弱不禁风的身体，鉴于此，这一行当译为‘Now you have shed your spring skirt you look still more slender’。这个例子表明，曲和词在文学用语上也像诗一样不易捉摸。”……译者

教人日夜心牵挂。
几时同得醉，
流霞，流霞，
春宵一刻千金价。

《繁华丽锦》全集目录

一卷《修术养身》一十五章

黄庭秘要修养法 量度情诀 房中补益 择鼎
炼丹 戏弄真精 男察四至 女详八到 六合取胜
采战太和 三峰采战 子午流通 黄河逆流 鼻
塞结实 撒手过关 调经种子

二卷《风花雪月》一十四体

齐人馈女乐 桃洞春归 西湖采景 秋客玩赏
洞庭赏雪 鸾凤知音 藏机夺胜 红叶题诗 淡
扫娥眉 见色弃金 才人折桂 穴隙相窥 逾墙相
从 莺莺赴约

三卷《云情雨意》三十六势

七宝会千金 正副全美 雌雄斗胜 桃李春风
悬岩坠石 倒棹行船 龙蛇会合 蝶穿花丛 舍
香唾红 倒拆后园花 扇火炼丹 采战三丹 携足
并肩 戏色逞花香 十月映小春 白鹭展脚 倒插
芙蓉 鸳鸯戏水 锦鲤上滩 架上拆牡丹 三凤朝
阳 话谩相酬 金菊接芙蓉 陆地行舟 默拆睡海

棠 缓步推车 凤凰展翅 狮子戏球 葵花映斜阳
花色争妍 梅花映雪 井里投蛙 小船休重载
无违天子 开花带子 败将乞降

四卷《异风夷俗》一十二套

首尾相应 秋江送别 二士入桃源 遣还旧缘
魂飞配合 姻缘无结发 二士争先 猿猴抱树
群鸦噪凤 寒雀争梅 锦上添花 鸾飞凤舞

汉文帝保命养生秘诀

按巫炎本传云，原（元）封二年，帝往中山。銮輿过霸凌桥，回视侍从人臣，忽见驸马都尉头上紫气丈余。帝暗自惊，遂宣东方朔相之。答曰：“此人有阴道之术。”帝至中山，宣驸马问曰：“朕尝求天下保命养生术，不曾得。卿有此道，何其蕴也！”对曰：“君，父也；臣，子也。此术乃房中男女交媾之事，不敢褻渎圣听。宣令一近臣以授其诀，然后具录进上。臣年六十岁时，劳弱咳嗽，身仗人扶。因过太白山，遇隐士怜悯，教臣此诀，见年百二十余岁。其时传臣之后，遂行百日，方能晓谕。得此后遂生数子，又得返老还童清健。小臣乃先朝驸马也，但当倾肝胆竭忠诚。臣谨当奉上，请依诀行之，自有益也。”帝大悦。至次年夏避暑甘泉宫，召炎偏殿谓曰：“朕依卿法术，果能胜药百倍，行步又觉轻健，颜貌自然光泽，亦有返老还童之意，勾夫人已有孕了，皆赖卿之法术所成。今可赠卿为关内侯。”文帝比汉之诸帝寿最高大，享年七十九岁才方晏驾。

后将此术流传于世。有能依法行之者，返老还童，大有益哉。

逾墙相从（驻云飞）

分付东风，
莫把恩情如梦中。
我要把你作佛儿童，
你莫把我相调弄。
夙乞求得相逢。
敢不趋奉？
若透得仙娥，
略略花心动。
何躄巫山十二峰！

不枝不蔓吐芳心。
空谷无人是赏音。
读罢《离骚》情玩久，
满怀兴趣托瑶琴。

七宝会千金（柳叶儿）

200

我将你作心肝儿般样看待，
点污了小姐清白。
忘食废寝，
舒心害。
若是真耐，
志诚捱。

怎能勾这相思，
苦尽甘来。

连理枝头并蒂花，
六才国色实堪夸。
百年缘分从前定，
造化安排本不差。

倒棹行船（驻马听）

想起娇佳，
宽腿春衫病转加。
想着你腰肢似柳，
气味如兰，
颜色如花，
并无半点一毫差。
教人日夜心牵挂。
几时同得醉，
流霞，流霞，
春宵一刻千金价。

一线春风透海棠，
满身香汗湿罗裳。
个中好趣惟心觉，
体态惺惺滋味长。

无违天子（画眉序）

一笑喜相逢，
似嫦娥离月宫。
丹心今夜鸾求凤，
天台路通，
云迷楚峰。
柳梢露滴，
花心动，
正情浓。
鸳鸯枕上，
又恐怕五更钟。
忆惜韩凭羽化时，
香魂飘泊蒲清漪。
可怜一种风流态，
莫向西风怨别离。

(8) 《江南销夏》

201

十二图，印成暗红色。合裱成蝴蝶装画册。每图俱覆以一张空白的装饰纸。无题跋。画册的锦缎封面上贴有一块黄绫标签，书名题在标签上。

参见版图十五~二十。

上海某氏收藏。

本画册全无文字。且因为每图俱有形式奇特的边框，所以收藏者认为此套版画原本并不打算做成一部春宫册，

他认为它们当系床架上的装饰。老式的中国床本身常构成一个小室。它有高背板和雕木边“墙”，前面由两块床帐遮盖。有的床架很大，以至于床帐之间放得下一张小桌几、一个五屉橱和一个大烛台。在木“墙”的内外面，常有不同式样的小型装饰框，在框中人们可以裱以图画或书法作品。这样的框也见于中国房室中的透孔木间壁，它们的专门称呼是“贴落”。描绘于版图十九的床架的左上角有一个扇形的框架。因此，如果画册主人的假定成立，则似乎在明朝末期偶尔也因装饰床榻的特殊目的而制作春宫套色版画。同样也有可能，这些版画属于普通的春宫画册，其题跋已佚。

这些图画风格不同于上部，难以归类。按照主人的看法，描在版画中的家具风格表明是南部中国的。他认为这些版画系“江南”地区的画家雕刻的，当满洲人²⁰²占领了华北和华中后，画家逃到了南方，所以他把它们刻印日期定在崇祯（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后半期。我很同意这一观点。

版图十五复制自套画的第二图。圆窗的花格和左边的小桌部分为蠹眼所损，已经修补。这幅版画显然表现与二房太太或妾的狎戏。一个穿着宽袍的年纪稍长的女子正扶着姑娘，这个女子可能是长房太太。姑娘只穿抹胸。男子戴黑纱帽、穿卧鞋。

版图十六（套画的第三图）完全完好无损。它画的是一对男女在书斋角落中的一把大椅子上性交。画得很细致的椅子，式样叫“醉翁椅”。椅背可以通过调整横把的位置而活动，横把可以把背靠固定于适当位置。参见版图二十中的椅子。扶手的尽头各有一附加装置，展开

扶手时，两块附加装置就使椅子变成“躺椅”。这种式样的椅子在南部中国尤为流行，并由此传布至整个东南亚。

椅子上铺着一张草席，女子背垫一空心竹枕。右边可见一方桌，桌上有一个香炉、一个古青铜壶和一些书籍。靠背墙的高脚长桌上，放着一个花瓶。椅下有一把蒲叶扇。

版图十七（套画的第六图）绘的是浴室情景。上方的视角，包括桌上的衣袍、姑娘身上的短衣的一部，损坏严重，已经修补。

地板分为稍高的部分和铺以地砖的较低部分。后者是供沐浴用的，所以有一个圆形的瓷澡盆和一个装热水的木桶。一个裸体女子正坐在一张椅子上，膝上搁着一条毛巾。一个只穿短衣的年轻姑娘站在对面，她正欲把一个双头淫具系在腰间。那另一个女人左手伸向淫具，²⁰³右手展开阴户。

一张大理石面的桌子靠在后墙。桌上有一把置于木座上的圆形铜鉴、两个放脂粉的罐子、一个装发簪的长方形木盒和一个装镊子的小瓶，镊子是用来脱毛和清洁耳朵的。

版图十八（套画的第七图）画的是书斋的一角。原图左边门的上半部已不存，而男女人像则为墨迹所污。人像的线条尚可绘出，格子门的上半部则是凭想象补上的。

这对男女显然一直在翻阅放在桌上的春宫画册，直至男子情不自禁。女子抬起身来用一条手绢捂住下脸。男子用左手按着她的后背*，而右手在她的双股后伸入，

* 从图上看应为握着她的右手。——译者

抚摸她的阴部。背景是放着书、手卷、画册的书架，左边有一张方凳，上面放着女子脱弃的衣袍。男子的上衣扔在桌面上。在画册的边上，可以见到一个茶壶、一个茶杯和一个香炉，还有一个空笔筒。

版图十九（套画第十图）是卧室情景。窗子的上半部花格被修补过。

一个裸体女子正站在一张高桌前，双臂弯曲支着桌面。一个戴纱帽着高靴的长者站在她后面，把手插进她的双臀之间准备进行肛交。床席上的卍字形图案（参见版图十一和版图十五）和筒枕很醒目。

版图二十（套画第十二图）画的是花园露台的一个角落。男子的头部、他拿着书的手和站立着的女子的脸部曾作轻微修补。

204 男子正躺在椅上读书。他右手握书，左手垂下握着一把扇。一个裸体女子正跪坐在他展开的双腿之间进行口交。她左手握着他的阴茎，右手支在椅子的扶手上。男子用左脚趾头戏玩她的阴部。另一个女子站在左边，她用羽毛扇扇男子，右手*拿着一块毛巾。

前景是被低矮的大理石栏杆环绕着的一口荷塘或一个水池。右边有一张桌子，上有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铜香炉和一个大块不明物体的一部。背景是平台的雕花大理石栏杆，以及一扇饰以竹浮雕的精致的木质硬屏风。

《江南销夏》这部画册是已知大尺寸春宫套色版画的最后一部作品。这套图画绘制技法娴熟，富有独创性。

* 应为左手。——译者

不过，这些版画中的好几幅包含有遮遮掩掩的因素，这些因素成为它们属于颓废艺术作品的标记。其他画册，连同它们彻底的现实主义，具有一种使它们免于堕入淫猥的率真品质。但江南画册代表了一种昙花一现的艺术，它代表了春宫套色版画的最后阶段。也许这种艺术在其该完结时完结是最好的，它日益被一种隐秘的淫猥气氛所主宰，这很难为它的高水平的艺术质量所补偿。

下
篇

《花营锦阵》注译

说 明

205

这套印制出本版画册《花营锦阵》的印版包括十二块双面雕刻的版子，每块四十八厘米长，二十三厘米宽，二厘米厚（见版图二十一）。每面分为两部分，均有单线方框，右边的方框内是图，左边的方框内是配图诗词。除了第二十一图的右边空白处雕有一个小数字以外，别的印版都没有指明顺序的标记。

第一块印版的正面内容是叙，已被严重蠹坏。其余的印版保存得尚可。边框部分已经断裂，题跋的某些字有轻微损坏，但严重的缺陷只发生在那些图中人物的口眼被一些明显的细微碰击损坏的图画中。

一九五〇年我在京都购买了这套印版，多年以来，它们整齐有序地安放在一个老封建家庭的贮藏室里。日本的专家认为，该版的雕刻技艺，即约三毫米深的直刻，

与日本雕匠所循行的技艺有相当大的不同。这些雕版显然雕刻于中国，而在元禄时代（一六八八～一七〇四年）进口。就像上文指出的，在中国，一部套色木刻画册常常被复制成一种成本低廉的单色版。根据印版的状况判断，它们看来用得很少，也许以前印制画册不超过五十部。我见过这些早期印版的一种，题署时间为宝永三年，即公元一七〇六年。在这个本子中叙完整无损，但版画显示了现在这部印版所有的一切细微缺陷。这个事实进一步证明，印版制于中国，而运至日本时已轻微受损。

与涩井氏收藏的这部画册的套色版画比较证明，雕刻这些单色印版的艺术家工作是煞费苦心、十分细致的。在复制套色版画时，他甚至保留了在原作中因色版调校不正而产生的微误，作为例子，请参见图四。因为在我检看过的这部画册的所有套色印本中，蓝色、绿色和黄色几乎都退化到了难以辨认的程度，现在的单色本提供了一个比从一张套色版画的照片所能获得的图像更佳的图像。参见版图二十二那幅套色版画的照片复制品和卷三（画册《花营锦阵》）的第十五图。而且，一幅木刻画的特殊魅力只能通过印版直接印出的本子才能被复制。

显然，这套印版中的一块版在画册发表后不久就已经佚失于中国，这就是刻有第四图与其配词的印版。所有我检查过的本子都在这个地方插入了一幅借自画册《风流绝畅》的图画和配词。

而且，为雕刻单色本的画家所摹绘的套色版画缺书名页和第一图。我仿照原彩色版画摹绘了这些缺遗的部分，并把这些摹样刻成两块新版。因此画册现在是完整

的：书名页，叙，还有二十四幅图画连同与之相配的词。

说到书名页应该注意，在原作中文字被围在一个装饰边框中，边框的花纹印成蓝色。在我检看过的所有本子中，这个边框不是损坏得一塌糊涂，就是极度褪色，以至于不可能被精确摹绘。因此我利用所谓的“柿蒂纹”设计了一种新的边框，这种花纹的边框在明代是很常见的。

书名页的文字部分是精确地复制下来的。在套色版²⁰⁷中，书名的四个字各印成不同的颜色：“花”为红色，“营”为绿色，“锦”为黄色，“阵”为蓝色。编者的名字印成蓝色。

我见过的所有本子图画顺序安排俱不同。因为我购买的印版是无顺序数的，在本版本中，我出于多样化的考虑安排了顺序。第二十一图当然放到了适当的位置；第二十四图放在末尾，因为它显然是这套版画的最后一幅。

必须注意，第十四和第十五图的题跋文字被印版的雕刻者错误地对换了位置。因为这一错误的更正会影响印版的个别观看，所以我原封未动。

盖在卷三的空白页和叙第一页的红印章是我作为装饰加上去的。前者是我收藏的两方古代的装饰印鉴，形似青铜祭鬲，上面的一方印文为“鱼龙潜跃”，这是一句借自经典的雅语。不过，同时它也可以作为有色情意义的词语去读，即指描绘在画册中的各式姿势。下面一方印章的印文为“增年益寿”，这是使用甚广的吉祥语，然而，它同样也可理解为与从描述于古房中书的性行为中获得的补益相关。

盖在叙文首页的印章是我自己的斋号，读为“吟月庵”。这方印章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主任马衡先生所治。

高罗佩

武林养浩斋绣梓

叙

好好色，性也，物皆然。于此有人焉，血气方刚，动容貌，不曰坚乎？求若所欲，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然非欤。曰：未出于正也。率性之谓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乃若其情，夫妇之愚，可以能行焉，鲜能知味也。其大智也欤，妻妾之奉，室家之好，苟合矣。发愤忘食，力行之，或相千万，或相倍蓰，手之舞之，无所不用其极。坐云则坐，立云斯立，隐几而卧，蹶者趋者，皆古之制也。众皆悦之，以行与事示之。工欲善其事，既竭目力焉；素以为绚兮，既竭心思焉。简而文，斐然成章。不愿人之文绣，非直为观美也。审法度，民可使由之。²⁰⁹ 沽之哉！沽之哉！

狂 生

[注解]

此叙是一篇文字游戏（a literary tour de force）。它根据一种叫做“集句”的汉语文字花样写成，即把一些著名古代文献作品中的各式语句串成一篇文章。此处叙文集成的全部是《五经》中的语句。要确切地翻译异常困难，因为这些本来互不相关的语句是作者为了适合自

己的特殊目的而随心所欲地从经书中采录出来的，而在采缀成文时，作者常常完全不管语句在原文中的含义。

第一图 如梦令

[图说]

一张垫被铺在地板上，一块饰以花卉假山画的单镶板大屏风被用来遮挡意想不到的洞眼。男子裸体，女子穿一件宽松的短衣。垫被的两头是他们脱弃的衣裳。男子的双鞋放在前景。右上角是一张放着一个香炉和一个小花瓶的斑竹桌。

[题跋]

如 梦 令

一夜雨狂云哄，
浓兴不知宵永。
露滴牡丹心，
骨节酥熔难动。
情重，情重，
都向华胥一梦。

桃源主人

210 [注解]

词牌“如梦令”原名“宴桃源”。这个词牌与一个古老的故事相关，故事讲的是一个人因在山中迷途而走入一个桃园，这个桃园是一片乐土的入口，在这片乐土里，人民生活纯朴，其乐融融，丝毫不管外部世界之事。是以作者署了一个富于幻想的名字。

最后一行的“华胥”也与乐土有关。黄帝曾梦见自己访游华胥地，那里的人民生活在自然的幸福中。参见《列子》第二篇一。后者华胥成为一个睡神的名字。

这阙词与《绣榻野史》第一部分第四节文末的词大致相同，参见《秘书十种》第一百八十二页第一～二行。

第二图 夜行船

[图说]

花园的一个隐秘角落。一张锦被铺在一座大假山的阴影处。背景是花卉和一些盆栽植物。女子头枕筒枕，用双臂和双腿拥抱压在她身上的男子。

[题跋]

夜 行 船

眼花卧柳情如许。
一着酥胸，
不觉金莲举。
云髻渐偏娇欲语。
娇欲语，
嘱郎莫便从容住。

风月平章

[注解]

署名中的“平章”意思是“管理”，这是一个官衔。“风月”指放荡，但也指“风雅”。

第三图 望海潮

[图说]

秘 211 一张绣垫铺在一扇绘有风景画的折叠式屏风前，男子仰躺于垫上，头枕筒枕。女子蹲伏在他的上头，握住他的双脚，透过自己的双腿往回看。前面有一把圆羽毛扇。

[题跋]

望 海 潮

春兴将阑，
芳情欲倦，
美人别逞风光。
自颠自倒，
自吞自吐，
个中滋味深长。
低首望巫阳，
任浮沉，
一似浪动帆张。
眼看欲化，
魂断难支再商量。

秦楼客

[注解]

署名中的“秦楼”已在第一百三十三页讨论。

这阕词与《绣榻野史》第一部分第十一节文末的词大致相同。其词曰：

春兴将阑，
 芳情欲倦，
 美人别具风光。
 谁颠谁倒？
 谁吞谁吐？
 个中滋味深长。
 回头望巫阳。
 任升沉，
 一听造化主张。
 眼看欲动，
 魂断难支再商量。

画册中的词（参见《秘书十种》第一百五十三页）完全是《绣榻野史》中的词的移植改写。

第四图 翰林风

[图说]

一个暗晦的院子角落。长桌上覆以一张席子，席上有一本书、一个卷起来的画卷。一个头戴官帽的男子褪下了裤子，姑娘的裤子则脱在桌上。姑娘的一只靴子已脱落。

[题跋]

212

翰 林 风

座上香盈果满车，
 谁家年少润无瑕。

为探蔷薇颜色媚，
赚来试折后庭花。

半似含羞半推脱，
不比寻常浪风月。
回头低唤快些儿，
叮咛休与他人说。

南国学士

[注解]

第一行提及两个著名的美男。第一个是荀粲，秦代的学者，据说他总是浑身盈香。第二个是潘岳（卒于公元三〇〇年），他是一个年轻的诗人，以貌美出名。不管何时，只要他坐在马车上出门，看着他路过的女子们总是把水果扔给他，直至堆满马车。

“翰林”是御用的文学研究院。其成员多嗜好男风，所以常被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喜好与女子肛交。

第五图 法曲献仙音

[图说]

花园场面。一张带饰边的厚席铺在盘着灯笼花的格架前面的地上。女子在进行口交，男子抱着她的右股，用食指戏弄她的阴户。

[题跋]

法曲献仙音

花满雕栏，

春生玉院，
乐奏九成将倦。
口品洞箫，
手摩花钹，
不数凤笙龙管。
细细吹，
轻轻点，
各风情无限。

情无限，
毕竟是、雨偏云半。
怎疗得、两人饥饿渴恋？
鸂鶒扑翻身，
方遂了一天心愿。

探春客

第六图 鹊踏枝

[图说]

女子把自己悬在衣架上。男子站在脚凳上。右边是一张桌子，上有一座假山和花卉盆景。

[题跋]

鹊 踏 枝

牡丹高架含香露，
足短难攀，
小几将来度。

宛如秀士步云梯，
疑是老僧敲法鼓。

轻轻款款情无限，
又似秋千，
摇曳间庭院。
兴发不堪狂历乱，
一时树倒猢猻散。

万花谷主

[注解]

“云梯”涉及著名的文学隐喻“登青云梯”，即试图在宦宦生涯中获得成功。“青云”代表高官位和世俗上的发达，与指代风雅的退隐生活的“白云”相对。

在佛寺中，用“鱼梆”通知和尚开膳。鱼梆也叫“饭梆”，这是一种做成空心鱼样子的开长缝的敲击器，悬在²¹⁴屋檐下。虽然世界各地的开缝鼓都同是阴户的象征，但它在中国的色情文学中相当罕见。

第七图 金人捧露盘

[图说]

露台的一角，以一扇绘有风景画的装饰屏风遮蔽。右边是用来分隔花园外面的花卉、石山和露台的栏杆的一部。女子高坐于床缘，倚靠于一个筒枕，枕上垫着她的衣裳。男子手捧她的双脚站在她面前。右边脱下的外衣扔在一张小矮凳上。

[题跋]

金人捧露盘

日初长、风正暖，
好相亲。
解罗裳、试展芳情。
双莲齐捧，
一枝轻拨牡丹阴。
牡丹含露涓涓滴，
湿透花茵。

半是推车上岭，
半是枯树盘根。
两相看、满目生春。
腰肢齐动，
锦屏摇曳欲敬倾。
这欢娱、渐入佳境，
不负春心。

风流司马

[注解]

标题与《三辅故事》中的一则注释有关〔《三辅故事》的残存内容由张澍（一七八一～一八四七年）辑，发表于其一八二一年出版的《二酉堂丛书》〕。这本书的第九条说，汉武帝有一个大型青铜器铸像，铸的是一个拿着盆子的男子。意思是接等晨露，以供皇帝调制长生不老药。因此，选择这么条题目，主要暗示男人的姿势，其次也暗示求仙者为了“全阳”的目的而覬覦包容有女人“阴气”的阴道分泌物。

第八图 风楼春

[图说]

一个花园亭子的情景。女子躺在床上，头下倚着一个筒枕。男子站在床前，把她的双腿抱在怀里。左边是栏杆的一部和花园外面的石山和花卉。床的后面是一扇带风景画的折合式屏风。前景，脱弃的外衣放在一只低矮的脚凳上。

[题跋]

风 楼 春

春暖百花丛，
鱼水和同。
两情浓，
高挑绣履凤头红。
双玉柱，竖当空。
中间玉栴牢镶住，
一窍暗相通。

好一似、桅杆趁风。
鸟宿池岛，
僧敲月下，
道人夜撞金钟。
汗透红茵，
未已双腕渐疏慵。
这般滋味，

肯放从容？

忘机子

〔注解〕

关于鸟与僧的两行诗句仿自九世纪的诗人贾岛的著名诗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有这么则轶闻说，贾岛骑在驴上，反复吟念上述第二行诗句，以决定用“敲”字好还是用“推”字好。他碰上了大学士韩愈，韩愈了解了贾岛的为难之处后，对他说“敲”字最妙。

此词与《绣榻野史》第一部分第九节文末的词大致相同。参见《秘书十种》第一百九十一页。

第九图 风中柳

216

〔图说〕

花园场面。女子坐在一棵柳树的矮树干上，抬起的双臂扶着树枝。她穿着上衣。男子裸体着靴。树上栖息着一对黄鹂。右边是山石、花卉和一点盆栽植物。

〔题跋〕

风 中 柳

绿柳阴浓，
掩映桃花人面。
景芳妍、春怀撩乱。
软抬双玉，
把枝柯倚遍。
柳枝摇、柳腰轻颤。

喘语娇声，
怯怯不离耳畔。
更杂着、黄鹂声唤。
花柳争春，
好风光都占。
愿没个、兴阑人倦。

掌书仙

[注解]

署名“掌书仙”也是一个住在长安、精于诗书的著名妓女的名字。

第十图 一剪梅

[图说]

垫被铺在山石、花卉前的园落。男子面朝上仰倚在一个筒枕上。他双臂屈曲，握着女子的双脚。

[题跋]

一 剪 梅

芙蓉庭院晚风凉。
好乘余兴，
别逞风光。
斜插花枝瓶口滑，
轻挑莲足，
橹声长*。

* 依格律，此处缺一字，疑为“橹橹声长”。——译者

颠鸾倒凤不寻常。
一种风情，
两处多忙。
个中谁更着殷勤？
不是情郎，
却是情娘。

烟波钓叟

第十一图 探春令

[图说]

男女二人在一个完全由绘有风景画的折叠式屏风圈成的与外界隔离的空间里铺放了一块圆垫。女子躺在一堆自己脱下的衣服上。右边是一个瓷鼓。

[题跋]

探 春 令

春光如海兴如泥，
趁融和天气。
展花茵、试探花心。
似倦蝶、翩跹睡。

绿云斜簪金钗坠。
惹芳心如醉。
为情多、湿透鲛绡。
帕上不是相思泪。

撷芳主人

第十二图 解连环

〔图说〕

一张连锦帐的床安在一扇屏风前，屏风上有一幅图画，一只蜂鸟飞舞于靠近假山的花间。女子侧身而卧，头枕在右臂上。男子双手捧着女子的双乳亲吻她。

〔题跋〕

解 连 环

狂郎太过。
唤佳人侧卧，
隔山取火。
摩玉乳、双手前攀，
起金莲，
把一支斜度。
桃腮转贴吮朱唇，
乱曳香股。
好似玉连环，
到处牵连，
谁能解破？

醉月主人

〔注解〕

出名的中国连环由许多组合成小链条的圆圈组成，它们可以通过用特定方法操弄链条而解开。

此词与《绣榻野史》第一部分第十节文末的词同。

本书各篇第一页的半身装饰图案* 以此图的局部为本略作修改而成。

第十三图 浪淘沙

[图说]

男女二人共坐于一圆形瓷浴盆中，以一扇描有牡丹、山石和一些蝴蝶的屏风遮蔽。男子坐在水中，他的脚搁在盆沿。女子把自己的双腿压在他的腿上，双手撑在盆沿上。男子把她的头拉向他。右边是一只放着脱弃的外衣的矮凳。

[题跋]

浪 淘 沙

轻解薄罗裳，
共试兰汤，
双双戏水学鸳鸯。
水底辘轳声不断，
浪暖桃香。

春兴太颠狂，
不顾残妆，
红莲双瓣映波光。
最是销魂时候也，
露湿花房。

* 中译本删。——译者

〔注解〕

在浴盆边共效鱼水之欢是中国色情文学所常见的题材。作为例子，请参见小说《金瓶梅》中的场面。

五湖仙客

第十四图 鹊桥仙*

〔图说〕

一座厅堂的角落。一张锦被铺在地下。背景是一扇有风景画的折叠式屏风。人们从画中可见竹栏杆的一角和外边花园的假山和花卉。一个裸体丫鬟脸朝下横趴在锦被上，脸枕着交折的双臂，她的身体支撑着上面的女子的臀部。男子做俯撑状。

〔题跋〕

鹊 桥 仙

玉股齐舒，
纤腰尽展，
两人无限狂兴。
权时借用小丫鬟，
衬叠起、胜如山枕。

灵犀紧挟，
牡丹全吐，

* 按原图册，第十四图是“倒垂莲”，第十五图才是“鹊桥仙”。——译者

蝼蝈撑波不定。
恰如鸟鹊去填桥，
渡牛女、两情相罄。

玉楼人

[注解]

根据哲人淮南子的著作里的故事，天琴座中的织女一星（Vega in Lyra）和天鹰座中的河鼓二星（Altair in Aquila）两星存有联系，前者是织女，后者是牵牛。这对爱侣被银河分隔，每年只能相会一次。相会的日子是“七夕”（七月七日之夜），这一天喜鹊搭桥让他们渡过银河。

第十五图 倒垂莲

[图说]

一床锦被铺在靠近一座假山的一个花园角落，一块丝帘挂在插入地下的竹竿上以防外部窥视。男子仰卧，²²⁰头枕在一个小枕头上，用身体支着蹲伏在他上面的女子的两股。

[题跋]

倒 垂 莲

自厌春情草草，
翻上郎身倾倒。
玉腕枕郎肩，
桃腮樱口煞相连。
颠摩颠，
颠摩颠。

摇曳花心不倦，
倒溜清泉一线。
好个柳腰，
果三眠三起不知休。
羞摩羞，
羞摩羞。

留香客

[注解]

“三眠三起”与《三辅旧事》中的一段话相关。这是一部与第七图注解提到的《三辅故事》性质相似的著作，同为张澍编纂。书中的第五十八条残文说，在某园子里有一株形似女子站立的柳树，每日其枝条三举三垂。因此词中的隐义与上一行的“柳腰”有关连。

第十六图 眼儿媚

[图说]

露台的一角。垫子铺在一扇折叠式屏风前，屏风上有一幅画，画中有一只孔雀和一些花卉，蝴蝶飞舞其间。在左边可见成为露台界线的栏杆的一部。女子右身侧卧，靠在一个大枕头上。男子压着她的右股，左肘支着上身。左边是女子扔在一边的裹脚。

221

[题跋]

眼 儿 媚

软茵铺绣倚春娇。

玉股情郎挑。
金莲纤约，
牡丹莹腻，
一看魂销。
微瞬秋波娇不语，
此景情谁描？
难描只在，
云鬓翠解，
桃颊红潮。

惜花人

第十七图 挽绿缰

[图说]

花园的一角，为有风景画的屏风所遮蔽。在右边，人们可注意到一个乡间的竹篱笆以及假山和花卉。一床绣被铺在地下，几本布封面线装书权充枕头，上垫着女子的衣服以使枕起来较软。男子仰卧，手压在臀下。女子抱着他的头，蹲伏在他上面。

[题跋]

挽 绿 缰

春透香闺苦寂寥，
肯相饶。
学骑竹马骋花郊，
自飘摇。
汗挹红珠颠欲坠，

春已醉。
但闻花内雨疏疏，
洒平芜。

方外司马

第十八图 醉扶归

[图说]

222 露天处，假山和开着花的树木后面的隐蔽场所。右边是峭壁的边缘和生长于一丛草间的蘑菇。两只燕子飞翔在空中。男子全身着装，头戴官帽。女子也穿着户外着的衣裳，丫鬟撩开其女主人的长袍。

[题跋]

醉 扶 归

乳燕双飞春画永，
撩两人情动。
略解绣红褙，
相随学鸟禽。

风掣罗衣翻不定，
有娘行帮衬。
出力久相扶，
春情问有无。

侠 仙

[注解]

这阙词与《绣榻野史》第一部分第十三节结尾的词

大致相同。

第十九图 后庭宴

[图说]

在通向花园的书斋，可见到一张矮桌，桌上放着一只青铜香炉，一只装着焚香和一把用于剔除焚香灰烬的镊子的小罐子，还有一只装着干蘑菇的冰裂纹花瓶。背景是一扇绘有风景画的屏风。左边，经过雕刻的栏杆明显可见，外面的假山和花卉点缀着花园。男子裸体，但女子只脱了裤子。她趴在桌上，手托下巴，一只脚抬起来搁在小凳上。

[题跋]

后庭宴

半榻清风，
一庭明月。
书斋幽会情难说。
美人兀自更多情，
番做个翰林风月。

回头一笑生春，
却胜酥胸紧贴。
尤云滞雨。
听娇声轻聒。
疏竹影萧萧，
桂花香拂拂。

醉 仙

[注解]

“清风明月”是一个很出名的富有诗意的词语。不过，在色情文学中，光臀常被比拟为明月，因此这个词语也用于色情的意义，此处就是证明。

“尤云滞雨”出自一部古老文献，书中用为“云雨”。“云雨”是关于性行为的非常普通的雅词，参见我在附录中的论述。在这个例子中，用的是特殊的表达，因为它含有“尤”字，以强调肛交正在进行这件事情。参见上文第四图的注解。

有关竹和桂的最后一行*句子无从解释，因为图中并无此二物。也许这行句子有所不清楚的特殊的色情含义。

这阙词与《绣榻野史》第二部分第十六节结尾处的词大致相同，那阙词的上半阙，文字略异。

半榻清光，
一窗明月。
床头幽会情难说。
美人无可奈多情，
番做个翰林风月。

第二十图 巫山一段云

[图说]

户外相会，地点在一棵开花灌木之下、一座大型假

* 英文原文把词的后两行译为一行。——译者

山之后。另一个女子——男子的妻或妾——站在右边，窥视二人的行动。三人都全身着衣，但假山后的一对褪下了裤子。

[题跋]

巫山一段云

柳弱不胜春，
花瘦愁风雨。
无奈游蜂兴欲狂，
没个遮阑处。

恼杀悄窥人，
枉自饶情趣。
假山犹似隔巫山，
心痒难揉住。

适适生

[注解]

关于巫山的色情意义，见附录引述的故事。

对“适适生”这个特殊的署名，上文第一百三十三页有解。

第廿一图 扑蝴蝶

[图说]

女子裸体坐在一张覆以其脱下的衣裳的折椅上。男子阴茎高举，站在前面。背景立着一扇大型折叠式屏风，上面绘有一幅山水风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唯一一幅

绘出女子阴蒂的图画。

[题跋]

扑 蝴 蝶

锦屏春暖，
喜狂郎留恋。
曳床斜倚，
展金莲双瓣。
尽教踏碎花香，
并取番残浪暖，
穿杨枝今番展。

红心显，
直任他、破的贯革。
玉人无倦。
一来一往，
许多回鏖战。
马蹄蹀躞东西，
蝶翅翩翩近远唤，
道是没羽箭。

有情痴

225

[注解]

被认为和男子的阴茎像马蹄一样的联想相关的词组“踏碎花香”和后半阙中有关蝴蝶的词句出自著名的诗句“踏花归去马蹄香”。一位宋代的画家绘了一匹马和好些围绕着马蹄飞舞的蝴蝶来表达这个意境。有关“浪暖”的词句当有类似的暗指，不过我未得其详。

“穿杨枝”与古代的射手养由基的本领有关，据说他射箭能百步穿杨。

这阕词与《绣榻野史》第一部分第十二节结尾的词相同，那阕词仅把“玉人”写作“征人”。

第廿二图 鱼游春水

[图说]

绣被铺在花园房间的一角，用有画的折叠式屏风遮蔽。画上绘有一条小溪，溪边是山石、花卉和在四周飞舞的蝴蝶。右边是栏杆的一角和一个放在木座上的大金鱼缸，一株莲花从水中生出。女子平身仰躺在垫被上，没有枕头。她的一只鞋脱落了，脚上的绑带已经松散。前景是一条绣花毛巾。

[题跋]

鱼游春水

风流原无底，
醉逞欢情情更美。
弱体难拘，
一任东风摇曳。

翠攒眉黛远山颦，
红褪鞋帮莲瓣卸。
好似江心，
鱼游春水。

笑笑生

226

第廿三图 东风齐着力

[图说]

荷池边的竹林。左边是一座大假山，右边是两盆植物。女子全身着衣，倚靠在蹲踞着的丫鬟的背上；丫鬟也像其女主人一样，全身倚靠在竹竿上。男子也全身冠带，不过褪下了裤子。

[题跋]

东风齐着力

绿展新篁，
红舒莲的，
庭院深沉。
春心撩乱，
携手到园林。
堪爱芳丛蔽日，
凭修竹、慢讲闲情。
绿阴里、金莲并举，
玉笋牢擎。

摇荡恐难禁，
倩女伴、暂作肉几花茵。
春风不定，
簌簌影筛金。
不管腰肢久曲，
更难听、怯怯莺声。

休辞困、醉乘余兴，
轮到伊身。

花 仙

第廿四图 一捧莲

[图说]

一个荷池中间的亭子。帘子挂到了一边，以让凉风吹入。男女二人坐在一扇绘有风景画的单镶板屏风前的圆形坐垫上。左边，一对鸳鸯在戏水。

[题跋]

一 捧 莲

227

荷风醒暑倦，
并坐蒲团，
把禅机慢阐。
驾莲航，
扑个殷勤；
开法门，
往来方便。

你身有我，
我身有你，
团栾头做圆满。
愁亦愁，
苦海无边；
喜刹那，

善根种遍。

司花吏

[注解]

此词有明显的佛家味道。圆蒲团与禅宗的法师入静时所坐的相似。“法”是佛法，“法门”是佛教术语，意思是导向觉悟的大门。因此，本画册在一种性与神秘主义紧密交织的氛围中结束。

附录 中国的性术语

一般而言，关于性交的最普通的词语是“交媾”（姤，逅），从文字上直译是“与女人交合”。其次还有别的含有“与之发生关系”的一般意义的词，这些词若用于色情场面，专指性行为。这里可举出“交接”、“交会”、“交合”等词，“交”、“接”、“合”也单独使用。所有这些都是中性词，并用于古代和现代的严肃书籍和色情书籍中。我还说过，在现代汉语里面，“sex”被翻译为“性”（文字意思是“自然之道”），而“sex intercourse”的现代医学术语是“性交”。

关于男子操行性交的经典性词语是“御”，字面意思是“驾驭”、“统治”。这个词在古代医学著作与其他严肃文献中使用甚广。“射”和“禽”是用于色情文学中的猥亵字眼。同类的书也把“弄”和“干”使用于这种特殊场面。其他粗鄙字眼有“阉”和“上马”。

作为指性行为的不那么直接的词语，有“房事”、“房中”、“房内”等古雅的说法，也说“房室”、“人事”、“行房”、“阴阳之道”等。这些都是古代医典中用得很多的雅致的说法。

暗指性行为的花哨字眼差不多都出自著名的古代诗人宋玉（公元前三世纪）所讲的一个故事。在其《高唐²³⁰赋》（参见《文选》卷一九）的序中，他说：

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因此，“云雨”、“巫山”“巫阳”“高唐”、“阳台”——所有这些词都可以用来指性交。然而，就像在上文第十三页已经指出的，“云雨”的性意义系基于古代中国人关于天地在暴雨中交感的概念，因此这一主题要比这个奇特的故事更老。“雨”涉及男子射出的精液，“云”涉及女人的阴道分泌。

在古代文献中，男女双方都用“阴”来指代。就此而言，“阴”的意思是“隐藏”（hidden）。因此，古语中用“男阴”和“阴干”指阳具。这些词语直至唐朝期间仍普遍使用。然而，后来“阳”成为指男子性器官的专门词语，而“阴”则专指女子性器官。

²³¹ 后代用于指阴茎的最为常见的词语是“阳物”。其他直接的词语有“阳锋”（“锋”也写作“峰”）、“男茎”和粗鄙的说法“肉具”。

指阴茎的雅词有“玉茎”、“玉麈”、“麈柄”，阴茎头叫“龟头”、“龙头”，包皮叫“蛹”。睾丸被称为“囊”，也称“阴囊”或“肾囊”。

女子的性器官古称“女阴”，与上面讲的“男阴”相

对。而最普通的直接词语是“阴门”，至今在中国和日本仍广为使用。别的词语有“阴户”、“阴宫”，或者“阴”、“牝”。“牝”和“阴”通用，因此我们也可以见到“牝户”、“牝口”、“牝具”等词。粗鄙而直接的字眼是“缝”。与指阴茎的“屦”相对的猥语“尻”，只见于色情文学中。

指阴户和阴道的较雅的词语是“玉门”（与指阴茎的“玉茎”相对）、“璇门”、“户”、“丹穴”、“丹田”、“神田”、“阴沟”、“坤户”，还有“中极”——可以释为“肚脐以下四英寸之孔”。

阴户和阴道的构成部分为一批词语所区分，不过这些词语的真实含义在大多数情况下靠臆测。它们中的两个在唐代史料《大乐赋》（参见上文第八十八页）的一个注释中有解。其文曰（《秘书十种》第七十七页第十三～十四行）：“女人阴深一寸曰‘琴弦’，五寸曰‘谷实’，过²³²实则死也。”不过，别的古文献如《洞玄子》和《素女经》也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了这两个词语。“琴弦”似指小阴唇，“谷实”则指阴道口。

大阴唇被称作“辟雍”（本为一种依壁环的式样建造的“大学”的专名）或“璇台”。“玉理”似乎指会阴，“金沟”可能指阴蒂。后者罕见提及，似乎古代中国人对其功能无清晰概念。除了上文提到的“琴弦”一词外，小阴唇也叫“鸡冠”。阴道口叫“谷实”（见上文），也叫“麦齿”、“幽谷”。孕育孩子的地方叫做“子宫”，这个名词今天仍是一个普通的医学术语。

明代史料《素女妙论》（见第一百二十一页）的第三篇罗列了阴道的八个部分。其文曰：

女子阴中有八名。又名“八谷”。一曰“琴弦”，其深一寸；二曰“菱齿”，其深二寸；三曰“妥谿”，其深三寸；四曰“玄珠”，其深四寸；五曰“谷实”，其深五寸；六曰“愈阙”，其深六寸；七曰“昆户”，其深七寸；八曰“北极”，其深八寸。

（《秘书十种》第一百二十四页第九~十三行）

这个部位表似乎作得武断。“谷实”显然就是“穀实”，而“昆户”显然是上文第四十八页提到的“昆石”的别称。这个目录表对搞清阴道的众多奇特名称或《医心方》的引文提到的部位起不了什么作用。它们当中的一些词语，像“臭鼠”和“婴女”（见第四十七~四十八²³³页）可能是流行于公元开始的几个世纪的诙谐字眼，其他名称可能有现在所不知道的深刻含义。

射精叫做“泻”、“写”、“泄”、“洩”或“曳”，也叫做“施”，而“快”通常指女子达到高潮。一些色情小说把男女达到性高潮叫做“丢”，字面意思是“失去”，也许与交融在一起的元气丧失有关。

佛教文献提出了“根”这个共指男女生殖器的术语，作为例子，参见《秘书十种》第一百六十九页第十三行。在采用了许多佛教词语的日语中，男根和女根已成为分指阴茎和阴户的普通词语，但在汉语中，这两个词语只用于佛教文献。

淫猥小说《绣榻野史》使用了其独有的色情词汇，也许写的是方言。书中阴茎称为“毡”，阴户称为“毡”，这两个字都是生造的，不知该如何发音。偏旁“乱”和“非”不是表音，就是与“毛”一起表形。

钻入指代男女生殖器和性行为的特殊姿势等等的大量雅词谐语中去是没有必要的。性比喻的研究者们能够毫不费力地从此前的各项译文中找到这类词语，为了他们的方便，我特意用大写标示这类词语，如“the Branch”、“the Peach”等等。在这里我只提及一个本身不明显的词语，这就是“隔山取火”。这个词语意思是说男人从后面把阴茎插入阴户。参见《秘书十种》第二百零一页第十一行：“要做‘隔山取火’，就说犯了背夫之嫌。”再参见《秘书十种》第一百五十六页第六行和本书第一百二十四页的最后一行中文。用于与人体部位相关连的各种各样的形容词也是不言自明的，唯一的疑点是²³⁴“酥”的确切含义，这个词常用为关于女性的心的形容词，它可能应释为“白”或“软”。

索 引

注意：“——”指中文书名。其他书名和文章题目加引号。在日文名字中，姓下面画线。

| | | |
|-----------------------------------|---------|----------------------------------|
| acupuncture | 针灸 | 24,81 |
| <u>Amano Hōko</u> (1828~1894) | 天野方壶 | 194 |
| Amoghavajra | 不空 | 85 |
| anal coitus | 肛交 | 9,68,176, 182,203, 212,223 |
| “Ana ngara nga” | 《阿南伽林伽》 | 101 |
| Arlington, L. C. | 阿灵顿 | 181 |
| Avalokite ś vara | 观世音 | 102 |
| Avalon | 阿瓦隆 | 83,100 |
| Bhattacharya, B | 巴达恰亚 | 100 |
| Book of Changes(<u>I-ching</u>) | 《易经》 | 4,5,51,59, 111,187, 188 |
| Book of Odes(<u>Shih-ching</u>) | 《诗经》 | 13,95 |
| Book of Rites(<u>Li-chi</u>) | 《礼记》 | 59 |

| | | |
|--|------------------|---------------------------------|
| Bṛhadāranyaka Upanishad | 《广林奥义书》 | 101 |
| <u>Ch'an-ching</u> | 《产经》 | 55 |
| Chang Chu(1781~1847) | 张澍 | 214,220 |
| Chang Heng(±100A. D.) | 张衡 | 10,149 |
| Chang Tao-ling(±100A. D.) | 张道陵 | 71 |
| Chang Tsu(±700) | 张鷟 | 88 |
| <u>Ch'ang-wu-chih</u> | 《长物志》 | 105 |
| <u>Chao-fei-yen-wai-chuan</u> | 《赵飞燕外传》 | 138 |
| Chao I(1727~1814) | 赵翼 | 147 |
| Chao Meng-fu (1254~1322) | 赵孟頫 | 141,152, 187 |
| <u>Chao-yang-ch'ü-shih</u> | 《昭阳趣史》 | 72,137,163 |
| Chen-kuo-szû, temple | 镇国寺 | 96 |
| Chen Luan(±570) | 甄鸾 | 72 |
| Ch'en Chi-ju(1558~1639) | 陈继儒 | 157 |
| Ch'en Ping(±B. C. 200) | 陈平 | 159 |
| <u>Ch'en-yü-chi</u> | 《陈欲集》 | 188 |
| Ch'en Yü-chiao(±1600) | 陈与郊 | 133 |
| Ch'en Yü-yao(±1600) | 陈玉耀 | 133 |
| Cheng Szû-hsiao(±1280) | 郑思肖 | 96 |
| chi-chi, hexagram of the I-ching | 既济(《易经》 中的一卦) | 4,111,113 |
| <u>Chi-chi-chen-ching</u> , handbook of sex | 《既济真经》 (房中书) | 106,109, 110,114, 119,120 |
| Chi-chü, stylistic device | 集句(文字花样) | 122,209 |
| Chia-hsün, "family rules" | 家训 | 106 |
| Chia-lin-chen, Tibetan monk | 伽璘真(西番僧) | 97,104 |

| | | |
|--|------------------|---|
| Chia Tao(9th century) | 贾岛(九世纪) | 215 |
| <u>Chiang-nan-hsiao-hsia</u> , erotic album | 《江南销夏》 (春宫画册) | 167,169;详 述于 201~ 204 |
| <u>Chiao-chieh-ching</u> , handbook of sex | 《交接经》 (房中书) | 75 |
| Ch'iao Shih-ning, Ming scholar | 乔世宁 (明代学者) | 76 |
| <u>Ch'ien-chin-(yao-)fang</u> | 《千金(要)方》 | 23,53~55, 61,65,73, 76 以下 |
| <u>Chih-chia-ko-yen</u> | 《治家格言》 | 106 |
| <u>Chih-yu-tzû</u> | 《至游子》 | 104 |
| <u>Ch'ih-p'ò-tzû-chuan</u> | 《痴婆子传》 | 139 |
| <u>Chin-p'ing-mei</u> | 《金瓶梅》 | 126~130, 138,139, 146,161, 219 |
| <u>Chin-shu-tsung-mu</u> | 《禁书总目》 | 188 |
| <u>Ching-ch'un-t'u</u> , erotic album | 《竞春图》 (春宫画册) | 158 |
| <u>Ch'ing-ch'un-t'u</u> , erotic album | 《青春图》 (春宫画册) | 187 |
| <u>Ch'ing-lou-to-ching</u> , erotic album | 《青楼剩景》 (春宫画册) | 174;述于 192 以下 |
| Ch'iu Ying(±1550) | 仇英 | 155,156, 163,87 |
| Chou Hung-jang(±500) | 周弘让 | 151 |
| Chou I-liang, modern scholar | 周一良 (当代学者) | 102 |
| <u>Chou-li</u> | 《周礼》 | 92 |

| | | |
|---|----------------|------------------------------------|
| Chu Hsi(1130~1200) | 朱熹 | 95 |
| <u>Chu-lin-yeh-shih</u> | 《株林野史》 | 72,128,134 ~137,145, 146,147 |
| Chu yung-ch'un (1617~1689) | 朱用纯 | 106 |
| Chuang-tzû, the philosopher | 庄子(哲学家) | 133,179 |
| Ch'un-hua, erotic picture | 春画 | 162 |
| Ch'un-i-êzh, id. | 春意儿(同上) | 162 |
| Ch'un-kung-hua, id. | 春宫画(同上) | 162 |
| Ch'un-ts'ê, id. | 春册(同上) | 162 |
| Ch'ung-ho-tzû, Taoist philoropher | 冲和子 (道教思想家) | 54,59,69 |
| Ch'ü, "chanted verse" | 曲 | 99,129,195 |
| <u>Ch'ü-lu</u> | 《曲律》 | 129 |
| <u>Chüeh-hou-ch'an</u> | 《觉后禅》 | 138 |
| clitoris, over-developed-of hermaphrodites | 阴蒂 | 59,224,232 |
| "clouds and rain" | "云雨" | 13,213, 223,230 |
| coitus interruptus | 止精法 | 8,33,42,43 |
| cunnilinctio | 与女阴口交 | 9,68,183, 190 |
| Dark Girl, the V. Hsüan-nü | (见玄女) | |
| Derniérille, p. | 德尼利尔 | 100 |
| Egerton, Cl. | 埃哥顿 | 146 |

- Elected Girl, the V. Ts' ai-nü (见采女)
-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清代名人传》 139
- Êrh-chiao-lun 《二教论》 71
- Êrh-yu-t'ang-ts'ung-shu 《二酉堂丛书》 214
- Erotic novels of the Ming Period; V. Chao-yang-ch'ü-shih, Ch'ih-p'o-tzû-chuan, Chin-p'ing-mei, Chu-lin-yeh-shih, Chüeh-hou-ch'an, Hsien-ch'ing-pieh-chuan, Hsiu-t'ayeh-shih, I-ch'ing chen, Jou-p'ut'uan, Lang-shih, Sengni-nieh-hai, Yeh-p'u-yüan 明代的色情小说, 见《昭阳趣史》、《痴婆子传》、《金瓶梅》、《株林野史》、《觉后禅》、《闲情别传》、《绣榻野史》、《怡情阵》、《肉蒲团》、《浪史》、《僧尼孽海》、《耶蒲缘》
- Fan-hua-li-chin, erotic album 《繁华丽锦》 167, 174; 述 (春宫画册) 于 194 以下
- Fang-nei-pi-shu, handbook of sex 《房内秘术》 75 (房中书)
- Fang-nei-pi-yao, id. 《房内秘要》 19, 23 (同上)
- feet, bound of women 裹脚 169, 170, 190
- Feng-liu-chüeh-ch'ang, erotic album 《风流绝畅》 131, 132, (春宫画册) 134, 158, 167, 170, 173, 192; 述于 177 以下

| | | |
|---|--|----------------|
| Feng-liu-tun | 《风流遁》 | 157 |
| Feng Meng-lung (died 1644) | 冯梦龙 | 130 |
| <u>Feng-yüek-chi-kuan</u> , erotic album | 《风月机关》 (春宫画册) | 174; 述于 186 |
| Five Elements | 五行 | 73 |
| Fo-mu-tien, temple foxes | 佛母殿(寺庙) 狐狸精 | 96 67, 137 |
| garbha-dhātu | 胎藏界 | 101 |
| "Genroku-kohanga-shüei" | 《元禄古版画 集英》 | 121, 180 |
| Giles, H. A. | 吉尔斯 | 67 |
| Giles, L. | 吉尔士 | 88 |
| Ha-ma(±1350) | 哈麻 | 104 |
| Handbook of Sex, V. : <u>Ch'en yü-chi</u> , <u>Chi-chi-chen- ching</u> , <u>Chiao-chieh-ching</u> , <u>Fang- nei-pi-shu</u> , <u>Fang-nei-pi-yao</u> , <u>Hsiu-chen-yen-i</u> , <u>Hsü-fang-nei- pi-shu</u> , <u>Hsüan-nü-ching</u> , <u>Hsüan- nü-fang-chung-ching</u> , <u>Huang-ti- san-wang-yang-yang-fang</u> , <u>Hu- ang-t'ing-pi-yao-hsiu-yang- fa</u> , <u>Ju-yao-ching</u> , <u>Jung-ch'eng- ching</u> , <u>Jung-ch'eng-yin-tao</u> , <u>P'eng-tsu-ching</u> , <u>P'eng-tsu- yang-hs-ing</u> , <u>Po-cha-pi-sheng</u> , <u>San-chia-nei-fang-yu-tzû-fang</u> , <u>Su-nü-ching</u> , <u>Su-nü-fang</u> , <u>Su- nü-miao-lun</u> , <u>Su-nü-pi-tao-ching</u> , | 房中书, 见:《陈 欲集》、《既济真 经》、《交接经》、 《房内秘书》、 《房内秘要》、 《修真演义》、 《序房内秘术》、 《玄女经》、《玄 女房中经》、《黄 帝三王养阳 方》、《黄庭秘要 修养法》、《入药 镜》、《容成经》、 《容成阴道》、 《彭祖经》、《彭 祖养性》、《百战 | |

- T'ang pan-keng-yin-tao, T'ien-i-yin-tao, T'ien-lao-tsa-tzû-yin-tao, Tung-fang-ch'un-i, Tung-hsüan-tzû, Wu-ch'eng-tzû-yin-tao, Yang-sheng-yao-chi, Yao-shun-yin-tao, Yü-fang-chih-yao, Yü-fang-pi-chüeh 必胜》、《三家内房有子方》、《素女经》、《素女方》、《素女妙论》、《素女秘道经》、《汤盘庚阴道》、《天一阴道》、《天老杂子阴道》、《洞房春意》、《洞玄子》、《务成子阴道》、《养生要集》、《尧舜阴道》、《玉房指要》、《玉房秘诀》
- “Hanga-ki” 《板画记》 173
- Han-shu-i-wen-chih-chiang-shu 《汉书·艺文志讲疏》 12
- Han-wu-ti-nei-chuan 《汉武帝内传》 18, 40
- Han Yü(768~824) 韩愈 215
- Ha ṭhayoga-pradipika 《珂陀瑜伽灯明》 83
- hermaphrodites 阴阳人 59
- “Himitsu-bukkyō-shi” 《秘密佛教史》 101
- Hishikawa moronobu 菱川师宣 180
- ho-ch'i, Taoist discipline 合气(道家修炼) 71, 72
- Ho Ch'ü-ping(±100B. C.) 霍去病 10
- homosexuality(of men) (男子)同性恋 9, 94
- homosexuality(of women) (女子)同性恋 9, 146~148
- Hosono Endai 细野燕台 174

- Hsi-wang-mu, Queen of the Western Paradise 西王母 40, 69, 70
- Hsia-ma-ching, V, Huang-ti-hsia-ma-ching (见《黄帝虾蟆经》)
- Hsia Yen(1482~1548) 夏言 98
- Hsiao-shih, legendary musician 萧史(传说中的乐师) 151, 179
- Hsiao-tao-lun 《笑道论》 72
- Hsieh-ch'un-yüan-ts'ung-k'an 《写春园丛刑》 139
- Hsien-ch'ing-pieh-chuan 《闲情别传》 129
- Hsin-shih 《心史》 96
- Hsing-ming-kuei-chih 《性命圭旨》 4
- Hsiu-chen-yen-i, handbook of sex 《修真演义》 109, 110, 114, 117, 145, 195
- Hsiu-t'a-yeh-shih 《绣榻野史》 128~132, 133, 137, 146, 148, 190, 191, 210, 211, 215, 218, 222, 223, 225, 233
- Hsü-fang-nei-pi-shu 《序房内秘术》 19
- Hsü-hung-chien-lu 《续弘简录》 104
- Hsü Ling(507~583) 徐陵 151
- Hsü T'ai-shan 徐太山 19, 23
- Hsüan-nü, the "Dark Girl" 玄女 17, 18, 25, 44, 46, 47

| | | |
|--|------------------|---|
| <u>Hsüan-nü-ching</u> , handbook of sex | 《玄女经》 (房中书) | 17, 19, 21, 37, 46, 73 |
| <u>Hsüan-nü-fang-chung-ching</u> | 《玄女房中经》 | 73 |
| Hsün Ts'an (Chin period) | 荀粲 (秦朝) | 212 |
| Hu yüan (1823~1886) | 胡远 | 194 |
| <u>Hua-chen-liu-ch'i</u> , erotic scroll | 《花阵六奇》 (春宫手卷) | 158 |
| Hua-hsü, Arcadia | 华胥 (乐土) | 209, 210 |
| Hua T'o (±200) | 华佗 | 2, 24 |
| <u>Hua-t'o-chen-chiu-ching</u> | 《华佗针灸经》 | 24 |
| <u>Hua-ying-chin-chen</u> , erotic album | 《花营锦阵》 (春宫画册) | 122, 131, 132, 164, 167, 170, 171, 173, 181, 182, 183, 192; 述于 184 以 下 |
| Huai-nan-tzû, philosopher | 淮南子 (哲学家) | 219 |
| huang-ho-i-liu, Taoist technical term | 黄河逆流 (道家术语) | 119 |
| Huang I-ming, engraver | 黄一明 (雕匠) | 178 |
| Huang Sheng, Ming painter | 黄声 (明代画家) | 158 |
| Huang-ti, V. Yellow Emperor | (见黄帝) | |
| <u>Huang-ti-hsia-ma-ching</u> | 《黄帝虾蟆经》 | 24 |
| <u>Huang-ti-nei-ching-su-wen</u> | 《黄帝内经·素 问》 | 81 |
| <u>Huang-ti-san-wang-yang- yang-fang</u> | 《黄帝三王养 阳方》 | 1 |

| | | |
|--|------------------|---|
| <u>Huang-ti-shou-san-tzû- hsüan-nü-ching</u> | 《黄帝授三子 玄女经》 | 120 |
| <u>Huang-ti-wen-hsüan-nü-fa</u> | 《黄帝问玄女 法》 | 110 |
| <u>Huang-t'ing-pi-yao-hsiu- yang-fa</u> | 《黄庭秘要修养 法》 | 195 |
| Hui-tsung, Yüan Emperor (1333~1367) | 惠宗(元朝皇帝) | 97 |
| Hummel, A. W. | 哈繆尔 | 139 |
| <u>Hung-lou-meng</u> | 《红楼梦》 | 135 |
| I-ch'ing-chen | 《怡情阵》 | 117, 129 |
| <u>I-ch'uan-chi-jang-chi</u> | 《伊川击壤集》 | 141 |
| <u>I-hsin-fang</u> | 《医心方》 | 20~24; 译自 37~65; 66, 68, 69, 79, 81, 91, 115, 122, 125, 148, 232 |
| I-kuan-tao, modern Taoist sect | 一贯道(现代道 教流派) | 103 |
| "I-shin-pō", V, I-hsin-fang | (见《医心方》) | |
| <u>Ihara Saikaku</u> (1642~1693) incubi | 井原西鹤 鬼交 | 139, 60, 61, 67 |
| "In Search of Old Peking" introitus per anum, V. anal coitus | 《古北京探胜》 (见肛交) | 181 |
| Jade Emperor | 玉皇大帝 | 137 |
| "Jakumetsu-iraku-kō" | 《寂灭为乐考》 | 103 |

| | | |
|--|----------------|-----------------|
| “Jakyō-tachikawaryū no ken-kyū” | 《邪教立川派的研究》 | 101 |
| Jou-p'u-t'uan | 《肉蒲团》 | 138 以下, 153 |
| judō(ju-jutsu), Japanese art of self-defense | 柔道(日本的自卫术) | 111 |
| <u>Ju-yao-ching</u> , handbook of sex | 《人药镜》(房中书) | 96 |
| Jung-ch'eng, Taoist adept of the Han Period | 容成(汉代道士) | 2,3,8,11 |
| <u>Jung-ch'eng-ching</u> , handbook of sex | 《容成经》(房中书) | 17 |
| <u>Jung-ch'eng -yin -tao'id.</u> | 《容成阴道》(同上) | 1 |
| Kāmasutra | 《爱摩经》 | 101 |
| Kānjō -no-maki, Jap. erotic scroll | 《灌顶之卷》(日本春宫手卷) | 152 |
| Kao Lien (±1590) | 高濂 | 105 |
| <u>Kao-t'ang -fu</u> | 《高唐赋》 | 230 |
| <u>K'ao-p'an-yü-shih</u> | 《考槃余事》 | 105 |
| <u>Kimura Kenkadō</u> (1736~1802) | 木村兼葭堂 | 181 |
| Ko Hung(±300) | 葛洪 | 15~17,18, 41 |
| Koshibagaki-zōshi | 小柴垣草纸 | 152 |
| “Kōshoku-ichidai-onna” | 《好色一代女》 | 139 |
| “Kōso-myōron” | 《黄素妙论》 | 121 |
| Ku Shin, modern scholar | 顾实(现代学者) | 12 |

| | | |
|---|-------------------|-----------|
| Kuang-ch'uan-wang (±50B. C.) | 广川王 | 149 |
| <u>Kuang-hung-ming-chi</u> | 《广弘明集》 | 71,72 |
| <u>Kuei-szū-lei-kao</u> | 《癸巳类稿》 | 170 |
| Ku ṅḍalini Yoga | 贡荼利尼瑜珈 | 84~86,100 |
| <u>K'ung-ho-chien-chi</u> | 《控鹤监记》 | 94,139 |
| Lamaism | 喇嘛教 | 85,96~98 |
| <u>Lang-shih</u> | 《浪史》 | 140 |
| Leng Shou-kuang, Taoist adept of the Han Period | 冷寿光 (汉代道士) | 2 |
| Lewisohn, W. | 刘易逊 | 181 |
| Li Chih(1527~1602) | 李贽 | 130 |
| Li P'an-lung(1514~1570) | 李攀龙 | 96 |
| Li Yü(±1650) | 李渔 | 139,148 |
| Liang Hung(Han Dyn.) | 梁鸿(汉代) | 151 |
| <u>Liao-chai-chih-i</u> | 《聊斋志异》 | 67 |
| <u>Lieh-hsien-chuan</u> | 《列仙传》 | 3 |
| <u>Lieh-nü-chuan</u> | 《列女传》 | 163,171 |
| Lieh-tzû, philosopher | 列子(哲学家) | 210 |
| <u>Lieh-hsiang-pan</u> | 《怜香伴》 | 148 |
| Ling-yang, Taoist adept | 陵阳子(道士) | 41 |
| Liu Ching, id. | 刘京(同上) | 54 |
| <u>Liu-ch'ing-jih-cha</u> | 《留青日札》 | 97 |
| Liu Hsiang(77~6B. C) | 刘向 | 3 |
| Liu I-ming(±1790) | 刘一明 | 103 |
| Lo Chen-yü(1866~1940) | 罗振玉 | 89 |
| <u>Lü-ch'un-yang-chen-jen- pi-yüan-ch'un-tan-tz'ü chieh</u> | 《吕纯阳真人沁 园春丹词解》 | 120 |

| | | |
|---------------------------|----------|--------------------|
| Lü T'ien-ch'eng(±1600) | 吕天成 | 129,132, 134 |
| Lü Tung-pin, Taoist adept | 吕洞宾(道士) | 110,111, 120 |
| <u>Lun-heng</u> | 《论衡》 | 12 |
| <u>Lun-yü</u> | 《论语》 | 5 |
| Mahāvairocana-sūtra | 大日如来箴言 | 87 |
| Ma Heng, modern scholar | 马衡(现代学者) | 207 |
| Ma-lang-fu kuan-yin | 马郎妇观音 | 102 |
| Ma ṇḍala(magic circle) | 曼荼罗(法轮) | 86,101 |
| Mandarin Ducks | 鸳鸯 | 30,187, 218,226 |
| Mantra | 经咒 | 118 |
| Mantrayāna | 真言乘 | 84 |
| Mao mountain | 茅山 | 122 |
| March, Benjamin | 本杰明·马兹 | 160 |
| Maspéro. H. | 马伯乐 | 100,102, 103 |
| Meng-kuang(Han Dyn.) | 孟光(汉代) | 151 |
| mien-ling, V. olisbos | 缅甸铃(见淫具) | |
| "Mita-bungaku" | 《三田文学》 | 173,192 |
| <u>Miyatake Gaikotsu</u> | 宫武外骨 | 103 |
| <u>Mizuhara Gyōei</u> | 水原尧荣 | 101 |
| mo-hsiung(bosom cloth) | 抹胸(胸衣) | 171,183, 202 |
| moxabustion | 艾灸术 | 24,81 |
| <u>Nagasawa Kikuya</u> | 长泽规矩也 | 174,186 |

| | | |
|--|-----------------|---|
| “Nihon ni okeru seishin no shi-teki kenkyū” | 《日本的生殖神 崇拜史》 | 101 |
| ni-huan, Taoist technical term | 泥丸, 道教 术语 | 78, 79, 100, 112, 113, 117 |
| “Ningen-rakuji” | 《人间乐事》 | 121 |
| Nin-kan(1057~1123) | 仁观 | 85~87 |
| <u>Nishioka</u> Hideo | 西冈秀雄 | 101 |
| Nung-yü, fairy | 弄玉(仙女) | 151 |
| <u>Ogaeri</u> Yoshio | 鱼返善雄 | 130 |
| olisbos | 淫具 | 146~148, 203 |
| pañca-makāra | 五魔 | 83, 86 |
| pañca-tāttva | 五事 | 83 |
| Pan Ku(32~92A. D.) | 班固 | 40 |
| pan-mao(Telini fly) | 班蝥 | 67 |
| P’an Yüeh(300A. D.) | 潘岳 | 212 |
| Pao-p’u-tzū | 《抱朴子》 | 15 以下, 24, 42 |
| pederasty | 男风 | 212 |
| Pelliot, P. | 伯希和 | 89 |
| P’eng Hao-ku, Ming scholar | 彭好古 (明代学者) | 96 |
| P’eng-tsu | 彭祖 | 17, 18, 39, 41, 52, 57, 60, 61, 69, 120 |

| | | |
|---|-----------------|-------------------------|
| <u>P'eng-tsu-ching</u> , handbook of sex | 《彭祖经》 (房中书) | 17 |
| <u>P'eng-tsu-yang-hsing</u> , id. | 《彭祖养性》 (同上) | 19 |
| penilinctio | 与男根口交 | 9, 68, 183, 204, 212 |
| pi-hsi-t'u, erotic pictures | 秘戏图 | 152, 162 |
| <u>Pi-chou-chai-yü-t'an</u> | 《敝帚斋余谈》 | 98 |
| Pien Yung-yü(1645~1702) | 卞永誉 | 158, 159 |
| <u>P'ing-chin-kuan-ts'ung-</u> <u>shu</u> | 《平津馆丛书》 | 73 |
| Plain Girl, the, V. Su-nü | (见素女) | |
| <u>Po-chan-pi-sheng</u> , handbook of sex | 《百战必胜》 (房中书) | 110 |
| Po Chü-i(772~846) | 白居易 | 89, 180 |
| Po Hsing-chien(died 826) | 白行简 | 89 |
| pubic hair | 阴毛 | 57~59, 61, 90 |
| <u>Saitō Tadashi</u> | 斋藤延 | 110 |
| sakti | 萨克蒂 | 83, 101 |
| <u>San-chia-nei-fang-yu-tzû-</u> <u>fang</u> | 《三家内房有子 方》 | 1 |
| <u>San-fu-chiu-shih</u> | 《三辅旧事》 | 220 |
| <u>San-fu-ku-shih</u> | 《三辅故事》 | 214 |
| sapphism | 女子同性恋 | 9, 146~148 |
| <u>Seng-ni-nieh-hai</u> | 《僧尼孽海》 | 157 |
| "The Serpent Power" | 《蛇力》 | 100 |
| "Shakti and Shākta" | 《女性活力与 男性活力》 | 100 |

| | | |
|---|-----------------|--|
| Shao Yung(1011~1077) | 邵雍 | 141 |
| Shen Te-fu(1578~1642) | 沈德符 | 98 |
| <u>Sheng-p'eng-lai</u> , erotic album | 《胜蓬莱》 (春宫画册) | 173; 述于 175 以下 |
| <u>Shibui Kiyoshi</u> | 涩井清 | 114, 121, 173~175, 177, 180, 181, 192, 206 |
| <u>Shih-chi</u> | 《史记》 | 18, 73 |
| <u>Shih-ching</u> , V. Book of Odes | (见《诗经》) | |
| <u>Shih-chu-chai-hua-pu</u> | 《十竹斋画谱》 | 166 |
| <u>Shih-ku-t'ang-shu-hua-wei-k'ao</u> | 《式古堂书画 汇考》 | 158 |
| Shih-tsung, Ming Emperor (1522~1566) | 世宗(明朝皇帝) | 119 |
| "Shina-waidan-shū" | 《支那猥谈集》 | 189 |
| Shingon | 真言宗 | 85 |
| "Shōsetsu-jū" | 《小说辞汇》 | 128 |
| Shou-keng-shen, celebra- tion of the pervigilium | 守庚申 | 13 |
| <u>Shu-chiu-t'ang-shu-yü-fu-chih-hou</u> | 《书旧唐书·與 服志后》 | 170 |
| <u>Shuang-mei-ching-an-ts'ung-shu</u> | 《双梅景暗丛书》 | 21, 24, 89 |
| <u>Shuo-fu</u> | 《说郛》 | 73 |
| Siddha m script | 真言草体 | 101 |
| "Six Centuries at Tun- huang" | 《敦煌的六个 世纪》 | 88 |

| | | |
|---|-----------------|--|
| Slit drum, vaginal symbol | 开缝鼓(阴户的 象征) | 213 |
| “Some Technical Terms of Chinese Painting” | 《中国画の若 干术语》 | 160 |
| Śubhakarasi mha | 善无畏 | 85 |
| Su Ch'in(4th cent. B. C.) | 苏秦 | 159 |
| <u>Sumiyoshi keion</u> (13th cent.) | 住吉庆思 | 152 |
| Su-nü, “The Plain Girl” | 素女 | 12, 17, 18, 38, 41, 43 ~45, 49, 52, 56, 57, 60, 69, 121, 122, 123, 135, 150 |
| <u>Su-nü-ching</u> , handbook of sex | 《素女经》 (房中书) | 17, 21, 23, 37~40, 43, 73, 75, 86, 91, 121, 150~152, 232 |
| <u>Su-nü-fang</u> , handbook of sex | 《素女方》 (房中书) | 19, 21, 23 73 |
| <u>Su-nü-miao-lun</u> , id. | 《素女妙论》 (同上) | 109, 121, 126, 232 |
| <u>Su-nü-pi-tao-ching</u> , id. | 《素女秘道经》 (同上) | 19 |
| Sun Hsing-yen (1753~1818) | 孙星衍 | 73 |
| Sun Szü-mo(±660) | 孙思邈 | 76, 85, 87 |

| | | |
|--|------------------|---|
| Sun-tzû(6th cent. B. C.) | 孙子 | 68,158 |
| Sung Yü(3d cent. B. C.) | 宋玉 | 161,229 |
| Tachikawa ma ñdala | 立川派曼荼罗 | 101 |
| Tachikawa sect | 立川派 | 85 以下 |
| <u>T'ai-ch'ing-ching</u> | 《太清经》 | 24,57,58 |
| <u>T'ai-ch'ing-shen-chien</u> | 《太清神鉴》 | 24 |
| <u>T'ai-i-ching</u> | 《太乙经》 | 73 |
| <u>T'ai-p'ing-ch'ing-hua</u> | 《太平清话》 | 157 |
| <u>T'ai-p'ing-yü-lan</u> | 《太平御览》 | 23 |
| <u>Takayasu Ro-oku</u> (±1780) | 高安芦屋 | 128 |
| <u>Taki Genkin</u> (±1830) | 多纪元坚 | 20,21 |
| <u>Ta-lo-fu</u> | 《大乐赋》 | 20,88,90 以下, 152,231 |
| <u>Tamba Yasuyori</u> (±980) | 丹波康赖 | 20 |
| <u>Tanabe Gohei</u> | 田边五兵卫 | 174,194 |
| <u>T'ang-pan-keng-yin-tao</u> handbook of sex | 《汤盘庚阴道》 (房中书) | 1 |
| Tang Yin(1470~1523) | 唐寅 | 155~160, 163,168, 177,184, 185,187 |
| Tantrism | 密教 | 12,76,82 以下 |
| Tao An(292~363) | 道安 | 71 |
| Tao Hsüan | 道宣 | 71 |
| <u>Tao-shu</u> | 《道书》 | 95,103,104 |
| <u>Tao-shu-shih-êrh-chung</u> | 《道书十二种》 | 103 |
| <u>Tao-te-ching</u> | 《道德经》 | 100 |

| | | |
|---|-------------------|---------------------------------|
| T'ao-hua-wu, quarter in Soochow | 桃花坞(苏州的 一地) | 160 |
| Taoist Cannon | 道藏 | 96,120 |
| <u>Tao-tsang-chi-yao</u> | 《道藏辑要》 | 96 |
| T'ao, Taoist of the Ming period | 陶真人(明) | 119,120 |
| Ta-shan-tien, temple | 大善殿(寺堂) | 98 |
| Teng Hsi-hsien | 邓希贤 | 110,111, 114 |
| Teng-t'ü-tsu | 登徒子 | 177 |
| ti-pen, "painter's model" | 底本 | 160,163, 164,168, 169,172 |
| T'ien I-heng(±1570) | 田艺衡 | 97,98,104 |
| <u>T'ien-i-yin-tao</u> , handbook of sex | 《天一阴道》 (房中书) | 1 |
| T'ien-lao, stellar deity | 天老(星辰) | 2,150 |
| <u>T'ien-lao-tsa-tzû-yin-tao</u> , handbook of sex | 《天老杂子阴道》 (房中书) | 1 |
| <u>T'ing-hsin-chai-k'o-</u> <u>wen-shuo</u> | 《听心斋客问说》 | 116 |
| "Tōdo-meishō-zue" | 《唐土名胜图会》 | 181 |
| <u>Toganoo Shōun</u> | 相尾祥云 | 101 |
| "Tōsō-genmin-meiga- taikan" | 《唐宋元明名画 大观》 | 157 |
| <u>Tsa-shih-pi-hsin</u> | 《杂事秘辛》 | 94 |
| Ts'ai-nü "The Elected Girl" | 采女 | 18,39,52, 61 |
| Tseng Kuo-fan (1811~1872) | 曾国藩 | 106 |

- | | | |
|--|------------------|---|
| Tseng Tsao(±1150) | 曾慥 | 95,96 |
| Ts'ui Hsi-fan | 崔希范 | 96 |
| <u>Tsun-sheng-pa-chien</u> | 《遵生八笺》 | 105 |
| <u>Ts'ung-shu-chi-ch'eng</u> | 《丛书集成》 | 104,117 |
| Tu-t'ou, stomach cloth | 肚兜 | 149 |
| T'u Lung(±1570) | 屠隆 | 105 |
| Tuan Fang(1861~1911) | 端方 | 89 |
| <u>T'ui-shih-hsien-yen,</u> erotic album | 《退食闲宴》 (春官画册) | 157 |
| Tun-huang | 敦煌 | 20,88,89 |
| <u>Tun-huang-shih-shih-i-shu</u> | 《敦煌石室遗书》 | 89 |
| <u>Tung-fang-ch'un-i,</u> handbook of sex | 《洞房春意》 (房中书) | 192 |
| Tung-fang So(±100B. C.) | 东方朔 | 40 |
| <u>Tung-hsüan-tsü,</u> handbook of sex | 《洞玄子》 (房中书) | 21,23,24, 25~27,42 ~44,49, 54,57,60 ~62,64, 67,75,91, 121,150, 232 |
| <u>T'ung-sheng-ko</u> | 《同声歌》 | 149,150 |
| tz'ü“chanted verse” | 词 | 99,129~ 131,137, 177,184, 189,191; 不同于 “曲”:195 |

| | | |
|---|------------------|-----------------|
| Ukiyo-e | 浮世绘 | 127,167, 180 |
| “Ukiyoe-geijutsu” | 《浮世绘艺术》 | 173 |
| ürdhvaretas | 清液上流者 | 83,84 |
| Vajra-dhātu | 金刚界 | 101 |
| Vajra-yāna | 金刚乘 | 84 |
| Vallée Poussion, L. de la | 瓦利·鲍辛 | 100 |
| Veith, Ilza | 伊尔雅·维斯 | 81 |
| Wan Shang-fu | 万尚父 | 116 |
| Wang Chi-te(±1600) | 王骥德 | 129,132, 133 |
| Wang Ch’ung (27~97A. D.) | 王充 | 12,18 |
| Wang Tao-yüan, Ming Taoist adept | 王道渊 (明代道士) | 96 |
| Wen Chen-heng (1585~1645) | 文震亨 | 105 |
| Wen Cheng-ming (1470~1559) | 文徵明 | 184 |
| <u>Wen hsüan</u> | 《文选》 | 230 |
| Wen Pi, V. Wen Cheng- ming | (见文徵明) | |
| Woodroffe, Sir John | 约翰·沃德罗夫 爵士 | 100 |
| <u>Wu-ch’eng-tzû-yin-tao</u> , handbook of sex | 《务成子阴道》 (房中书) | 1 |
| Wu Hsin(Han) | 巫咸(汉代) | 114 |

| | | |
|---|--------------------------|--|
| Wu Mountain | 巫山 | 161, 176, 179, 180, 182, 223, 224, 230 |
| Wu-ti, Han Emperor | 汉武帝 | 10, 39, 40, 114, 195, 214 |
| Wu-tzû-tu(±100B. C.) | 巫子都 | 40, 55, 195 |
| Yang-kuei-fei | 杨贵妃 | 180 |
| Yang-liu-ch'ing, village famous for the erotic picture pro- duced there | 杨柳青(以产 春宫画而出 名的村庄) | 169 |
| Yang Shen(1488~1559) | 杨慎 | 94, 152 |
| <u>Yang-sheng-yao-chi</u> | 《养生要集》 | 19, 23, 54 |
| Yang Shou-ching (1839~1915) | 杨守敬 | 88 |
| Yang-yu-chi, ancient asher | 养由基 (古代射手) | 225 |
| Yao Ju-hsün(±1560) | 姚汝循 | 104 |
| <u>Yao-shun-yin-tao</u> , handbook of sex | 《尧舜阴道》 (房中书) | 1 |
| <u>Yeh-p'u-yüan</u> | 《耶蒲缘》 | 140 |
| <u>Yeh Te-hui(1864~1927)</u> | 叶德辉 | 21, 24, 39, 89, 94 |
| Yellow Emperor(Huang-ti) | 黄帝 | 1, 2, 16, 18, 38, 41, 43, 44, 46, 55, 57, 73, 121~123, 126, 150, 210 |

| | | |
|--|------------------|---|
| Yellow Turbans, sect | 黄巾(教派) | 71 |
| Yen Chih-t'ui (531~591) | 颜之推 | 106 |
| <u>Yen-ch'in-i-ch'ing</u> , erotic scroll | 《燕寝怡情》 (春宫手卷) | 156 |
| <u>Yen-pao-tsa-chi</u> | 《檐曝杂记》 | 147 |
| <u>Yen-shih-chia-hsün</u> | 《颜氏家训》 | 106 |
| <u>Yin-yen-fang</u> | 《银验方》 | 62 |
| Yoneda Yutarō | 米田佑太郎 | 189 |
| <u>Yu-hsien-k'u</u> | 《游仙窟》 | 88 |
| Yü Cheng-hsieh (1775~1840) | 俞正燮 | 169 |
| <u>Yü-fang-chih-yao</u> , handbook of sex | 《玉房指要》 (房中书) | 21, 23, 37, 41, 43, 53 |
| <u>Yü-fang-pi-chüeh</u> , id. | 《玉房秘诀》 (同上) | 19, 21, 23, 37, 44, 49, 52, 54, 55~57, 61, 69, 75 |
| Yüan Mei (1716~1797) | 袁枚 | 94 |
| <u>Yüan-yang-pu</u> | 《鸳鸯谱》 | 188 |
| <u>Yüan-yang-pi-pu</u> , erotic album | 《鸳鸯秘谱》 (春宫画册) | 131, 132, 137, 145, 158, 167, 174; 述于 87 以下, 192 |

【卷二】

秘书十种

校点说明

《秘书十种》系本书的中文卷，收录与性相关的中国古代文献若干种，与春宫画册《花营锦阵》（卷三）同为《秘戏图考》的附编。

原书独立成册，用繁体字（间有简体字）竖排手写，有句读。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今改为简体字横排，并对原文重新断句，加注新式标点。

高罗佩在抄录这些古代文献时，纠正了原文的若干讹误，但也造成了一些错漏，且句读有不尽准确之处。为了保持古籍的原貌，本人以浅仓屋藏版《医心方》为据，校勘了《房内记》（含《洞玄子》）的录文；以光绪癸卯（一九〇三年）叶德辉刊行的《双梅景暗丛书》为据，校勘了《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录文；以四库全书本《备急千金要方》为据，校勘了《房中补益》的录文；以画册《花营锦阵》的原印版为据，校对了《花营锦阵》题辞的录文；以清孙星衍平津馆校刊本《抱朴子内篇》为据，校勘了《抱朴子内篇》卷六的两则录文，并重新断句，加注新式标点。其余各篇只重新断句并加标点，未予校勘。各篇白体方括号〔 〕中的文字，系高氏录文

中的衍文；圆括号（ ）中的文字，是校出的异文；黑体方括号【 】中的文字，是高氏录文中的漏文。

有些篇章中有“吟月庵主”的题识，这是高罗佩写的。

杨 权

卷 上（汉至唐）

《洞玄子》

〔一〕

洞玄子曰：“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以〕上，莫过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悟其理者，则养性延龄；慢其真者，则伤神夭寿。”

〔二〕

“至于玄女之法，传之万古，都具陈其梗概，仍未尽其机微。余每览其条，思补其阙，综习旧仪，纂此新经。虽不穷其纯粹，抑得其糟粕。其坐卧舒卷之形，偃伏开张之势，侧背前却之法，出入深浅之规，并会二仪之理，俱合五行之数。其导者则得保寿命，其违者则陷于危亡。既有利于凡人，岂无传于万叶？”

〔三〕

洞玄子云：“夫天左旋而地右回，春夏谢而秋冬袭，男唱而女和，上为而下从，此物事之常理也。若男摇而女不应，女动而男不从，非直损于男子，亦乃害于女人。此由阴阳行悞，上下了戾矣。以此合会，彼此不利。故必【须】男左转而女右回，男下冲女上接。以此合会，乃谓天平地成矣。”

〔四〕

“凡深浅、迟速、捌捩、东西，理非一途，盖有万绪。若缓冲似鲫鱼之弄钩，若急蹙如群鸟之遇风，进退牵引，上下随迎，左右往还，出入疏密，此乃相持成务，临事制宜，不可胶柱官商，以取当时之用。”

〔五〕

“凡初交会之时，男坐女左，女坐男右，乃男箕坐，抱女于怀中。于是勒纤腰，抚玉体，申燕婉，叙绸缪，同心同意，乍抱乍勒，两形相薄，两口相嚙，男含女下唇，女含男上唇，一时相吮，茹其津液，或缓啮其舌，或微齧其唇，或邀遣抱头，或逼命拈耳，抚上拍下，嚙东啣西，千娇既申，百虑竟解。乃令女左手抱男玉茎，男以右手抚女玉门。于是男感阴气，则玉茎振动，其状也，峭然上耸，若孤峰之临迥汉；女感阳气，则丹穴津流，其状也，涓然下逝，若幽泉之吐深谷。此乃阴阳感激使然，非人力之所致也。势至于此，乃可交接。或男不感振，女无淫津，皆缘病发于内，疾形于外矣。”

〔六〕

洞玄子云：“凡初交接之时，先坐而后卧，女左男右。卧定后，令女正面仰卧，展足舒臂。男伏其上，跪于股内，即以玉茎竖拖于玉门之口，森森然若偃松之当邃谷。洞前更拖碾勒，鸣口啣舌，或上观玉面，下视金沟，抚拍肚乳之间，摩挲璇台之侧。于是男情即惑，女意当迷，即以阳锋纵横攻击，或下冲玉理，或上筑金沟，击

刺于辟雍之旁，憩息于璇台之右。以上外游，未内交也。

[七]

“女当淫津湛于丹穴，即以阳锋投入子宫，快泄其精，津液同流，上灌于神田，下溉于幽谷，使往来拼击，进退揩磨，女必求死求生，乞性乞命。即以帛【子】干拭之。后乃以玉茎深投丹穴，至于阳台，岩岩然若巨石之拥深谿。乃行九浅一深之法，于是纵柱横挑，傍牵侧拔，乍缓乍急，或深或浅，经廿一息，候气出入，女得快意。”

[八]

“男即疾纵急刺，矜勒高抬，候女动摇，取其缓急，即以阳锋攻其谷实，捉入【于】子宫，左右研磨，自不烦细细抽拔，女当津液流溢，男即须退，不可死还，必须生返，如死出大损于男，特宜慎之！”

[九]

洞玄子云：“考核交接之势，更不出于卅法。其间有屈伸、俯仰、出入、浅深，大大是同，小小异，可谓括囊都尽，采摭无遗。余遂象其势而录其名，假其形而建其号。知音君子，穷其志之妙矣。”

一、叙绸缪

二、申缱绻 不散也。

三、曝鳃鱼

四、骐驎角 已上四势之外游戏，皆是一等也。

五、蚕缠绵 女仰卧，两手向上抱男颈，以两脚交于男背5上，男以两手抱女项，跪女股间，即内玉茎。

六、龙宛转 女仰卧，屈两脚，男跪女股内，以左手推女两脚向前，令过于乳，右手把玉茎内玉门中。

七、鱼比目 男女俱卧，女以一脚置男上，面相向，嘴口嚼舌，男展两脚，以手担女上脚，进玉茎。

八、燕同心 令女仰卧，展其[两]足，男骑女，伏肚上，以两手抱女颈，女两手抱男腰，以玉茎内于丹穴中。

九、翡翠交 令女仰卧拳足，男胡跪，开着脚，坐女股中，以两手抱女腰，进玉茎于琴弦中。

十、鸳鸯合 令女侧卧，拳两脚，安男股上，男于女背后骑女下脚之上，竖一膝置女上股，内玉茎。

十一、翻空（空翻）蝶 男仰卧，展两足，女坐男上正面，两脚据床，乃以手助为力，进阳锋于玉门之中。

十二、背飞鳧 男仰卧，展两足，女背面坐于男上，女足据床，低头抱男玉茎，内于丹穴中。

十三、偃盖松 令女交脚向上，男以两手抱女腰，女以两手抱男腰，内玉茎于玉门中。

十四、临坛竹 男女俱相向立，嘴口相抱【于丹穴】，以阳锋深投于丹穴，没至阳台中。

十五、鸾双舞 男女一仰一覆，仰者拳脚，覆者骑上，两阴相向，男箕坐着玉物，攻击上下。

十六、凤将雏 妇人肥大，用一小男共交接，大俊也。

十七、海鸥翔 男临床边，击（攀）女脚以令举，男以玉茎入于子宫之中。

十八、野马跃 令女仰卧，男攀女两脚，登左右肩上，深内玉茎于玉门之中。

十九、骥骋足 令女仰卧，男蹲，左手捧女项，右手攀女脚，即以玉茎内入于子宫中。

廿、马摇蹄 令女仰卧，男攀女一脚，置于肩上，一脚自

攀之，深内玉茎，入于丹穴中，大兴哉！

廿一、白虎腾 令女伏面跪膝，男跪女后，两手抱女腰，内玉茎于子宫中。

廿二、玄蝉附 令女伏卧而展足，男居股内，屈其足，两手抱女项，从后内玉茎，入玉门中。

廿三、山羊对树 男箕坐，令女背面坐男上，女自低头视内玉茎，男急抱女腰磳勒也。

廿四、鸚鸡临场 男胡蹲床上坐，令一小女当抱玉茎，内女玉门，一女于后牵女衿裾，令其足快，大兴哉！

廿五、丹穴凤游 令女仰卧，以两手自举其足，男跪女后，以两手据床，以内玉茎于丹穴，甚俊！

廿六、玄溟鹏翥 令女仰卧，男取女两脚，置左右膊上，以手向下抱女腰以内玉茎。

廿七、吟猿抱树 男箕坐，女骑男脰上，以两手抱男，男以一手扶女尻，内玉茎，一手据床。

廿八、猫鼠同穴 男仰卧以展足，女伏男上，深内玉茎，又男伏女背上，以将玉茎攻击于玉门中。

廿九、三春驴 女两手两脚俱据床，男立其后，以两手抱女腰，即内玉茎于玉门中，甚大俊也！

卅、秋狗 男女相背，以两手两脚俱据床，两尻相柱，男即低头，以一手推玉物内玉门【之】中。”

[十]

洞玄子云：“凡玉茎，或左击右击，若猛将之破阵，其状一也；或缘上蓦下，若野马之跳涧，其状二也；或出或没，若【游】波之群鸥，其状三也；或深筑浅挑，若喙（鸦）白之鸦（喙）雀，其状四也；或深冲浅刺，若大石之投海，其状五也；或缓耸迟推，若冻蛇之入窟，其状六也；

或疾纵急刺，若惊鼠之透穴，其状七也；或抬头拘足，若
鹤鹰之掬狡兔，其状八也；或抬上顿下，若大帆之遇狂风，
其状九也。”

[十一]

洞玄子云：“凡交接，或下捺玉茎，往来锯其玉理，
其势若割蚌而取明珠，其势一也；或下抬玉理，上冲金沟，
其势若剖石而寻美玉，其势二也；或以阳锋冲筑璇台，其
势若铁杵之投药臼，其势三也；或以玉茎出入，攻击左右
辟雍，其势若五锤之锻铁，其势四也；或以阳锋来往，研
磨神田、幽谷之间，其势如农夫之垦秋壤，其势五也；或
以玄圃、天庭两相磨搏，其势若两崩岩之相欹，其势六
也。”

[十二]

洞玄子云：“凡欲泄精之时，必须候女快，与精一时
同泄。男须浅拔，游于琴弦、麦齿之间。阳锋深浅，如孩
儿含乳。即闭目内想，舌拄下腭，蹠脊引头，张鼻歛肩，
闭口吸气，精便自上。节限多少，莫不由人。十分之中，
10 只得泄二三矣。”

[十三]

洞玄子云：“凡欲求子，候女之月经断后则交接之。
一日、三日为男；四日、五日为女；五日以后，徒损精
力，终无益也。交接泄精之时，候女快来，须与一时同
泄，泄必须尽。先令女正面仰卧，端心一意，闭目内想
受精气。故老子曰：‘夜半得子为上寿，夜半前得子为中

寿，夜半后得子为下寿。”

[十四]

“凡女怀孕之后，须行善事，勿视恶色，勿听恶语，省淫欲，勿咒诅，勿骂詈，勿惊恐，勿劳倦，勿妄语，勿忧愁，勿食生冷醋滑热食，勿乘车马，勿登高，勿临深，勿下坂，勿急行，勿服饵，勿针灸。皆须端心正念，常听经书。送令男女如是，聪明智慧，忠真贞良，所谓‘教胎’者也。”

[十五]

洞玄子云：“男年倍女损女，女年倍男损男。

“交接所向，时日吉利，益损顺时，效此大吉。

“春首向东，夏首向南，秋首向西，冬首向北。”

“阳日益 只日是，阴日损 双日是，阳时益 子时已后、午前是，阴时损 午时已后、子前是。

“春甲乙，夏丙丁，秋庚辛，冬壬癸。”

[十六]

【洞玄子云：】“秃鸡散。治男子五劳七伤，阴痿不起，为事不能。蜀郡太守吕敬大，年七十，服药，得生三男。长服之，夫人患多玉门中疹（疼），不能坐卧，即药弃庭中。雄鸡食之，即起，上雌鸡，连日不下，啄其【冠，】冠秃。世呼为‘秃鸡散’，亦名‘秃鸡丸方’。

肉纵容 三分 五味子 三分

菟丝子 三分 远志 三分

蛇床子 四分

右（凡）五味物，捣筛为散，每日空腹酒下方寸匕，日再三。无敌不可服。六十日可御册妇。又以白蜜和丸如梧子，服五丸，日再，以知为度。”

12 【又云：】“鹿角散。治男子五劳七伤、阴痿不起、卒就妇人、临事不成、中道痿死、精自引出、小便余沥、腰背疼冷方。

鹿角 柏子仁 菟丝子 蛇床子
车前子 远志 五味子 纵容 各四分

【右捣筛为散，每食后服五分匕，日三。不知，更加方寸匕。”】

【洞玄子云：】“长阴方。

肉纵容 三分 海藻 二分

右捣筛为末，以和正月白犬肝汁，涂阴上三度，平坦新汲水洗却，即长三寸，极验。”

【洞玄子云：】“疗妇人阴宽冷急小交接而快方。

石硫黄 二分 青木香 二分

山菜黄（茱萸） 二分 蛇床子 二分

右四味捣筛为末，临交接，内玉门中少许，不得过多，恐撮孔合。

“又方，取石硫黄末三指撮内一升汤中以洗阴，急如十二三女。”

（《医心方》第廿八卷）

从五位下行针博士兼丹波介丹波宿祢康赖撰

[一] 至理【第一】

《玉房秘诀》云：“冲和子曰：‘夫一阴一阳，谓之道。’构精化生之为用，其理远乎。故帝轩之问素女、彭铿之酬【殷王】，良有旨哉！”

黄帝问素女曰：“吾气衰而不和，心内不乐，身常恐危，将如之何？”素女曰：“凡人之所以衰微者，皆伤于阴阳交接之道【尔】。夫女之胜男，犹水之灭火。知行之，如釜鼎能和五味以成羹臠，能知阴阳之道，悉成五乐；不知之者，身命将夭，何得欢乐？可不慎哉！”

素女云：“有采女者，妙得道术。王使采女问彭祖延年益寿之法，彭祖曰：‘爱精养神，服食众药，可得长生。然不知交接之道，虽服药无益也。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天地得交会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¹⁴故有夭折之渐。能避渐伤之事而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采女再拜曰：‘愿闻要教。’彭祖曰：‘道甚易知，人不能信而行之耳。今君王御万机治天下，必不能修（备）为众道也。幸多后宫，宜知交接之法。法之要者，在于多御少女而莫数泄（泻）精，使人身轻，百病消除也。’”

汉骠马都尉巫子都年百卅八。孝武巡狩，见子都于

渭水之上，头上有异气，匆匆高丈余【许】。帝怪而问之，东方朔相对曰：“此君有气通理天中，施行阴阳之术。”上屏左右问子都，子都曰：“阴阳之事，公中之秘，臣子所不【宜】言。又能行之者少，是以不敢告。臣受之陵阳子，时（明）年六十五矣，行此术来七十二年。诸求生者，当求所生。贪女之容色，极力强施，百脉皆伤，百病并发也。”

15 《玉房指要》云：“彭祖曰：‘黄帝御千二百女而登仙，俗人以一女而伐命，知与不知，岂不远耶？知其道者，御女苦不多耳，不必皆须有容色妍丽也，但欲得年少未生乳而多肌肉者耳。但能得七八人，便大有益也。’”

素女曰：“御敌家当视敌如瓦石，自视如金玉。若其精动，当疾去其乡。御女当如朽索御奔马，如临深坑下有刃，恐堕其中。若能爱精，命亦不穷也。”

黄帝问素女曰：“今欲长不交接，为之奈何？”素女曰：“不可。天地有开阖，阴阳有施化，人法阴阳随四时。今欲不交接，神气不宣布，阴阳闭隔，何以自补？练气数行，去故纳新，以自助也。玉茎不动则辟死，其舍所以常行以当导引也。能动而不施【者】，所谓‘还精’。还精补益，生道乃著。”

《素女经》云：“黄帝曰：‘夫阴阳交接节度，为之奈何？’素女曰：‘交接之道，故有形状。男致不衰，女除百病，心意娱乐，气力强；然不知行者，渐以衰损。欲知其道，在于定气、安心、和志。三气皆至，神明统归，不寒不热，不饥不饱，亭身定体，性必舒迟。浅内徐动，出入欲稀，女快意，男盛不衰，以此为节。’”

《素女经》云：“黄帝问素女曰：‘吾受素（玄）女阴

阳之术，自有法矣。愿复命之，以志其道。’玄女曰：‘天地之间，动须阴阳。阳得阴而化，阴得阳而通，一阴一阳，相须而行。故男感坚强，女动辟张，二气交精，流液相通。男有八节，女有九宫，用之失度，男发痈疽，女害月经，百病生长，寿命消亡。能知其道，乐而且强，寿即增延，色如华英。’”

《抱朴子》云：“凡服药千种，三性（牲）之养，而不知房中之术，亦无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之轻恣情性，故美为之说，亦不可尽信也。玄、素喻于水火，水火杀人，又生人。于在能用与不能耳。大都得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若不晓其道，用一两者，适足以速死耳。” 17

又云：“人复不可都阴阳不交，则生痈疽之疾。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任情恣意复伐年命，唯有得节宣之和可以无损。”

（《洞玄子》第一、二条）

《千金方》云：“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若孤独而思交接，损人寿，生百病。又鬼魅因之共交，精损一当百。”

（《千金方》第一、二条）

〔二〕养阳【第二】

《玉房秘诀》云：“冲和子曰：‘养阳之家不可令女人窃窥此术，非但阳无益，乃至损病。所谓利器假人，则攘袂莫拟也。’”

又云：“彭祖曰：‘夫男子欲得大益者，得不知道之女为善。又当御童女，颜色亦当如童女。女但苦不少年耳，若得十四五以上、十八九以下，还甚益佳也。然高 18

不可过卅，虽未卅而已产者，【为之】不能益也。吾先师相传此道者，得三千岁，兼药者可得仙。”

又云：“欲行阴阳取气养生之道，不可以一女为之，得三若九若十一，多多益善。采取其精液，上鸿泉还精，肌肤光泽，身轻目明，气力强盛，能服众敌，老人如廿时。若年少，势力百倍。”

又云：“御女欲一动辄易女，易女可长生。若故还御一女者，女阴气转微，为益亦少也。”

又云：“青牛道士曰：‘数数易女则益多，一夕易十人以上尤佳。常御一女，女精气转弱，不能大益人，亦使女瘦瘠也。’”

《玉房指要》云：“【彭祖曰：】‘交接之道，无复他奇，但当纵容安徐，以和为贵。玩其丹田，求其口实，深按小摇，以致其气。女子感阳，亦有征候，其耳热，如饮醇酒；其乳媵（媵）起，握之满手；颈项数动，两脚振扰，淫衍窈窕 [迫] 连（乍）男身。如此之时，小缩而浅之，则阳得气，于阴有损。又五藏之液，要在于舌，赤松子所谓玉浆可以绝谷。当交接时，多含舌液及唾，使人胃中豁然如服汤药，消渴立愈，逆气便下，皮肤光泽，姿如处女。道不远求，但俗人不能识耳。’采女曰：‘不逆人情而可益寿，不亦乐哉！’”

【三】养阴【第三】

《玉房秘诀》云：“冲和子曰：‘非徒阳可养也，阴亦宜然。西王母是养阴得道之者也，一与男交而男立损病，女颜色光泽，不着脂粉，常食乳酪而弹五弦，所以和心系意，使无他欲。’”又云：“王母无夫，好与童男交，是

以不可为世教，何必王母然哉！”

又云：“与男交，当安心定意，有如男子之未成。须气至乃小收，情志与之相应，皆勿振摇踊跃，使阴精先²⁰竭，其处空虚，以受风寒之疾。或闻男子与他人交接，嫉妒烦闷，阴气鼓动，坐起悁恚，精液独出，憔悴暴老，皆是（此）也，将宜抑慎之！”

又云：“若知养阴之道，使二气和合，则化为男子。若不为〔男〕子，转成津液，流入百脉。以阳养阴，百病消除，颜色光（悦）泽，肌好，延年不老，常如少童。审得其道，常与男子交，可以绝谷五（九）日而不知饥也。有病与鬼交者，尚可不食而消瘦，况与人交乎！”

〔四〕和志【第四】

（《洞玄子》第三、四、五条）

《玉房秘诀》云：“黄帝曰：‘夫阴阳之道，交接奈何？’素女曰：‘交接之道，固有形状，男以致气，女以除病，心意娱乐，气力益壮，不知道者则侵以衰。欲知其道，在安心和志，精神充归，不寒不暑，不饱不饥，定身²¹正意，性必舒迟，滑内徐动，出入欲稀。以是为节，【慎】无敢违，女既欢喜，男则不衰。’”

又云：“黄帝曰：‘今欲强交接，玉茎不起，面惭意羞，汗如珠子，心情贪欲，强助以手，何以强之？愿闻其道。’素女曰：‘帝之所问，众人所有。凡欲接女，固有经纪，必先和气，玉茎乃起。顺其五常，存感九部，女有五色，审所足扣，采其溢精，取液于口，精气还化，填满髓脂，避七损之禁，行八益之道，无逆五常，身乃可保。正气内充，何疾不去？府藏安宁，光泽润理，每接即起，气

力百倍，敌人宾服，何惭之有？”

《玉房指要》云：“道人刘京言：‘凡御女之道，务欲先徐徐嬉戏，使神和意感，良久，乃可交接。弱而内之，坚强急退。进退（退进）之间，欲令疏迟，亦勿高自投掷，颠倒五藏，伤绝络脉，致生百病也。但接而勿施，能一日一夕数十交而不失精者，诸病甚愈，年寿日益。’”

22 《玄女经》云：“黄帝曰：‘交接之时，女或不悦，其质不动，其液不出，玉茎不强，小而不势，何以尔也？’玄女曰：‘阴阳者，相感而应耳。故阳不得阴则不喜，阴不得阳则不起。男欲接而女不乐，女欲接而男不欲，二心不和，精气不感。加以卒上暴下，爱乐未施。男欲求女，女欲求男，情意合同，俱有悦心。故女质振感，男茎盛【男】热，营扣俞鼠，精液流溢，玉茎施纵，乍缓乍急，玉户开翕，[或虚]或实，作而不劳，强敌自佚，吸精引气，灌溉朱室。今陈九事，其法备悉，伸缩俯仰，前劫屈折。帝审行之，慎莫违失！’”

【五】临御【第五】

（《洞玄子》第六、七、八条）

《素女经》曰：“黄帝曰：‘阴阳贵有法乎？’素女曰：‘临御女时，先令妇人放手安身，屈两脚，男入其间，衔其口，吮其舌，拊搏其茎，击其门户，东西两傍。如是食
23 顷，徐徐内入，玉茎肥大者内寸半，弱小者入一寸，勿摇动之，徐出更入，除百病。勿令四旁泄出，玉茎入玉门，自然生热且急，妇人身当自动摇，上与男相得，然后深之，男女百病消灭。浅刺琴弦入三寸半，当闭口刺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因深【之】至昆石旁往来，口

当妇人口而吸气，行九九之道，讫乃如此。”

【六】五常【第六】

《玉房秘诀》云：“黄帝曰：‘何谓五常？’素女曰：‘玉茎实有五常之道。深居隐处，执节自守，内怀至德，施行无已。夫玉茎意欲施与者，仁也；中有空者，义也；端有节者，礼也；意欲即起，不欲即止者，信也；临事低（促）仰者，智也。是故真人因五常而节之。仁虽欲施予，精苦不固，义守其空者，明当禁，使无得多实，既禁之道矣。又当施予，故礼为之节矣。执诚持之，信既著矣。即当知交接之道，故能从五常，身乃寿也。’”

24

【七】五征【第七】

《玉房秘诀》云：“黄帝曰：‘何以知女之快也？’素女曰：‘有五征、五欲，又有十动，以观其变而知其故。夫五征之候，一曰面赤，则徐徐合之；二曰乳坚鼻汗，则徐徐内之；三曰啞干咽唾，则徐徐摇之；四曰阴滑，则徐徐深之；五曰尻传液，[则]徐徐引之。’”

卷二
秘书十种

【八】五欲【第八】

素女曰：“五欲者以知其应。一曰意欲得之，则屏息屏气；二曰阴欲得之，则鼻口两张；三曰精欲烦者，[则]振掉而抱男；四曰心欲满者，则汗流湿衣裳；五曰其快欲之甚者，[则]身直目眠。”

【九】十动【第九】

素女曰：“十动之效，一曰两手抱男者，欲体相薄阴

25 相当也；二曰伸【云】其两肱者，切磨其上方也；三曰张腹者，欲其浅也；四曰尻动者，快喜也；五曰举两脚拘男（人）者，欲其深也；六曰交其两股者，内痒淫淫也；七曰侧摇者，欲深切左右也；八曰举身迫男（人），淫乐甚也；九曰身布纵者，支体快也；十曰阴液滑者，精已泄也。见其效以知女之快也。”

[十] 四至【第十】

《玄女经》云：“黄帝曰：‘意贪交接而茎不起，可以强用不？’玄女曰：‘不可矣。夫欲交接之道，【男】注四至，乃可致女九气。’黄帝曰：‘何谓四至？’玄女曰：‘玉茎不怒，和气不至；怒而不大，肌气不至；大而不坚，骨气不至；坚而不热，神气不至。故怒者精之明，大者精之关，坚者精之户，热者精之门。四气至而节之以道，开机不妄开，精不泄矣。’”

[十一] 九气【第十一】

《玄女经》云：“黄帝曰：‘善哉！女之九气，何以知26 之？’玄女曰：‘伺其九气以知之。女人大息而咽唾者，肺气来至；鸣而吮男（人）者，心气来至；拘（抱）而持男（人）者，脾气来至；阴门滑泽者，肾气来至；殷勤咋男（人）者，骨气来至；足拘男（人）者，筋气来至；抚弄玉茎者，血气来至；持弄男乳者，肉气来至。久与交接，弄其实以感其意，九气皆至。有不至者，则容伤，故不至可行其数以治之。今检诸本无一气。”

[十二] 九法 【第十二】

《玄女经》云：“黄帝曰：‘所说九法未闻【其法】，愿为陈之以开其意，藏之石室，行其法式。’”

“玄女曰：‘九法，第一曰龙翻。令女正偃卧向上，男伏其上，股隐于床，女举其阴以受玉茎，刺其谷实，又攻其上，疏缓动摇，八浅二深，死往生返，势壮且强，女则烦悦，其乐如倡，致自闭固，百病消亡。’”

‘第二曰虎步。令女俯俛，尻仰首伏，男跪其后，抱其腹，乃内玉茎，刺其中极，务令深密，进退相薄，行五²⁷八之数，其度自得，女阴闭张，精液外溢，毕而休息，百病不发，男益盛。’

‘第三曰猿搏。令女偃卧，男担其股，膝还过胸，尻背俱举，乃内玉茎，刺其臭鼠，女烦动摇，精液如雨，男深案之，极壮且怒，女快乃止，百病自愈。’

‘第四曰蝉附。令女伏卧，直伸其躯，男伏其后，深内玉茎，小举其尻，以扣其赤珠，行六九之数，女烦精流，阴里动急，外为开舒，女快乃止，七伤自除。’

‘第五曰龟腾。令女正卧，屈其两膝，男乃推之，其足至乳，深内玉茎刺婴女，深浅以度，令中其实，女则感悦，躯自摇举，精液流溢，乃深极内，女快乃止，行之勿失精，力百倍。’

‘第六曰凤翔。令女正卧，自举其脚，男跪其股间，两手据（授）席，深内玉茎，刺其昆石，坚热内牵，令女²⁸动作，行三八之数，尻急相薄，女阴开舒，自吐精液，女快乃止，百病消（销）[灭]。’

‘第七曰兔吮毫。男正反卧，直伸脚，女跨其上，膝

在外边，女背头向足，据席俯头，乃内玉茎，刺其琴弦，女快，精液流出如泉，欣喜和乐，动其神形，女快乃止，百病不生。

‘第八曰鱼接鳞。男正偃卧，女跨其上，两股向前，女（安）徐内之，微入便止，才授勿深，如儿含乳，使女独摇，务令持（迟）久，女快男退，治诸结聚。

‘第九曰鹤交颈。男正箕坐，女跨其股，手抱男颈，内玉茎，刺麦齿，务中其实，男抱女尻，助其摇举，女自感快，精液流溢，女快乃止，七伤自愈。’”

[十三] 卅法【第十三】

（《洞玄子》第九条）

[十四] 九状【第十四】

29 （《洞玄子》第十条）

[十五] 六势【第十五】

（《洞玄子》第十一条）

[十六] 八益【第十六】

《玉房秘诀》云：“素女曰：‘阴阳有七损八益。一益曰固精。令女侧卧张股，男侧卧其中，行二九数，数卒止。令男固精，又治女子漏血，日再行，十五日愈。二益曰安气。令女正卧高枕，伸张两肱，男跪其股间刺之，行三九数，数毕止。令人气和，又治女门寒，日三行，二十日愈。三益曰利藏。令女人侧卧，屈其两股，男横卧，却刺之，行四九数，数毕止。令人气和，又治女门寒，日

四行，廿日愈。四益曰强骨。令女人侧卧，屈左膝，伸其右胫，男伏刺之，行五九数，数毕止。令人关节调和，又治女闭血，日五行，十日愈。五益曰调脉。令女侧卧，屈其右膝，伸其左胫，男据地刺之，行六九数，数毕止。令人脉通利，又治女门辟，日六行，廿日愈。六益曰畜血。男正偃卧，令女戴尻跪其上，极内之，令女行七九数，数毕止。令人力强，又治女子月经不利，日七行，十日愈。七益曰益液。令女人正伏举后，男上往，行八九数，数毕止。令人骨填。八益曰导（道）体，令女正卧，屈其胫，足迫尻下，男以胫跨（胁）刺之，以行九九数，数毕止。令人骨实，又治女阴臭，日九行，九日愈。”

[十七] 七损【第十七】

《玉房秘诀》云：“素女曰：‘一损谓绝气。绝气者，心意不欲而强用之，则汗泄气少，令心热目冥冥。治之法：令女正卧，男担其两股，深案之，令女自摇，女精出止，男勿得快，日九行，十日愈。二损谓溢精。溢精者，心意贪爱，阴阳未和而用之，精中道溢，又醉而交接，喘息气乱，则伤肺，令人咳逆，上气消渴，喜怒或悲惨惨，口干身热，而难久立。治之法：令女人正卧，屈其两膝挟男，男浅刺，内玉茎寸半，令女子自摇，女精出止，男勿得快，日九行，十日愈。三损谓杂脉。杂脉者，阴不坚而强用之，中道强泻，精气竭，及饱食讫交接伤脾，令人食不化，阴痿无精。治之法：令女人正卧，以脚钩男子尻，男则据席内之，令女自摇，女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十日愈。四损谓气泄。气泄者，劳倦汗出未干而交接。令人腹热唇焦。治之法：令男子正【申】卧，女

跨其上向足，女据席浅内玉茎，令女自摇，精出止，男子勿快，日九行，十日愈。五损谓机关厥伤。机关厥伤者，适新大小便，身体未定而强用之，则伤肝，及卒暴交接（会），迟疾不理，劳疲筋骨，令人目茫茫，痈疽并发，众脉槁绝，久生偏枯，阴痿不起。治之法：令男子正卧，女跨其股踞前向，徐徐案内之，勿令女人自摇，女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十日愈。六损谓百闭。百闭者，淫佚于女，自用不节，数交失度，竭其精气，用力强泻，精尽不出，百病并生，消渴目冥冥。治之法：令男正卧，女跨其上，前伏据席，令女内玉茎，自摇，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十日愈。七损谓血竭。血竭者，力作疾行，劳因汗出，因以交合，俱已之时，偃卧推深，没本暴急，剧病因发，连施不止，血枯气竭，令人皮虚肤急，茎痛囊湿，精变为血。治之法：令女正卧，高抗其尻，申张两股，男跪其间深刺，令女自摇，精出止，男勿快，日九行之，十日愈。”

[十八] 还精【第十八】

《玉房秘诀》云：“采女问曰：‘交接以泻精为乐，今闭而不泻，将何以为乐乎？’彭祖答曰：‘夫精出则身体怠倦，耳苦嘈嘈，目苦欲眠，喉咽干枯，骨节解堕，虽复暂快，终于不乐也。若乃动而不泻，气力有余，身体能便，耳目聪明，虽自抑静，意爱更重，恒若不足，何以不乐耶？’”

33 又云：“黄帝曰：‘愿闻动而不施，其效何如。’素女曰：‘一动不泻，则气力强；再动不泻，耳目聪明；三动不泻，众病消已；四动不泻，五神咸安；五动不泻，血脉

充长；六动不泻，腰背坚强；七动不泻，尻股益力；八动不泻，身体生光；九动不泻，寿命未央；十动不泻，通于神明。”

《玉房指要》云：“能一日数十交而不失精者，诸病皆愈，年寿日益。又数数易女则益多，一夕易十人以上尤佳。”

又云：“《仙经》曰：‘还精补脑之道，交接精大动欲出者，急以左手中央两指却抑阴囊后、大孔前，壮事抑之，长吐气，并啄齿数十过，勿闭气也。便施其精，精亦不得出，但从玉茎复还，上入脑中。此法仙人吕相授，皆饮血为盟，不得妄传，身受其殃。’”

又云：“若欲御女取益而精大动者，【疾】仰头张目，左右上下视，缩下部，闭气，精自止。勿妄传人！能一月再施，一岁廿四施精，皆得寿一、二百岁，有颜色，无病³⁴症。”

（《千金方》第十二条“昔贞观初云云”）

[十九] 施泻【第十九】

《玉房秘诀》云：“黄帝问素女曰：‘道要不欲失精，宜爱液者也。即欲求子，何可得泻？’素女曰：‘人有强弱，年有老壮，各随其气力，不欲强快，强快即有所损。故男年十五，盛者可一日再施，瘦者可一日一施；年廿，盛者日再施，羸者可一日一施，年卅，盛者可一日一施，劣者二日一施；卅，盛者三日一施，虚者四日一施；五十，盛者可五日一施，虚者可十日一施；六十，盛者十日一施，虚者廿日一施；七十，盛者可卅日一施，虚者不泻。’”

又云：“年廿，常二日一施；卅，三日一施；卅，四日一施；五十，五日一施；年过六十以去，勿复施泻。”

《养生要集》云：“道人刘京云：‘春天三日一施精，夏及秋当一月再施精，冬当闭精勿施。夫天道冬藏其阳，人能法之，故得长生。冬一施，当春百。’”

（《千金方》第十一、十二条至“昔贞观初云云”）

（《洞玄子》第十二条）

【廿】治伤【第廿】

《玉房秘诀》云：“冲和子曰：‘夫极情逞欲，必有损伤之病，斯乃交验之著明者也。既以斯病，亦以斯愈，解醒以酒，足为喻也。’”

又云：“采女曰：‘男之盛衰，何以为候？’彭祖曰：‘伤盛得气，则玉茎当热，阳精浓而凝也。其衰有五：一曰精泄而出，则气伤也；二曰精清而少，此肉伤也；三曰精变而臭，此筋伤也；四曰精出不射，此骨伤也；五曰阳衰不起，此体伤也。凡此众伤，皆由不徐交接，而卒暴施泻之所致也。治之法：但御而不施，不过百日，气力必致百倍。’”

36 又云：“交接开目相见形体，夜燃火视图书，即病目瞑清盲。治之法：夜闭目而交，愈。”

“交接取敌人着腹上者，从下举腰应之，则苦腰痛，少腹里急，两脚拘（物）背曲。治之法：覆体正身徐戏，愈。”

“交接侧卧旁向敌，手举敌尻病胁痛。治之法：正卧徐戏，愈。”

“交接低头延颈，则病头重项强。治之法：以头置敌

人额上，不低之。愈。

“交接侵饱，谓夜半饭气未消而以戏，即病疮（创），胸气满，胁下如拔，胸中若裂，不欲饮食，心下结塞，时吐呕青黄，胃气实结脉，苦衄吐血，苦胁下坚痛，面生恶疮（创）。治之法：过夜半向晨交，愈。

“交接侵酒，谓醉而交接戏，用力深极，即病黄疸黑瘵，胁下痛，有气接接动于（乎）下，髀里若囊盛水，彻脐上，引肩膊，甚者胸背痛，欬唾血【上气】。治之法：勿复乘酒热向晨交接，戏徐缓，体愈。 37

“当溺不溺以交接则病淋。少腹气急，小便难，茎中疼痛，常欲手撮持，须臾乃欲出。治之法：先小便还卧自定，半【饭】饮久须（顷）乃徐交接，愈。

“当大便不大便而交接即病痔。大便难至，清移日月下脓血，孔旁生创如蜂穴状，清上倾倚，便不时出，疼痛臃肿，卧不得息。【以道】治之法：用鸡鸣际，先起更衣，还卧自定，徐相戏弄，完体缓意，令滑泽而退，病愈，神良，并愈妇病。

“交接过度，汗如珠子，屈伸转侧，风生被里，精虚气竭，风邪入体，则病缓弱为跛蹇，手不上头。治之法：爱养精神，服地黄煎。（吟月庵主注：以上四条，恐多脱误。因无别本，无从校正。）

又云：“巫子都曰：‘令人目明之道：临动欲施时，仰头闭气，大呼，瞋目左右视，缩腹还精气，令人百脉中也。

‘令耳不聋之法：临欲施泻，大咽气，合齿闭气，令 38
耳中萧萧声，复缩腹合气，流布至坚，至老不聋。

‘调五藏消食疗百病之道：临施，张腹以意内。气缩

后精散而还，归百脉也。九浅一深，至琴弦、麦齿之间，正气还，邪气散去。令人腰背不痛之法：当壁申腰勿甚低，仰平腰背所却行常令流，欲补虚养体治病，欲泻勿泻，还流流中，流中生（通）热。”

“又云：‘夫阴阳之道，精液为珍，即能爱之，性命可保。凡施泻之后，当取女气以自补。复建九者，内息九也。仄一者，以左手煞阴下，还精复液也；取气者，九浅一深也。以口当敌口，气呼以口吸，微引而（二）【无】咽之，致气以意下也，至复（腹）所以助阴为阴力，如此三反，复浅之，九浅一深，九九八十一，阳数满矣。玉茎坚出之，弱内之，此为弱入强出。阴阳之和在于琴弦、麦齿之间，阳困昆石之下，阴困麦齿之间，浅则得气，
39 远则气散，一至谷实伤肝，见风泪出，溺有余沥。至臭鼠伤肺，欬逆腰痛。至昆石伤脾，腹满腥臭，时时下利，两股疼，百病生于昆石，故【伤】交接合时，不欲及远也。’

“黄帝曰：‘犯此禁，疗方奈何？’子都曰：‘当以女复疗之也。其法：令女正偃卧，令两股相去九寸，男往从之。先饮玉浆，久久乃弄鸿泉，乃徐内玉茎，以手节之，则裁至琴弦、麦齿之间。敌人淫跃心烦，常自坚持，勿施泻之，度卅息，令坚强，乃徐内之，令至昆石，当极供大。大则出之正息，劣弱复内之。当（常）令弱入强出，不过十日，坚如铁，热如火，百战不殆也。’”

[廿一] 求子【第廿一】

《千金方》云：“夫婚姻生育者，人伦之基（本），王化之基。圣人设教，备论厥旨，后生莫能精晓，临事之

日，昏尔若愚，今具述求子之法以贻后嗣，同志之士，⁴⁰或可览焉。”

又云：“夫欲求子者，先知夫妻本命五行相生，及与德合，并本命不在于（子）伏废死墓中生者，则求子必得。若其本命五行相克，及与形煞冲破，并在于（子）伏废死墓中生者，则求子不可得。慎无措意，纵后（复）得者，于后终（方）亦（欲）累（示）人。若其相生并遇福德者，仍【者】须依法，如方避乎禁忌，则所诞儿子尽善尽美，难以具陈矣。”

（《千金方》第十五、十六、十七条）

《产经》云：“黄帝曰：‘人之始生，本在于胎合阴阳也。夫合阴阳之时，必避九殃。九殃者，日中之子，生则欧逆，一也；夜半之子，天地闭塞，不暗则聋盲，二也；日蚀之子，休戚毁伤，三也；雷电之子，天怒兴威，必易服狂，四也；月蚀之子，与母俱凶，五也；虹霓之子，若作不祥，六也；冬夏日至之子，生害父母，七也；弦望之子，必为乱兵风盲，八也；醉饱之子，必为病癩，疽痔有⁴¹疮，九也。”

又云：“有五观，子生不祥：月水未清，一观也；父母有疮，二观也；丧服未除有子，三观也；温病未愈有子，【身亲丧】四观也；任身而忧恐，重复惊惶，五观也。”

《玉房秘诀》云：“合阴阳有七忌。第一之忌，晦朔弦望以合阴阳，损气，以是生子，子必刑残，宜深慎之；第二之忌，雷风天地感动以合阴阳，血脉踊，以是生子，子必痈肿；第三之忌，新饮酒饱食谷气未行以合阴阳，腹中彭亨，小便自（白）浊，以是生子，子必颠狂；第四

之忌，新小便精气竭以合阴阳，经脉得涩，以是生子，子必妖孽；第五之忌，劳倦重担志气未安以合阴阳，筋腰苦痛，以是生子，必夭残；第六忌，新沐浴发肤未焮以合阴阳，令人短气，以是生子，子必不全；第七忌，兵坚盛怒，茎脉痛，当令不合，内伤有病。如此为七伤。”

42 又云：“人生暗聋者，是腊月暮子。腊暮百鬼聚会，终夜不息，君子齐成，小人私合阴阳，其子必暗聋。人生伤死者，名曰‘火子’。燃烛未灭而合阴阳，有子必伤死市中。人生颠狂，是雷电之子。四月、五月大雨霹雳，君子齐成，小人私合阴阳，有子必颠狂。人生为虎狼所食者，重服之子。孝子戴麻不食肉，君子羸顿，小人私合阴阳，有子必为虎狼所食（合）。人生溺死者，父母过藏胞于铜器中，覆以铜器，埋于阴垣下，入地七尺，名曰‘童子里’，溺死水中。”

又云：“大风之子多病，雷电之子狂颠，大醉之子必痴狂，劳倦之子必夭伤，月经之子兵亡，黄昏之子多变，人定子不暗则聋，日入之子口舌不祥，日中之子颠病，晡时之子自毁伤。”

又云：“素女曰：‘求子法自有常体，清心远虑，安定其襟抱，垂虚斋戒，【以】妇人月经后三日夜半之后、鸡鸣之前嬉戏，令女盛动，乃往从之，适其道理，同其快乐，却身施泻下精，欲得去玉门入半寸，不尔过子宫，千万勿过远至麦齿，远则过子门，不入子户。若依道术，有子贤良而老寿也。’”

又云：“彭祖曰：‘求子之法，当蓄养精气，勿数施舍，以妇人月事断绝洁净三五日而交。有子，则男聪明才智老寿高贵，生女清贤配贵人。’”

又云：“常向晨之际以御阴阳，利身便躯，精光益张，生子富长命。”

又云：“素女曰：‘夫人合阴阳当避禁忌，常乘生气，无不老寿。若夫妇俱老，虽生化有子，皆不寿也。’”

又云：“男女满百岁生子亦不寿。八十男可御十五、十八女，则生子不犯禁忌，皆寿老。女子五十得少夫亦有子。”

又云：“妇人怀子未滿三月以成子，取男子冠纓烧之以取灰，以酒尽服之，生子富贵明达。秘之秘之！” 44

又云：“妇人无子，令妇人左手小豆二七枚，右手扶男子阴头内女阴中，左手内豆着口中，女自男阴同入，闻男阴精下，女仍当咽豆，有效万全不失一也。”

（《洞玄子》第十三、十四条）

[廿二] 好女【第廿二】

《玉房秘诀》云：“冲和子曰：‘婉妍淑慎，妇人之性美矣。夫能浓纤得宜，修短合度，非徒取悦心目，抑乃尤益寿延年。’”

又云：“欲御女，须取少年，未生乳，多肌肉，丝发小眼，眼精白黑分明者；面体濡滑，言语音声和调【而下者】；其四支百节之骨皆欲令没，肉多而骨不大者。其阴及腋下不欲令有毛，有毛当令细滑也。”

《大清经》云：“黄帝曰：‘入相女人，云何谓其事？’素女曰：‘入相女人，天性婉顺，气声濡行，丝发黑，弱肌细骨，不长不短，不大不小，凿孔欲高，阴上无毛，多 45 精液者，年五五以上、卅以还，未生产者。交接之时，精液流漾，身体动摇，不能治（自）定，汗流四逋，随人举

止。男子者虽不行法，得此人由不为损。”

又云：“细骨弱肌，肉淖漫泽，清白薄肤，指节细没，耳目准高鲜白，不短不辽，厚腔，凿孔欲高而周密，体满，其上无毛，身滑如绵，阴倬（淖）如膏。以此行道，终夜不劳，便利丈夫，生子贵豪。”

又云：“凡相贵人尊女之法，欲得滑肉弱骨，专心和性，发泽如漆，面目悦美，阴上无毛，言语声细，孔穴向前。与之交会，终日不劳。务求此女，可以养性延年矣。”

[廿三] 恶女【第廿三】

《玉房秘诀》云：“若恶女之相，蓬头醜面，槌项结喉，麦齿雄声，大口高鼻，目精浑浊，口及颌有毫毛似⁴⁶鬣发者；骨节高大，黄发少肉，阴毛大而且强，又多逆生。与之交会，皆贼损人。”

又云：“女子肌肤粗不御，身体羸瘦不御，常从高就下不御，男声气高不御，【股胫生毛不御，嫉妒不御，阴冷不御，不快善不御，食过饱不御，】年过卅不御，心腹不调不御，逆毛不御，身体常冷不御，骨强坚不御，卷发结喉不御，腋偏臭不御，生淫水不御。”

《大清经》云：“相女之法，当详察其阴及腋下毛，当令顺而濡泽，而反上逆、臂胫有毛粗不滑泽者，此皆伤男，虽一合而当百也。”

又云。“女子阴男形，随月死生，阴雄之类，伤（害）男尤剧；赤发醜面，羸瘦固病无气，如此之人，无益于男也。”

[廿四] 禁忌【第廿四】

《玉房秘诀》云：“冲和子曰。‘《易》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礼》云：雷将发声，生子不成，必有凶突（灾）。斯圣人作诫，不可不深慎者也！若夫天变见⁴⁷于上，地灾作于下，人居其间，安得不畏而敬之？阴阳之合，尤其是敬畏之大忌者也。’”

又云：“彭祖云：‘消息之情，不可不去。又当避大寒大热，大风大雨，日月蚀，地动雷电，此天忌也；醉饱喜怒，忧悲恐惧，此人忌也；山川、神祇、社稷、井灶之处，此地忌也。既避三忌。犯此忌者，既致疾病，子必短寿。’”

又云：“凡服药虚劣，及诸病未平复合阴阳，并损人。”

又云：“月煞不可以合阴阳，凶。”

又云：“建破执定日及血忌日不可合阴阳，损人。”

又云：“彭祖云：‘奸淫所以使人不寿者，未必鬼神所为也。或以粉内阴中，或以象牙为男茎而用之，皆贼年命，早老速死。’”

《虾蟆图经》云：“黄帝问于岐伯曰：‘男女所俱得病者，何也？’岐伯对曰：‘以其不推月之盛毁、日之暗明，不知其禁而合阴阳，是故男女俱得病也。月生四日，不可合阴阳，发痈疽；月生六日，不可合阴阳，发痈疽；月⁴⁸生九日，不可合阴阳；月生十五日，不可合阴阳，女中风病，大禁；月毁卅日，不可合阴阳，禁。’”

《华佗针灸经》云：“冬至、夏至、岁旦此三日前三后二，皆不灸刻及房室，煞人，大禁！”

《养生要集》云：“房中禁忌：日月晦朔，上下弦望，六丁六丙日，破日月廿八日，月蚀大风甚雨，地动雷电霹雳，大寒大暑，春秋冬夏节变之日，送迎五日之中，不行阴阳。本命行年禁之。重者，夏至后丙子丁巳。”今案：《玉房秘诀》云作丙午丁未，《黄帝【问】》、《素女经》作丙子丁丑。

“冬至后庚申辛酉，及新沐头、新远行疲倦、大喜怒，皆不可合阴阳。至丈夫衰忘之年，不可妄施精。”

又云：“安平崔寔子真四民月令日、五月【是日】仲夏是月也至之日，阴阳争血气散，先后日至各五日，寝别内外。月令日是上声色。十一月仲冬是月也至之日也，阴阳争血气散，先后日至各五日，寝别内外。”

又云：“交接尤禁醉饱，大忌也，【损人，忌也，】损人百倍。醉而交接，或致恶疮（创），或致上气。欲小便而忍之以交接，使人得淋，或小便难[至]，茎中澹，小腹强。大喜怒之后，不可以交接，发痈疽。”

又云：“卜先生云：‘妇人月事未尽而与交接，既病。女人生子，或面上有赤色凝如手者，或令【合】在身体。又男子得白驳病。’”

又云：“已醉勿房，已房勿醉；已饱勿房，已房勿饱；已劳勿房，已房勿劳；已饥勿房，已房勿饥。”

（《洞玄子》第十五条第一行）

又云：“素女论曰：‘五月十六日，天地牝[牡]日，不可行房。犯之，不出三年必死。何以知之？但取新布⁵⁰一尺，此夕悬东墙上，至明日视之必有血。切忌之！’”

（《洞玄子》第十五条）

《千金方》云：“凡热病新瘥（差）及大病之未满百

日，气力未平复，西以房室者，略无不死。热病房室，名为阴阳〔易〕之病，皆难治多死。近者有士大夫，小得伤寒，瘥（差）以十余日，能乘马行来，自谓平复，以房室，即以小腹急痛、手足拘拳而死。治之方：取女裨衣附毛处烧，服方寸匕，日三。女人病可取男裨如此法。今案：葛氏方云，得童女裨益良。又方：取所与交妇人衣，覆男子上一食久。”

〔廿五〕断鬼交【第廿五】

《玉房秘诀》云：“采女云：‘何以有鬼交之病？’彭祖曰：‘由于阴阳不交，情欲深重，即鬼魅假像与之交通。与之交通之道，其有胜自于人。交则迷惑，讳而隐之不肯告，以为佳，故至独死而莫之知也。若得此病，治之法：但令女与男交，而男勿泻精，昼夜勿息，【困者】不⁵¹过七日必愈。若身体疲劳，不能独御者，但深按勿动，亦善也。不治之，煞人不过数年也。欲验其事实，以春秋之际，入于深山大泽间，无所云为，但远望极思，唯念交会阴阳，三日三夜后，则身体翕然寒热，心烦目眩，男见女子，女见男子，但行交接之事，美胜于人，然必病人而难治。怨旷之气为邪所凌，后世必当有此者。若处女贵人，若不当交与男。【交以】治之者，当以石硫黄数两，烧以熏妇人阴下身体，并服鹿角末方寸匕，即愈矣。当见鬼涕泣而去。一方，服鹿角方寸匕，日三，以瘥为度。今检治鬼交之法，多在于诸方具载妇人之篇。’”

〔廿六〕用药石【第廿六】

《玉房秘诀》（《千金方》）云：“采女曰：‘交接之事，

既闻之矣。敢问服食药物，何者亦得而有效？’彭祖曰：
52 ‘使人丁强不老，房室不劳损，气力颜色不衰者，莫过麋角也。

‘其法：取麋角刮之为末十两，辄用八角、生附子一枚合之。服方寸匕，日三，大良。亦可熬麋角令微黄单服之，亦令人不老。然迟缓，不及内附子者服之廿日大觉。亦可内陇西头伏苓分等捣筛，服方寸匕，日三，令人长生，房内不衰。’”【今案：《玉房秘诀》同之。】

又云：“治痿而不起，起而不大，大而不长，长而不热，热而不坚，坚而不久，久而无精，精薄而冷方。

| | |
|----|----|
| 纵容 | 钟乳 |
| 蛇床 | 远志 |
| 续断 | 署预 |
| 鹿茸 | |

右七味各三两，酒服方寸匕，日二。欲多房，倍蛇床；欲坚，倍远志；欲大，倍鹿茸；欲多精，倍钟乳。”今案：《近（延）龄图》云：等分廿九，日三服。

《玉房秘诀》云：“治男子阴痿不起，起而不强，就事
53 如无情，此阳气少肾源微也。方用：

| | | |
|-----|-----|--------|
| 纵容 | 五味子 | 各二分 |
| 蛇床子 | 菟丝子 | 枳实 各四分 |

右五物捣筛，酒服方寸匕，日三。蜀郡府君年七十以上，复有子。又方：雄蛾未连者干之三分细辛，蛇床子三分捣筛，雀卵（卵）和如梧子，临交接服一枚，若强不止，以水洗之。”

《玉房指要》云：“治男子欲令健作，房室一夜十余不息方。

蛇床 远志 续断 纵容

右四物分等为散，日三服方寸匕。曹公服之一夜行七十女。”

（《洞玄子》第十六条）

范汪方云：“开心署预肾气丸，治丈夫五劳七伤，髓极不耐寒，眠即肤张（胀），心满雷鸣，不欲饮食，虽欲食心下停淡不能消，春夏手烦热，秋冬两脚凌冷，虚多⁵⁴忘，肾气不行，阴阳不发，绝如老人；服之健中补髓，填虚养志，开心安藏，止泪明目，宽胃益阴阳，除风去冷，无所不治方。

| | | | |
|-------|----|-----|---------|
| 完纵容 | 一两 | 山茱萸 | 一两【或方无】 |
| 干地黄 | 六分 | 远志 | 六分 |
| 蛇床子 | 五分 | 五味子 | 六分 |
| 防风 | 六分 | 茯苓 | 六分 |
| 牛膝 | 六分 | 菟丝子 | 六分 |
| 粒（杜）仲 | 六分 | 署预 | 六分 |

凡十二物捣下筛，蜜丸如梧子，服廿丸，日二夜一。若烦心即停灭之，只服十丸。服药五日，玉茎炽热；十夜通体滑泽；十五夜颜色泽，常手足热；廿夜雄力欲盛；廿五夜经脉充满；卅夜热气朗彻，面色如花，手文如丝，而心开记事不忘，去愁止忌（忘），独寝不寒，止尿和阴。年卅以下一剂即足，五十以上两剂，满七十复有子。无所禁忌，但忌大辛酢。

“完纵容丸。治男子五劳七伤，阴阳痿不起，积有十年，痒湿，小便淋漓，溺时赤时黄，服此药养性益气力，⁵⁵令人健；合阴阳阴痿不起，起而不坚，坚而不怒，怒而不决，入便自死，此药补精益气力，令人好颜色肌白方。

完纵容 菟丝子

蛇床子 五味子

远志 续断

杜仲 各四分

右七物捣筛，蜜和为丸，丸如梧子。平旦服五丸；日再长跪东向面，不知药异至七丸。服之卅日知，五十日阴阳大起，阴弱加蛇床子，不怒加远志，少精加五味子，欲令洪大加纵容，腰痛加杜仲，欲长加续断。所加者倍之。年八十老公服之如卅时，数用有验。无妇人不可服，禁如常法。

“远志丸。治男子七伤阴痿不起方。

续断 四两 署预 二两

远志 二两 蛇床子 二两

完纵容 三两

56 右五物下筛，和雀卵（卵）丸如豆。旦服五丸，日二，百日长一寸，二百日三寸。”

《银（录）验方》云：“益多散。‘女子臣妾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妾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愚闻上善不忘君，妾夫华浮年八十房内衰，从所知得方。方用：

生地黄 洗薄切一廿，以清酒渍，令泆。泆乃千捣为屑十分
桂心一尺 准二分 甘草 五分炙 术
三分 干漆 五分

凡五物，捣末下筛治合后食，以酒服方寸匕，日三。

‘[病]华浮合此药，未及服之，没故。浮有奴，字益多，年七十五，病腰屈发白，横行伛偻。妾怜之，以药与益多，服廿日腰申，白发更黑，颜色滑泽，状若卅时。妾有婢，字番息、谨善二人，益多以为妻，生男女四人。

益多出饮酒，醉归，趣取谨善。谨善在妾傍卧，益多追得谨善，与交通。妾觉，偷益多，气力壮，动又微异于他⁵⁷男子。妾年五十，房内更开，而懈怠不识人，不能自绝断女情，为生二人。益多与妾、番息等三人合阴阳无极。时妾识耻与奴通，即煞益多，折脛视中，有黄髓更充满，是以知此方有验。陛下御用膏，髓随而满，君宜良方。臣妾死罪，稽首再拜以闻。”

《糕（极）要方》云：“疗丈夫欲健房室，百倍胜常，多精益气，起阴阳，得热而大方。

蛇床子 二分 菟丝子 二分

巴戟天皮 二分 肉纵容 二分

远志 一分去心 五味子 一分

防风 一分

已上为散。酒服半钱许，廿日益精气。”

葛氏方：“治男阴痿女阴闭无复人道方。

完纵容 蛇床子

远志 续断

菟丝子 各一两

捣末酒服方寸匕，日三。”

又云：“若平常自强就接便弱方。

蛇床子 菟丝子

末酒服方寸匕，日三。”

耆婆方云：“治阴痿方。

局杞 昌蒲 菟丝子 各一分

合下筛，以方寸匕服，日三，坚强如铁杵。又方：早旦空腹温酒内好苏饮之。又方：单末蛇床子酒服之。”

苏敬《本草注》云：“阴痿，暑预日千捣筛为粉食之。”

新罗法师流观《秘密要术方》云：“大唐国沧州景城县法林寺法师惠忠传曰，法藏验记曰：日如来为利众储此方，众生不觉不愿，是以无周知。龙树马鸣难说佛教之日才悟此药，即传沙门。沙门恧不传。因无有世间、利王王西天竺国之时，东婆台人名阿苏，高尺有二寸，乘风飞来，献十二大愿三秀秘密要术方。王龚视储旨，药师如来教喻储也。王好斯治术，乃得验，历数之。外⁵⁹更承广运封十六大国御百万妃。妃各为芳约，悦一适胜，莫两心奸，魏魏乎德，荡荡乎仁，千金莫传。新罗法师秘密方云：‘八月中旬，取露蜂房。置平物迫一宿，宿后取内生绢袋，悬竿阴干十旬限，后为妙药。夫望覆合时，割取钱六枚许，内清填瓮，煎过黑炭成白灰，即半分内温酒吞，半分内乎以唾和涂屙。自本迄末，涂了俄干。干了覆合任心服，累四旬渐皎验，终十旬调体了，迄终身无损有益，福德复万倍，气力七倍，所求皆得，无病长命，盛夏招冷，隆冬追温，防邪气不遭殒（殃），所谓增益之积。屙纵广各百八十铢，强如铁锤，长大三寸，尿（屎）自成香，缩之器男女[精]神【静】心敏，耳聪目明，口鼻气香。若求强者内温酒常吞，求长者涂末，求大者涂周。服中禁忌：大桌（衰）大悦大惊大怨大坂汗奔洪流危高五辛董（薰？）冷生菜醉酒。’”今案：既有强阴之方，豫可储痿顿之术。

⁶⁰ 葛氏方云：“欲令阴痿弱方。取水银、鹿茸、巴豆，杂捣末和调，以真麋脂和，传茎及囊帛苞之。若脂强以小麻油杂煎，此不异阉人。今案：单末水银涂之。又方：灸三阴交穴，使阳道衰弱。”今案：此穴在内踝上八寸。

苏敬《本草注》云：【“麋脂不可近丈夫阴。”陶景

《本草注》云：】“芟实被霜之后，食之令阴不强。”

[廿七] 玉茎小【第廿七】

《玉房指要》云：“治男子令阴长大方。”

柏子仁 五分 白敛 四分

白术 七分 桂心 三分

附子 二（一）分

右五物为散，食后服方寸匕，日再，十日廿日长大。”

《玉房秘诀》云：“欲令男子阴大方。”

蜀椒 细辛 肉纵容

凡三味分等治下筛，以内狗胆中悬所居屋上卅日，以磨阴，长一寸。”

（《洞玄子》第十六条长阴方）

[廿八] 玉门大【第廿八】

《玉房指要》云：“令女玉门小方。”

硫黄 四分 远志 二分

为散，绢囊盛着玉门中，即急。又方：

硫黄 二分 蒲华 二分

为散，三指撮着一升汤中，洗玉门，廿日如未嫁之僮。”

（《洞玄子》第十六条疗妇人阴宽）

《录验方》云：“令妇人阴急小热方。”

青木香 二分 山茱萸 四分

凡二物为散，和唾如小豆，内玉门中，神验。”

[廿九] 少女痛【第廿九】

《集验方》云：“治童女始交接阳道违理，及为他物

所伤血流不止方。烧乱发并青布末为粉，粉之立愈。又方：以麻油涂之。又方：取釜底墨断蒻【芦】磨以涂之。”

62 《千金方》云：“治小产嫁痛方。乌贼鱼骨二枚，烧为屑，酒服方寸匕，日三。又方：牛膝五两，以酒三升煮再沸，去滓，分三服。”

《玉房秘诀》云：“治妇人初交伤痛积日不歇方。甘草二分，芍药二分，生姜三分，桂十分，水三升煮三沸，一服。”

[三十] 长妇伤【第卅】

《玉房秘诀》云：“女人伤于夫（交）阴阳过，患阴肿疼痛方。

桑根白皮切 半升 干姜 一两

桂心 一两 枣 廿枚

以酒一斗煮三沸，服一升，勿令汗出当风。亦可用水煮。”

《集验方》云：“治女子伤于丈夫，四体沉重，虚吸头痛方。

生地黄 八两 芍药 五两

香豉 一升 葱白 切一升

生姜 四两 甘草 二两【灸】

63 各切，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三服。不瘥，重作。”

《千金方》云：“治合阴阳辄痛不可忍方。

黄连 六分 牛膝 四分

甘草 四分

右三味水四升煮，取二升，洗之，日四。”

刘涓子方云：“女人交接辄血出方。

桂心 二分 伏龙肝 三分

二味酒服方寸匕，日三。”

《房中补益》

（《千金要方》第八十三卷）

唐·孙思邈 撰

宋·林亿 校

[一] 论曰：人生四十已下，多有放恣；四十已上，即顿觉气力一时衰退。衰退既至，众病蜂起，久而不治，遂至不救。所以彭祖曰：“以人疗人，真得其真。”故年至四十，须识（谕）房中之术。

[二] 夫房中术者，其道甚近，而人莫能行。其法一夕御十人，闭固为谨，此房中之术毕也（矣）。【兼之药饵四时勿绝，则气力百倍而智慧日新。然此方之作也，】非欲务于淫佚，苟求快意，务存节欲，以广养生也；非苟欲强身，以（力）行女色，以纵情意，在补益以遣疾也。此房中之微旨也。

[三] 是以人年四十以下即服房中之药者，皆所以速祸，慎之慎之！故年未及四十者，不足与论房中之事。欲心未止，兼饵补药，倍力耗丧。不过半年，精髓枯竭，惟向死近，少年极须慎之！人年四十已上，常固精养气⁶⁶而（悉）不耗，可以不老。又饵云母，足以愈疾延年。人年四十已上，勿服泻药，常饵补药，大佳。昔黄帝御女一千二百而登仙，而俗人以一女伐命，知与不知，岂不远矣？其知道者，御女苦不多耳。

[四] 凡妇人，不必须有颜色妍丽，但得少年，未经生乳，多肌肉，益也。若足财力，选取细发，目睛黑白分明，体柔骨软，肌肤细滑，言语声音和调，四肢骨节皆

欲足肉而骨不大，其体及腋皆不欲有毫，有毫当软细不可极于相者；但蓬头蝇面，槌顶结喉，雄声大口，高鼻梁齿，目睛浑浊，口颌有毫，骨节高大，发黄少肉，阴（隐）毫多而且强，又生逆毫，此相不可，皆贼命损寿也。

[五] 凡御女之道，不欲令气未感动、阳气微弱即以交合。必须先徐徐调和，使神和意感，良久乃可令得阴⁶⁷气。阴气推之，须臾自强，所谓“弱而内迎，坚急出之”，进退欲令疏迟，情动而止，不可高自投掷，颠倒五脏，伤绝精脉，生致百病。但数交而慎密者，诸病皆愈，年寿日益，去仙不远矣。

[六] 不必九一三五之数也，能百接而不施泻者，长生矣。若御女多者，可采气。采气之道，但深接勿动，便良久气上面热，以口相当，引取女气而吞之。可疏疏进退，意动便止，缓息瞑（眠）目，偃卧道引，身体更强。可复御他女也，数数易之则得益多。人常御一女，阴气转弱，为益亦少。阳道法火，阴家法水，水能制火，阴亦消阳，久用不止，阴气逾阳，阳则转损，所得不补所失。但能御十二女而不复施泻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万岁矣。

[七] 凡精少则病，精尽则死，不可不思！不可不慎⁶⁸【之也】！* 数交而一泻，精气随长，不能使人虚也。若不数交，交而即泻，则不得益。泻之，精气自然生长，但迟微，不如数交接不泻之速也。

[八] 凡人习交合之时，常以鼻多内气，口微吐气，

* 四库全书本自此处起至第十二段“意中平平者，自可闭固也”无。——校点者

自然益矣。交会毕，蒸热，是得气也。以菖蒲末三分、白梁粉传磨令燥，既使强盛，又湿疮不生也。

[九] 凡欲施泻者，当闭口张目，闭气握固，两手左右上下，缩鼻取气，又缩下部及吸腹，小偃脊脊，急以左手中两指抑屏翳穴，长吐气，并琢齿千遍，则精上补脑，使人长生。若精妄出，则损神也。《仙经》曰：“令人长生不老，先与女戏，饮玉浆。玉浆，口中津也。使男女感动，以左手握持，思在（存）丹田中有赤气，内黄外白，变为日月，徘徊丹田中，俱入泥垣，两半合成一。因闭气深内，勿出入，但上下徐徐咽气，情动欲出，急退之。此非上士有智者不能行也。其丹田在脐下三寸。泥⁶⁹垣者，在头中，对两目直入内。思作日月，想合经三寸许，两半放形而一，谓日月相擒者也。虽出入，仍思念所作者勿废，佳也。”

[十] 又曰：“男女俱仙之道，深内勿动精，思脐中赤色，大如鸡子形，乃徐徐出入，情动乃退。一日一夕，可数十为定。令人益寿。”

[十一] 御女之法，能一月再泄，一岁二十四泄，皆得二百岁，有颜色，无疾病。若加以药，则可长生也。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者，二十日一泄；六十者，闭精勿泄，若体力犹壮者，一月一泄。

[十二] 凡人气力，自有盛而过人者。亦不可抑忍，久而不泄，致生痼疽。若年过六十强，有数旬不得交合，意中平平者，自可闭固也。昔贞（正）观初，有一野老，年七十余，诣余云：“数日来阳气益盛，思与家姬昼寝，⁷⁰

春事皆成，* 未知垂老有此，为善恶耶？”余答之曰：“是大不祥。子独不闻膏火乎？夫膏火之将竭也，必先暗而后明，明止则灭。今足下年迈桑榆，久当闭精息欲，兹忽春情猛发，岂非反常耶？窃为足下忧之，子其勉欤！”后四旬发病而死，此其不慎之效也。如斯之辈非一，且疏一人，以勗将来耳。

[十三] 所以善摄生者，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若一度制得，则一度火灭，一度增油；若不能制，纵情施泻，即是膏火将灭，更去其油，可不深自防！所患人少年时不知道，知道亦不能信行之，至老乃知道，便以晚矣！病难养也，晚而自保，犹得延年益寿。若年少壮而能行道者，神仙速矣。

[十四] 或曰：年未六十，当闭精守一，为可尔否？曰：不然。男不可无女，女不可无男。无女则意动，意动⁷¹则神劳，神劳则损寿。若念真正无可思者，则大佳长生也，然而万无一有。强抑郁闭之，难持易失，使人漏精尿浊以致鬼交之病，损一而当百也。【其服食药物见别卷中。】

[十五] 御女之法，交会者当避丙丁日及弦望、晦朔、大风、大雨、大雾、大寒、大暑、雷电霹雳、天地晦冥、日月薄蚀、虹蜺、地动，若御女【者】则损人神，不吉。损男百倍，令女得病，有子必颠痴顽愚、暗哑聋聩、挛跛、盲眇、多病短寿、不孝不仁。又避日月星辰火光之下、神庙佛寺之中、井灶圉厕之侧、冢墓尸柩之傍，

* 四库全书本无“思与家姬昼寝，春事皆成”句，而作：“自思气血已衰，何有此盛？”——校点者

皆所不可。

[十六] 夫交合如法，则有福德大智善人降托胎中，仍令[父母]性行调顺、所作和合、家道日隆、祥瑞竟集；若不如法，则有薄福愚痴恶人来托胎中，仍令父母性行凶险、所作不成、家道日否、殃咎屡至，虽生成长，家国灭亡。夫祸福之应，有如影响，此乃必然之理，可不再思之！

[十七] 若欲求子者，但待妇人月经绝后一日三日五⁷²日，择其王相日及月宿在贵宿日，以生气时夜半后，乃施泻。有子皆男，必寿而贤明高爵也。以月经绝后二日四日六日施泻，有子必女。过六日后，勿得施泻，既不得子，亦不成人。

王相日

春甲乙 夏丙丁 秋庚辛 冬壬癸

月宿日

正月 一日 六日 九日 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十四日
二十一日 二十四日 二十九日

二月 四日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十二日 十四日
十九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七日

三月 一日 二日 五日 六日 七日 八日 十日 十七日
二十日 二十五日

四月 三日 五日 八日 十日 十二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八日 二十二日 二十八日

五月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十二日 73
十五日 二十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 三十日

六月 一日 三日 十日 十三日 十八日 二十三日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

七月 一日 八日 十一日 十六日 二十一日 二十四

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二十九日

八月 五日 八日 十日 十三日 十八日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九月 二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六日 十九日 二十日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四日

十月 一日 四日 九日 十日 十四日 十七日 十八
日 十九日 二十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九日

十一月 一日 六日 十一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九日 二十六日 二十九日

十二月 四日 九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七日 二十四日

74 若合春甲寅乙卯、夏丙午丁巳、秋庚申辛酉、冬壬子癸亥，与此上件月宿日合者，尤益。*

[十八] 黄帝杂禁忌法曰：“人有所怒，血气未定，因以交合，令人发痈疽。又不可忍小便交合，使人淋茎中痛，面失血色。及远行疲乏来入房，五劳虚损，少子。且妇人月事未绝而与交合，令人成病，得白驳也。水银不可近阴，令人消缩。鹿、猪二脂不可近阴，令阴痿也。”

* 四库全书本无本处第十七段的全部文字。——校点者

唐·白行简 撰

[一] 夫性命者，人之本；嗜欲者，人之利。本存利资，莫甚乎衣食既足，莫远乎欢娱至精，极乎夫妇之道，合[乎]【叶注：此下亦当有“乎”字。】男女之情。情所知，莫甚交接。原注：交接者，夫妇行阴阳之道。其余官爵功名，实人情之衰也。夫造构已为群伦之肇、造化之端，天地交接而覆载均，男女交接而阴阳顺。故仲尼称婚姻之大，诗人箸螽斯之篇，考本寻根，不离[此]【叶注：下当有“此”字】也。

[二] 遂想男女之志，形貌妍媸之类，缘情立仪，因象取意，隐伪变机，无不尽有。难字异名，并随音注。始自童稚之岁，卒乎人事之终。虽则猥谈，理标佳境，具人之所乐，莫乐于此。所以名《大乐赋》。至于俚俗音号，辄无隐讳焉，唯迎笑于一时。叶注：此下有脱文。惟雅素叶注：此下有脱文。赋曰：

[三] 玄化初开，洪炉耀奇，铄劲成健，熔柔制雌，铸男女之两体，范阴阳之二仪。观其男□□，既稟刚而⁷⁶立矩；女之质，亦叶顺而成规。夫怀抱之时，总角之始，蛹带米囊，花含玉蕊。忽皮开而头露，原注：男也。俄肉亘而突起。原注：女也。时迁岁改，生戢戢之乌毛；原注：男也。日往月来，流涓涓之红水。原注：女也。既而男已羈冠，女当笄年，温润之容似玉，娇羞之貌如仙。英威灿烂，绮态婵娟。素手雪净，粉颈花团。睹昂藏之材，已知

挺秀；见窈窕之质，渐觉呈妍。草木芳丽，云水容裔，嫩叶絮花，香风逸砌。燕接翼想于男，叶注：此句有误。下若乃夫少妻嫔（懒）一段，有燕接翼于相兼句，即重窜入此，而此句原文不知何字。分寸心为万计。然乃求吉士，问良媒，初六礼以盈止，复百两而爰来。既纳征于两姓，聘交礼于同杯。

[四] 于是青春之夜，红炜之下，冠纓之际，花须将卸。思心净默，有殊鸚鵡之言；柔情暗通，是念凤凰之卦。乃出朱雀，揽红裤（裪），抬素足，抚玉臀。女握男77 茎，而女心忒忒；男含女舌，而男意昏昏。方以津（精）液涂抹，上下揩擦。含情仰受，缝微绽而不知；用力前冲，茎突入而如割。观其童开点点，精漏汪汪，六带用拭，承筐是将。然乃成于夫妇，所谓合乎阴阳，从兹一度，永无闭固。

[五] 或高楼月夜，或闲窗早暮（春），读素女之经，看隐侧之铺。立鄣圆施，倚枕横布。美人乃脱罗裙，解绣袴，疑似花团，腰如束素。情宛转以潜舒，眼低（恒）迷而下顾，初变体而拍搦，后从头而拗揉。或掀【原注：托也。】脚而过肩，或宣裙而至肚。然更噉口嘲舌，磳勒高抬，玉茎振怒而头举，原注：男阴也。金沟颤慑而唇开。原注：女阴也。屹若孤峰，似嵯峨之挾坎；湛如幽谷，动赳赳之鸡台。于是精液流澌，淫水洋溢，女伏枕而支腰，男据床而峻膝。玉茎乃上下来去，左右揩搯。阳峰直入，邂逅过于琴弦；阴干斜冲，参差磨于谷实。原注：《交接经》云：“男阴头峰，亦曰‘阴干’。”又素女曰：“女人阴深一寸曰‘琴弦’，五寸曰‘谷实’，过实则死也。”莫不上挑下刺，78 侧拗傍揩，臀摇似振，廛入如埋，暖滑焯焯，□□深深。

或急抽，或慢肆。浅插如婴儿含乳，深刺似冻蛇入窟。扇簸而和核欲吞，冲击而连根尽没。乍浅乍深，再浮再沉。舌入其口，屙刺其心。湿滋滋，鸣拶拶。或即据，或其捺，或久浸而淹留，或急抽而滑脱。方以帛子干拭，再内其中。袋阑单而乱摆，茎逼塞而深攻。纵婴婴之声，每闻气促；举摇摇之足，时觉香风。然更纵 [枕] 【湛叶注：此当作“榘”，即“枕”字也。】上之淫，用房中之术，行九浅而一深，待十候而方毕。既恣情而乍疾乍徐，亦下顾而看出看入。女乃色变声颤，钗垂髻乱，慢眼而横波入鬓，梳低而半月临肩。男亦弥茫两目，摊垂四肢，精透子宫之内，津流丹穴之池。原注：《洞玄子》曰：女人阴孔，为丹穴池也。于是玉茎以退，金沟未盖，气力分张，形神散溃。髓精尚湿，傍粘屙袋之间；漏汁犹多，流下尻门之外。侍女乃进罗帛，具香汤，洗拭阴畔，整顿褙裆，开花箱而换服，揽宝镜而重妆。方乃正朱履，下银床，含娇调笑，接抚徜徉。当此时之可戏，实同穴之难忘。

[六] 更有婉婉姝姬，轻盈爱妾，细眼长眉，啼妆笑脸。皓齿皦牡丹之唇，珠耳暎芙蓉之颊。行步盘跚，言词宛惬。梳高髻之危峨，曳长裙之辉烨。身轻若舞，向月里之琼枝；声妙能歌，碎云间之玉叶。迴眸转黑，发凤藻之夸花；含喜舌衔，驻龙媒之蹀躞。乃于明窗之下，白昼迁延，裙褙尽脱，花钿皆弃（弃）。且抚拍以抱坐，渐曹顿而放眠。含姝嘲舌，抬腰束膝。龙宛转，蚕缠绵，眼瞢瞪，足蹁跹。鹰视须深，乃掀脚而细观；鹑床徒窄，方侧卧而斜穿。上下扞摸，纵横把握。姐姐哥哥，交相惹诺。或向尻逼（逼向尻），或令口嘲。既临床而伏挥，

又骑肚而倒蹕。是时也，屣截（荅）【叶注：此二字不知何字之误。以下句“夏姬”作对，当是人名。】核袋而羞为，夏姬掩屎而耻作。则有暎暎素体，回转轻身，回精禁液，吸气咽津。是学道之全性，图保寿以延神。

[七] 若乃夫少妻嫩，夫顺妻谦，节侯则天和日暖，
80 原注：春也。闺阁□□，绣户朱帘。莺啭林而相对，燕接翼于相兼。罗幌朝卷，炉香暮添，佯羞偃僂，忍思醺醺。枕上交头，含朱唇之诨诨；花间接步，握素手之纤纤。其夏也，广院深房，红帟翠帐。笼日影于窗前，透花光于簾上。茗茗水柳，摇翠影于莲池；嫩嫩亭葵，散花光于画幃。莫不适意过多，窈窕娑娑，含情体动，逍遥姿纵，妆薄衣轻，笑迎欢送。执纨扇而共摇，折花枝而相对弄。步砌香偕，登筵乐动。俱□泔浴，似池沼之鸳鸯；共寝匡床，如绣阁之鸾凤。其秋也，玉簟犹展，朱衾半薰，□□□□□□□，庭池荷茂而花芬。收团扇而闭日，掩芳帐而垂云。弦调凤曲，锦织鸳纹，透帘光而皎晶，散香气之氤氲。此时也，夫怜妇爱，不若奉倩于文君。其冬也，则暖室香闺，共会共携。被鸳鸯兮帟张翡翠，枕珊瑚兮镜似颇梨。铺旃毡而雪敛，展绣被而花低。薰香
81 则雕檀素象，插梳则镂掌红犀。紫凤带之花裙，点翠色之雪篔。绿酒同倾，有春光之灼灼；红炉压膝，无寒色之凄凄。颜如半笑，眉似含啼。娇柔□之婉婉，翠娇眼之迷低。在一坐之徘徊，何惭往燕？当重衾之缱绻，惟恨鸣鸡。此夫妇四时之乐也，似桃李之成蹊。至若夫妇俱老，阴阳枯朽，隔空皮而敲鞞。履无力而蹒跚。尚犹纵快于心，不虑泄精于脑。信房中之至精，实人间之好妙。

〔八〕若乃皇帝下南面，归西殿，绿服引前，香风后扇，妓女娇迎，官官拜见。新声欲奏，梨园之乐来庭；菱果初尝，上林之珍入贡。于是阍童严卫，女奴进膳，昭仪起歌，婕妤侍宴。成贵妃于梦龙，幸皇后于飞燕。然乃启鸾帐而选银环，登龙媒而御花颜。慢眼星转，羞眉月弯。侍女前扶后助，娇容左倚右攀。献素〔臀〕【叶注：此下当脱“臀”字。】之宛宛，内玉茎而闲闲。三刺两抽，纵武皇之情欲；上迎下接，散天子之髻鬟。乘羊车于宫里，插竹枝于户前。然乃夜御之时，则九女一朝；月满⁸²之数，则正后两宵。此乃典修之法，在女史彤管所标。今则南内西宫，三千其数，逞容者俱来，争宠者相妒。矧夫万人之躯，奉此一人之故。

〔九〕嗟呼，在室未婚，殊乡异客，是事乖违，时多屈厄！宿旅馆而鰥情不寐，处闺房而同心有隔。有素花貌□□，每思交欢；睹马上之玉颜，常思匹耦。羨委禽于庭□，愿掷果于春陌。念刚肠之欲断，往往颠狂；觉精神之散飞，看看瘦瘠。是即寝食俱废、行止无操，梦中独见，暗处相招。信息稠于百度，顾眄希于一朝。想美质，念纤腰，有时暗合，魄散魂销。

〔十〕如女捉色乾贞，叶注：此句有误。恼人肠断。虽同居而会面，且殊门而异馆。候其深夜天长，闲庭月满，潜来偷窃，焉知畏惮？实此夜之危危，重当时之怛怛。厖也不吠，原注：男淫急偷女。厖，狗也。乃深隐而无声；⁸³女也不惊，或仰眠，或（而）露隔。于时入户兢兢，临床款款。精在阳峰之上，滴滴如流；指刺阴缝之间，嗷嗷似暖。莫不心忒忒，意惶惶，轻抬素足，纵揭（裨）裆。抚拍胸前，虑转身如睡觉；摩挲腿上，恐神骇而惊忙。

定知处所，安盖相当？叶注：此句有誤字。未嫁者失声如惊起，已嫁者佯睡而不妨；有婿者诈嗔而受敌，不同者违拒而改常。或有得便而不絶，或有因此而受殃。斯皆花色之问难，岂人事之可量！或有因事而遇，不施床铺，或墙畔草边，乱花深处，只恐人知，乌论礼度！或铺裙而藉草，或伏地而倚柱，心胆惊飞，精神恐惧。当忽遽之一回，胜安床之百度。

[十一]更有欠阙房事，常嗟独自，不逢花艳之娘，乃遇人家之婢。一言一笑，因兹而有意好意。叶注：此二句有脱误。身衣绮罗，头簪翡翠，或鸦角青衫，或云鬟绣被。或十六、十七，或十三、十四。笑足娇姿，言多巧智，⁸⁴貌若青衣之侍，艺比绿珠之类。摩挲乳肚，□滑膩之肥浓；掀起衣裳，散氛氲之香气。共此婢之交欢，实娘子之无异。故郭璞设计而苦求，阮咸走趁而无愧。

[十二]更有恶者，丑黑短肥，臀高面欹。或口大而颧□，或鼻曲而累垂。髻不梳而散乱，衣不敛而离披。或即惊天之笑，吐棒地之词。唤嫖母为美姬，呼敦洽为妖姬。遭宿瘤骂，被无盐欺。梁鸿妻见之极哂，许允妇遇之而嗤。效颦则人言精魅，倚门则鬼号钟馗。艰难相遇，勉强为之。醋气时闻，每念糟糠之妇；荒淫不择，岂思枕席之姬！此乃是旷绝之大急也，非厌饫之所宜。

[十三]更有金地名贤，祇园幼女，原注：即师姑是也。各恨孤居，常思同处，口虽不言，心常暗许。或是桑间大夫，鼎族名儒，求净舍俗，原注：大僧也。髻发剃须，汉语胡貌，身长廋粗。思心不触于佛法，手持岂忘乎念珠？原注：女也。或年光盛小，闲情窈窕，不短不长，唯⁸⁵端唯妙。慢眼以菩萨争妍，嫩脸共桃花共笑。

[十四] 圆圆翠顶，妾臣断袖于帝室，叶注：此二句当有脱误。妾臣句当属下男色一段。然有连璧之貌，暎珠之年，爱其娇小。或异堪怜，三交六入之时；或搜获叶注：此句有脱误。百脉四枝之内。汝实通室，叶注：此句有脱字。不然则何似于陵阳君指花于则，叶注：此上不成句，当有脱误。弥子瑕分桃于主前，汉高祖幸于藉孺，孝武帝宠于韩嫣，故惠帝侍臣冠鞞馭载貂蝉。傅脂粉于灵幄，曳罗带于花筵。岂女体之呈厌？是人□之相沿。

[十五] 更有山村之人，形貌丑恶，男则峻屹凌兢，女则兜毳醜削。面屈如匙，头（颈）长似杓。眉毛乃逼侧如阴森，精神则瞢瞪而鸢隼。日日系腰，年年赤脚。缙□□以为□，倡□歌以为乐，攀花摘叶，比翟□以开怀。（以下缺）

右赋出自敦煌县鸣沙山石室，确是唐人文字。而原抄讹脱甚多，无别本可据以校改。又末一段文亦未完，读之令人怏怏不乐也。作者白行简，为白居易兄弟。事载《唐书·居易传》。赋中采用当时俗语，如“舍姝”、“醋气”、“姐姐”、“哥哥”等字，至今尚有流传，亦足见千余年来，风俗语言之大同，固未有所改变也。至注引《洞玄子》、《素女经》，皆唐以前古书，余已于《医心方》中辑出校刻行世。于此益证两书之异出同原，信非后人所能伪造。而在唐宋时，此等房中书流传士大夫之口之文，殊不足怪。使道学家见之，必以为诲淫之书，将拉杂烧之，惟恐其不绝于世矣。此类书终以古籍之故，吾辈见之，即当为之刊传，以视杨升庵伪造之《杂事秘辛》、袁随园假托之《控鹤监记》，不诚有猪龙之别耶？

甲寅秋八月上弦双梅景暗主人识

自敦煌发见石窟，奇书秘笈纷出人间。强半为佛兰西汉学家 87

伯里和君捆载而去。事为长白端忠愍公所悉，出巨费从巴里影写数十种以归，此赋即在其内。余客游宣南，曾于友人斋中见之，诧为绝作。岁辛亥，公殉蜀难，展转流出，玻璃影片，复经损裂。前后并序凡一百四十六行，题白行简撰。按：行简，字知退。乐天之季弟。旧书称其文笔有兄风，辞赋尤称精密，是否所制，固未可辨。弟谋篇锻句，洵一作手，绘摩儿女，词旨艳冶，盖《杂事秘辛》、《飞燕外传》、《会真记》、《游仙窟》之流也。夫梦忆高唐，昭明以之入选；术修素女，经方尚有遗文。（见《医心方》第廿八册）闺房静好，诚过画眉，风月间情，亦资谭麈。况理俗音号，多为《玉篇》、《广韵》所不载，尤足为研究唐代方言之一助，未可以淫媒斥之也。

岁在癸丑七月既望骑鹤散人漫识

卷 中 (明代)

《某氏家训》(残叶)

89

□□□□督米监细务，首饰粉妆，弦素牙牌，以外所乐，止有房事欢心。是以世有贤主，务达其理，每御妻妾，必候彼快□□□□□□□□也。

街东有人，少壮魁岸，而妻妾晨夕横争不顺也；街西黄发伛偻一叟，妻妾自竭以奉之，何也？谓此谗房中微旨，而彼不知也。

近闻某官内妾，坚扃重门，三日不出，妻妾反目，非也。不如节欲，姑离新近旧，每御妻妾，令新人侍立象床，五六日如此，始御新人，令婢妾侍侧。此乃闺阁和乐之大端也。

人不能无过，况婢妾乎？有过必教，不改必策，而⁹⁰策有度有数也。俯榻解裤，笞尻五下六下，下不过胯后，上不过尾间是也。间有责妾，每必褪裸束缚挂柱，上鞭下捶，甚至肉烂血流，是乃害彼害我，以闺门为刑房，不可不慎也！（下阙）

《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

门人紫金光耀大仙邓希贤笺注

秘
戏
图
考

“既济”者，易卦名，为上坎下离。“离”，男也，卦中虚为真阴三，故男外阳而内阴；“坎”，女卦，中满为真阳三，故女外阴而内阳。坎离交媾，采真阴以补真阳，则纯阳矣，故以“既济”名篇。希贤慕道既久，茫然无得。偶遇仙师吕纯阳翁，矢志信从，盘桓数载，见其女色日亲，神气日旺，窃骇骇焉，谓：“修真者，精养炼气，归根不谓有此也。”吕师笑曰：“以人补人，谓之真人。于此未谙道乎！”闻因出肘后《既济经》，密示口诀，余方豁然知道在迩也。经百句，援东说西。因妄笺阐其渊邃，俟修真者实之。

上将御敌，工挹吮吸。游心委形，瞑目丧失。

上将，喻修真人也。御，行事也。敌者，女人也。初入房时，男以手挹女阴户，舌吮女舌，手挹女乳，鼻吸女鼻中清气，以动彼心。我宜强制而游心太清之上，委形无有之乡，瞑目勿视，自丧自失，不动其心。

欲击不击，退兵避敌。修我戈矛，似战复畏。待彼之劳，养我之逸。

欲击，彼欲动也。修彼，手来摩弄也。似战，我也。彼欲我动矣，我反不动，而退身以避之。彼不来摩弄我阳物，我即示以似战之状，而复诈为畏怯之形，待彼之劳，以养我之逸也。

盗兴凭陵，魔兵猖獗。吾方徐起，旗钲出营。交戈

不斗，思入冥冥。彼欲操兵，破我坚城。深沟高垒，闭固不惊。时复挑战，敌兵来迎。如不应者，退兵缓行。

盗者，彼也。彼之情兴已浓，其势似魔兵之猖起，我当徐徐应之，但交而不斗。斗，谓动也。思入冥冥者，静以待之，心不为之动也。致彼欲斗而不得，必自下动以撼吾上。吾当瞑目闭气，如忍大小便，吸缩不为惊动。⁹³良久复一挑之。挑，亦动也。彼必大发兴而应，即当退却，止留寸许于内也。

敌势纵横，逼吾进兵。吾入遂走仆，敌必来凌。吾谓敌人：我今居下，汝处居上，上亦了了。彼扰我专，无不胜者。

胜者，我胜彼也。敌兴已发，必逼我进兵，不可不答，遂入坤户，即复退于外，翻走仰卧如僵仆之形。彼之欲心张往，复来攻我，我遂居下，令彼在上而诱之自动，则我专而必胜也。

敌既居高，以高临下，我兵戒严，遂控我马。龟蟠龙翕，蛇吞虎怕，撼彼两军，令彼勿罢。觉我兵惊，使之高住。勿下勿斗，候其风雨。须臾间，兵化为水，敌方来降。我善为理，俾其心服。翻为予美，亦战兵藏高垒。

此至要心诀。重在“龟蟠龙翕、蛇吞虎怕”八字。瞑日闭口，缩手蜷足，撮住谷道，凝定心志，龟之蟠也；逆⁹⁴吸真水，自尾间上流，连络不已，直入泥丸，龙之翕也。蛇之吞物，微微衔噬，候物之困，复吞而入，必不肯放。虎之捕兽，怕先知觉，潜身默视，必持必得。用此四法，则彼必疲。乃以手撼彼两军。撼，捻也。两军，乳也。使之兴浓，不杀又戒之。腾身高起，勿动勿下，候彼真精降下，则彼心息，我反善言挑战。彼既心服，而我得其

美，则收敛而退藏于密矣。

再吮其食，再挹其粒，吮粒挹密，短兵复入。

第二次行事也。食者，舌也。粒者，乳也。密者，阴户也。短兵，缩则短也。复入，复入阴户以动之也。

敌兵再战，其气必炽。吾又僵仰，候兵之至，以挺
闾彼。风雨愈下，如无能者，敌人愈奋，予戒之止。两军
相对，不离咫尺，与敌通言，勿战勿弃，坐延岁月，待其
气止。心愈如灰，言温如醴，以缓自处，缓以视彼。

愈奋者，彼动不止也。予乃戒之，止而勿动。彼上
我下，两军也。不离咫尺者，留一寸在内余在外也。又
与之言，勿动亦勿弃。坐延者，令女复以手足支起，待
其气精未降，又必我心愈如死灰，而言语须甜温，使彼
兴浓，而我缓以待之也。

我缓彼急，势复大起。兵亦既接，入而复退。又吮
其食，挹其粒，龟虎蛇龙，蟠怕吞翕。彼必弃兵，我收风
雨。是曰既济，延安一纪。收战罢兵，空悬仰息，还之武
库，升上极。

大起，兴浓也。彼兴既济，我当复入。深浅如法，间
复少退。又必吮其舌，挹其乳，依行前番工夫，则彼真
精尽泄，而我收翕之矣。既济者，既得真阳也。一纪，十
二年也。一御既得真阳，则可延寿一纪。武库，髓海也。
上极，泥丸也。战罢下马，当仰身平息，悬腰动摇，上升
泥丸，以还本元，则不生疾病，可得长生。

为山九仞，功始一篲。匪德不传，全神悟入。

为山九仞，为九天仙也。一篲，一采真阳也。一采
延寿一纪，是长生始于一采也。然此道非有德不传，盖
有德则神全，神全则心静，故能悟入而行之也。

序

汉元封三年，巫咸进《修真语录》于武帝。帝不能用，惜哉！书传后世，微谕其术者，亦得支体强健，益寿延年。施之种子，聪明易养。然有当弃，有当忌。先知弃忌，方可次第行动。余演其义为二十章，分功定序，因序定功。序固不可紊，功亦不可缺也。修真之士，当自得之。

邓希贤识

（一）弃忌当知

凡御女人，先明五弃：声雄皮粗，发黄性悍，阴毒妒忌，此一弃也；貌恶面青，头秃腋气，背陀胸凸，雀跃蛇行，二弃也；黄瘦羸弱，体寒气虚，经脉不调，三弃也；癩聋喑哑，跛足眇目，癍疥癩疯，大肥大瘦，阴毛粗密，四弃也；年四十以上，产多阴衰，皮宽乳慢，有损无益，五弃也。

交合有期，五忌须知：三元甲子，本命庚申，天地交合，日月薄蚀，晦朔弦望，大风大雨，雷鸣电掣，三光⁹⁸之下，此一忌也；山村园沼，道堂佛殿，宝塔神祠，江淮河济，二忌也；大寒大热，大饥大饱，大喜大醉，大小便急，鼎气无情，三忌也；连日醉酒，久病方痊，远归疲倦，四忌也；妇人产后，未滿七七，秽污尚存，五忌也。惟此五弃、五忌，当知避之。犯者不惟自损，即种子亦多残疾不良，盖由稟赋之不正也。

(二) 神气宜养

摄生之道，贵审其方。夫寡色欲，所以养精气也；薄滋味，所以养血气也；咽津液，所以养肺气也；慎嗔怒，所以养肝气也；节饮食，所以养胃气也；少思虑，所以养心气也；自省悟，所以养肉气也。遵之而行，则气壮神余矣。人于戌亥阴消阳散之时，不宜醉饱酣寐，以致百脉塞滞、关节停毒。此际当先导四脉，次展手足，⁹⁹干运气机，动摇百体。俾关节开通，荣卫流畅，阴阳和合，精固神全，邪气不入，寒暑不侵，斯为摄养之道也。

(三) 房内灵丹

诀曰：以人补人，自得其真。阴阳之道，精髓为宝。搬而运之，后天而老。房中之事，多能杀人，亦能养人。能用之者，可以养生；不能用者，则以殒命。人能善悟房中之术，通关引气，运精补髓，故能长生也。

(四) 炉中宝鼎

鼎者，锻炼神丹之具，温真养气之炉也。须未生产美妇清俊洁白、无口体之气者为真鼎，用之大能补益。此外，如前五弃者，不可用也。

(五) 男察四至

男子玉茎不振，阳气未至也；振而不展，肌气未至也；展而不硬，骨气未至也；硬而不热，神气未至也。凡¹⁰⁰交合先察四至而后行之。

(六) 女审八到

女人默咽津液，脉气到也；将身附人，胃气到也；以力动人，筋气到也；弄人双乳，肉气到也；眉尖颊蹙，肝气到也；握弄玉茎，血气到也；啞人舌津，肺气到也；滑津流出，脾气到也。俱到则可交合矣。

(七) 玩弄消息

凡欲交合，先自凝神定性，抱定女人，温存玩戏。啞彼唇舌，捻彼双乳，令女握弄玉茎，使他心动，后以手探阴户，若微有滑津，方可入炉。依法缓缓施功，女必畅快而先败矣。

(八) 鼓舞心情

妇入之情，沉潜隐伏。何以使之动？何以知其动？欲使之动者，如嗜酒则饮以香醪，多情则饴以甜语，贪财则赠以钱帛，好淫则欢以伟物。妇入之心，终无所主，¹⁰¹能见景生情，无不动也。欲知其动，或有气喘而声颤不止者，或有目瞑鼻开而不能言者，或有目涩而定眸者，或有耳红面赤而舌尖微冷者，或有手热腹暖而语言嘈杂者，或有神思恍惚而体软、四肢不收者，或有舌下津干、将身迫近男子，或阴穴脉动滑津盈溢等状，皆情动之验也。当此之时，男子不宜急躁，缓缓采取，则得真阳矣。

(九) 淬锋养锐

交合之时，男若玉茎长大、填满阴户者，女情必易畅美，展茎盖有法焉。语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不可不知也。当于每日子后午前阴消阳长之时，静室中披衣，向东端坐，凝神屏虑。腹不宜饱，饱则气漱血窒；惟俾无饥，饥则血气流行。口嘘浊气，随以鼻吸清气，漱津液，闭咽送下丹田，运入玉茎，以七数为度，¹⁰²或二七三七至七止。将两手搓热如火，右手托肾囊并搥玉茎，左手于脐下左转摩八十一次。次换右手，脐下右转摩八十一次，再申右手于尾间，玉茎根提起向上，就根捏住，以茎于左右腿上摆击，不计其数。后乃抱女，缓缓纳玉茎于阴户，采女津液，吸女鼻气，闭咽存送玉茎以养之。后复以两手如搓索状，搓之不计数，久久自觉长大矣。若行采战，先用绢带束固茎根，次以两手上下同肾囊捧起，漱津吸气，咽送丹田，随提尾间起接，使上下相思，助壮阳势，然后行事。

(十) 演战练兵

初下手时，务遏除欲念，先用宽丑之炉演习，庶兴不甚感，亦不至于欢浓，尤易制御也。须缓缓用功，柔入刚出，三浅一深，行九九之数为一局。倘精少动，即当停住制退，止留寸许。俟心火定息，复仍用前法，¹⁰³行五浅一深，后九浅一深。切忌心急性躁，按行半月则纯熟矣。

(十一) 制胜妙术

凡得真美之鼎，心必爱恋。然交合时，须强为憎恶，按定心神。以玉茎于炉中缓缓往来，或一局，或二三局，歇气定心，少顷，依法再行。俟彼欢浓，依觉难禁，更加温存，女必先泄也，其时可如法攻取。若自觉欲泄，速

将玉茎制退，行后锁闭之法，其势自息。气定调匀，依法再攻，战不厌缓，采不厌迟，谨而行之可也。

(十二) 锁闭玄机

锁闭者，撒手遏黄河之法也。急躁之人，须下二十余日工夫方能得闭；性柔静者，十数日可闭也。用工一月，金关永固，玉户常扃，自在施为，无漏泄者，此法中妙用也。且如交合时，玉茎缓缓进退，三浅一深，瞑目缄口，但鼻中微引气，则不喘急。稍觉欲泄，速将腰身一提，制退玉茎寸许不动，吸气一口，提上丹田，上向脊肋，起尾闾，夹缩下部，如忍大小便急甚之状。按定心神，存想夹脊之下、尾闾之穴，有我精气为至宝，不可走失，随吸清气，一口咽之。少顷势定，仍前缓缓用功。稍觉情美，又复制退，吸气定神，夹缩存想，方得不泄也。且人身气脉，上下周流，先不豫制，直至快乐时，欲炽难遏，致使气导精出，以取自损，欲强闭之，则败精必泥入膀胱肾囊，致生小肠膀胱气及肾冷肿痛之疾。大概欲未萌时，豫为提制，频频定性，庶玉茎不倒，筋力有余，肩鼓五千之数，方许一泄败精。而元阳真气，常住丹田以养精神。果能久行，一宵可敌十女，故曰“锁闭玄机”。

(十三) 三峰大药

上曰“红莲峰”。药名“玉泉”，又曰“玉液”，曰“醴泉”，在女人舌下两窍中出。其色碧，为唾精。男子以舌舐之，其泉涌出华池，啞之咽下重楼，纳于丹田，能灌溉五藏，左填玄关，右补丹田，生气生血也。中曰“双

荠峰”。药名“蟠桃”，又曰“白雪”，曰“琼浆”，在女人两乳中出。其色白，其味甘美。男子啞而饮之，纳于丹田，能养脾胃，益精神，吸之能令女经脉相通，身心舒畅，上透华池，下应玄关，使津气盈溢。三采之中，此为先务。若未生产女人，无乳汁者，采之更有补益。下曰“紫芝峰”。号“白虎洞”，又曰“玄关”，药名“黑铅”，又名“月华”，在女人阴宫。其津滑，其关常闭而不开。凡媾合会，女情姘媚，面赤声颤，其关始开，气乃泄，津乃溢。男子以玉茎掣退寸许，作交接之势，受气吸津，以益元阳、养精神。此三峰大药也。惟知道者，对景忘情，在欲无欲，必能得之。所以发白再黑，返老还童，长生不老也。

(十四) 五字真言

曰存，曰缩，曰抽，曰吸，曰闭。存者，想也。交媾¹⁰⁶之时，觉精欲泄，速将玉茎制退，缄口瞑目，存想我夹背之下尾间穴，有我命门精气所在，为我至宝，不可走失。但体交而神不交，不可着意也。依法存想，纵泄亦不多，力亦不倦。久能行之，则无泄漏矣。此存字之义也。缩者，畏缩不敢进也。精气欲泄，速缩胁制退玉茎，提吸气一口，直上丹田，胁起尾间，夹缩下部。不令气下，如忍大小便之状，定息存想，不得动作。少顷势歇，口吁出气，两手抱女，啞女舌，取津咽五六次，送下丹田，可以再御不倦。盖初下手时，切忌骤入径进，大势一发，难于制御。设或强闭，恐败精不散，反生他疾。大概频提频制，不至纵欲，则易制御。此缩字之义也。存、缩二字，工夫并行，无先无后，乃男子闭精法也。抽者，

采取也。交媾之时，女若欢娱，必气喘声颤。男子当缄口，缓缓柔进刚退，不可躁急令深。止进半步，以鼻引女鼻气，吸之入腹，不可口吸，吸口则伤脑。一吸一抽，¹⁰⁷所谓“上吸其气、下吸其津”也。少顷，其气上下相应，阳物自然坚硬。稍觉难禁，宜速制退，依存想之法，庶无走泄。此抽字之义也。吸者，翕入也。女人既泄，男子当制退玉茎寸许，作半交接之势，上吸鼻气，下吸滑津。盖鼻为天门，下为命门，天门居上元，命门居下元，灵柯吸取一时，水火不能到，当以鼻同吸天门也。一抽一吸，上下相应，如竹管引水逆流而上。能依此术，大益精补阳，精神自固。然久行则损，女人待将息数时，方可再御。此吸字之义也。抽、吸出入，上下贯通，抽中有吸，二字并行，乃女人既泄，男采其津之法也。闭者，缄口也。交战之时，当瞑目缄口而不令出，但以鼻渐渐导引相应，自不致喘。若不缄闭，则人门通天门，天门通命门，肾府天门不固而上走，元阳精液必纵下而泄也。若人门固闭，脑气下降肾官，流入琼台，上下周流，精气化洽，永无泄矣。此闭字之义也。闭字制于四者中，初¹⁰⁸交便宜爱身缄气，至终不可放失，则闭之一字，久与四字工夫并行也。

(十五) 采炼有序

仙歌曰：“女子兴无穷，先令情意浓。徐徐方与战，上将必成功。”盖欲交合，先将鼎握抱，摩弄双乳，啞唇舌，使彼兴动后，方纳阳物于阴，缓缓交合，行九九之数，合目缄口，频频捉制，金枪不倒，此先采下峰也。下采既浓，女气发舒，而上应中峰也。吾款抱之，左右吸

啞其汁而咽之，其美既得乃止，此次采中峰也。中采既浓，女气又发扬，透于上峰。吾纵舌于彼舌下，搅其两窍，吸其津而咽者再三，此三采上峰也。上采既已，女必欢极，阴中真气方泄，乃以灵柯制退寸许，耸身如龟，提气一口直上丹田，容彼气而吸其津，搬运周流，然后三采全矣。而女人亦上下通快，气脉顺畅矣。后亦吁气一二口，令女吸而咽之，以安其神气。盖此术已通，取彼既泄之真，还我不泄之精，在彼不甚损，在我大有益。阴阳相得，水火既济，御女之妙用也。

(十六) 搬运有时

女人若泄，必有气喘声颤等状之验。比际当宁心息气，抱定女子，上采玉泉，中采蟠桃，下采月华，炼而得之，搬运从尾间逆上两道白脉，串夹脊，透昆仑，入泥丸，流注于口，化为琼浆，咽下重楼，直至丹田，名曰“黄河逆流”，能填精补髓，益寿延年。其诀在提气咽气、存想穴道。所谓“神到则气到，气到则精到”是也。

(十七) 全义尽伦

夫人之生，有男女而后有夫妇。夫妇为人伦之始，匪媾合则无以洽恩浹义，是乖伦也。然男属阳，阳易动而易静；女属阴，阴难动而难静。今人媾合，不知制御，恣意扇鼓，须臾即泄，往往不满女欲。若依采战之法，入炉时缓缓接纳，不可急躁，缓者易制，躁者难遏，且不可令女人拍动我腰眼，进退悠久，依法采战，不惟有补于身，且使女爱恋。男畅女美，彼此均益，乃夫妇全义之道、尽伦之事也。

(十八) 回荣接朽

人之修真养命，犹木之接朽回荣。以人补人，以枝接木，其理一也。仙歌曰：“世人不识长生理，但看桑间接树梨。”凡欲施工，须得十全宝鼎，数在十五之上、三十之下。女人二七为少阴，三七为盛阴，四七为壮阴。少阴养身，盛阴益寿，宜取而温养之。待赤潮辐凑，勿使大过，无不及，是吾利用。久久采炼，则留形住世。女至五七为衰阴，六七为太阴，七七为竭阴，当知远之。尤忌太肥者，脉难通；太瘦者，肌液少；劳者，神气不足；弱者，反伤阳神；惫者，阴寒；病者，阴毒。皆谓阴^{III}贼，皆在所避也。且采补在吾方寸，须心神虚寂，念虑安闲，识避忌，察证候，抽添缓缓，玩戏徐徐，弱入强出，审于欲泄未泄之先；制退存留，明于将动已动之际。运舟在尺木，发弩由寸机。明知之士，以意逆之可也。

(十九) 還元返本

還元者，挽回之法也。离中真阴，无体有信，其火好飞腾，顺用则孕体成人，逆用则结珠成宝。所谓“黄河翻浪，挽回依旧返天门”也。采炼时既用存缩以闲之矣，又用抽吸以取之矣。然下马无法，何以返还而散布哉？事毕，须平身仰卧，直手舒脚，头安枕上，脚跟着床，体皆悬空，极力闭气，动摇其身三五次，令鼻出气，均匀行之。若面觉热，乃是精气已升泥丸，即用两手搓擦面皮，使热以放过开。随又合唇止息，舌搅华池，神水咽下丹田，方得精气周流，为我有用之物。如此日就¹¹²月将，可以逍遥云汉，游宴黄庭矣。

(廿) 种子安胎

男女交媾，采取则益寿延年，施泄则安胎种子。传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则种子又人生之要务也。男子先须补精益肾，使阳气壮盛；女人亦宜调经养血，便子宫和暖。再候月事已过，红脉方尽，子宫正开，正宜交合。一日成男，二日成女，阳奇阴偶之义也，依法则生子禀原德明，无疾病而易养。越五日后，则阴户闭，为虚交矣。交合必两情俱感乃有应验。倘男情先动而精至，女尚未动，精虽至而不纳；或女情先动而兴过，男兴未已，精后至而亦不纳也。惟两情俱美，男深纳玉茎施泄，女耸腰收接入宫，合止片时然后退，令女正身仰卧，百试百效也。又子午为太阳时，交合则生男；卯酉¹¹³为太阴时，交合则生女。又阴血先至，阳精后冲，则血开闭精，精入为骨而成男；阳精先至，阴血后参，则精开裹血，血在内而成女。精血齐至为双胎，理或然也。因附录之。

跋

世宗朝，余受廩燕京。于时陶真人以术见幸。迹其所为，皆幻怪不经，独采补为有实际，故献庙之享有遐龄，皆由于此。余慕其术，赂近侍，购所藏秘诀，得纯阳子帅徒经义二书，遵而行之。初若难制，久出自然。六十年间，御女百余，育儿十七，身历五朝，眼见五代。今虽告老，房中不厌，间一媾合，必敌数人。虽天逸我以年，而采补之功亦不可掩。语云：擅巧者不祥。且人生不满百，倘一旦先朝露，不忍二书失传，爰付梓人，用

广大仙之德，愿与斯世同跻彭老之年也。如曰此荒唐无稽，是自弃其寿也。其于余也何尤？

万历甲午春壬正月

越人九十五岁翁书于天台之紫芝室

114

（别本万历以下作“庚戌孟夏月陵人百岁翁书于天香阁”，吟月庵主识。）

《素女妙论》

序

采补修炼之术，假之以素女。夫素者，不染之称也。以不染之质而说染污之言，夫诚其淫也。九转丹方，以龙虎配阴阳，以铅汞拟牝牡，其所指示，非男欢女悦之道也。人身中自有阴阳，有气血即有表里，若能静思默坐，而修炼己身之丹药，则牝牡和合，水火既济，心肾交感，此乃三清要旨，金匱秘蕴也。惟求之独悟自得，而审黄白之理，则必攀龙髯于鼎湖，听鸡犬于云中矣。只其素也，难写易污。故能谨其素，而不失朴，则志学而及邹鲁之门墙，修道则至神仙之净域矣。此书不知何人所著，或云传自茅山道士，其九势浅深二篇，悉说吐纳采补之状，不可以猥褻论焉，然非无虚惫劳之益者也。

116（吟月庵主注：此句有脱误。）若以之为红粉帐中颠鸾倒凤之秘要，则必有添薪减油之患矣。

丙寅仲冬 摘红楼主人

篇 目

- (一) 原始篇
- (二) 九势篇
- (三) 浅深篇
- (四) 五欲五伤篇
- (五) 大伦篇
- (六) 大小长短篇
- (七) 养生篇
- (八) 四至九到篇

《素女妙论》

洪都 全天真 校

(一) 原始篇

在昔，轩辕问素女曰：“朕闻上古圣人，寿有千岁，或八百岁，又有二百岁；中古圣人有百二十岁；今时人寿或三十或二十而亡，又五七岁而亡，又二三岁而亡，安逸者少，抱疾者多矣。其故何哉？幸谕开悟，愿勿吝其要。”

素女答曰：“凡人之生，感父精母血而受胎，合地水火风而成形。盖寿夭之际，其因不一。有二三岁、五七岁至十二三岁而亡者，皆由父母受胎而无禁忌，故生子不寿。或二三十岁而亡者，其人四大本虚，初无坚固之质，不能学养生之术；年及少壮，血气方刚，而迷恋欲情，使精气耗散，疾病多生，而不识治疗之方，是乃自丧其本源，岂得望延年益寿乎！”

118 帝问曰：“太极剖判，阴阳肇分，轻清为天，混浊为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惟人处乎其中，万物生焉，何者而无阴阳矣哉！天无阴阳则日月不明，地无阴阳则万物不生，人无阴阳则伦道绝矣。阴阳交感，不可一日而无焉也。卿之斯言，朕有未悟，男女交合之要、疾病治疗之方，幸望备道其详，以济人寿。”

素女答曰：“甚哉甚哉！凡男女交合，乃一阴一阳之道也。是以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男女，天地之道也。然失其要，则疾病起矣。”又曰：“抱阴而负阳，阳极

则阴生，阴极则阳萌矣。凡女子阴中自具阴阳，其间刚健柔顺，各有快美之趣。”

帝问曰：“夫妇交感之道，既已闻之，未达其旨。而夫妇交媾之时，亲之不得其美情，愿为是说。”

素女答曰：“凡男女交合之道及补精采气之法、按摩导引之义，返本還元，深根固蒂，得其长久之情。若非采阴之法，徒劳交合，不得其畅美，终为杳冥，而不能通美快之意，此因人不能慕其道也。若行此法，实为养生之秘要也。凡男女交合，其女人阴中自有美快之秘，而知其趣者少焉矣。故只多感其情，遂以致两情不乐，虚劳交合，而不美快。且夫女子精液未发，而阴中干澇，若男子勉强行之，玉茎钻刺空亏，只劳神思而无适用也。或女子欲火已动，男子玉茎不刚坚，精津离形，而意未舒畅，女子心中不快不满，终生憎恶之心。”

（二）九势篇

帝问曰：“男女者，人道大欲，而万物化生之源也。而今忽之者，未得其要之故也乎？”

素女答曰：“其言慎微，愚者以为褻，而非诲淫导欲之说，实乃养生之妙术。交媾之秘诀，其法有九，名具以提之：一曰龙飞势；二曰虎步势；三曰猿搏势；四曰蝉附势；五曰龟腾势；六曰凤翔势；七曰兔吮势；八曰鱼咬势；九曰鹤交势。”

帝问曰：“九势已闻其目，而行之有法哉？”

素女答曰：“每一势有一法，只拟其物状而为势，故目云曰‘九势’。”

“一、龙飞势。令女人仰卧其体，两足朝天。男子伏

其上，据其股，含其舌。女人自举起牝户，而受玉茎刺入玄牝之门，抽出扣其户，举身动摇，行八深六浅之法，则阴中壮热，阳物刚强，男欢女悦，两情娱快，百疾消除。其法如蛟龙发蛰攀云之状。

“二、虎步势。令女人胡跪低头。男子踞其后，抱其腰而插入玉茎于牝门，行五浅六深之法，抽出百回，玉¹²¹钳开张，精涎涌出，水火既济，尽丹鼎之妙。烦懣已除，血脉流通，补心益志。其法如虎豹出林啸风之状。

“三、猿搏势。令女人开起两股，坐在男子于两腿上，牝门开张滑滑。插玉槌，数扣阴户，次行九浅五深之法，女子啾啾不休，津液溢流，男子固济阳匿而不泄。百疴忽除，益气长生，不饥。其法如猿猱搏枝取果实之状，最以快捷为妙。

“四、蝉附势。令女人直舒左股而屈右股。男子踞其后，曳玉如意叩其赤珠，行七深八浅之法，红球大张，快活泼泼，极活动之妙。通利关脉，久久利人。其法如金蝉抱树吸露清吟之状，只含蓄不吐。

“五、龟腾势。令女人仰卧，澹然虚无，如忘其情。男子以两手指托两腿，抬起过乳房，伸出其头，忽入红门，深撞谷实。忽缩忽伸，如龟头伸缩。能除留热，遂五¹²²脏邪气。其法如玄龟游腾之状，坚甲自守，曳尾泥中，而全其真。

“六、凤翔势。令女人横身仰卧床上，手自举两股。男子以两手紧抱搂女腰，将金槌插玉门，左右奔突，至阴中壮热，女体软动，行九浅八深之法，则女悦微喘，滑液沸出。能补诸虚，填精髓，轻身，延年不老。其法如丹山瑞凤搏扶摇而翱翔寰中之状。

“七、兔吮势。先男子仰卧床上，直伸两股。令女人反骑跨男子股上，手握郎中探房门，直穿琴弦，觉玉条坚硬而后行浅深之法，则养血行气，除四股酸疼。其法如玉兔跳跃之快，忽蹲忽跳，出没不定，只不失其真，则能捉蟾魄于九霄。

“八、鱼咬势。令二女子一仰一俯，互搂抱以为交接之状。牝户相合，自摩擦则其鱼口自开，犹游鱼咬萍之形。男子箕坐其侧，俟红潮喘发，先以手探两口相合处，¹²³将茎安其中间，上下乘便，插入两方交欢。大坚筋骨，倍气力，温中补五劳七伤。其法如游鱼戏藻之状，只以咬清吐浊为要。

“九、鹤交势。令女人搂男子之颈，以右足负床上。男以右手提女之左股而担肩上，两体紧贴，微抽玉茎，窥其菱齿，徐徐撞谷实，摇摆轻漫，行九浅一深之法，花心忽开，芳液浸润。保中守神，消食开胃，疗百病，长生不饥。其法如丹鹤回旋之状，张翎不收，自至妙境。

(三) 浅深篇

帝问曰：“火候浅深，炼丹之要旨也。然调停不得法，各有所损哉？”

素女答曰：“浅而不足者戾意，深而大过者懊人。又有三十六种、七十二般之法，能合甜情、益快意，然其理深邃。”¹²⁴

帝问曰：“男女交媾之道，妄行浅深之法则多损伤，而补益者少焉矣。尝闻有采补秘奥以济人寿，愿示其详。”

素女答曰：“男子须察女人情态，亦要固守自身之宝

物，勿令轻漏泄。先将两手掌摩热，坚把握玉茎；次用浅抽深入之法，耐久战，益美快。不可太急，不可太慢，又勿尽意深入，深则有所损焉。刺之琴弦，攻其菱齿，若至其美快之极，女子不觉噤齿，香汗喘吁，目合面热，芳蕊大开，滑液溢流，此快活之极也。又女子阴中有八名，又名‘八谷’：一曰琴弦，其深一寸；二曰菱齿，其深二寸；三曰妥谿，其深三寸；四曰玄珠，其深四寸；五曰谷实，其深五寸；六曰愈阙，其深六寸；七曰昆户，其深七寸；八曰北极，其深八寸。”

帝问曰：“交合所伤，亦生何病？”

125 素女答曰：“交会之要，切忌太深，深则伤于五脏。若至谷实则伤肝，其病眼昏眵泪，四肢不遂；至愈阙则伤肺，其病恶心哕逆，痰喘昏晕；至昆户则伤脾，面黄腹胀，烦懣冷痢；至北极则伤肾，腰脚痿软，骨蒸潮热；忽浅忽深则伤心，其人面热虚嗽，梦魇遗精。所以交合不可太深。女子丹穴在脐下三寸，勿令伤之。又不可太速，不可太慢，太速则伤血，太慢则损气，并有损而无益焉矣。”

帝问曰：“火候调度浅深之要既审领之，损害之理亦不可忽之。尚有禁忌之功者，冀无吝之。”

素女答曰：“炼丹避忌，若误犯之，大者天地夺其寿算，鬼神殃其身，三彭窥其隙，抱疾罹厄；其生儿夭促，不慧不肖，或顽劣凶恶，遗害于父母。可不谨哉！夫天地晦冥震动之时，迅雷烈风暴雨之日，及晦朔弦望、大
126 寒酷暑、日月薄蚀、神圣诞辰、庚申甲子、自己本命之辰、三元八节、五月五日、月煞月被、披麻红杀，皆不可犯焉。又天地五岳川渎祠坛之近侧、神圣祠宇，及诸神

鬼像前、井灶溜厕之傍，各有害，多令人夭亡或生怪形奇状之子也，交媾之际，亦有避忌。大饥勿犯，大饱勿犯，大醉勿犯，神劳力倦勿犯，忧愁悲恐勿犯，病新瘥勿犯，丧服勿犯，女子经中勿犯。”

(四) 五欲五伤篇

帝问曰：“少壮努力，则有衰败之患。欢乐之极，必多哀伤。至人节之以道，故曰御百女寿比天地。而今人不至半百，筋痿肉脱，火盛水枯，终为败物者，何乎？”

素女答曰：“凡人，有五欲、五伤、十动之候，若得其宜，则意满欲足；不得其宜，则各有所伤。

“五欲之候：

“第一，面上潮红者，其意有所思欲，先刺入玉茎，¹²⁷徐徐摇动，慢慢抽出，多在户外，探其情；第二，鼻孔吐气者，欲火微动，先以玉茎穿阴户，刺其谷实，不可太深，宜俟火候之至；第三，咽喉干嘎者，情动火炽。抽玉茎，俟其眼闭舌吐、喘气为声，出入任意，渐至佳境。第四，红球浸润者，心火大盛，刺之则滑泽外溢，轻及菱齿，一左一右，一缓一急，随便如法；第五，金莲擎抱者，火候既足焉，必以足缠腰上，两手搂肩背，舌吐不缩，宜刺愈阙，其时四肢通快。

“五伤之候：

“第一，阴户尚闭未开者，不可刺之，刺之伤肺，肺伤则痰喘声喝；第二，情兴已至，金茎软痿，其兴过而后渐交者，伤心，心伤则经水不调；第三，以少阴合老阳，欲火空燃，而不得所欲者，伤肝，肝伤则心眩目昏；第四，欲足情满，阳兴未休者，伤肾，肾伤则带下崩漏；

128 第五，月厄未尽遇逼合者，伤脾，脾伤则颜色痿黄。

“十动之候：

“一、玉手抱男背，下体自动，援吐舌相偎者，令男子动情，兴之候也；二、芳体仰卧，直伸手足而不动，鼻中微发喘急者，欲刺抽之候也；三、伸腕开掌，握睡汉之玉槌而动转者，垂涎之候也；四、言语戏喋，眼来眉去，时发懊恼之声者，春情极到之候也；五、自以两手抱金莲，露张玄牝之门者，情熟意快之候也；六、口含玉如意，如醉如睡，阴中隐痒者，欲浅深奔突之候也；七、长伸金莲，勾挽玉槌，如进如退，低发呻吟者，阴潮涌来之候也；八、忽得所欲，而微微转腰，香汗未彻，时带笑容者，恐阳气发泄兴情已尽之候也；九、甜情已到，美快渐多，精液发泄，尚抱搂紧紧者，意未满足之候也；

129 十、身热汗洽，足缓手慢者，情极愿足之候也。”

(五) 大伦篇

帝问曰：“人之大伦，有夫妇而后有子孙。妇德妇貌，不可不撰乎？”

素女答曰：“妇德，内美也；妇貌，外美也。先相其皮，而后相内。若妇人发焦黑，骨大肉粗，肥瘦失度，长短非常，年岁不合者，子孙不育。言语雄壮，举动暴忽，阴内干涩，子宫不暖，及淋露赤白浊沥胡臭者，大损阳气。”

帝问曰：“损伤阳气之说已闻之。或以药饵为补导者，如何？”

素女答曰：“男女交合，非为淫乐也。今时之人，不晓修养，勉强临事，故多损精败气，疾病依生焉；或误

饮食服饵而损性丧命，良可哀哉！”

帝问曰：“夫妇之道，为子孙之计，而今无子者，何乎？”

素女答曰：“三妇无子，三男无子。男子精冷滑者、¹³⁰多淫虚惫者、临敌畏缩者，无子也；妇人性淫见物动情者、子藏虚寒藏门不开者、夫妇不和妒忌火壮者，无子也。”

帝问曰：“若人无子，取之以何术乎？”

素女答曰：“求子之法，按阴合阳合之数，用黄纱黄绫黄绢之属，造衣被帐褥之类，以黄道吉日，取桃枝书年庚，放之卧内。又九月三日，取东引桃枝书姓名，插之床上，须察妇人月经已止过三四日，各沐浴炷香，祈天地鬼神，入帐中而为交合。其时子宫未合闭，故有子也。御法：进退如法，洗心涤虑，勿戏调戏弄，勿借春药，勿见春官册。若犯之，损父母，不利生子。”

帝问曰：“阴阳之道，名之为交接者，何乎？”

素女答曰：“阴阳交合，男施女接，故名之为交接也。女人阴中自有明兆焉，先刺琴弦而及菱齿，美快之¹³¹极，放露真宝，阴血包阳精则生男，阳精包阴血，则生女。谓之阴阳交接之道矣。”

帝问曰：“交接，人伦之原也。而有不相和悦者，何故也乎？”

素女答曰：“盖因女子不能察丈夫之意，男子亦不晓妇人之性，此不达人伦之道、生育继嗣之理也。各顽劣多淫，各怀不足，互填愤怒；或弃自己妻妾而通外妇，又欺丈夫而野合奸淫；又男子痿软不满欲情，或强阳慄悍无休息，后终生厌恶。”

帝问曰：“夫妻亲睦相敬爱者，人伦之常也。而敬爱之情，因何乎生焉？”

素女答曰：“既济者，顺也；未济者，逆也。八庚相合，少壮应时者，顺也；八字不协，老幼不遇者，逆也。才貌两全，意气相合者，顺也；蠢丑相背，狼戾反目者，¹³²逆也。但恩爱契合则生敬恭，敬恭则富贵长命而子孙蕃育。”

（六）大小长短篇

帝问曰：“男子宝物，有大小长短硬软之别者，何也？”

素女答曰：“赋形不同，各如人面。其大小长短硬软之别，共在禀赋，故人短而物雄，人壮而物短，瘦弱而肥硬，胖大而软缩。或有专车者，有抱负者，有肉怒筋胀者，而无害交会之要也。”

帝问曰：“郎中有大小长短硬软之不同，而取交接快美之道，亦不同乎？”

素女答曰：“赋形不同，大小长短异形者，外观也；取交接快美者，内情也。先以爱敬系之，以真情按之，何论大小长短哉！”

帝问曰：“硬软亦有别乎？”

素女答曰：“长大而萎软，不及短小而坚硬也；坚硬¹³³而粗暴，不如软弱而温藉也。能得中庸者，可谓尽美尽善焉矣。”

帝问曰：“方外之士，能用药物，短小者令其长大，软弱者令其坚硬，恐遗后患乎？将有补导之益乎？”

素女答曰：“两情相合，气运贯通，则短小者自长

大，软弱者自坚硬也。有道之士能之，故御百女而不痿。得修养之术，则以阴助阳，呼吸吐纳，借水救火，固济真宝，终夜不泄，久久行之，则益寿除疾。若用五石壮阳之药，膈膈增火之剂，虚炎独烧，真阳涸竭，其害不少。”

帝问曰：“有修养之术者，亦不禁乎？”

素女答曰：“气运巡环，临事而合，应时而止，只量力而施，其余勉强迷惑，则修养之士亦至枯败焉。服药三朝，不如独宿一宵，前哲之诚也。”

(七) 养生篇

帝问曰：“养生之道，以何为本？”

素女答曰：“养生之道，以气为本。气能运血，血能化精，精能养神，神在则生，神散则死也。气者，神之本也。能炼气者，入火不焦，入水不溺。固守其精而不散，故终夜御女而不泄。若不能保守精神，而狂妄任意者，必失神丧气，名之为夺命之斧。”

帝问曰：“若人专守养生之道而不行夫妇房帟之礼，则人伦已绝，后继将断。”

素女答曰：“凡人年少之时，血气未充足，戒之在色，不可过欲暴泄。年已及壮，精气满溢，固精厌欲，则生奇病。故不可不泄，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

帝问曰：“时泄而遣其兴，能闷其精而养神乎？”

素女答曰：“不然也。若常泄而偶不漏，反生疮痍；常秘而偶泄，则患暴虚。各害养生之道。”

帝问曰：“男子精血盈满，神气充足，何以知之乎？”¹³⁵

素女答曰：“男子二八天癸至，而血气不足，精神未

定，故戒之也。年至二十，血气渐盛，而精聚肠胃，三十日而一泄焉。三十而血气壮盛，而精在两股，五日一泄焉。年四十，精聚腰脊，七日一泄焉。五十而血气将衰，精聚背脊，半月一泄。年至六十四岁，天癸尽，卦数满，血气衰，精液竭矣。六十已上，能保全余气，兴壮者尚可泄。至七十，不可妄思欲动情。”

帝问曰：“有无知无赖之子，自赖强壮，一日三泄或五泄者，何乎？”

素女答曰：“暴泄者暴虚，后必痿躄。若泄而不休，自招夭亡。”

帝问曰：“人阳气夜间勃然起立，腾然兴发者，何？”

素女答曰：“晨昼暮夜，此一日中之四时也。故阳气
136 生子时，于卦为复；至丑时而二阳生下，于卦为临；寅时三阳已全，于卦为泰。若人半夜暴泄，则阳精枯损，年未五十，必发头晕臍痛目昏耳塞。又有五伤：其一，男女交会，精泄而少者，为气伤；其二，精出而溇者，为肉伤；其三，泄而疼者，为筋伤；其四，精出而涩者，为骨伤；其五，临门忽痿垂涎者，为血伤。各泄精过度、精液竭乏所致，何可不谨哉！”

（八）四至九到篇

帝问曰：“男女好逑，未发言语而知其情。机微慎密，以何术恻之趣之？”

素女答曰：“凡男子欲探女子私情，先以言语戏谐挑其意，以手足扭捏趣其情。男子有四至，女子有九到，若四不至九不到而交合者，必有后患。”

帝问曰：“男子四至者，若何？”

素女答曰：“玉茎不强，阳气未至也；刚强而不动¹³⁷者，肌气未至也；振摇而不怒者，骨气未至也；怒张而不久者，肾气未至也。若一不至而犯之，必有损伤。”

帝问曰：“女人九到者，若何？”

素女答曰：“倦伸欠息，而睡觉朦胧，肺气未到也；门户不润，屈股不开，心气未到也；目不流视，举止不忻，脾气未到也；手扞玉茎而情意不悦，血气未到也；手软足缓，横卧不动，筋气未到也；抚弄两乳，意向无味，骨气未到也；瞬波微动，莺口不开，肝气未到也；举身向人，桃颊不红，肾气未到也；玉关仅润，口中不渴，液气未到也。九候已到而后行九浅一深之法，则阴阳调和，情思缠绵。能助阳气，补虚之劳损。”

帝问曰：“何为九浅一深之法？”

素女答曰：“浅插九回，深刺一回，每一回以呼吸定息为度，谓之九浅一深之法也。自琴弦至玄珠为浅，自¹³⁸妥谿至谷实为深。凡太浅不美快，太深有所伤。”

帝问曰：“丹鼎调度，火候慎微，水火既济之妙既详闻之，尚有余蕴，愿尽其理，博施救世之仁，令万世无夭亡之患，亦无虚羸绝嗣之忧。”

素女答曰：“天地交泰，阴阳会施，先察其情兴，审辨其气候到不到，极抽出插入添炭之妙，固济自己阳匱，香吻相偎，吸阴精而补阳气，引鼻气以填脊髓，含津液以养丹田，令泥丸热气透切，贯通四支，溢益气血，驻颜不老。”

帝问曰：“采补修养，炼内丹第一妙义也。含灵之者，不可不达其理焉？”

素女答曰：“然矣，如帝命。此延龄益寿之妙要也。”

夫天不足西北，故男子阳气有余、阴血不足；地不满东
139南，故女子阴血充实、阳气不足。能达玄微者，以有余
补不足，虽至期颐，不改其乐。快活娱乐，无穷极之时，
长生久视，寿俦天地。宜录之金石，长传后世，则普济
德泽，亦不少也矣。”

帝斋戒沐浴，以其法炼内丹八十一日，寿至一百二
十岁。而丹药已成，铸鼎于湖边，神龙迎降，共素女白
日升天。

卷 下（明末春册题辞）

141

《风流绝畅图》

引

不佞非登徒子流，何敢语好色事？丙午春读书万花楼中，云间友人持唐伯虎先生《竞春图卷》来，把弄无倦。时华南美荫主人至，谓不佞曰：“《春意》一书，坊刊不下数十种，未有如是之精异入神者。俊丽盛满，亦曲尽矣！”因觅名绘手临之，仍广为二十四势。中原词人墨客，争相咏次于左，易其名曰《风流绝畅》，付之美剞劂。中秋始落成，苦心烦思，殆非一日也。不佞强之印行于世，以公海内好事君子。至若工拙，或与寻常稍有所差别耳，惟赏鉴者自辨云。

东海病鹤居士书

新安黄一明携

卷二
秘书十种

第一图 折芦苇

秋浦渔父

竿间水净时，那管鱼和鳖。无意戏鸳鸯，有情捉蝴蝶。兰桨衬水肌，扁舟载风月。不学漫橹摇，翻作孤苇折。隔岸芙蓉花，因风亦着力。

第二图 挥麈柄

长河马僻

社前新燕子，帘幕效双飞。已结同心约，蹁跹入翠帏。

解语花枝头欲并，美满琼枝持玉柄。风光此会不胜春，也知不久褙儿褱。

第三图 刺花心

江州司马

风拂瓶花枕簟香，羞蛾漫蹙效鸾凰。笑把金针刺牡丹，几番欲下不成行。

芳心浓艳情难已，纤纤玉指将关启。若教拨动水晶帘，管取黄龙直到底。

第四图 两头槌

上乘髡僧

麻履缁衣解却，潜入锦茵绣榻。下头觅缝上头擦，
 144好事佛娘伸直脚。乳珠痒处体酥麻，偏爱才剃顶心发。
 且垢且窥且摩挲，敢说敢泄敢担阁。胜似涅槃世界，何须极乐竺国！

第五图 玉山敬

西湖漫郎

玉山未倒便魂消，弱态飘飘别样娇。纤指拨开巫峡影，侧身幻出楚宫腰。垂涎女，好难熬，何须紫陌有心挑。也知雨散章台后，更上春风第二桥。

第六图 婴儿态

金谷散人

媚眼悄窥情已热，双双先把罗裙脱。好味偏从欲合间，扞弄酥胸未紧贴。单悬玉股倩郎挑，喜在眉峰乐在腰。满饮琼浆无限美，露华凉泻紫葡萄。

第七图 唤庄生

陇西布衣

花暖香销夜，书窗睡足时。独来应有意，未去岂无私？俯背情知重，推身事亦奇。唤醒蝴蝶梦，山头乘彩凤。恨杀那人儿，魂飞身不动！

145

第八图 花前约

白下茶颠

柳眼窥青花气融，潜香戏调兴偏浓。拂衣弱态初微拒，侧耳柔情已暗通。风逗华心人悄悄，云来石畔雨濛濛。

绝代名姝出金屋，却傍东墙怜宋玉。絮语难将团扇遮，引上秦楼吹紫竹。

第九图 巫山近

梁园渴史

清秋寂寞浑无寐，咫尺巫山应有路。两意幽情一样浓，水净银河人欲渡。这厢偷觑那厢儿，海棠滴滴金茎露。萧郎携手急催娘，恨杀煎仄的绣裤！

第十图 帐中惧

河中校书

罗幔半掀，光景无边。诗咏天桃，花开合惧。浅深莫问，长短休嫌。金针欲下，玉股自悬。摩弄功夫，须在事先。

第十一图 春夜游

月下玉郎

146 春夜与君握手，窃粉娥之玉，偷韩寿之香。倚翠偎红，调脂弄粉。巫峡之云雨并好，秦楼之风月双清。半刻千金，两心一意，诚夙世之奇缘，人间之乐事也。

第十二图 出世心

颍中潘郎

寂睡蒲团，初足好梦，何人惊觉？倚阑欲了残经，无奈魂飞肢弱。梵语翻成私语，禅心改作琴心。须臾良会不胜情，休说六根清净。

第十三图 懒铺茵

笼鹅仙史

佳期几度蹉跎，良会于今乘便。只因女爱郎贪，说

甚锦衾翠簟！无端最是鹊声喧。畏人知，心慌缭乱。须臾花倦小阑干，两情方遂三生愿。

第十四图 石点头

眉山居士

赏心月下多，乐事秋林好。并颊口脂香，举足金莲小。横冲直抵难当，点着华心凑巧。若问雨歇云收，须是石摇架倒。

第十五图 自在车

147

芳草王孙

君不见，轻车来去坐生春，上山下山无行尘。懒汉痴迷不自推，轮旋毂转由他人。森森戈戟未分明，雄雌难决输与赢。个中机械一条心，纵横炮打襄阳城。

第十六图 乘骏马

吴下阿蒙

沙净暑全消，纨扇轻抛下，敬体若为梁。侧身学骗马，锦阵逞风骚，花王恣潇丽，战衣结束试铿锵。月暗星稀未肯降，胜败未分秦与晋，蓝桥新水涨秋江。

第十七图 翻身戏

晋陵骚客

读倦书斋无事，佳人蓦地相过。忙将净几衬冰梭，后庭幽兴如何？璧月琼枝光美满，恁般清趣翰林多。兴到金莲举，狂来绣袂轻拖。难禁女伴隔窗睨，弹指娇羞无那。

第十八图 等不得

湖南曲隐

148 芙蓉亭上晚凉时，鸳央池畔戏鸬鹚。云情雨意成三人，一个雄来两个雌。争妒的，解抹胸不暇；折脚的，恨峡水先滋。西扯东牵可奈之，一递一先须从此。

第十九图 倦行云

华胥道士

玉烛照兰房，春风生绮帐。光莹可人肠，鸾凰情无样。力怯思飞扬，楚雨巫云散，轻将白练拭残香。游魂又到阳台上。

第二十图 春睡起

陌上柳乡

云收巫峡中，雨过香闺里，无限娇痴若个知？浑宜初浴温泉渚，漫结绣裙儿。似嗔人唤起，轻盈倦体不胜衣。杏子单衫懒自提，春山低翠悄窥郎，朦胧犹自忆佳期。

第二十一图 洁冰肌

四明狂客

149 未上巫山云共雨，玉峰先傍兰汤举，拭流扞弄乳珠儿。目送魂飘心自深，弃水凝香浴罢时。两情偏恨起未迟。莹洁无尘肌浴腻，一度春风百度思。

第廿二图 射雉莺

扶风豪士

绿窗弱女十三余，一缕春情半露时。柔姿那解风和雨，何事胡儿少护持？宝钥未开金菡萏，惊魂已逐莺花荡。指痕娇语固推辞，须知此会难轻放。

第廿三图 吸霞舌

江阴种子

厌饱家常淡饭，若是一般情状。兴来双举金莲，不敌手酸腰倦。揪着青丝口便开，慌忙伸过舌尖来。个中滋味谁能识？爱在低头不敢抬。

第廿四图 吹凤箫

六桥钓叟

松风露滴海棠花，袭地铺茵思展赊。爱重难分妻与妾，携来共解同心结。酥胸玉腕衬朝云，凤管鸾箫吹夜月。九成无孔不成腔，手涩兴阑方始歇。

《花营锦阵》

叙

好好色，性也，物皆然。于此有人焉，血气方刚，动容貌，不曰坚乎？求若所欲，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然非欤。曰：未出于正也。率性之谓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乃若其情，夫妇之愚，可以能行焉，鲜能知味也。其大智也欤，妻妾之奉，室家之好，苟合矣。发愤忘食，力行之，或相千万，或相倍蓰，手之舞之，无所不用其极。坐云则坐，立云斯立，隐几而卧，蹶者趋者，皆古之制也。众皆悦之，以行与事示之。工欲善其事，既竭目力焉；素以为绚兮，既竭心思焉。简而文，斐然成章。不愿人之文绣，非直为观美也。审法度，民可使由之。沽之哉！沽之哉！

狂 生

第一图 如梦令

153

桃源主人

一夜雨狂云哄，浓兴不知宵永。露滴牡丹心，骨节酥熔难动。情重，情重，都向华胥一梦。

第二图 夜行船

风月平章

眼花卧柳情如许。一着酥胸，不觉金莲举。云髻渐偏娇欲语。娇欲语，嘱郎莫便从容住。

第三图 望海潮

秦楼客

春兴将阑，芳情欲倦，美人别逗风光。自颠自倒，自吞自吐，个中滋味深长。低首望巫阳，任浮沉，一似浪动帆张。眼看欲化，魂断难支再商量。

第四图 翰林风

南国学士

座上香盈果满车，谁家年少润无瑕。为探蔷薇颜色媚，赚来试折后庭花。

半似含羞半推脱，不比寻常浪风月。回头低唤快些儿，叮咛休与他人说。

第五图 法曲献仙音

154

探春客

花满雕栏，春生玉院，乐奏九成将倦。口品洞箫，

手摩花钹，不数凤笙龙管。细细吹，轻轻点，各风情无限。

情无限，毕竟是、雨偏云半。怎疗得、两人饥饿渴恋？鸱子扑翻身，方遂了一天心愿。

第六图 鹊踏枝

万花谷主

牡丹高架含香露，足短难攀，小几将来度。宛如秀士步云梯，疑是老僧敲法鼓。

轻轻款款情无限，又似秋千，摇曳间庭院。兴发不堪狂历乱，一时树倒猢猻散。

第七图 金人捧露盘

风流司马

日初长、风正暖，好相亲。解罗裳、试展芳情。双莲齐捧，一枝轻拨牡丹阴。牡丹含露涓涓滴，湿透花茵。

半是推车上岭，半是枯树盘根。两相看、满目生春。腰肢齐动，锦屏摇曳欲欹倾。这欢娱、渐入佳境，不负春心。

155

第八图 凤楼春

忘机子

春暖百花丛，鱼水和同。两情浓，高挑绣履凤头红。双玉柱，竖当空。中间玉柁牢镶住，一窍暗相通。

好一似、桅杆趁风。鸟宿池岛，僧敲月下，道人夜撞金钟。汗透红茵，未已双腕渐疏慵。这般滋味，肯放从容？

第九图 风中柳

掌书仙

绿柳阴浓，掩映桃花人面。景芳妍、春怀撩乱。软抬双玉，把枝柯倚遍。柳枝摇、柳腰轻颤。

喘语娇声，怯怯不离耳畔。更杂着、黄鹂声唤。花柳争春，好风光都占，愿没个、兴阑人倦。

第十图 一剪梅

烟波钓叟

芙蓉庭院晚风凉。好乘余兴，别逞风光。斜插花枝瓶口滑，轻挑莲足，槽（槽？）声长。

颠鸾倒凤不寻常。一种风情，两处多忙。个中谁更着殷勤？不是情郎，却是情娘。

第十一图 探春令

撷芳主人

春光如海兴如泥，趁融和天气。展花茵、试探花心。似倦蝶、翩跹睡。

绿云斜鞞金钗坠。惹芳心如醉。为情多、湿透鲛绡。帕上不是相思泪。

第十二图 解连环

醉月主人

狂郎太过。唤佳人侧卧，隔山取火。摩玉乳、双手前攀，起金莲，把一枝斜度。桃腮转贴吮朱唇，乱曳香股。好似玉连环，到处牵连，谁能解破？

第十三图 浪淘沙

五湖仙客

轻解薄罗裳，共试兰汤，双双戏水学鸳鸯。水底辘轳声不断，浪暖桃香。

春兴太颠狂，不顾残妆。红莲双瓣映波光。最是销魂时候也，露湿花房。

第十四图 倒垂莲

留香客

自厌春情草草，翻上郎身倾倒。玉腕枕郎肩，桃腮
157 樱口煞相连。颠摩颠，颠摩颠。

摇曳花心不倦，倒溜清泉一线。好个柳腰，果三眠三起不知休。羞摩羞，羞摩羞。

第十五图 鹊桥仙

玉楼人

玉股齐舒，纤腰尽展，两人无限狂兴。权时借用小丫鬟，衬叠起、胜如山枕。

灵犀紧簇，牡丹全吐，蝼蝈撑波不定。恰如鸟鹊去填桥，渡牛女、两情相罄。

第十六图 眼儿梅（媚）

惜花人

软茵铺绣倚春娇。玉股情郎挑。金莲纤约，牡丹莹腻，一看魂销。

微瞬秋波娇不语，此景情谁描？难描只在，云鬟翠

解，桃颊红潮。

第十七图 挽绿纒

方外司马

春透香闺苦寂寥，肯相饶。学骑竹马骋花郊，自飘摇。汗挹红珠颠欲坠，春已醉。但闻花内雨疏疏，洒平芜。

第十八图 醉扶归

侠仙

乳燕双飞春画永，撩两人情动。略解绣红褙，相随学鸟禽。

风掬罗衣翻不定，有娘行帮衬。出力久相扶，春情问有无。

第十九图 后庭宴

醉仙

半榻清风，一庭明月。书斋幽会情难说。美人元（兀）自更多情，番做个翰林风月。

回头一笑生春，却胜酥胸紧贴。尤云滞雨，听娇声轻聒。疏竹影萧萧，桂花香拂拂。

第二十图 巫山一段云

适适生

柳弱不胜春，花瘦愁风雨。无奈游蜂兴欲狂，没个遮阑处。

恼杀悄窥人，枉自饶情趣。假山犹似隔巫山，心痒

难揉住。

第廿一图 扑蝴蝶

有情痴

锦屏春暖，喜狂郎留恋。曳床斜倚，展金莲双瓣。尽教踏碎花香，并取番残浪暖，穿杨枝今番展。

159 红心显，直任他、破的贯革。玉人无倦。一来一往，许多回鏖战。马蹄蹀躞东西，蝶翅翩翩近远唤，道是没羽箭。

第廿二图 鱼游春水

笑笑生

风流原无底，醉逞欢情情更美。弱体难拘，一任东风摇曳。

翠攒眉黛远山擎，红褪鞋帮莲瓣卸。好似江心，鱼游春水。

第廿三图 东风齐着力

花仙

绿展新篁，红舒莲的，庭院深沉。春心撩乱，携手到园林。堪受（爱）芳丛蔽日，凭修竹、慢讲闲情。绿阴里、金莲并举，玉笋牢擎。

摇荡恐难禁，倩女伴、暂作肉几花茵。春风不定，簌簌影筛金。不管腰肢久曲，更难听、怯怯莺声。休辞困、醉乘余兴，轮到伊身。

第廿四图 一捧莲

司花史（吏）

荷风醒暑倦，并坐蒲团，把禅机慢阐。驾莲航，扑个殷勤；开法门，往来方便。

160

你身有我，我身有你，团栾头做圆满。愁亦愁，苦海无边；喜刹那，善根种遍。

附 录

乾（旧籍选录）

161 《前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房中一条）

- [一]《容成阴道》二十六卷
 - [二]《务成子阴道》三十六卷
 - [三]《尧舜阴道》二十三卷
 - [四]《汤盘庚阴道》二十卷
 - [五]《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
 - [六]《天一阴道》二十四卷
 - [七]《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
 - [八]《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
-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

162 性命。

《同声歌》

汉·张衡

邂逅承际会，得充君后房。
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
绸缪主中馈，奉礼助烝尝。
思为莞蒹席，在下蔽匡床。
愿为罗衾袴，在上卫风霜。
洒扫清枕席，鞞芬以狄香。
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
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
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
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抱朴子内篇》卷六（二条）

或曰：“闻房中之事，能尽其道者，可单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灾解罪，转祸为福，居官高迁，商贾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书妖妄过差之言，由于好事增加润色，至令失实。或亦奸伪造作虚妄以欺诳世人，藏隐端绪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规世利耳。夫阴阳之术，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虚耗而已。其理自有极，安能致神仙及（而）却祸致福乎！”

“【而】俗人闻黄帝以千二百女升天，便谓黄帝单以此事致长生，而不知黄帝于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飞九丹成，乃乘龙登天也。黄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单行之所由也。凡服药千种、三牲之养而不知房中之术，亦无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轻恣情性，故美为之说，亦不可尽信也。玄、素谕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¹⁶⁴在于能用与不能耳。大都【知】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两人足以速死尔。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经多烦劳难行，而其为益不必如其书。人少有能为之者。【口诀亦有数千言耳。不知之者，虽服百药，犹不能得长生也。】”

《徐孝穆集》卷七《答周处士书》

仰披华翰，甚慰翹结。承归来天目，得肆闲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无孟光之同隐。优游俯仰，极素女之经文；升降盈虚，尽轩皇之图艺。虽复考槃在阿，不为独宿。（下略）

（按杨慎《艺林伐山》卷十三“春宵秘戏图”条曰：徐陵与周弘让书“归来天目”云，则宋人画苑春宵秘戏图有自来矣。张平子乐府“素女为我师，天老教轩皇”抑又古矣。吟月庵主识。）

《广弘明集》卷第九《笑道论》（一条）

周·甄鸾

道士合气三十五

《真人内朝律》云：“真人日礼男女。至朔望日，先斋三日，入私房诣师，所立功德，阴阳并进，日夜六时。”此诸猥杂不可闻说。又《道律》云：“行气以次，不得任意排丑近好、抄截越次。”又玄子曰：“不鬲戾，得度世；不嫉妒，世可度；阴阳合，乘龙去”云云。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时，好道术，就观学。先教臣《黄书》合气，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两舌正对，行道在于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教夫易妇，唯色为初，父兄立前，不知羞耻，自称“中气真术”。今道士常行此法。以之求道，有所未谄。

（按《广弘明集》卷第八释道安《二教论》第八篇曰：“妄造《黄书》，咒癩无端，乃开命门，抱真人，婴儿回，龙虎戏，备如166《黄书》所说：‘三五七九，天罗地网。’士女溷漫，不异禽兽，用消灾祸，其可然乎？”吟月庵主识。）

小 引

《易》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至哉斯言也！奈何世人不能惩欲，竟以此为欢娱之地，而使生我之门为死我之户。噫！赵翰林为《十二钗》，暨六如《六奇》、十洲《十荣》等图，其亦欲挽末流之溺耶。空空子为《陈欲集》，溺者其几于振乎。好事者大搜诸集，得当意者次列如左，命之曰《锦春图》，仅三十局，庶几乎不滥竽自耻也。至若态度之精研，毫发之工致，又已饶之矣。且也悟真者披图而阅之，导欲以惩欲，生生不息，化化无穷，岂徒愉心志、悦耳目而已哉！故曰：满怀都是春，舍兹其奚辞。

卷二
秘书十种

天启四年岁次甲子牡丹轩主人题

第四图 射雉鸡 画堂春

168

从来未解闲风日，临事不禁心热。清泉流出玉沟咽，也难休歇。

仙翁甚是无情，绑带煞地强烈。恨命不肯听伊说，无端流血。

探春客

第十二图 品甘露 卜算子

有意弄春情，春情锁不住。无那狂僧忒煞情，甘露

如雨澍。

牡丹心欲开，游蜂恣择采。一采酿来清且香，甘甜好滋味。

玉阳子

秀水 沈德符景倩 著

春画之起，当始于汉广川王画男女交接状于屋，召诸父姐妹饮，令仰视画；及齐后废帝于潘妃诸阁壁，图男女私褻之状。至隋炀帝乌铜屏，白昼与官人戏，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镜殿成，刘仁轨惊下殿，谓一时乃有数天子。至武后时遂用以宣淫。杨铁崖诗云：“镜殿青春秘戏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战明空笑，队队鸳鸯浴锦波。”而秘戏之能事尽矣。后之画者，大抵不出汉广川齐东昏之模范，惟古墓砖石中画此等状，间有及男色者，差可异耳。余见内庭有“欢喜佛”，云自外国进者，又有云故元所遗者。两佛各瓔珞严妆，互相抱持，两根凑合，有根可动，凡见数处。大珰云：帝王大婚时，必先导入此殿，礼拜毕，令抚摩隐处，默会交接之法，然后行合巹。盖虑睿稟之纯朴也。今外间市骨董人亦间有之，制作精巧，非中土所办，价亦不贵，但比内庭殊小耳。京师敕建诗寺，亦有自内赐出此佛者，僧不肯轻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旧制。有绒织者，新旧俱有之。闽人以象牙雕成，红润如生。几遍天下，总不如画之奇淫变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后有仇实甫。今伪作纷纷，然雅俗甚易辨，倭画更精，又与唐、仇不同。画扇尤佳，余曾得一扇面，上写两人野合，有奋白刃驰住。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状如生，旋失去矣。

《檐曝杂记》卷三《碎蛇缅甸铃》

阳湖 赵翼云崧

闻孟艮边外有碎蛇，每日必上树，跌而下至地则散如粉，俄又合成一蛇，蜿蜒而去，盖其生气郁勃必一散以泄之也。为接骨治伤之胜药。然余在滇未得见。又缅甸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术。有得其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谓之“缅甸铃”。余归田后，有人以一铃来售，大如龙眼，四周无缝，不知其真伪。而握入手，稍得暖气，则铃自动，切切如有声，置于几案则止，亦一奇也。余无所用，乃还之。

坤（说部撮抄）

《李卓吾先生批评绣榻野史》卷之一

173

卓吾子 李贽 批评
醉眠阁憨憨子 重梓

（略）

《株林野史》卷之一（上段）

193

卷二
秘书十种

（略）

《新编出像赵飞燕昭阳趣史》卷上（一段）

199

（略）

《肉蒲团》第三回（一段）

201

（略）

【卷三】

花营锦阵

(略)

本书收藏简表

(远东除外)

- | | |
|------|---|
| 澳大利亚 | 乔治王医院 (悉尼大学) |
| 比利时 | 勒文大学图书馆 |
| 法国 | 基梅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索邦学院 |
| 德国 | 波恩大学、汉堡大学、慕尼黑大学 |
| 英国 | 不列颠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图书馆 |
| 荷兰 | 皇家图书馆 (海牙)、民族博物馆图书馆 (莱顿)、阿姆斯特丹大学图书馆、莱顿大学图书馆、乌得勒克大学图书馆 |
| 印度 | 国际印度文化学院 (新德里)、中央考古图书馆 (新德里)、巴罗达国家博物馆 (巴罗达) |
| 意大利 | 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 (罗马) |
| 瑞典 | 远东古物博物馆 (斯德哥尔摩) |
| 瑞士 | 人类学研究所 (弗里堡) |

美 国 国会图书馆、弗利尔美术馆（华盛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精神分析研究所（芝加哥）、性研究所（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纽约）、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密希根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西雅图）、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转录自《中国古代房内考》——译者）